

失踪者（太空科學幻想故事）馬雲．著

失了踪的人是否為了避開感情或金錢的困擾？不！他們只是被外星球生物擄去。當這班人重返地球之後，將會有些什麼事發生？請閱文，自有分曉！

$3.50

1105

編者話

慕容美，是每一位讀者都不陌生的名字。慕容美的武俠小說，是每一位讀者都希望看到的作品。如今，經本刊再三敦請，慕容美終於重新執筆，回到我們武俠世界週刊堅强的作者隊伍中來了！∟無名鎮˥是慕容美的最新力作，也是他寫作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碑。本刊即將隆重推出，並願以信譽向讀者諸君保証，慕容美的作品，絕不會令您失望，敬希留意刋出日期。

＊＊　　＊＊　　＊＊

今期巨型小說是馬雲的太空科學幻想故事∟失踪者˥。本刋自從刋載這個故事以來，都深受讀者們所喜愛，緣因是該故事對太空之奧秘都有很深入的探討和報導，∟失踪者˥是描述一羣地球人被外星球生物擄去，然而，當他們重返地球後就引起了一連串絕不尋常的事情了，到底將會發生了甚麼事呢？這是一個重大的隱秘！敬請閱讀本文。

＊＊　　＊＊　　＊＊

下期巨型小說，刋出的是彈劍江湖故事∟逍遙君˥。是篇情節啣接∟俠士行˥，有關小青兒自入宮門後，如何重振朝綱，誅除奸惡有很詳盡交代。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廬令

武俠世界

第110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失踪者

空科學幻想故事

文・圖：雲令・馬盧



天衣無縫的謀殺

美國紐約是個眞眞正正可以稱得上為「國際大都市」的地方。

這兒萬商雲集，住了各式人種之外，還包括了幾乎全世界所有國籍的人。

就在曼克頓區一間酒吧之內，那較為僻靜的一角，坐了兩個人。

其中一個出示了一張照片，但酒吧裏的光綫十分昏暗。

「拍」一聲！

另一個是黑人。他按亮了一個舊式打火機；這已是電子時代，用這種舊式打火機的人已越來越少了，即使是較為貧窮的黑人亦然。

無論如何，打火機所發出的光綫，都足以照明方寸的空間，二人的視覺亦因此可以看見了照片上那個男人的樣子。

「是誰？」黑人問：「他是誰？」

坐在他身邊的人低聲道：「他就是我剛才要你去殺的人。」

黑人忙將打火機熄了。

他左張右望，然後問道：「我如何能找到照片中人？」

「照片背後有他的資料。」那神秘男子把手中的照片交給那黑人。

「代價呢？」

神秘男子伸出了一隻手指。

那黑人低聲反問：「一萬元？」

「不！我沒有現錢，給你這個吧！」

神秘男子從衣袋裏摸出了一些東西。

那是一些金光閃閃的東西。

當時光綫儘管十分昏暗，那黑人仍然可以看得見那刺目的光芒！

神秘男子將那些東西塞到了黑人的手中。

黑人就憑感覺去估計，似乎是一個小型計算機模樣的東西。

但是計算機似乎又沒有這麼沉重。

黑人問：「這是什麼東西？」

「金條。」神秘男子低聲道，「我相信它比一萬美元的代價更多！」

黑人不大相信：「這是眞的，還是假的？」

「你不妨先去證明一下，如果是假的，我們的合約可以推翻。」神秘男子又說道，「如果你辦妥了我叫你去做的事，這裏給你的，只不過是訂金，約等於全部代價的三份之一而已。」

黑人喜不自勝：「你的意思是：殺了他之後，我還可以拿到同一重量的另外二條金條？」

「不錯。」神秘男子警告道：「不過你必須做得乾淨。」

「放心好了，我是這方面的專家，否則你也不會找到我。」

「那麼，我們就此決定吧！當我知道你完成任務之後，當晚就在這裏等你，屆時你可以再得到另外二條金條。」

「萬一你失約呢？」

「我不是個吝嗇的人，更不想你去驚動警方，對嗎？」

黑人無話可說。

神秘男子走了。

黑人急於要知道手上的金條是眞還是假。

× × ×

金條證明是眞的金，而且還是成色最高的「九九九九」金。

神秘男子交給黑人的金條雖然是眞正的黃金，却非黃金市場可以買到的規格金條；它竟然重達二十安士左右。

就以市價每安士七百美元計，這金條已值一萬四千元之多。

換句話說：黑人殺人的代價，應該是四萬二千美元左右。

這數目說多不多，說少也不算少了。

於是黑人開始去追查「照片中人」的下落。

根據照片背後記下的資料，那「即將被殺」的男子，叫史德奇。

史德奇年約三十七，典型的歐洲人。照片上列出了他的居處，職業及身份，都不清楚。

黑人叫哈林，很年青，只有二十五左右，是一名職業殺手。

在美國，要找到這一類職業殺手絕不困難，稍懂門路即可。

哈林按圖索驥的，找到了史德奇的住所去。

他開着車子，歎在門外等，但等了大半天，那住宅公寓人出人入，總是不見照片中人——史德奇。

哈林仰望上去，只見那住宅單位的窗門緊閉，窗簾也落下了。

哈林開始有點不耐煩。

他下了車，跑進那幢公寓式住宅去。

那兒沒有看更，也沒有人理會他；那是一個個的出租小單位。住在這裏的人，各自為政，何況這應該是上班的時間呢。

哈林左張右望，走廊上面根本沒有人。於是他用百合匙開了門。一陣納悶的氣味，表示這裏空氣不流通。屋內肯定沒有人，因為他一直在下面留意着這單位，連窗簾也沒有動過一下，當然不可能有人的，除非那是一個死人。

哈林戴住手套，輕輕掩上門。

由窗口透進來的光綫，足以供他看通看透這裏面的每一事物。

裏面沒有人，床舖也摺疊得頗整齊。

哈林再看看案頭上的日曆，是三天前的一頁；難道這裏的主人已經到了外地，三天已經不在家？

從現場環境推算，這假說是肯定的；因為現場所見，史德奇是個頗為井井有條的人。

生活有秩序的人，只要在家，每天一定揭日曆，因此哈林認定他三天前已離家外出。

哈林試揭日曆，三天後的今天，應該是二十二日了。

二十二日這一頁之上，寫了一些備忘：「回家後立刻致電勞絲。」

彷彿觸了電，哈林的神經綫輕輕震盪了一下。

「他應該今天就回來！」哈林喃喃自語道。

再看看窗門以及門脚等處，哈林若有所思地，到處走動！

他是個職業殺手，有許多殺人的方法，但必須配合現場環境。

只要設計妥當，他一定可以做到天衣無縫！所以稱得上專業，正是由於這點。

他用螺絲批開啓了入口處的燈掣，但只弄過那燈掣的綫路，並未動過開關。

他又檢查過所有門戶，發覺這兒只要掩上了大門，就變得密不透風。

於是他將石油氣的掣扭開了。

石油氣的氣味很淡，絕對沒有煤氣那一股令人作嘔的氣味。

他離開了那小小的住宅單位。

一切做得十分妥當。

連門也關好了，就像是沒有人來過一樣。

然後，他退回街上，將車子開到較遠處的路旁等候着。

他一度離開他的汽車，去購買一些吃的和喝的，才回到車子裏來。

那時候應該是黃昏了。

突然之間，「轟隆」一聲！

那邊傳來了一聲爆炸聲，震撼了整條街道。

哈林若無其事地喝着罐裝啤酒，嚼着熱狗，望向史德奇住所那一邊，只是人們紛紛走動，彷彿發生了什麼大災難。

濃烟自屋內噴出，住客紛紛自屋內走出來，情況十分混亂。

× × ×

消防車，十字車以及警車紛紛開至現場。

由屋內逃出的住客議論紛紛，分別向警方投訴，說出事起突然的刹那間印象。

那是史德奇的住宅單位，一點也沒有錯。那兒仍有濃烟冒出。

消防人員仍在搶救，但一場火災顯然已經形成了。

一時間沒有人知道起火原因，但火場中似乎仍有人未被救出。

烟霧隊已進入現場。

哈林雜在人堆裏看熱鬧。

隔岸觀火的人，心情似乎份外輕鬆，但相信沒有人比哈林更輕鬆了。

哈林幾乎可以肯定史德奇一定會死，因爲幹這種殺人勾當，對他來說，已經不是第一次。

他甚至可以肯定當時事發的經過情形是這樣的：——

史德奇由外面回來，不知道室內充滿了漏出的石油氣。

由於時在黃昏，屋內的光綫不足，所以史德奇就順手在入門後的牆上扳開了燈掣。

燈掣事前已由哈林做了手脚，所以一經扳開，立即洩出火花！

火花燃着了充滿屋內每一角落的石油氣，於是發生爆炸，隨即着火焚燒。

在這種情況下，史德奇必然是先被震暈了，甚至被炸死亦不足爲奇。

哈林是個有經驗的職業殺手，他自然知道這方法並非百份之一百有效；先決條件必須有充份的時間讓石油氣漏出，漏得越多越好。其次就是窗與門的罅縫必須密不透風。

當時屋內有兩罐石油氣，一罐在浴室，另一罐在廚房。

哈林將兩個開關掣都同時打開了。

事前他也用手抽過兩罐石油氣，發覺很重，表示主人用去不多，所以他才決定用這方法。再加上那兒有地毡，一經爆炸着火，被震暈或震傷了的人，被燒死的機會很大。

果然，哈林現在就看着有條屍體被人由火場裏抬了出來。

警方人員和記者羣紛紛趨前查詢死者的身份和姓名。

哈林自然無法從外形辨認出他是否就是史德奇，因爲屍體已被燒成焦炭。

甚至警方和消防人員一時之間也無法知道死者是誰。

不過，當消防人員說出那屍體發現的地點之後，在屋內逃出的住客就可以隨口說出了史德奇的名字。

一名隣居老婦對警官說：史德奇出外旅行，今晚可能回來了。但她不明白怎麼會發生這一宗可怕的慘劇。

無論如何，哈林至此總可以舒了一口氣。

他若無其事地離開現場。

回到他的汽車裏，車內竟然有個人在等他，令他大大地吃了一驚。

一個戴上黑眼鏡，木無表情的人。

「你是誰？」

像哈林這種人，他的敏感度一般都比別人爲高，尤其是此時此地。

「你又何必大驚小怪呢？你應該認得我……」

說話之時，那男子突然摸出了一些東西，嚇得哈林也迅速拔槍。

「不要動！」哈林的槍管伸至對方的腰間。「再動我就殺你！」

「蠢才！」那男子態度出奇地冷靜；他望也沒有望哈林一眼：「像你這種人，我奇怪你如何能成爲職業殺手。」

這時候，哈林才發覺握在對方手上的，是兩塊金光閃閃的東西。

哈林不但不會陌生，甚至喜出望外。

那是兩條金條。

這一類金條雖然罕見，但哈林收到了第一條之後，也請人化驗過了，證明成色很高，絕對不會是假的。

哈林把手槍收回。然後從神秘男子手中取去了二條金條。

「你做得很好！」

「謝謝你的過奬。」哈林說，「以後有這種賺錢的機會，請多多關照。」

「不必等以後，眼前就有此機會。」神秘男子自口袋中一摸，又是同樣的金條，「這是訂金，新的訂金。」

哈林一怔！「又有新任務交給我？」

「是的。」

神秘男子遞來了另一幀照片。

「他是誰？」

「照片後面有齊一切資料；這次事成後，你可以再獲得三條金條，比剛完成的一宗，多了一條。滿意了吧？」

說完，那男子自行推開車門離去。

哈林手裏捧住三條金條，怔怔地瞪住那男子的背影。

不知怎的，哈林忽然感到有些害怕起來。

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傢伙。

他的感情早已麻木了；到底什麼事令他如此害怕？

那神秘男子的表情呆滯，而且神出鬼沒；就像剛才他在此出現一樣，事前哈林一點兒也不知道。現在再看那背影，竟然與常人的走路姿態有別；難道他不是人？

不是人又是什麼？

是鬼？

哈林從不相信鬼神之說，如果他稍爲相信的話，他也不會幹這種行業了。

但剛才的情景，的確令他感到凜然。

奇怪的金條

「這是一宗謀殺案。」羅頓探長指示他的下屬，「消防人員證實現場上的石油氣開關掣，事前被人故意打開，而不是無意之間的洩漏。」

羅頓又將一批用透明膠袋載住的證物展示：「這是現場搜出的東西，請大家特別留意袋裏的金條。」

一名探員說道：「看來死者史德奇十分富有，爲什麼住在這種中下人仕的公寓裏？」

羅頓探長道：「剛才你所提的，只是問題的焦點之一而已，眞正的關鍵，也許大家還沒有注意到，就是這些金條似乎與別不同。」

經探長提示後，各人的視綫集中在膠袋裏所展示的金條之上。

那些金光閃爍的金條，外型並不光滑，凹凹凸凸之中，却是大小一致。每條大約有二十安士左右重，那一個透明膠袋之內，足有十多條這種金條。

探長又說：「我已將其中一條金條交給化驗室化驗，證明這是足金，但沒有鑄造的標誌以及任何文字或者數目字。」

所有在場的探員似乎仍未明白探長的眞正用意，怔怔地望住羅頓。

羅頓探長道：「火場當時的溫度很高，雖然不足以熔化這些金條，多少也應該有些影响，但事實上絕無影响，這批金條連燒過的痕跡也沒有，奇怪吧？」

探員們你眼望我眼，他們好像仍無法想透探長的意思。

羅頓於是又說：「這些金條由於凹凸不平，所以並無指紋留下，有半數是由死者史德奇的屍體上搜到的。」

這時候，羅頓探長又翻出了一批警方現場拍下的照片。

照片所示，是死者史德奇的屍體。

羅頓探長道：「部份金條從燒焦的屍體中找到，除了金條本身未受灼傷影响令我們大感驚奇之外，我們應該研究一下，爲何死者出外旅行，要帶這許多金條？」

一名探員隨口道：「可能找買家。」

「是的，我也有此想法，」羅頓探長說道：「你們現在就要分頭去追查，第一，死者生前到過什麼地方？第二，死者生前有沒有與人結怨，第三，金條的來龍去脈。」

至此，探長助手又出示了一批表格，羅頓探長要部份探員每人領取一條金條，用實物去追查金條的來龍去脈，每條金條都由膠套封住。

每個領取金條的探員，都要簽字在那些表格之上。

羅頓探長吩咐各人分頭工作之後，回頭又對他的助手里夫說：「你可知道爲什麼金條都由膠套密封嗎？」

里夫道：「這些金條都是證物，而且上面可能有指紋留下。」

「不！上面凹凸不平，指紋印不上去。」羅頓又說，「根據化驗報告，金條可能染有輕微輻射，所以我吩咐他們用膠套密封，但是剛才爲免影响大家心理上不必要的恐懼，我沒有提及此點。」

能夠成爲探長助手的人，當然比一般人更爲敏感。

他說：「探長，這是否意味到，此等金條來歷可疑？」

「是的。」羅頓毫不隱瞞地說：「據我所知，市面上並無此種金條出售，單是它的來歷，已經令我們感到迷惑。」

「那麼，會不會是非法組織製造出來的？」里夫問。

羅頓束着雙眉。

他沒有回答他的助手，因爲他有太多問題想不通。

× × ×

黑人哈林打扮得十分齊整。

只見他神采飛揚，吹着口哨，神氣十足地走進一間金行之內。

他知道此時此地一般人的眼光，如果你衣衫不整，只怕你未進去人家就開始戒備了。

但是這時候店內的店員，已急忙去招呼他，甚至還有人遞上了一盒上等雪茄。

哈林並沒有伸手去取雪茄，因爲他自己帶在身邊的却是由夏灣拿運來的最高貴貨色。所以只要他拔出了一支，對方立刻又是另眼相看，爭住遞過鬧刀和打火機。

金行的經理很有禮貌地問：「先生，有什麼光顧？本號不但貨色齊備，價錢也十分公道。」

「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哈林低聲對經理道：「我是洛利介紹來的，有批貨色，想求你鑑別一下。」

「洛利？」經理顯得非常小心謹愼，「我並不認識這個人，對不起。」

哈林笑了笑：「那麼，閣下一定認識小黑炭吧？你放心好了，我絕對不會是警探。」

經理含笑把一張咭片遞上去：「不要緊，希望你下次交易。」

原來這時候剛好又有人入來，經理剛才的說話，大概是說給別人聽的。

哈林又聽經理低語道：「按址去找我的兄弟，他自會指點你一切！」

哈林會意地將咭片帶去。

出到街上，哈林才發覺咭片所印的地址，只是附近一條橫街而已。

咭片表面看來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但反過來背後，却有一個簽名的式樣，那可能是一種特別的記號。

哈林於是找到隣近的那條橫街去。

他知道這是最出得起價錢的收購地方，否則他也不會託人婉轉介紹。

凡是收購賊贓的地方，都是秘密存在的，但是爲了易於脫手，也有不少設有「聯號。」

此等「聯號」大都是可以光明正大經營的地方。就像剛才那間金行一樣。

哈林手上那些金條，並非賊贓，但他却寧願當作賊贓脫手。

爲什麼他肯吃虧？

原來哈林在此之前，已試過把金條在正式金行求脫手。

但是，金行裏的人都不敢沾手。

因爲金條之上既無出廠標記，也沒有正式的「出世證明書」。金行裏的人於是把此等金視作「來歷不明」貨品，自然也就不感興趣了。

現在哈林終於找到那個地址了。

接待他的是一個叫馬殊的人。

「我剛接到我兄弟的電話，所以知道閣下是小黑炭介紹來的。」馬殊說：「可否先給我們看看你帶來的貨辦？」

「當然可以。」哈林把一條金條交到馬殊的手上。

馬殊把金條立即轉到他助手的手中，助手首先就地化驗。

哈林充滿信心地說：「這是百份之百的足金，放心好了，但因它沒有出廠紙，所以正式金行都不肯收購，否則怎樣我也不會找上你們這裏來，希望你不要把價錢壓得太低，因我手上有更多的來源。」

馬殊笑道：「小黑炭應該告訴你，我們一直是出價最高的。」

助手用作化驗成色的，是最新的電子儀器，所以很快就有了結果。

馬殊接過助手交來的電腦紀錄表格，瞥了一眼：「的確是眞金，成份極高，但有輕微輻射。」

馬殊又問：「你要賣多少錢？」

「照市價八折如何？」哈林也明知不能，但也故意叫高一些。

「別開玩笑了，金價目前起伏不定，我們可以給你五折。」

「太少了吧？」哈林也知道這種黑市買賣可以討價還價，更明白目前金價偏高，五折已經不錯了。

「如果你認爲少，可以找另外一些行家，我敢保證他們出不起我這個價錢。」馬殊又說，「這種生意風險太大，價錢永不可能太高。」

「好吧！那就五五折。」

「不！我們從不討價還價，小黑炭他們一定比你更明白。」馬殊道，「坦白說，如果不是小黑炭介紹來的，我也不敢沾手。」

哈林有點無可奈何。

馬殊說得不錯，這種生意風險太大了。加上黃金價格目前達到了最高峯，肯照市價一半付欵，已經不錯。

哈林於是和馬殊達成協議，將目前他手上的四條金條，交馬殊脫手；哈林大約可以收到美金二萬八千元左右。

馬殊先收下眼前這一條「貨辦」，也付了七千美元給哈林。

哈林歡天喜地告訴馬殊：稍後除了再有三條金條交來之外，以後還陸續有來。

馬殊於是開門送客。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突然有一股人湧入來！他們是由羅頓探長帶隊的警探。

警探一邊拔槍吆喝，一邊出示身份證明，哈林想拔槍時已經太遲了。

馬殊並未因爲哈林一度企圖拔槍而放棄懷疑他。

馬殊悻悻然說：「哈林，你這小子，這筆賬，我會去找小黑炭一齊算的。」

哈林連聲解釋，無奈馬殊並沒有聽他的。

只有羅頓探長最明白這件事的來龍去脈，那是警探們努力的結果。

疑兇原來是積犯

羅頓探長屬下的警探們，於接到命令後，曾四出打聽。

結果終於有一名警探查到一間金行去；金行的人說，曾有一名黑人，拿着同一式樣的金條求售。但金行因爲金條沒有「出世紙」，金條之上更無廠號，所以不接納。

警探查過了哈林的外貌後，轉告其他金行，如果有此黑人的下落，請立即通知警方。

今天較早時，警方接到一間金行的密告，知道哈林再度出現。於是警方立即派人跟踪他！

羅頓探長稍後趕到，聽了跟踪哈林的警探的報告之後，肯定那必然是收購賊賍的地方，所以就伺機一湧而入，希望在人賍並獲的情況下，不容對方抵賴。

羅頓探長爲求查個水落石出，立刻將疑人分別隔離問話。

羅頓探長親自盤問哈林，關於他手上那些金條的來歷。

但是，哈林死也不肯說。

羅頓探長又急又氣，惟有叫人把哈林押返他的住所去！

因爲從馬殊的口供中知道：哈林還有同樣的金條。放在家中。

× × ×

羅頓探長的助手里夫，在哈林的家中搜出了另外三條「問題金條」。

但哈林說道：「除非你們能證明我這些金條是偷來或者搶來，否則我眞想知道你們栽我一個什麼罪名？」

里夫很冷靜！

里夫說道：「如果我告訴你一個可能的罪名，大概你會表現得較爲合作。」

「什麼罪名？」哈林反問。

里夫道：「間諜罪名。」

「間諜？」哈林忍不住笑了，「我是間諜？」

「這些金條來歷不明，如果閣下曾長時間與它在一起，那麼，我勸你最好去檢驗一下身體，否則只怕你後悔不及呢。」

里夫這一次竟然收斂了。

哈林嚇得口定目呆地瞪住里夫：「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不說實話，我也不會告訴你太多。」里夫故作神秘：「不過有一點不妨對你講明白：這次我們警方並非爲了追尋賊賍而來！」

這時候，羅頓探長帶了另外二名探員匆匆趕到。

他一入門口就問：「找到了什麼？」

里夫道：「另外三條同類型金條。」

「還有一張可疑照片。」一名剛在屋內搜索的探員忽然又走過來對探長說。

羅頓接過那幀照片看了一陣，問哈林：「這是誰？」

「我也不清楚。」哈林道：「是路邊檢到的。」

里夫道：「這傢伙不知死活，還以爲眞的拾到寶物了！」

一名剛進來的探員，忽然把羅頓拉過一旁：「探長，如果我記憶不錯，這黑鬼似乎被我們拘捕過了。」

羅頓探長離遠瞥了哈林一眼：「怪不得有些面善。」

那名記憶力特强的探員道：「記得那一次，他被我們懷疑是職業殺手，可惜後來因爲證據不足，迫住放過了他。」

「不錯！你眞好記性！」羅頓探長興奮的幾乎叫將起來。

他回到了哈林的身邊：「讓我告訴你一個故事好嗎？你是這一行之中，最沒有腦筋的大傻瓜。人家殺人你又殺人，但別的殺手收的是鈔票，你收的却是染有神秘輻射的金條。」

哈林彷彿聽到了一聲雷响：「神秘輻射？這……這是什麼意思？」

里夫立即插咀道：「除非你說出眞相，否則我們又何必告訴你太多？」

里夫說話時，故意和他的上司交換着眼色。

羅頓探長也知道，里夫最喜歡利用心理攻勢，讓犯人自投羅網。

因此他不作聲，讓里夫說下去：「目前私家醫院並不接納你這種病人，但是，如果要我們把你送入公家醫院接受檢驗和治療，我們又怎麼可以沒有代價？」

哈林似乎還不想死。

他吶吶地問：「你們到底想知道一些什麼？」

「金條可能是由外國偷運入境的，而且極有可能是我們的敵對國家，所以不但沒有製造廠號，連任何記號也不敢加上。而最重要一點，還是它爲什麼要沾上了輻射？」

哈林再看看探員處理從他寓所搜出的金條，不但小心翼翼，還迅速放入透明的膠袋裏，就難免感到心驚。

哈林終於說道：「如果我和盤托出，你們是否可以立刻送我去檢驗？」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羅頓探長說，「因我們正在追尋整個事件的眞相。」

「萬一我被送上法庭，你們是否在法官面前代我求情？」哈林又問。

羅頓探長點點頭：「我們一向喜歡採合作態度的犯人。」

「有個戴太陽眼鏡的神秘男子，我不知道他姓什名誰。」哈林說出了一些最近發生的事，「他不知怎的，知道我可以代他辦一件事，但他聲明沒有現鈔，只有這類金條。」

羅頓探長靈機一觸，把史德奇的照片出示：「你所講的神秘男子是否是他？」

哈林只瞥了一眼就搖搖頭：「不！不是他！」

羅頓道：「那麼，你只是奉命去殺死他，對吧？」

哈林支吾以對。

羅頓道：「你事前可知道史德奇此人的眞正身份？」

哈林搖搖頭。

羅頓又說：「這件事可大可小，其中疑點更多，如果你不澈底合作，只怕你自己本身也可能招來殺身之禍！」

哈林忽然也覺得自己的確有些糊塗！不過從另一角度看，幹他這種行業的人，大都如此，不可能光明正大的，查明一切來龍去脈然後才下手。

哈林覺得羅頓探長他們說得也有道理，那神秘男子極有可能是外國派來的間諜特務之類。那些染了輻射的金條根本就是一項陰謀。所以他決定與警方澈底合作。

羅頓探長知道了哈林還有着另一項「殺人任務」之後，立刻研究被殺的對象。

那是神秘男子交給哈林的照片中人。

那幀照片後面寫上了姓名和住址。

那男子看來很年青，比已死的史德奇更加年青了幾年。他叫雷登。

羅頓探長道：「我們很感謝你的合作，以後才能有更多借助你的地方，現在先請你跟我們回去一次。」

哈林道：「探長，你是否眞的希望我與你們警方合作？」

羅頓探長覺得他問得出奇，怔了一怔：「當然，難道你還有什麼懷疑麼？」

哈林道：「如果你希望我與你們合作，最好不要强迫我回警局去。」

「爲什麼？」

「因爲那神秘男子十分機靈，只怕打草驚蛇；反正你們要送我到醫院去，何不將計就計，我們就在醫院裏連絡？」

羅頓想想，覺得也是道理。

他對助手說：「送他到醫院的羈留病房去吧。」

然後，他又對另一名探目道：「拿這照片回去核對一下，看看此人是否有案底的。」

警探們於是分道揚鑣，離開了哈林的住所。羅頓探長則趕返收購賊賍的地方；馬殊等人仍在接受警方的調查。

又一名失蹤者被殺

羅頓探長剛回到他的辦公室裏，就分別看到兩份報告。

第一份是有關史德奇的。

史德奇就是被哈林殺害的第一個死者；資料指出：他竟然是個「失踪者」。

第二份是有關雷登的。

憑警方透過聯邦調查局的電腦顯示，雷登並非一名有案底的罪犯，而是一名下落不明的人；嚴格地說，又是一名「失踪者」。

爲什麼兩名失踪者同時被人追殺？

其中是否有巧合之處？

羅頓探長突然之間也感到迷惘！

× × ×

羅頓探長正在苦苦沉思之際。

「鈴鈴鈴……」

一陣電話鈴聲把他嚇得一跳！

彷彿從噩夢中驚醒，羅頓探長急忙將電話聽筒拿起來：「喂！誰？」

「探長嗎？我是里夫，雷登死了！」

「什麼？」羅頓探長吃驚地反問：「里夫，請你再說一次。」

里夫道：「我帶人按址去找雷登，但叩門良久仍無反應，他只是死去不久。」

羅頓探長突然想到另一方面去。

他一邊對里夫說：「你小心處理現場，回頭我會派人來協助你。」

與此同時，他的另一隻手已按下了內部通話機，把一名探員召進來！

「立刻通知聯邦調查局，我們須要一份失踪者的名單，資料越詳細越好。」羅頓探長匆匆發佈了命令。

然後他才派人到雷登的住所去，協助里夫進行現場調查工作。

助手里夫奉了羅頓探長之命，按照照片後面所寫下的住址，帶了一名探員去找雷登，想不到他們竟然來遲一步。

雷登死了。

他是宣佈失踪的人，爲什麼會在紐約出現？

要不是史德奇之死而引起警方的調查，要不是羅頓探長抓住了一個職業殺手的哈林，也許警方永不知道這許多。

但是現在，羅頓探長開始担心其他失蹤者的命運。

根據一般慣例，「失踪者」的含義應該是：當某一個人未能被當局確定他的生與死之前，又或者未能找到他的屍體之前，當局惟有暫時把他列爲「失踪者」。

就過去的事實顯示，大多數的失踪者，都是無影無踪的；一般而言，他們都是凶多吉少了。

當然這其中也有不少「自我失踪」的人。

例如有些人怕面對現實，靜悄悄地躲了起來，或者不辭而別，到了外地去！又或者改名換姓，用假證件逃到別處去！

當局往往就因爲「無此解釋」，將他們列入「失踪者」的名單內。

到底史德奇和雷登二人又是那一類的失踪者？

羅頓探長從資料中發覺：史德奇和雷登竟然也有其相同之處，就是二人之間，同樣是屬於「原因不明」的失踪者。

所謂「原因不明」，就是警方無法確定他們爲什麼失踪。

既非沉船，亦非爲了感情糾紛，更不是因爲債務或逃避現實。

當然，警方是經過一番調查之後才有這種記錄留下。

至於其他失踪者又如何？

羅頓探長正等候聯邦調查局的提供資料。

羅頓又想起正在醫院中的職業殺手哈林；他立即下令探員們加緊保護這個黑人，因爲他是個關鍵性的人物。

× × ×

羅頓探長最後帶人來到了雷登的住所。這時候大批警方人員已經作了初步的現場偵查工作。

助手里夫首先向羅頓探長報告說：「有些事情令人難以置信。」

羅頓探長從里夫的表情就可以看得出：必然事不尋常。

羅頓瞪住他的助手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里夫道：「死者身上並無傷痕及血漬，但却渾身瘀黑。」

「醫官怎麼說？」

「初步懷疑他是被電死的。但現場之上，所有電器並無洩電現象，也找不到任何足以令死者致死的電綫。」

「門戶呢？」

里夫道：「奇就奇在門戶並無破壞痕跡。」

「那麼，兇手如何進來？」羅頓探長又問：「指紋組人員怎麼說？」

「現場上只有兩組指紋，一組分明是屬於死者的，另一組似乎是個女人。」

「有沒有立刻送去分析？」

「有，已交到聯邦調查局去，利用電腦分析。」里夫說。

羅頓探長沉吟道：「那麼，這件事可能不如我想像中那麼複雜。我們一定要查出那個女子是誰，她的可疑性最大。因爲門戶沒有破壞的跡象，表示很有可能是熟人所爲。」

但是里夫又說：「我有個奇怪的感想，死者會不會被一種死光武器殺害？」

羅頓探長怔了一怔：「你想到那裏去了？」

「我只是根據驗屍官的初步判斷而作出這種似無可能的結論。」里夫又說，「因爲死者死得太過出奇，他表面看來似被電死，但被電死的人，一般並非如此，而是由於心臟停頓，而令到血液凝滯致死。眼前這死者却好像被燒焦了一樣。」

「雷登的屍體呢？」

「已搬到殮房去解剖。」

羅頓探長道：「對方不但有錢，而且手段狠辣非常，我眞担心還有人要死！他們好像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追殺他們要殺的人。」

門外有二輛房車匆匆開到。

那是「FBI」——聯邦密探所用的車子。

一名「FBI」頭目馬士維，帶了他的助手趕到現場來。

另一輛車子是紐約警方的——羅頓探長的一名助手，從「FBI」方面，取得了一些資料副本，趕來交給羅頓。

麥士維與羅頓探長招呼過後，說道：「聽說事情很麻煩。」

羅頓探長道：「是的，否則又何必驚動你們？」

麥士維道：「我們已派人去找那職業女郎，她叫艾蓮，可能是死者的情婦。」

麥士維所講的女人，正是由現場送到「FBI」去的那一套指紋——女性的指紋。

「FBI」已查出那組指紋是屬於一個叫「艾蓮」的女人的。

根據「FBI」的電腦資料顯示，她

是一名職業女郎，聯邦密探已派人去追查這個女人的下落。

但是，羅頓探長所關心的，却是一份被列爲失踪者的名單。

一名奉派到「FBI」辦事處去的探目，現在就把一份名單的副本，交到羅頓探長的手上。

羅頓探長把那份名單攤開，與麥士維研究。已經死去的史德奇和雷登，同是名單中人。

根據名單中的資料：史德奇應該是一名遊客；他本身則是歐洲人。

史德奇到美國旅行時，曾租車出遊，但事後他租用的汽車，却在一處公路旁邊找到，史德奇本人則不知所踪。

因此史德奇就被當局列入「失踪者」的名單內。

至於雷登，却是個地道的美國人。

他是一名推銷員，經常駕車穿州過省，但不知怎的，有一天他忽然與他的公司失去了連絡。

當局一度懷疑他侵吞公欵，但事後他服務的公司證明他只是一名推銷員，而不是收欵員，根本沒有公欵過手。

數日後，州警在一處僻靜的公路旁邊，找到了他的汽車。

就像史德奇一樣，人却不見了。至此又一名被列入「失踪者」名册內的男子。

對於此等「無緣無故」失踪的人，當局極相信他們可能有「難言之隱」，例如男女間的感情糾紛，只要不涉及欺騙，或有被謀殺的跡象，當局也不會太過緊張。

反正在美國，甚至全世界，這一類的失蹤者，每年均在增加。

羅頓探長發覺那份名單之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幼。

年老的，多在事後發覺厭世自殺者居多。

年幼的，每在不久之後尋回。否則，就是被綁匪撕票。

以上兩類，多在名册中刪除。只有不少二十餘至三四十歲之間的男子，竟有百多二百人至今依舊下落不明。

羅頓探長十分担心：他們會否跟雷登同一樣的命運？

黑人兇手亦被殺

醫院裏，如臨大敵。

警方正加派人手，到醫院內外佈防，目的無非爲了保護一名職業殺手。

他當然就是黑人哈林。

羅頓探長覺得哈林是個關鍵性的人物；萬一他死了，一切綫索亦可能因此而中斷。

爲了追尋「幕後主謀」之所在，所以警方不想哈林被滅口。

但是，醫院內外警方的部署還未完成，羈留病房之內已傳來令人震驚的消息！

原來當警方人員正在加緊部署時，黑人哈林不知怎的，突然在病房內倒斃。

於是在場的警方人員，一邊通知羅頓探長；一邊封鎖現場。

羈留病房是專爲犯人而設；被關起來治療的病人，即使不是囚犯，最低限度也是疑犯。因此，這兒屬於「禁區」之一。

間雜人等，未經警方許可，休想接近這裏半步。

即使是醫生護士，亦必須經驗明正身之後才可以入內。

那麼，兇手如何能在關防重重的情況下落手殺人呢？

在場戒備的警探們，除緊急封鎖現場外，也曾要求駐院醫生對哈林展開急救。

但是哈林已經死了！

醫生護士們固然不能亂動，就是警方人員，亦被在場的高級警官們監視。

因爲哈林實在死得太過離奇，也太過突然了！

× × ×

羅頓探長帶人急急趕來！

他只要瞥了哈林一眼，就感到無限吃驚；哈林的死狀與雷登一樣，屍體上同樣有被燒焦的明顯痕跡。

驗屍官奉召到場，初步亦認爲無法判斷哈林是因何致死的。但却同意了羅頓探長的見解，就是哈林與雷登被人謀殺的方式一樣。

羅頓探長沒有責備在場戒備的警探，只是在醫院四周仰望良久。

現在他只担心命案連鎖性的發生，尤其是那些被列爲失踪的人。

助手里夫匆匆走到羅頓探長的身邊，附耳對他說了一些話。

在場的人都可以意味到必然是事不尋常，只是不知道究竟又發生了什麼事。

里夫原來帶來了初步的解剖報告，雷登果然是被一種「光束武器」射殺。

光束武器就是被一般人稱爲死光槍的科學產品。

但是在我們地球人的世界裏，還未見有人使用這種武器。

那麼，難道是外星球人？

羅頓探長聽了里夫的話之後，並不感到太過意外，因爲他本來已相信了兇手的殺人方式必然是新奇而罕見。

因此，羅頓探長才會在醫院四周張望良久；他懷疑兇手是在醫院附近高處，例如天台等地方，利用光束武器向哈林發射，所以兇手根本無須親自進入醫院中去。

× × ×

聯邦密探正對雷登和哈林二人的死因，展開研究，突然又接到華盛頓方面的消息。

又有一個男子死得不明不白，他的死狀就像哈林和雷登一樣。

更令人驚奇的，還是死者的背景。

他叫泰萊。

泰萊竟然又是一名已宣告「失踪」的人。他怎麼又會回到華府來？

要不是「FBI」的電腦系統如此先進，相信很難知道如此重要的關鍵！

美國政府爲了處理數千萬人口的一切有關資料，曾花了不少金錢和腦筋，於是「FBI」就完成了這套電腦系統。

電腦連貫全國各大州，每一名美國公民的有關資料都存放入內。警方或聯邦密探無論在總機或分機，都可以輕易知道每個美國公民的一切背景以及資料。

但是，美國是個高度自由的國家，國民一來一往，只要不是離開國境，根本無須塡報「戶口登記」這一類文件。

因此，某甲在A市失踪後，在B市出現，一點也不出奇。

不過，凡是被警方列爲「失踪者」的人，他們的親友必然是完全失去連絡之後才報警調查的。當連警方也無法找到他時，才會列入「失踪者」的名册之內。

泰萊亦是「失踪者」名册裏面的人。

聯邦密探發覺泰萊的死法亦與雷登和哈林一樣，屍體有明顯的燒焦痕跡，現場找不到兇手留下的任何證據。

還有一點，最令人感到迷惑的，就是泰萊住所之內，發現了一批金條。

沒有標記的神秘金條，已令到「FBI」和紐約警方人員疲於奔命。

連日以來，他們分頭出動，希望知道金條的來歷之後，進一步可以確定殺人的動機。

但是，所有大小金行都從未見過這類沒有標記的金條。

有的只是一兩間，就是哈林拿去估價的地方，但他們却因爲「從未見過」而不敢收購下來。

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

首先是「買兇殺人」，然後發展成爲「死光殺人」，其中似乎包含了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這正是「FBI」要追查的主要原因。

「FBI」終於接受了紐約警方探長的意見，從「失踪者」這方面下手偵查。

羅頓探長的估計可能是十分正確的，所以「FBI」，開始展開廣泛的追查，他們要追查一些宣佈爲「失踪者」的人。

他們認爲這些人都可能被追殺，所以也透過傳播機構，例如電台，電視台和報章，呼籲此等「失踪者」與「FBI」或者當地警方連絡，以保障其個人的安全。

羅頓探長的意思也是從「失踪者」方面下手，但既然已宣告「失踪」，要找他們自然是難乎其難，現在透過報紙電台發出呼籲，加上當局在大事渲染「神秘金條」以及「死光殺人」的可怖，希望很快就有人自動與「FBI」或警方連絡。

果然，羅頓探長就親自接聽了一個電話。

致電警方的人，指明要羅頓探長親自接聽。

這個帶有濃厚法國口音的男子在電話裏對羅頓探長道：「我叫范明倫，希望盡快見到你，現在就請你記下我的地址。」

羅頓探長一邊記下他的住址，一邊問道：「爲什麼你不到警局裏來？」

「這樣會打草驚蛇，甚至我會被殺。」范明倫又說：「目前我把自己鎖了起來，你們來時，必須出示身份證明，最好快一些，否則，我怕我會見不到你們呢。」

羅頓探長答應他，親自帶人來。

探長辦公室隨即傳出一項「緊急任務」，羅頓下令緊急召集。

就在這時候，警局裏來了數名不速之客。

局長因爲對方來頭不小，除親自接見外，還要把羅頓探長召入局長辦公室去。

羅頓探長萬二分焦急，因爲范明倫在電話中說得明白，事不容遲！

但局長的命令，他又豈可不理？

於是，他惟有一邊密令助手，先帶人到范明倫住所附近佈防。

里夫是羅頓探長的心腹助手之一，所以羅頓只把任務的內容，悄悄告訴了他，連其他警探也不知道此行任務。

里夫得到羅頓面授機宜之後，立刻帶同各探員出發。

另一方面，警方的無綫電台已通知正在巡邏中的警車，搶先趕到現場去展開戒備。

當然，警車上知道大概情形，例如街名和門牌號碼。

羅頓探長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怕「鞭長莫及」，又再功虧一簣！

不過爲安全計，知道詳細地址和人名，以及此行眞正任務的，只有一個里夫而已。

羅頓探長匆匆分配好一切之後，才進局長辦公室去。

× × ×

局長辦公室裏面，來了一批特殊人物，這些人的身份簡直令人難以想像。

陪同他們到這裏來的，竟然會是一名軍方要員——布樹將軍。

從外表看來，這班人並無什麼特殊的地方，因爲他們穿的只是便服。

但是，當局長看見他們的文件之後，當堂弄得手忙脚亂起來。

布樹將軍解釋：「我們沒有事前通知閣下，怕事情太張揚。」

他又介紹局長認識同來的人。

原來這班人大部來自美國秘密基地——「三十九號基地」。

那是美國政府的最高機密，由軍方一個獨立部門控制！

那是目前唯一知道，可以供外星球飛碟降落的地方。（詳情請參閱「美蘇太空戰」一文。）

布樹將軍就是「三十九號基地」的司令官。與他同來的人，有些是太空專家，包括德籍的巴朗博士在內。

此外還有兩個眞眞正正稱得上「特殊」的「人」，他們就是狄卡和雅力。

狄卡並非我們地球人，是「祖必達星球人」，雅力則是狄卡和一個地球女子的混血兒。

除了布樹將軍的副官、秘書和助手之外，還有「CIA」特務首腦。

試看看這「陣容」，是否足以令到一個警察局長手忙脚亂？

所以局長惟有召來處理一連串「死光殺人」事件的羅頓探長。

羅頓探長由於急着要趕往現場，他非常担心范明倫死於非命，所以他匆匆將剛才那個電話的內容告訴了在場的人。

在場的人都是貴要，應該沒問題的。

布樹將軍與巴朗博士等人，也覺得范明倫此人身份可疑，於是立刻由羅頓探長帶路，急忙趕往現場去！

聰明終被聰明誤

范明倫的住所四周，警方已完成了佈防行動，但參加此項行動的警員們，都不知道進一步的眞正任務是什麼。

只有探長助手里夫，掛上了證件之後，按址找上門去，其他警方人員則如臨大

敵，在四周展開戒備。

那住宅單位關防重重，鐵閘外面，還有電眼監視來訪者。

里夫透過門前的通話機，表明身份之外，還表明了來意。

但是，范明倫在裏面却不肯開門。

他還很生氣地說：「爲甚麼你會知道我住在這裏的？」

里夫道：「這地址是你告訴我上司的，但他剛有點事。」

「對不起，我對你身份有懷疑，」范明倫道：「我在電視中，見過羅頓探長，除非他親自來，否則我不會開門。」

里夫無可奈何地說：「你看見嗎？這是我的證件。」

「對不起，我根本見不到，何况證件是可以假冒的。」范明倫很固執。

里夫道：「其實人亦一樣可以假冒，你何必多疑。」

范明倫道：「我不久之前才致電探長，即使要假扮他，只怕也沒有這麼快，但證件却不同了，何况我根本不認識你。」

里夫嘆了一口氣，道：「這情形，只怕探長來了，你也不會相信他。」

「是我求他來的，我怎麼會不相信他？」范明倫在通話機裏說。

里夫坦然說道：「范明倫先生，你可知道，你的處境非常危險？」

「我當然知道，如果不是這樣，我又怎麼會求助於探長。」

「但是，你這樣已阻了不少時間，他們可能趁這時間殺你。」

「你指的他們是誰？」

「就是要追殺你的人。」

「你怎麼知道有人要追殺我？」

「如果不是你處境有危險，又何必求助於我們警方？」

「坦白說，我懷疑你就是要來殺死我的人。」范明倫道。

里夫感到啼笑皆非。

他說：「你將自己困在裏面，你以爲很安全嗎？你眞笨。」

里夫等他回話。

但是過了很久，里夫竟然聽不到通話機傳出任何聲音。

里夫與同來的人，交換着眼色，毫無疑問，所有人都感到無限驚奇！

里夫對住門前的通話機道：「范明倫先生，你怎麼樣啦？」

范明倫一些反應也沒有。

這情形只表示兩種可能性：一是裏面已將通話的開關掣關上，二是已經遭到毒手。

里夫立刻下令同來的警方人員，將門撞開。

也就在這時候，羅頓探長等人剛剛趕到。

里夫於是將剛才的情形告訴他們。

羅頓探長聽了也感到十分吃驚！他故意走到電眼之前，讓屋裏的人可以見到他；然後又在通話機中叫着范明倫的名字。

「范明倫先生，我來了，我是警方的羅頓探長，你聽到嗎？」

但是，裏面毫無反應。

另一方面，警方人員早已奉命用各種方法進入屋內。

大門是厚厚的鋼閘，後面才是木門。窗門都加上花栅。

這兒又是十五樓，窗外沒有立足的地方，所以警方人員已叫來消防隊，希望利用雲梯入內。

情況非常混亂，警方人員忙得難以形容；也弄得同樓住客莫名其妙。

羅頓探長感到後悔，當時要不是局長召他去，也許不致弄出悲劇來。

但是，事情看來已經無法挽救了屋內的人，范明倫必然是凶多吉少。

到底屋內發生了什麼事？

根本也沒有人知道。

在一般情理而言，范明倫把自己關在裏面，門戶已非常穩固。如果追殺他的人，仍然可以將他殺死的話，的確是不可思議的事。

但是，裏面的實際情況，根本就沒有人知道，除非能把門戶弄開。

布樹將軍、巴朗博士、狄卡和雅力等人，早已聚在一旁。

雅力對他父親道：「不如讓我由窗口入去看看，也許還來得及。」

但是他的父親狄卡說道：「沒有用的，我可以肯定他已遭毒手！如果你用反地心吸力的儀器，助你升空，由窗口入去，徒然令圍觀的人感到害怕，那是犯不着的事。」

是的，雅力是可以利用一種「反地心吸力」的儀器帮助他凌空飛起，然後由窗口入屋。但是，那必須由街上，在衆目睽睽之下入內。

那麼，圍觀的人，又怎麼會不大吃一驚？

狄卡又對雅力說道：「看來我們要另外再想辦法了，否則無法知道他們的來龍去脈。」

巴朗博士走過來說：「兩位有什麼高見？」

狄卡道：「我覺得，他們一定不會是地球人；如果我估計不錯，他們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生物，而且，正在對你們地球進行一項陰謀。」

雅力也說：「是的，地球的人類，不可能有此本領。」

布樹將軍也走了過來。

警方人員亦會同消防人員，對「堡壘」似的住宅單位，展開「進攻」。

消防雲梯已應邀出動；燒焊隊也正在鋼閘門處，埋頭苦幹。

布樹將軍對各人說：「根據羅頓探長的報告分析，他本來想保護范明倫，結果可能反而害死了他；因爲如果不是他派了許多人到這兒來，對方根本不知道這兒有一個他們正要追殺的人。」

巴朗博士道：「不過無論如何，在看過了現場情況之後，我們已可以下結論。照這情形看，我們的估計不錯。」

狄卡說：「是的，一經傳出兇手用死光槍殺人，我已担心別的星球生物已秘密入侵地球。現在只待進一步證明而已。」

那邊有個警官過來。

「我們已將鋼閘弄開了。」警官對布樹將軍他們說，「探長請幾位過去。」

於是布樹等人，就跟隨着警官重返那幢大廈去。

金頭髮的陪葬者

這是范明倫的住宅。

屋內佈置既舒適又豪華，即使是現在，也井井有條。

一切並未顯得混亂，看來就好像什麼事情還沒有發生過一樣。

但是，范明倫已倒斃地上。

范明倫伏屍的地點，正是傳眞電視機的旁邊，那兒也有一具通話機。

另外還有一具女屍。

那是一個金髮女郎。

二具屍體都有燒焦的痕跡，同樣是渾身瘀瘀黑黑的，死得十分可怖！

范明倫手上還緊緊握住一張紙，可惜紙已燒成灰燼。

羅頓探長不准任何人移動屍體；巴朗博士在旁，也只是向他提了意見。

「我們可以用科學方法，讓燒過的紙灰，顯示出字跡來。」巴朗博士本身是一位科學家，對一切最新的科學方法，自然知得不少。

羅頓探長可能由於「追源禍始」的心理影响，對布樹將軍這班人，感到討厭，所以他並沒有回答巴朗。

巴朗討了一個沒趣，只好轉向狄卡他們交談。狄卡和雅力都可以耳聞目睹，他們十分了解羅頓探長的心理。

這次他們的確來得不合時，要是早一步，那時可能趕得及和羅頓探長一齊出發到這兒來；要是遲了一步，他們就不必阻遲了羅頓探長——局長不必把羅頓留住。

只要羅頓能及時來到，范明倫自然可以順順利利開門。

但是現在，追源禍始，還是他們來得太過「不合時」了。

但無論如何，事情既然發生了，也無法可以補救。

因此狄卡說：「據我所知，最先進的死光武器，可以透過牆壁，甚至鋼鐵；從現場的情形看，窗門也有痕跡留下。那麼，對方分明在對面樓宇，利用死光槍向這裏亂掃。」

雅力也說：「范明倫以為自己很聰明，想不到還是難逃一死。」

布樹將軍却不明不白地問：「他們為什麼一定要逐個追殺這班人？」

狄卡分析道：「這班死者可能知道了一些秘密，那是關於外星球人在地球上的秘密，所以他們非殺不可！」

巴朗博士道：「他們都是失踪者，極有可能都曾經被那些外星球人俘擄過。」

雅力請教他父親：「不是每個被俘的人，都會失憶的嗎？」

狄卡道：「未必，宇宙的星球生物衆多，我們很難一一去了解。例如有些像人類，是些外貌如鬼。又例如有些來無影、去無踪，但有些常常被地球人見到。」

布樹將軍道：「根據CIA送來的報告，這連鎖性謀殺的開始，是由於一黑人職業兇手被人收買。」

狄卡道：「是的，黑人兇手被收買，去殺死一個叫史德奇的男子。我也看過了那份報告。照我猜測，外星球人最初不想出面，寧願收買職業殺手，用地球人類的方法殺人，以免引起我們的懷疑。但是，可惜黑人殺手哈林，只幹掉一個史德奇，已被警方追查，於是他們急不及待，惟有自己出面，動手殺人。」

「究竟這幕後又隱藏了一些什麼陰謀詭計？」雅力問。

狄卡道：「我們必須設法找到另一個失踪者，這才是最重要的事。」

私訪酒吧女郎

來自「三十九號基地」的人，包括布樹將軍和他的助手們，還有巴朗博士、狄卡父子等人，紛紛集中在「CIA」的秘密辦事處內。

他們所以不再到紐約警局去，並非因為羅頓探長不喜歡他們，而是事屬機密，他們必須找一處可以信賴的地方。

「CIA」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簡稱，這機構向以保密周到見稱。

「CIA」總部在華府郊區，但分支機構，遍佈全國各大城市。

此等分支機構的辦事處，有些是秘密存在的，也有些是公開的。

總之，他們所具有的，就是特務本色，所以布樹將軍等人，寧願相信他們，於是就向「CIA」借用了這秘密辦事處開了一次臨時緊急會議。

參加會議的，除了「三十九號基地」的人之外，還有「CIA」首腦，「FBI」頭目以及紐約警察局局長等人。

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就是讓「三十九號基地」的人，更澈底了解一連串有關命案的來龍去脈。

雖然紐約警方、「FBI」和「CIA」人員，至今仍未找到幕後眞兇，但是，對前後五個人之死，最低限度也比「三十九號基地」的人更為了解。

那五個死者之中，有四個是被列入「失踪者」名册內的。

只有一個——黑人哈林不是「失踪者」，前者有史德奇、雷登、泰萊等三人，後者則有來自法國的范明倫。

至於第六個死者梅琳，不但是唯一的女性，也是很明顯的陪葬品。

梅琳已被查出是個來自法國的美女，她是范明倫的情婦。

范明倫由巴黎逃到紐約來隱居，顯然有他個人的苦衷！

要不是羅頓探長來遲一步，范明倫肯定可以將他的一些「苦衷」告訴警方。

似乎毫無疑問，范明倫是被警方「緊急呼籲」所感動。

警方曾經透過電台、電視台和報章，呼籲曾據報「失踪」的人，與警方迅速取得連絡，因為當局相信他們處境極之危險云。

可惜，范明倫表現得「如此合作」，到頭來還是要死！

警方甚至不敢把眞相公開，以免影响其他「失踪者」的心理。

也就是說，警方至今仍然希望「後有來者」！

但是，「三十九號基地」的人已經沒有耐性再去等了。

他們覺得立即就要採取主動，不能再處於被動了。

於是他們開始從那份由「FBI」提供的「失踪者」名單入手。

在「FBI」人員的協助下，他們終於挑選了一些「失踪者」的家屬，作為訪問對象。

他們同意分頭進行，採漁翁撒網方式，分別由「FBI」、「CIA」和紐約警方等部門，派人負責。

但為了及時知道後果，他們又決定讓布樹將軍統一領導。

他們就在「CIA」的秘密辦事處之內，成立了臨時指揮總部。

各小組所有收集到的資料，必須及時送回到這兒來，集中分析。

知道這件事的人，記憶中從來就沒有過如此大陣仗的。

這一次不但牽涉了多個部門，更令到一向秘密存在的「三十九號基地」人員，亦被迫主動地出面偵查。

「祖必達星球人」的狄卡，對這件事更加十分的重視，這也表示了他們比起美國政府更為緊張。

「祖必達星球人」雖則也是屬於「外星球人」之一，但是，自從「三十九號基地」秘密建立了之後，他們已經和美國秘密結盟！

現在「祖必達星球人」所以這麼緊張，自然也是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設想。

目前他們與美國合作得很好，萬一讓其他外星球人入侵，後果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何況這次竟然發生了一連串令人難明的命案。別的不說，單是根據他們的默契，「祖必達星球人」就應該義不容辭地，協助美國政府解開這件事的謎底。

因此，狄卡除了親自帶了他的兒子雅力前來之外，亦已將情形向「祖必達星球人」的太空基地——「射綫號」報告。

「射綫號」接到了狄卡的報告之後，已密切注視此事的發展！

「祖必達星球人」覺得他們在地球人世界中的地位，正面臨挑戰！

為了穩固他們在美國政府方面的地位，他們竭盡全力，悉力以赴！

× × ×

狄卡雖然是外星球人，但來了地球表面之上，已有了不少日子。

尤其是美國紐約等地，更是狄卡長時期生活過的地方。

狄卡甚至在美國娶妻產子，（見「太空科學幻想小說」最初數集單行本。）

因此，美國對狄卡來說，可以說是一點也不會陌生。

至於雅力，他是「祖必達星球人」與我們地球人的混合體。

雅力的父親就是「祖必達星球人」的狄卡；母親却是美國女子貝茜。因此他也稱得上是半個美國人。

現在這雙「父子兵」也沒有耐性坐在臨時指揮部裏等消息。他們就地在紐約找到了一個訪問的對象。

那是一個女子。

一個叫勞絲的酒吧女郎。

根據警方的調查所得，勞絲就是陪伴着歐洲人史德奇到美國各地去旅遊了三天之後，再回到紐約來的女人。

但是，她强調自己只是「出租」性質，看錢份上而已。其他一概不管。

她只是個職業女郎，而且警方實在也找不到她犯罪的證據，自然不能留難她；只請她回去問口供，就放了她。

現在狄卡和雅力這父子二人，就決定從勞絲這方面入手。

於是他們一齊按址來到了一間酒吧裏面，由狄卡扮成酒客，去找勞絲陪酒。

勞絲終於出現了！

這女人很敏感，也很機警！她見了狄卡就說：「喝酒嗎？還是找麻煩？」

狄卡苦笑了一下：「兩者皆不是，是來送金給你。」

「金條？」勞絲怔了一怔！

狄卡乘機說：「是的，你一定很喜歡吧？」

「別開玩笑了，我才不稀罕。」

「為什麼？」

「那些沒有標記的金條，送給我我也不要！」勞絲撇了一下咀唇，「要了它，可能會後患無窮。」

「你怎麼知道？」

「那鬼東西，眞不知從何處弄來的，據講有輻射。」

「你見過嗎？」

「當然見過。」

「是史德奇給你看的？」

「是的，他本來給我，但我這個人很現實，要現鈔不要金。」

勞絲說到這裏，立刻頓住了：「喂！你到底是誰？」

「我只是來捧你塲的，何必大驚小怪？」狄卡道。

「別裝蒜了，你進門之後我已開始留意你了。」勞絲道，「你可是警探？」

「不！我敢發誓，我絕對不是什麼警探。」

「那麼你左查右問，到底為什麼？」

「嗯——」狄卡立刻動腦筋，「我只想知道事實眞相。我是小說家，覺得這件事太有趣了，可以構想成一篇非常有價值的小說，假如你能將事實眞相盡量告訴我的話，我可以給你一定的代價。」

勞絲半信半疑地怔了一怔！「你怎麼會找上我來了？」

「我有個朋友在警局裏做事，他說你曾陪伴史德奇去旅行，可能知得較警方為多。」

「嗯——」勞絲燃了一支香烟，「你能給我多少代價？」

「這是訂金。」狄卡把兩張百元大鈔首先放入她的手裏去。

「到底你想知道一些什麼？」

「關於史德奇的，例如那些金條，他從何處得來？」

「坦白說，我懷疑他的神經有毛病，要不是看在錢的份上，我才不會伴他幾天。」勞絲又說，「只有傻瓜才相信他的鬼話。」

「什麼鬼話？」

勞絲噴了一口烟：「他說，那些金條是一個外星球人給他的，我眞懷疑他見了鬼。」

「他還跟你說過一些什麼？」

「老實告訴你，這番話只是他在一次喝醉了之後才說的，所以我當他亂了性，

胡說八道。」

「雖然未必是事實，但故事性很強啊！請你再仔細想想他說過的每一句話。」

「嗯——」勞絲一邊抽烟，一邊回憶着說，「他說他曾被一隻飛碟俘擄過，後來他獲得釋放，飛碟上的怪物還給了他一袋沉重的東西，後來他打開一看，原來是一條條的黃金。」

勞絲說到這裏，彈了一下烟灰，然後苦笑着搖搖頭：「這世界的瘋子真多。」

「他還說過一些什麼？」

「壓根兒我就不相信，所以我沒有追問下去。」勞絲道。

狄卡覺得不枉此行，勞絲說的可能是百分之百真實的。

史德奇酒後失言，但絕對不是胡說八道，因為狄卡早已懷疑所有「失踪者」都曾經被外星球人俘擄過。

但是，為什麼要給他們金條？又為什麼要殺死他們呢？狄卡總覺得還有一些未為人知的秘密！

失蹤者的回憶

狄卡和他的兒子雅力進行了一連串的分析，他們覺得外星球人給予「失踪者」黃金，可能是一種代價；他們須要「失踪者」為他們做事。

做什麼事？

為什麼到頭來他們又要把「失踪者」殺死？

是「失踪者」辦事不力，抑或因為「失踪者」洩漏天機，所以外星球人要殺他們滅口？

狄卡決定要找一個活生生的「失踪者」問個明白。

× × ×

「CIA」特務人員突然帶來好消息，他們終於找到一個「失踪者」賀樂斯。

賀樂斯是失踪名單裏的人，「CIA」與「FBI」人員，主動出擊，憑着他們的合作，終於有了收獲。

賀樂斯與大多數的「失踪者」一樣，失踪後再重新出現，並未引人別人的注意。要不是「CIA」特務找到他，他就好像從這世界上消失了一樣。

但是偏偏「CIA」特務就當他罪犯一樣，即使他改名換姓之後化了粧，還是一樣可以找到他。

賀樂斯被特務人員找到後，表現得非常合作，甚至直認自己是個「失踪者」。

他很坦白，表示已留意到當局的公開呼籲「失踪者報到」的新聞。不過，他還未決定應該怎樣做，特務人員已經找上門來。

最後他被「CIA」特務帶至一處秘密地點去，由武裝特務保護。

「三十九號基地」的人，接到「CIA」的通知後，立刻就趕來會晤賀樂斯。他們顯然担心賀樂斯會像范明倫一樣，會被外星球人追殺而來，死得不明不白。

所以他們要搶先會晤賀樂斯，希望獲得更多資料。

× × ×

賀樂斯出乎意外地合作。

由於他並非自動向警方報到，而是由「CIA」特務找到的，所以狄卡他們以為必然又要費一番唇舌，却想不到賀樂斯深思熟慮之後，竟然肯向他們和盤托出。

賀樂斯果然是被不明來歷的外星球人擄去，看來狄卡一點也沒有猜錯。

有一天他在郊區旅行時，遇上了一隻飛碟。

當時他很害怕，躲在一處矮林背後，以為靜觀其變，待飛碟走後才出來。

但是，二名外貌古怪的外星球人，突然出現在他背後。

他當時想反抗，可惜無能為力。

他終於被擄去！

事後他發覺在那體積頗大的飛碟裏面，除了他之外，已有不少地球人被擄。

令他感到驚奇的是：這些地球人都是男性，沒有女人。

另外一點就是這些男人都很年青，約莫由二十三四歲至到三十七八左右。

沒有老弱婦孺，這表示什麼？

當初賀樂斯不明白，但是被俘後不久，他終於明白了。

他首先接受了一連串的檢驗。

飛碟裏有許多電腦化的儀器，看來比地球上最先進的更新更奇。

就好像檢查他的身體一樣，這邊坐上去，那邊儀器已有了顯示。

然後他被帶到一間房。

他面對一個與人類似乎是同類的星球怪物，當時心裏有點害怕。

那怪物高與人齊，有手有脚。尖頭尖耳，扁鼻綠眼，長唇無牙，皮膚粗糙，渾身一片啡色。單是這外形已够嚇人了。

賀樂斯被安置在一張很特別的椅子上面，四方八面都有光綫對準他發射。

那怪物坐在一張傾斜的「桌子」後面。後來他才知道，那並非桌子，而是一些儀器的顯示板；那「椅子」以及四方八面射來的光綫，實際正在向他的身體收集各種資料。

怪物終於開腔了。

他說的竟然是英語。

毫無疑問，怪物是透過一具翻譯儀器跟賀樂斯交談的。

賀樂斯當初也感到萬二分驚奇，對方如何知道他常用的方言是英語？

後來他才知道，第一次送他「檢驗」，實際只是「消毒、殺菌」。

第二次被送入這間光綫十足的房間，那些精密的儀器才令到他徹底暴露；於是怪物不但知道他的年紀多大，講什麼方言，甚至現在做着一些什麼工作，也知得清清楚楚。

用地球人現在的科技水平，自然無法可以解釋；但飛碟上的怪物，顯然比我們地球人先進了很多很多。

怪物只須瞪住面前的儀器顯示板，一切已經瞭如指掌。

到底其中奧妙何在？

賀樂斯用地球人認為迷信的占卜術，以及掌相學去譬如；地球人實際上也有不少相士，能從一個人的掌紋、相格中，窺出個人的秘密。所以當時他萬二分驚奇，但後來就覺得：怪物既然比地球人先進了幾個世紀，相士能知個人的底細，他們用的是科學方法，自然知得更徹底了。

儀器不但可以偵知賀樂斯的背景，還知道他目前經濟正陷於困境。

於是怪物對他說：「據我所知，你們地球上有一種金屬十分廣泛而珍貴，你們叫它做黃金，你喜不喜歡這種東西？」

賀樂斯當時的經濟正陷於困境，當然希望得到黃金，何況近年來黃金的價格正在不斷的上漲呢，於是他點點頭。

怪物把一袋金條給他。

當時他還以為對方開玩笑；等到怪物肯定那是送給他的，他又開始懷疑那些沒有廠號的金條是假的。

怪物彷彿很了解他的心情。所以也就對他說：「你放心好了，這是你們地球人所稱的『足金』，純度高達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賀樂斯也可以感覺得到，那袋金條十分沉重，所以他當時的確喜不自勝！

不過怪物又告訴他：這只是他工作的代價而已！

這時候賀樂斯才知道，怪物原來有任務要交給他！

怪物自稱是來自另一銀河系其中一個星球上的高等生物。

他又對賀樂斯道：「我們已秘密登陸你們地球多次，經檢驗結果，知道像你們這把年紀的男性，精力最充沛。」

賀樂斯終於明白過來，怪物俘擄他，原來是一種預謀。

怪物須要他按時報到。

報到的地點多在郊外，但每次不同；這次見過他們之後，下次會選擇另一處人跡罕至的地方。

至於怪物交給他們的任務，也是次次不同，例如今次要他們帶來一些食物，下次可能要他們帶來一些日用品，總要次次不同。

每次都要他們詳細解說食物和用品的價值和用途等等。

有時賀樂斯覺得十分無聊，所以後來就沒有再向怪物報到。

但是賀樂斯仍然担心怪物會找上門來，所以他一直沒有返家。

他有錢——那些金條是足金，他已設法換了錢，所以他要到那兒去都可以。

直至最近發生一連串的命案，賀樂斯才有如敲响了警鐘。

他知道怪物正在追殺他們，也知道被俘去的地球人之中，原來除了他之外，還有不少人覺得怪物「太過無聊」，於是紛紛背叛了他們。

但是「三十九號基地」的巴朗博士等人聽了賀樂斯的話之後，覺得怪物並非「無聊」那麼簡單；怪物要他們收集食物用品等等，無非要了解我們地球人的生活細節。

賀樂斯不大明白地問：「收集食物和用品，是非常簡單的事，他們何必花這麼大的代價？」

巴朗博士解釋道：「不錯，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在不為人注意的地方，找到食物和用品等物，但是，他們未必知道每一種食物的營養價值，以及在我們地球人心目中的地位等等。所以最好還是讓你們逐一向他們交代一下。」

賀樂斯又說：「據我猜測，一定有不少人像我一樣感到無聊。」

「是的，所以他們都被追殺。」巴朗說道：「有件事我不大明白，為什麼他們一次過給你這許多金條？如果他們懂得分批分次的給你們，你們也許會更加忠心地為他們服務。」

「嗯——」狄卡在旁插咀道：「因為他們不是你們地球人，自然不懂你們地球人的心理；他們只以為付出厚酬，你們就會為他們工作；却不知道你們過了海就是神仙。」

布樹將軍問：「他們還要你們做些什麼？」

賀樂斯道：「每次報到時，必須將見到的、讀到的新聞覆述，尤其是國際新聞，以及有關飛碟新聞等等。」

「原來他們也關心我們地球上的時事。」雅力說，「也許他們正担心地球人知道了他們的行踪。」

狄卡道：「不！他們並非關心，只是想更進一步了解地球上的一切。」

巴朗也說：「他們想知道有沒有其他星球生物也來了地球。所以要知道一些『UFO』的消息，這是顯而易見的。」

布樹將軍担心地說：「我們為什麼完全沒有察覺？」

狄卡解釋：「你們目前的雷達系統，只能偵知用地球上的物質製造的飛行物體。例如我們以前每次飛入大氣層以內，你們同樣亦無法偵知。」

布樹將軍又問狄卡：「你們應該知道的，為什麼射綫號沒有通知我們？」

「他們屬於另一銀河系，另一星球，我們雖然比你們地球人先進，卻未必能超越他們。」狄卡分辯道。

巴朗博士又問狄卡：「我們能否查出他們的來龍去脈？」

狄卡道：「如果能找出更多證據，然後交到『射綫號』去分析，我相信可以查出他們所屬的銀河系。」

巴朗博士是一位德裔美籍太空科學家，他了解到以我們目前的科技水平，根本無法知道審問更多的事物。

最簡單的一點，就是外星球人已經紛紛涉足我們地球。

相反，地球人就連自己所屬的衛星——月球，亦未能來去自如。自然更加談不到遙遠的銀河系了。

但是，「祖必達星球人」就有可能知得更多；過去亦有過不少事例，他們可以憑着蛛絲馬跡，查出那些星球生物所屬的銀河系，以及所屬的星球等等。

狄卡也曾告訴過巴朗等人，「射綫號」的電腦系統收集有不少外星球的一切有關資料；只要是他們收集到的，都可以在這副電腦系統中查出。

例如某星球人的特徵、飛碟外型、速度等等，電腦儲存的資料，可以迅速為他們印證。

現在巴朗博士就在賀樂斯的面前，攤開了一大張圖表！

那圖表印刷精美，幾乎可以稱得上是「飛碟大全」。

其實「飛碟」只是我們地球人習慣了給它的稱呼而已。實際應稱之為「UFO」——不明來歷的飛行物體。

「UFO」外型不一，有長方形的，有扁形的，更多是圓形的和碟形的，所以才有許多人習慣了稱呼它爲「飛碟」。

巴朗博士帶來的「UFO」圖表，裏面最少有超過一百種以上的「UFO」；每種分別根據目擊者的口述，描繪成正面和側面。

每幅圖下面，又有詳細的說明。例如這種外型的飛碟，何時何日，某地被人見過。

現在巴朗博士就令賀樂斯認出他當時所見的，是何種類型的「UFO」。

然後巴朗博士用筆記下來。

他又對狄卡說：「目前我們已知道了那隻飛碟的外形，也有了那些金條，麻煩你通知射綫號代查一下。」

狄卡也一一記下了！

由紐約警方搜到的「不明來歷」的金條，他們也取去了幾條，以便帶回「三十九號基地」檢驗。

爲了證實賀樂斯的說話是否可靠，也爲了更徹底保證他的安全，賀樂斯終於被「三十九號基地」的人帶走！

他不但要接受「測謊試驗」，更加要接受催眠師的盤問。

無論如何，賀樂斯只求自己的生命獲得保障，因爲他還不想死。

× × ×

令人興奮的消息紛紛傳來！

紐約警方先後接到多宗秘密投訴；他們都是「失踪者」。

他們要求警方保護。

警方立即通知布樹將軍。

於是「三十九號基地」的人員更加忙個不了！

公路旁邊的約會

「我叫李昂。」一個神秘電話撥到紐約市警察局長的辦公室來。

「什麼事？」局長問。

「你們不是要求『失踪者』報到嗎？」對方低聲問。

「是的，那只不過是爲了你們自己本身的安全。你在何處？」

「紐約市區。」

「方便到這兒來嗎？」

「不大方便。」

「那你想我們怎樣？」

「首先我要知道你們如何保證我個人的安全。」

「你應該相信我們有此能力。」

「但是，我知道已先後有不少人死在他們的死光槍下。」

「那只不過是他們咎由自取。」局長又說：「只要你跟我們合作，我們會把你秘密收藏起來，直至事過情遷之後，我們會讓你重見天日。這樣你可滿意了？」

「不！我仍然感到懷疑。」

「你懷疑什麼？」

「可不是嗎？像法國人范明倫一樣，他也自我收藏得很好，到頭來又如何？」

「那是我們警方棋差一着，也只能怪他處理得不好。」局長道：「我不妨告訴你，現在這些事並非由我們處理。」

「那個部門處理？」

「CIA和FBI。所以你應該更加可以放心得下。」

「我要直接跟他們連絡，請告訴我電話號碼。」李昂又說，「謝謝你給我信心，若非你說出CIA處理此事，我不妨開罪一句了，我對你們警方已失了信心。」

局長心裏雖然感到難過，但是，他還是把一組電話號碼告訴了李昂！

李昂把電話掛斷了。

局長立刻將此事轉告布樹將軍的臨時指揮部。

× × ×

「CIA」特務告路帶同助手開車趕到紐約市近郊地區。

自稱爲「失踪者」的男子李昂，告訴「CIA」與他取得連絡的方法。

李昂明明對警方說住在市中心區，現在爲什麼又在近郊？

告路非常了解這班「驚弓之鳥」的心情，所以他還是照對方的話去做！

告路在接聽了那個電話之後，也曾查過了「失踪者」的名單。

名單中不但有李昂的名字，還有資料顯示出，此人一度在紐約市出現。

又根據資料所示：李昂是個股票經紀，失踪之前，債台高築！

經警方深入調查所悉：李昂曾炒股票虧蝕極大！

所以當時他的「失踪」，曾引致若干債主紛紛向警方商業犯罪科投訴！

警方接獲投訴後，也曾展開廣泛偵查，可惜全無音訊！

「FBI」也插手此事，無奈李昂好像已從這世界上消失了，美國各州都沒有他的消息。

「FBI」也查過出境紀錄，證實李昂從未離開過美國。

當然，假如李昂能弄到一份僞證件的話，他仍有可能逃出國外去。

這事既無結果，也就一直擱置下來。

直至到「失踪者連環命案」發生，警方和「FBI」方面才再翻查「失踪者」名册，再次留意李昂這個人。

想不到李昂又出現了，而且還自動要求警方保護他的安全！

現在「CIA」特務告路，帶同助手高德，開車到近郊一條公路旁邊。

當時已是黃昏時份。

告路根據李昂在電話中的默契，獃在一處電話亭外面等候。

高德有點担心！

他對告路說：「李昂這傢伙，據講十分狡猾，會不會其中有詐？」

告路道：「失踪之前，他債台高築，自然難獲親友好評，不過無論如何，他目前的處境十分不利，想他也不敢耍什麼花樣。」

「對付這種人，我以爲還是小心一點！」高德說道。

告路只是輕輕一笑！

看看時間，已超過了約定的時間最少五分鐘光景。

公路上車來車往，就是未見有任何一輛車子停下來。

告路再看看路牌標記，一點也沒有錯，這兒正是李昂提出的地點，背後也有個

公用的電話亭，編號也對了。

「那傢伙大概不會來了。」高德不斷地看手表，「或者，他已被殺！」

告路正想回到汽車裏，利用車上的無綫電話與臨時指揮部連絡。

想不到就在這時候，他們同時聽到了一陣陣電話鈴聲傳來。

高德以爲是汽車上的無綫電話，但是告路卻跑進了路邊的電話亭去！

告路因爲站得非常接近那座電話亭，所以他聽得出鈴聲由裏面傳出。

一般公衆電話亭，只是方便路人；尤其是像這兒路旁的電話亭，只爲方便公路上駕車經過的人仕使用。例如中途壞車，又或者交通失事，駕車人仕就可以利用這兒的公衆電話求救、報警。

像現在這樣傳出鈴聲，實在很少，除非是事前約好在此等候！

告路沒有跟李昂約好。

但是李昂叫他按址到此等候，相信自有他的作用。因此告路忙入內接聽。

果然是李昂的聲音。

告路忙問道：「你在那裏？」

李昂道：「我一直躲在一間郊區的別墅之內，除非你有百份之百的把握可以保證我的安全，否則我不會告訴你如何才能找到我。」

告路道：「你有沒有將你之所在告訴過其他人？」

「沒有。」

「那麼，你可以安心告訴我，我自信有辦法保護你。」

「你帶了多少人來？」

「一個。連我在內是兩個。」

「什麼？只有一個人？」李昂忍不住苦笑起來，「請你不要開玩笑了。」

告路立刻向他解釋：「你如果有注意最近發生的一連串事實，你一定知道法國人范明倫是怎麼會死得不明不白的。」

李昂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告路道：「警方太過張揚，所以引起了兇手的注意。」

「嗯——你的意思是：人少較易避過別人的耳目？」

「不錯，你很聰明。」

「嗯——」李昂似乎給告路說服了，「好吧，你們要守諾言，靜悄悄的來，然後靜悄悄地把我帶到最安全的地方去。」

「放心好了，我們的責任比你更重大。因爲你可能給我們帶來更多資料。」告路又問：「但是，我們如何能找到你？」

「你先把身邊的電話簿拿出來！」李昂在電話中說。

這時候，告路的助手高德，已經進來了；他在旁協助告路，將一本厚厚的電話簿拿在手中。

李昂又說：「現在你可以揭到二七七頁。裏面有一張紙！」

李昂在電話中的說話，連在旁的高德也可以聽到。於是高德立即將電話簿翻到「二七七」頁去！

裏面果然有一張紙。

高德急忙把那張紙展開。

那是一幅地圖。

李昂在電話中說：「地圖上的星號，就是我之所在。」

說完他立刻將電話掛斷了。

告路想多問一句也不可能。

高德也獃在一旁道：「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告路沉思着說：「這傢伙一定是嚇破了胆，怎會這樣匆忙？」

他再看看那地圖，那星標旁邊，另外還附有一些字跡！

上面寫上了：「三七九號」。

告路道：「我們立刻起程吧！」

但高德却有些担心地說：「我們人手是否太少一些？」

告路瞪他一眼：「怎麼連你也這樣胆小如鼠？」

扁鼻綠眼的怪物

那是一間渡假別墅。位於一處山谷的中央部份，十分僻靜。

告路和高德開車進來之後，也覺得：若非那幅地圖，再加上路旁的路牌指示，他們根本不可能找到這兒來。

何況這時候天色已經入黑了。

那是這山谷中唯一的一間屋。

屋內有燈光透出。

告路把車子開過去！

突然之間高德向他發出了緊急警告：

「告路，你瞧！」

告路急忙把車煞停！

再循勢望過去！只見一叢矮林後面，發出了點點閃光。

「我們上當了。」

告路一邊說，一邊忙將汽車掉頭，希望來得及衝出去！

但是回頭一看，剛才他們經過的小路——進入這山谷來的唯一途徑，也見磷光閃閃，有些人影正在移動！

儘管明知去路已被封鎖，告路還是開足馬力，踏盡油門，狂衝而去！

但是他的車子只開到半途，不知怎的，突然停住了。

再看看車頭儀器的錶板顯示：並沒有什麼不妥！

車速超過時速一百里，油門亦已開盡了；也不是油盡！

偏偏就是車子不能駛向前！

那種情形就像一輛汽車開在泥濘的滑路上一樣，開足馬力仍無法駛過那泥漿封閉了的路面。

告路試將車速減低，車子忽然又急急倒退！

毫無疑問，這車子已經失去了控制。

告路一邊向助手發出了警告：「高德，快些跳出去！」

一邊已將車門推開，立刻飛身而出！

高德和告路同是受過嚴格訓練的特務，自然身手不凡；只見二條人影，分別從車子兩旁飛躍而出！

不知怎的，車子在他們離開了之後，突然又止住了倒退之勢！

車子就停在距離他們不足一丈之處。

告路與高德急急伸手摸向腰間，迅速以第一時間拔槍在手。

他們並未跌昏，當然了解到眼前的環境萬二分惡劣。

那些不知是什麼東西的「點點磷光」

，不斷地迫近他們。

當他們發覺那原來是一個個的人影之後，高德已經忍不住立即開了一槍！

但是，槍聲也只是僅僅響了一下！高德和告路手上的手槍，突然甩手飛出，去勢如箭！彷彿長了翅膀一樣。

與此同時，那輛本來已停止下來的汽車，又在急急地走動！

告路和高德二人正感到萬分驚愕之際，他們二人同時感到渾身震凜，一陣痲痹，情形就一如觸電！

眼前一黑，二人立刻昏迷過去！

一切過程，有若行雷閃電，告路和高德二人，根本連想也沒有時間去想。

所以以後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他們根本不知道。

× × ×

當告路和高德分別醒過來時，他們仍然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他們唯一感覺得到的，就是非常疲倦，彷彿經過了一番劇烈運動似的。

告路極力回憶着昏倒前的事情，再看看眼前四周的事物，就有點恍然大悟！

「你應該認得我是誰的。」有個三十餘歲的男子走了過來。

告路和高德並不認識這個人，但卻知道他是誰，因為他們都分別看過了他的照片，以及他的一切資料。

他並非別人，正是李昂。

看來一切又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這兒像一戶人家的客廳。

告路和高德分別坐在一張大沙發之上，好像到訪的客人。

李昂坐在他們對面，像是這裏的主人家一樣，只是態度未免有點傲慢！

告路故意對高德道：「看來我們又上當了，是不？高德。」

高德嘆一口氣！「我早說過了，李昂是個十分狡猾的傢伙。」

李昂忽然縱聲大笑：「哈哈……」

告路生氣地問：「你笑什麼？」

高德伸手摸向腰間，想拔出他的手槍；豈料如此一來，李昂笑得更厲害！

二名「CIA」特務忍無可忍，同時由沙發上站立起來。

他們明知此時已是手無寸鐵，但他們自問可以制服李昂。

怎知道就在這剎那之間，李昂背後一間房間之內，湧出了幾條人影。

告路和高德兩個雖然經過不少大陣大仗，這時也嚇得坐回沙發之上。

他們的神態，簡直就像見了鬼一樣！

原來由裏面走出來的，卻是幾個人不似人，鬼不像鬼的怪物。

那些尖頭尖耳，扁鼻綠眼的啡色動物，有手有脚，外形倒也有八分似人，只是皮膚粗如樹皮，表情呆木得很。

他們每個人的手中，都有一個細小的金屬盒子，告路和高德二人根本無法明白那到底是什麼用的，只是它十分小巧，頂尖很細小。

李昂有恃無恐地說：「他們都是地球未來的主人翁，手上的電子槍，足以令你們渾身痲痹，迅速失去知覺。」

至此告路他們才明白，那小小盒子的秘密，原來那是電子槍。

李昂又說：「我一直以來對你們CIA特務都極具信心，所以他們要我設法引你們上當，坦白說，事前我絕無信心。」

告路這一次也眞的是敗得心服口服，事前他的確絕未想到有此後果。

事實上李昂也的確做事極之周密，他不直接說出這山谷的地點，祇說出公路旁邊的電話亭，可見他設想周到。

假如「CIA」帶了大隊人馬前來，他可能又改用另一套辦法。

換句話說：李昂是存心先要看清楚對方的來勢。

告路老羞成怒，忍不住說道：「像你這種垃圾，根本就沒有資格稱做人了。你竟然引狼入室，怎麼你不想想後果呢？」

「後果？」李昂道：「我當然想過，而且想得十分周到呢。」

告路道：「他們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生物，你怎麼可以帮助他們征服我們地球人？」

「你問得好，好極了，不如讓我先反問你一句，為什麼地球上要有革命？為什麼要有政變？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為什麼又會勾心鬥角？請先答我好嗎？」

「嗯——」

告路只是一個特務，不是政治家，所以一時之間他給對方難倒了。

李昂得意洋洋地說：「其實很簡單，俗語說得好，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理想，你要我答你問題，問題的答案就是實現個人的理想！」

高德忍不住問：「我想知道你有什麼理想。」

李昂道：「我希望看見一個沒有危機的地球，過的是最舒適的生活。」

告路笑了笑，道：「你以為外星球人是上帝麼？」

「不錯，他們就是上帝。」李昂說：「地球上面大國之間所儲存的核子武器，已超過了極限，請你們想想，除了求助於外星球人之外，我們地球人試問還有什麼辦法可想？趁戰爭未爆發，趁我們的世界末日未到，我想目前我要做的事，將是有史以來最偉大，對人類最有意義的事！」

告路和高德二人被李昂搶白了一番，聽來又是那麼的理直氣壯，令到他們幾乎無言以對！

告路極力讓自己冷靜下來：「你這一種引狼入室的危險想法，我只怕你噬臍莫及！」

李昂道：「歷史會是最佳的證明，終有一日人類世界上，我李昂會揚名於世，萬古流芳！」

「你簡直正在發白日夢！」告路忍不住又破口大罵！

「人總應該有個夢想，如果沒有夢想，又如何會有創作？」李昂又說，「可惜你的想法與我不同，否則我會說服他們，讓二位加入我們。」

高德忽然靈機一觸，說道：「告路，有道『識時務者為俊傑』，反正我們將來也不可能做到美國總統吧？」

告路與高德是老拍檔，彼此之間的個性固然了解，一向也甚有默契。

他故意瞪了高德一眼，道：「你的意思是——」

高德不等他說完就道：「反正回去我你亦無法交差了。何不來一個順水推舟，看看我們有些什麼好處吧！」

告路仍然有點生氣地說：「那樣我們豈非等於賣國？」

李昂立刻更正：「不！你怎麼可以這樣形容？就算是眞的賣國，也總好過眼看自己的國家滅亡，整個人類受苦吧！」

高德竟然也改了口風，說道：「是的，如果全地球給統一下來，國與國之間就沒有了界限，又怎算是賣國？」

「嗯——」告路還是佯作固執！

李昂却在那邊與那幾個怪物「嘰哩咕嚕」的，不知正在說些什麼。

李昂回頭對二人說道：「現在他們要先把你們二人帶走；你們仍有大把抉擇的機會！」

只見李昂首先過去，把大門打開。

外面一片昏黑！已是晚上的時間了。

李昂帶着告路與高德走了出去，幾個怪物在後監視。

告路這時才知道他們一直未有離開過那處山谷。剛才那間別墅，正是山谷中唯一的建築物。

告路又看見他們的車子仍舊停在草地之上，只是熄了車燈。

告路故意改變了他說話的語氣：「李昂，現在我們要到何處去？」

「帶你們坐飛碟啊！」李昂得意地說，「我敢相信，二位一定未曾坐過吧？」

繞過矮林背後，那兒果然有一隻相當龐大的圓形飛行物體。

只見數名怪物之中，為首一個發號施令，飛碟下面就亮起了一條光柱；各人走進光柱範圍之內，就彷彿長了翅膀一樣，輕飄飄的，升進了飛碟之內。告路與高德從未有過這種經驗自然感到新奇又有趣。

飛碟內部很寬闊。

當那圓形甲板收回之後，大概就好像飛機關上了艙門一樣，飛碟隨即起飛！

飛碟起飛時，一點兒聲音也沒有。

假如以地球人目前的科技目光去看，這幾乎就是不可能的事。

可不是嗎，最先進的超音速戰機以至到和諧客機，快是夠快了，卻始終無法消除，甚至稍為減低噪音。

但眼前這隻飛碟，不但體積龐大，而且速度也必然甚高，然而卻連一點兒聲響也聽不到；起碼告路和高德在裏面就聽不到，而且感到舒適、平穩！

至此他們不得不在內心暗自佩服這星球生物的科技的確先進。

只可惜他們離開那山谷太快，告路担心臨時指揮部仍在等他們的報告。

萬一總部派人追踪到山谷中去的時候，相信除了找到那輛汽車之外，什麼綫索也會找不到。

高德却不跟告路一般的想法，他決定以「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情，見機行事！

李昂是地球叛徒

在飛碟之內，李昂對告路和高德二人總算十分客氣。

李昂以半個主人的身份招呼他們的時候，間中會有一兩個怪物闖進來，跟他交談幾句之後又離去。

高德忍不住問李昂：「你也會說他們的方言麼？」

李昂拍拍胸前一個外衣的口袋：「秘密全在這裏。」

高德仍不明白。

李昂道：「他們發明了一種非常袖珍的即時翻譯器。我也獲得他們分發了一具！這小東西用處很大，簡直是個小電腦；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只要調較好機掣，你也可以聽到他們會講英語呢。」

告路和高德都聽過了不少『失踪者』作供，知道這種星球生物常常用英語跟他們對答如流，原來秘密盡在這裏。

李昂又向二人解釋：怪物所以不用翻譯儀器，反而要他用儀器譯回外星球方言與他們交談，目的無非為了防止秘密外洩！於是高德佯作又佩服，又羨慕地問：「你如何能令他們如此信任你？」

李昂道：「我是他們的顧問，對於我們地球上的一切，如果他們有什麼不明白的，都來問我。不妨告訴你們，他們很須要像我這麼樣忠心的人。」

高德道：「我眞想知道，將來我們又有些什麼好處？」

李昂道：「好處太多了。當他們統治了地球之後，地球這麼大，自然須要不少人手去管理。如果我們帮他們，將來便是開國功臣。要怎麼樣就可以怎麼樣。」

告路眞想罵出口來：「你這渾蛋！你這蠢才！」

但是告路到底沒有罵出口，只在心裏罵。

他覺得高德的裝蒜功夫實在做得很不錯；反正無法逃走，反抗只有令他們起戒心，加緊監視而已。

於是告路儘管憎恨李昂，也暫時改變了他的態度。

告路說道：「看情形，他們一定給你許多好處，否則你決不會如此忠心。」

「是的。」李昂坦白說，「我過去失敗過，我覺得我們地球上的人類太奸詐，於是我一度企圖自殺，還好我沒有死去；他們總算得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當然首先為了自己，但也可以說是為了報恩吧！」

告路故意表示同情：「這也難怪你，此乃人之常情。不過，有些事情我不大明白。」

「什麼事？」李昂反問道。

「例如：他們為什麼要俘擄我們地球人？就像史德奇、范明倫他們一樣，而且這些人似乎都很年青呢。」

「是的，他們過去曾多次秘密到我們地球來探險。每一次，他們都悄悄將一些地球人俘擄，然後帶上飛碟檢驗。結果，他們發覺男性固然比女性耐勞，而工作能力則以二十餘至三十餘歲之間，這年紀最巔峯。」

「你說，你是他們的顧問，為什麼你教他們用黃金作為酬勞？」

「黃金是他們帶來的，經多次探險地球之後，他們已曉得那是地球上的高貴金屬，所以下次他們就帶了大量黃金來。」

「他們的星球也有金鑛？」

「說出來你未必相信，但當你相信之後，你也許恨不得立刻去旅遊一次，順手

就抓一兩塊回來，已經够你享用了。」李昂道，「他們的星球不但遍地黃金，而且不必像我們地球那樣須要提煉。」

「你的意思是：俯拾即是？」

「不錯，所以他們帶來的金條，只是十分粗糙的，你可知道爲什麼？」

告路搖搖頭。

李昂又說：「那是他們從地上抓起之後，用手揑成條狀，然後帶來地球的。」

「你不是開玩笑吧？」

「我騙你幹什麼？他們所屬的星球，地上的泥土就是黃金。不過由於氣候，氣溫以及各種環境不同，所以在他們那星球之上，這些『金泥』是軟的，不知怎的，到了我們地球之後，硬度便迅速增加。」

「眞够吸引！」告路故意問：「你一定也得了不少吧？」

李昂笑了笑！「得到更多又有什麼用？你也知道，很難脫手啊！」

告路又問：「難道就是因爲難脫手，所以你們才用金條當鈔票吧？」

「不錯，讓他們個別拿去找地方脫手，好過大批一齊出售。」

「爲什麼他們又要派人追殺史德奇等人？」告路問道。

「史德奇等人是叛徒！」李昂說，「他們失約，收了黃金作酬勞之後，竟然躲起來享受人生，沒有報到。」

「我想，出主意把他們幹掉的，一定是你吧？」告路盯住李昂。

他非常注意李昂的面色。

李昂却是有恃無恐似的，面不改容地說：「是的，我覺得那班人該殺！」

李昂忽然又反問：「咦！奇怪！怎麼你會知道呢？」

告路笑道：「這又有什麼奇怪？第一次用金條去請黑人殺手哈林爲你們殺死史德奇的，就是你！」

「嗯──」李昂沉吟道，「我明白了，一定是哈林認得我的樣貌，是他生前告訴你的吧？」

「是的，不過不是告訴我，只是哈林把你的面部輪廓和特徵，告訴了紐約警方的人像描繪專家。那像片我見過了，覺得十分似你。」

「哈哈，你眞厲害。CIA特務果然是不同凡响！」

「過獎了！」告路又說：「但是，後來爲什麼你又改用死光鎗殺人？」

「最初，我的原意本來是這樣的：盡可能不要讓警方想到UFO這方面來，以免引起太廣泛的注意。於是僱用職業殺手，讓警方以爲只是一般犯罪性質的尋仇。但是，結果反而越鬧越大了。我覺得事不宜遲，於是由我親自帶人携同死光槍，四出追查那些背約叛徒的下落。只要找到他們，一律格殺勿論！」

「就是用來對付我們的東西？」

「是的，正是你們見過的小小金屬盒子：它的外形並不像槍，是不？」

「是的，但我不明白，爲什麼我們不道死？」告路抓抓後腦。

「其實很簡單。」李昂解釋道，「那些光束是可以調較的，由那尖咀管發射出來的光束，有强弱之分：最强可以像鋼炮一樣，摧毀城堡；亦可以較到僅可殺人，不傷物體：最弱時，僅像觸電，令人感到麻痹而已！但亦往往足以令到中槍的人昏倒過去！」

「果然是十分先進而迷人的武器。」告路道。「現在，我們要到那兒去？」

「到我們的基地去！」

「基地？」

「是的，不過，這只是根據地球上的習慣而這樣稱呼，我們的基地並非在地上，而是在高空之上。」李昂說。

他說完，隨即伸手往鋼壁上一按，牆上一幅巨大的螢幕之上，立刻出現了一幕天空中的夜景，但見星光點點，昏暗中仍可看見浮雲處處！

面對螢幕，就好像人在駕駛室一樣；原來這飛機正緩緩飛進雲層中去！但告路他們完全沒有感覺到飛碟在移動！

李昂向他們解釋：他們的太空船是會變形的。在我們地球人眼中看上去只是一團團的浮雲；高空中那一朶巨大，重重疊疊的雲層，正是基地所在云。

呑下肚裏的小膠囊

布樹將軍等人，正聚集在一輛僞裝的巨型貨櫃車之內。

那輛貨櫃車表面上並無特殊的地方，但是知道內幕的人，都明白到那是流動的指揮部，而且一度「壞車」，借故停在一處公路旁邊。

那處公路旁，正是「CIA」特務告路和他助手高德到過的地方。

原來這僞裝的貨櫃車，滿載儀器，老早已開始了它的追踪任務。

這是高度秘密，即使「CIA」方面，也只有他們的頭頭知道是項計劃。

就是被派去會晤李昂的二名「CIA」特務，也不知道。

貨櫃車僞裝得巧奪天工，裏面安裝的電子追踪儀器，更有不少是由「祖必達星球人」提供的。這時候，狄卡和他的兒子雅力，也在這臨時流動指揮部之內，靜觀其變。

貨櫃車因爲裝設了最科學化的設備，所以不必開入小路去，亦可以遙控監視告路的汽車。

換句話說：他們自始至終，一直都在暗地裏跟踪告路和高德二人。

那麼，當告路他們遇險時，爲什麼他們又會袖手旁觀？

道理其實十分簡單：時機還未成熟，因爲他們還希望知得更多。

至於貨櫃車內的儀器又如何能遙控監視告路他們的汽車？

就用地球人的現代科技知識去解釋，也是很易理解的。

首先他們事前已在告路的座駕車之內，安放了各種儀器，包括了電子傳眞發射器，沿途可以將車子四周的情形，即時轉播到高空的人造衞星去，再由衞星發射回地球表面，於是貨櫃車內的儀器就可以接收到。

「CIA」頭頭儘管知道此事，却不通知告路他們。

這正是「祖必達星球人」的意思。

狄卡他們担心「怪物」也擁有「腦波機」之類的先進測謊儀器。隨時可以窺破二名「CIA」特務的秘密，所以索性不讓他們知道。

結果，李昂他們上當了！

其實，當紐約警察局局長把李昂的電話內容錄音轉播給布樹將軍他們聽了之後，他們已懷疑李昂此人的用意。

首先引起他們注意的，是李昂在電話中左查右問，不似是驚慌，而是志在知得更多：也許他要試探一下，插手此事的單位之中，是否有「三十九號基地」的人在內？

於是經研究之後，李昂進一步被懷疑，可能就是收買黑人殺手哈林的「神秘男子」。

至此，各人才恍然大悟！

原來是外星球怪物，又要利用地球人爲他們進行一項不可告人的陰謀。

布樹將軍爲了徹底追查下去，立刻與狄卡等人緊急商討對策。

結果他們決定將計就計，既然接聽李昂電話的人是「CIA」特務告路，「CIA」頭頭就照布樹將軍的意思，派告路帶了他的助手高德一齊去見李昂。

爲了更徹底查測「怪物」屬於那一個星球，他們的科技達到何種程度，以及一切有關資料起見，狄卡勸諭布樹將軍作最大的忍耐。

因此，布樹將軍就爲了避免打草驚蛇，明知告路他們已處於險境，也「見死不救」。

到頭來還是狄卡看準了，告路他們只是昏倒過去，不必死。

× × ×

貨櫃車之內，除了「三十九號基地」的首要人物之外，還有「CIA」頭頭夏廸。

夏廸非常留心一種含糊不清的聲音。

儘管那聲音有如壞了的錄音聲帶，各人仍然不斷留意到那些精密儀器的反應；尤其是其中一盞小小的紅燈訊號。

究竟那是什麼聲音？

那是一個超袖珍的電子咪高峯傳來的聲音。不過，那小得有如膠囊藥丸一般的東西，可能浸在水裏，所以聲音就變得含糊不清。

不過在塲的人早已知道這種後果，所以絕未感到意外。

那是「CIA」特務的傑作。目前那具超袖珍的電子咪高峯，正在告路的身體之內。

告路奉命出發執行任務之前，獲「CIA」特務頭子的接見，當時頭頭就把一枚「膠囊」交給他。

頭頭吩咐告路，那是一枚不斷發射訊號的電子儀器；並未講出它的實際作用。

頭頭又吩咐告路：萬一任務失敗或被擄，必須及時將這小膠囊呑入肚子裏去。以免讓對方找到。

因此，就當告路由他汽車中滾出之後，他已將那枚小膠囊呑下。

告路是個受過嚴格訓練的特務，除了身手敏捷之外，也要百份之百服從上司的命令，何況他也以爲這的確是一具訊號器呢：他希望它可以讓救援人員知道他所在，能及時趕來救他出去。

告路把那具超袖珍咪高峯呑下去之後，它仍在不斷發生作用──將告路本身所講，以及他聽覺中所能够聽得到的，即時轉播到高空的「間諜衞星」接收。

美國發射的「間諜衞星」衆多，其中不少是由「CIA」專用的。

衞星也立時原原本本地，將聲音轉達到地面接收站。

因此，貨櫃車內的儀器，此時亦可以同時收到。

但是那含糊不清的聲音，如何能供各人聽個清楚？

原來「CIA」還擁有另外一些輔助儀器，該等儀器可以將一切雜音消除，只留回人聲。所以夏廸他們一點也不担心。

只須把收到的錄音帶放進電腦儀器中，下一次播出的，就是原聲了。

就憑着這小巧儀器，他們已知道了不少飛碟內部的情形。

當時「CIA」頭頭夏廸，曾建議用直升機跟踪飛碟，令到狄卡等人差些兒忍不住笑了起來；直升機的速度如何追得上飛碟？

也許夏廸根本未見過飛碟。但是，狄卡本身已經是一名外星球人，他當然是十分清楚。

別說一般直升機，即使當今世界上最先進的超音速戰機，也無法追得上飛碟的速度。

現在夏廸看看儀器上面留下來的記錄，就相信狄卡所言非虛！

因爲告路身體內有着那一枚電子儀器，所以飛碟離開地面之後直衝雲霄，跟踪儀器可以迅速計出它的速度。

那幾乎等於音速的三、四倍之間。

各人在貨櫃車內翻聽過錄音帶之後，也只不過知道李昂就是「地球奸細」之一，以及他曾收買黑人殺手哈林。

毫無疑問，李昂也是利用死光槍暗殺范明倫等人的兇手之一。

但是狄卡認爲還有許多事情必須弄清楚。例如飛碟類型，屬於那一銀河系、那一個星球，以及基地的大小等等。

狄卡爲什麼要知道這許多？

因爲他必須將收集到的情報，立刻通知在地球外太空的祖必達基地──射綫號太空船。

只須將有關資料灌入電腦，就會查出一些來龍去脈。

所謂「知已知彼、百戰百勝」，假如不查清楚對方的來龍去脈，「祖必達星球人」就担心會敗在對方的手上。

幸好「祖必達星球人」早已將不少先進儀器交給美國「三十九號基地」使用。現在那輛僞裝貨櫃車裏面就有不少精密儀器是「祖必達星球人」的科技結晶。

× × ×

「射綫號」太空船內，「祖必達星球人」已全面戒備。

爲了本身利益，「祖必達星球人」絕不希望別的星球侵佔地球。

武裝飛碟奉命隨時出擊！

通訊員不斷接收地球上面發射上來的一切有關資料。

不少資料已被放入電腦，他們希望能及時知道有關「敵人」的一切。

目前已經知道的，就是飛機可以變形，令到地球人看上去只是一團「雲」。

此外就是偽裝貨櫃車計算出飛碟的速度。

「祖必達星球人」當然也知道，那不是飛碟的「最高速度」；一般而言，外太空生物的一切有關飛行物體，於進入地球大氣層之後，速度必然降低。

因此，計算出飛碟「三至四倍」音速，當然不是正確數字。

其他已知道的資料，還有：那星球之上，部份地面的「泥土」是純度極高的黃金，不過在他們的本土卻是相當柔軟的。對「祖必達星球人」來說，這才是「最珍貴」的資料之一。

因為他們的電腦系統可以憑此查出該星球的氣溫，進一步計算出它的位置；再加上其他方面的資料集中起來，就可以確定對方的來龍去脈。

× × ×

「射綫號」上的精密電腦系統終於找到了一些答案。

假如他們計算得沒有錯誤的話，那些尖頭尖耳的太空生物，應該是來自第七銀河系的「塔比星球」。

「第七銀河系」以及「塔比星球」等等，只不過是「祖必達星球人」憑他們廣泛研究宇宙間各大銀河系所訂出的名稱而已。從他們的電腦系統顯示：「塔比星球」上的生物是屬於最接近人類的高等生物。同時外形正是尖頭、尖耳、扁鼻、無牙、綠眼睛、長咀唇以及啡色粗糙皮膚的。

此外，就「祖必達星球人」所知，只有「塔比星球」之上才有「遍地黃金」。

又憑電腦收集得的資料顯示，該星球正發生大危機！

此種危機可能正是促使他們向外發展，於是準備入侵地球的起因。

第七銀河系有許許多多的太陽系，就是在「塔比星球」所屬的太陽系之中，該星球繞行的太陽不知怎的，正不斷膨脹！

由於太陽膨脹，於是令到該星球表面的溫度高上加高。

因為該星球的溫度本來就已經夠高了，再繼續高下去，令到該星球上的人類無法可以在那兒生活下去！

因此，他們被迫要找另一棲身之所。

這次他們遠征地球，雖未正式入侵，現在看來只是做一些準備而已，但估計亦事在必行。

父子二人的秘密談話

「射綫號」太空船將一切有關資料，以第一時間通知了地球。

地球上的美國，最少有兩個地方收到這些資料，那就是「三十九號基地」，以及布樹將軍那輛偽裝貨櫃車。

「三十九號基地」上的「祖必達飛碟戰鬥部隊」已奉命作一日二十四小時的戒備。

基地與「射綫號」之間的連絡，從未間斷；他們分別監視着那些「可疑的雲層」——就是「塔比星球」的變形飛碟。

「射綫號」上的指揮官同時亦發出了警告：這一次，他們的「敵人」十分強大。因為看對方的部署和來勢，似乎志在必得！

「塔比星球人」既然在此之前已不祇一次的到過地球探險，又不斷利用黃金去引誘一些地球人替他們搜集一切有關生活資料，這正好說明他們的未來動向！

毫無疑問，「塔比星球人」行將大舉遷徙到地球上面來。

當他們未大舉遷來之前，相信他們的戰鬥部隊必須設法征服地球，否則的話，地球人就大有可能排斥他們。

如果這一切推想都沒有錯的話，那麼，一場「星際大戰」就無可避免！

狄卡是「祖必達星球人」派駐地球的全權代表，他不但負起溝通兩個不同星球人類的責任，同時也算得上是我們地球人唯一值得信賴的「星際朋友」。

自從美國秘密與祖必達星球結盟之後，地球的存與亡，都直接影响到祖必達星球人。

現在狄卡就悄悄把他唯一心愛的兒子雅力拉過一旁。

當時那輛偽裝貨櫃車已駛入一處不為人注意的山谷中。

時間已是翌日早上。

狄卡面有愁容，雅力也心感不妙。

他們父子二人表面看來並沒有什麼不妥，併肩兒在草地上漫步！

那龐大的貨櫃車之內，雖然有地方供各人休憩，但沒有即時任務的人，都紛紛落車散步，以舒展筋骨。

雅力是個星際混血兒，他很聰明，鑑貌辨色之後，也不等他父親開腔就搶先問道：「爸爸，是否有些不妙？」

「是的。」狄卡四顧無人之後，愁容滿面地說，「我收到射　號的密電。」

雅力一直是狄卡最親信、最得力的助手，所以他早已知道：「射綫號」雖然跟美國秘密結盟，但為了他們本身的安全和利益，祖必達人與祖必達人之間，仍有一套不會被地球人看得懂的密碼。這種情形就好像美國派到盟國首都去的大使一樣，彼此雖然友善，還是不可以百份之百的信任。

於是雅力又問：「密電說些什麼？」

狄卡道：「塔比星球人勇猛善戰，這番是志在必得。」

「難道我們就怕了他們不成？」

「電腦資料顯示：他們的作戰飛碟，裝備十分優良。由於他們此番是有備而來，相信大軍殺到時，必定是傾巢而出，屆時只怕我們應付不來。」

雅力道：「為什麼不通知祖必達星球上面的總部呢？」

「根本就不須要通知，祖必達星球上面的總部一直以來，每一分一秒都保持着連絡；射綫號上面的一切，他們都瞭若指掌。」

「既然已經知道了，為什麼還不派援軍到地球來？」

「指揮官已經計算過了，即使派最精銳的作戰飛碟隊前來，亦未必是他們的對手！」

「會不會估計錯了？」

「那是不可能的事。」狄卡說，「為了我們的星球本身利益計，我們的天文學

家不斷地對宇宙間一切有生物存在的星球，都列入研究對象，所以我們電腦系統裏面所儲存的資料，從未出錯。」

狄卡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雅力忍不住問：「為什麼我們不把實情告訴美國人？」

狄卡道：「那又有何用？美國人還要依靠我們來對付外星球侵略者，他們用什麼去對付塔比星球人？」

「但是，如果美國人知道了，可能知會蘇聯，憑地球兩大國的合作，也許他們會想出一個辦法來呢。」

「沒有用的，肯定沒有用。」狄卡又說道，「美國和蘇聯聯合起來，也無能為力；他們所擁有的武器，唯一只可以用來對付地球上的敵人；對外太空星球人肯定沒有作用。」

「那我們怎辦？」

「我常常教你，你是兩個星球之間的生命結晶體，只要動腦筋，一定比一般人聰明能幹，因為你的細胞有二者之間最優良的東西在裏面，現在，就是你發揮作用的時候了。」

雅力不斷眨着雙眼。

的確，他很希望想出一個克敵制勝的完美方法來。

但是，不知怎的，他的腦海中却是一片空白；什麼都想不出一點點來！

父子二人垂着頭，滿懷心事地，在草地上慢慢地走着。

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心事；他們也不敢將心事告訴別人。

因為祖必達星球人明知告訴地球人也沒有任何作用，又何必影響地球人的心理呢？

啼笑皆非的事

在「塔比星球人」的龐大飛碟基地裏面，美國「CIA」特務告路，正面臨一件啼笑皆非的「抉擇」。

告路明知那一小枚「膠囊」並非可以消化的藥丸，而是一枚電子儀器。他的上司叫他危急時必須吞入肚子裏去，於是他就照吞了！

但是，他的上司似乎忘記了一件十分可笑，也十分骯髒的事，那就是每一個地球人都無可避免的生活過程——排泄！

那枚電子儀器雖然不能消化，但是它却會隨着體內的廢物一齊排泄出來！

告路因為這是一件關鍵性的東西，它的存在，可能引致救兵前來；萬一它消失了，效果自然相反。

至於第三種可能性又如何？

第三種可能性就是：萬一告路體內的排泄物隨風而逝，飄落地球表面的另一角，那時候，追踪而來的人，便大有可能跑到「離題萬丈」的地方去。

因為那是一枚電子訊號，沒有人會曉得它由高空下墮後，會隨風飄至何處。

告路是人，地球人。

地球人的身體機能都是一樣的，須要吃喝，自然就須要排泄。

因此，告路在厠內解決時，就左思右想，不知如何是好！

將那枚已經沾染了骯髒物的東西檢起麼？太過令人作嘔吧？

如果讓它隨着水厠冲走，後果就會好像上述一樣，可能引導錯誤，令到要來救他們脫險的人白走一次，到頭來還是救不了他們。那後果幾乎任何人也不難想像得到。

因此，他終於無可奈何地，忍住一口氣，掩住鼻，進行了一次「打撈工程」！

還好厠內設有洗手盆，否則就更加不堪設想。

不過雖然是洗過了，想起那種情景還是令人作嘔的。

× × ×

告路由洗手間出來，立刻就遇上了二名「塔比星球人」。

告路當初只以為對方是過路的，因為這走廊畢竟是公衆通道之一。

豈料其中一名塔比人却透過即時傳譯

器，對告路道：「請你立刻跟我們走！」

二名塔比人分左右站立，顯然是担心告路反抗。事實上告路並無此意，他乖乖的，跟二名塔比人一齊走！

× × ×

來到一間房間之內，告路就感到事情似乎有點不妙！

他的助手高德正呆在一旁。單看看他的表情和面色，就知道有點兒不對勁。再看看他身邊，竟然有二名塔比人監視着！

無論如何，告路還是極力讓自己冷靜下來。

他若無其事地，跟李昂打招呼，但李昂却不理睬他。

李昂的面色也非常之難看。

與李昂站在一起的，是一名大頭目——塔比人的首領之一。

塔比人的痲木表情，令人無法知道他們的內心世界。

不過，告路自被帶到這兒來之後，已開始懂得如何辨認那些看似一樣的塔比人了。

塔比人的外表似乎一式一樣，其實仔細看眞，就知道並不一樣。

例如：面型輪廓、身裁高低等等。

他們穿的是同一類式的制服，看上去好像是用一種柔軟的金屬製成的，所以閃閃生光；那晚告路他們見到的磷光閃閃，正是這些金屬的反光。

制服欵式儘管一樣，但顏色並不一樣。後來經李昂解釋過，才知道顏色是代表階級與性別的。

大致上穿紅色制服的，是這裏的首腦階級，最低限度也是一個部門的領導人。

穿藍色的，是中階層的小頭目；李昂目前也只可以穿藍色制服而巳。

最普遍的就是銀灰色，自然是屬於一些等閒之輩。

以上三種盡是男性服裝。

至於女性所穿的，就只有一種黃色。所以望上去十分悅目。

眼前站在李昂一旁的，正是一名領導階層的紅衣塔比人。

告路進來後，紅衣塔比人首先向身邊的李昂打了一個眼色。所以告路跟李昂招呼，對方也不加理睬。但是，告路還是若無其事地，露出了笑容來。

李昂生氣地說：「眞想不到，你會令我如此失望。」

告路故作驚奇地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李昂道：「你還裝什麼蒜？你自己做過什麼，應該心裏明白。」

「我就是不明白。」

「你是個奸細。」

「這話從何說起？」

「你這笨蛋！」李昂含怒說，「塔比人比我們地球人先進，這裏一切安全設備自然也做得十分周密，你怎麼可以騙得過他們？」

告路明知李昂指的一定是洗手間內另有電眼監視，只可惜他當時根本找不到任何可疑之處，否則他寧願讓那「小東西」冲去！

但是，告路表面上還是抓抓後腦：「對不起，我實在不知你說些什麼，我自問沒有做錯事。」

李昂冷然一笑：「好傢伙，你眞咀硬啊！」

只見李昂面上的笑容消失，隨即揮拳朝準告路打來！

告路是個受過空手道訓練的「CIA」特務，他本來可以輕易閃避過李昂那一拳！

但是就在那電光石火的刹那間，告路覺得：這是對方的勢力範圍，加上房間裏面還有着其他塔比人。

因此他沒有閃避！

他只忍了一口氣，硬蹦蹦地挨了李昂那有力的一拳！

雖然忍住氣，仍無可避免地「喲」的叫了一聲！

告路覺得他已給足面子給李昂了，如果他還手，李昂絕非他的對手；但告路不會忘記，房內的塔比人可以迅速用電光槍擊昏他。

李昂果然只是志在塔比人的面前示威，表示他不會偏袒地球人，仍然是忠於塔比人。

紅衣人道：「剛才那些東西呢？」

紅衣人可能是主持保安部門的，他的說話聲音透過即時翻譯小電腦後，立即變成英語。所以告路也聽得明白。

不過告路仍然故意反問道：「什麼東西？」

也無須紅衣人答他，李昂爭先道：「你眞不怕死麼？隊長指的是那枚膠囊，他什麼都看見了。」

告路回頭想想就感到無限尷尬。

他說：「你講的可是那粒未消化的藥丸？」

李昂冷冷地說：「藥丸？嘿！好，就當你是藥丸吧！拿出來看看再說。」

至此，告路惟有無可奈何地，拿了出來，放在掌心裏。

紅衣隊長問：「這是什麼東西？」

「藥丸，可以帮助消化的滑腸劑。」

告路只好這樣交代了。

「好傢伙！」李昂面色一沉，「既然你堅持是藥丸，你就吃了給老子看看！」

告路差些兒又反胃了。

告路苦笑道：「沒有事，爲什麼無端端要服藥？」

李昂本身也是跟告路同一生活習慣的地球人，自然曉得這必然是令人反胃的事，亦足以難倒告路。

告路面上雖然堆了笑容，但內心却恨透了李昂這「地球叛徒」！

他心裏想：你竟然叫我吃下去，既然你巳目睹一切，相信你一定也看見這是從何處打撈上來的。

於是他笑對李昂說道：「你如果不相信，大可以拿去看看。它的確只是一粒藥丸。」

說着，告路又把手掌連同那小膠囊一齊遞了過去！

但是他還未遞到李昂的面前，李昂巳經「拍」一聲！

手掌朝準告路的面頰直摑過來！

告路被李昂打得身子歪了一歪！要不是他迫於形勢，他早巳還手！

那邊呆立一旁的高德，也看不過眼；

他蠢蠢欲動！

但是，告路到底比高德高了一級，修養亦可能比他好。

他用眼色及時制止了高德！

高德當時十分生氣！他儘管不動手，也雙目充滿了怒火，盯住李昂。

李昂仍在作威作福！不過無論如何，他也不敢伸手過去拿起那「小膠囊」。

相反，那紅衣隊長似乎不畏懼清潔問題，取了過去！

告路這時候才着急起來！

只有他才明白，那並非藥丸，而是小儀器的僞裝而巳。

當然，他根本不知道原來他的上司也欺騙了他；小膠囊並非只供追踪之用，而是非常敏感的電子咪高峯。

紅衣隊長把小膠囊放在手掌裏，仔細觀看了一會兒！

他仰首問李昂：「你以爲這是什麼鬼把戲？」

李昂沒有接過小膠囊，只說道：「可能是電子追踪儀器，目的是要暗中保護他的人，知道他的方向！」

紅衣隊長於是吩咐一名塔比人：「拿到化驗室去化驗一下！」

豈料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有隻手比那名塔比人的手更快了一步！搶先伸到紅衣隊長的手心之中，把小膠囊閃電似的奪去！

這情形登時令到所有室內的人都吃了一驚！包括告路在內！

那隻手既然不是告路的，又是誰的？

原來是告路的助手高德因爲想到一些後果問題，於是不顧一切，把小膠囊奪了過來之後，就往口裏一拋，吞了下去！

高德想到萬一讓塔比人查出了膠囊中的秘密，可能一樣要死，但是現在最低限度還可以挨一些時間。

高德事前根本也不知道告路有此一攷小膠囊吞了下去！

不久之前，李昂與塔比人從電眼監視系統中偷窺告路在洗手間的情形時，根本也沒有份兒「參觀」，否則高德自然就吞不下咽了。

高德就是因爲剛才聽李昂說這可能是供人追踪而來的電子儀器，他才會不顧一切，希望阻得一陣得一陣，希望「三十九號基地」會及時派出飛碟來救他們出去！

豈料高德的行動，却觸怒了李昂！

李昂吆喝一聲，道：「把他押進洗手間去！」

二名塔比人於是過來，合力就要把高德解走；但是二名塔比人還未走到高德身邊，高德巳飛起一脚，踢得其中一名朝天仰倒！

高德明知如此做法，後果嚴重，即使李昂放過他，只怕塔比人也不會放過他！

但是高德也會想到：以其束手待斃，倒不如跟他們拚個你死我活；憑着他們的身手，說不定還會換來一綫生機呢！

高德是告路的老拍檔，彼此之間，一向甚有默契，偏偏就是這一次沒有；事前告路完全沒有想到高德竟會有此一着！

眼看高德與二名塔比人拳來脚往，大打出手之際，就算他不動手，相信亦難逃刦數。

因此，告路趁住自己還可以自由活動，未被塔比人制住之前，賭一賭自己的命運吧。

那間房之內，除了紅衣隊長和李昂二人之外，還有四名穿銀灰色制服的塔比武士，也就是分別負責監視告路和高德二人的四個塔比人。

他們雖然稍爲高大，但是，告路和高德絕非等閒之輩。

告路和高德都是曾經受過徒手搏擊訓練的「CIA」特務，無論身手以及應變能力，自然都會比一般人高出了許多。

告路加入戰團之後，高德更加如虎添翼，刹那間這間房也就變成了戰場一樣。

四名塔比武士加上李昂，總共巳是五個人，十隻手，即使紅衣隊長不動手，也應該足够去應付告路他們了。

但事實却非如此。

四名穿上銀灰色制服的塔比武士，儘管身高臂長，但搏鬥起來，反見笨拙。

相反，告路和高德二人，矯若游龍，揮拳踢腿，俱見威力十足。

李昂加入，無非爲了表示立場，他更加不是告路他們的對手。

因此數目上雖然是「五比二」，但優劣之勢分明。

告路和高德二人都同是「CIA」特務。特務往往被人形容爲最精明能幹的，事實上他們也想到「後果」問題。

萬一他們失敗，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但是，這是人家的地方，如何能克敵制勝？除非有奇謀妙計，然後才可以奇蹟出現。

告路和高德也想到：只要他們奪得一支或二支電子槍，大局就有可能改觀。

所以在拳來脚往的過程中，告路和高德都分別想從他們對手的腰間，取得那掛在腰帶上的電子槍。可惜三番四次，他們都無法成功。因爲電子槍與腰帶之間，彷彿加上了鎖一樣，任由他們用盡氣力去拉扯，也只可以連人一齊拉了過來。

驀地有人吆喝了一聲：「住手！」

隨即只見電光一閃。

首先被電子槍擊中的，是告路。

高德目睹他慘叫一聲，迅速昏迷，倒了下去，動也不動。

發射電子槍制止各人再打下去的，正是那位袖手旁觀的紅衣隊長。他的電子槍又轉向高德。

至此高德也不敢再動了。

塔比星球行將毀滅

告路與高德在塔比星球人的基地裏的情形，布樹將軍他們都知得非常清楚。

「三十九號基地」的無綫電通訊系統，也及時將情形轉達「射綫號」。

狄卡正因爲收到「射綫號」的秘密情報，知道這一次他們的對手非常强大而感到悶悶不樂之際！

雅力突然走到了他的身邊：「爸爸，我想到了一個辦法。」

狄卡怔怔地問：「什麼辦法？」

「我們既然不能硬攻，就惟有用智取！」雅力說道，「現在我們既然巳追踪到塔比星球人的太空基地，本來大可以一舉

將他們消滅……」

「這是誰都會說的話。」狄卡瞪了他一眼，不等雅力講完，已經插口道：「射綫號的指揮官雖則一向謹慎慣了，但是也沒有理由故意長他人志氣，滅自已威風。他們不敢立即派飛碟硬碰當然有理由。」

雅力道：「既然不能硬碰，就惟有用計謀了。」

「你有什麼奇謀妙計?」

「第一，我要把實情對布樹將軍說明白，我覺得我們不該再隱瞞。」

「我也並非存心隱瞞事實，只是等總部的進一步指示。」

「第二，我要設法混入塔比人的基地去!」雅力很有勇氣。

「你如何能混入去?」

「辦法一定有，但我們要在CIA的協助下在失踪者的名單方面動動腦筋。」

「嗯，我明白了。」狄卡道：「你要將計就計，冒充一名地球叛徒。是不?」

雅力點點頭：「大概如此而已，詳細辦法，我還要找CIA人員商量一下，他們對滲透方面最富經驗。」

「你的確是個令我感到驕傲的兒子。不過，你却忘記了最重要，也是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他們的大舉報復行動。其實，這才是眞正令我們投鼠忌器的事。我早對你說過了，他們的星球行將毀滅，這次他們是志在必得。假如他們因爲我們的行動，迫使他們提早入侵地球，那麼，我們豈不是弄巧反拙麼?」

雅力道：「爸爸，我還未說完呢。」

「你還有什麼未說?」

「我們必須分頭進行。一方面通知祖必達星球總部，叫他們竭盡所能，阻止塔比星球人的大軍出動!另一方面……」

「唉!你太天眞了!」狄卡不等他兒子說完，又一次止住他：「我不是早說過了麼，我們絕非他們的對手。讓我現在就進一步告訴你，塔比星球雖然行將毀滅，但是，他們也曾得天獨厚……」

狄卡頓了頓，又將一些從未爲人知的秘密，告訴他兒子。

原來「塔比星球」是由多種金屬構成，黃金只是其中一種。

那星球之上的土地，最少有一半以上是金屬，所以塔比星球人擁有最堅固的精鋼，他們亦因此可以製造出最好的飛碟和太空船;甚至光束炮亦無法將它摧毀。

但有一利必有一害。

塔比星球人因爲地利，可以就地取材，煉成最好、最輕的精鋼。

但在另一方面，却又由於這星球最少有一半以上是由金屬物質構成，因此它的吸熱作用也比其他星球爲大。所以這星球的氣溫越來越高，塔比人甚至感覺得到無法再居住下去了。

就是因爲居住環境的氣候越來越惡劣，所以他們的科學家、天文學家，不斷探討，希望求出補救辦法來。

豈料禍不單行，他們的天文學家竟進一步發現他們那兒氣溫越來越高，另有原因，那就是他們的太陽系發生變化。

不知道是否由於該星球上有太多金屬物質的影响，還是另有原因，該太陽系的太陽，越來越接近他們的星球。熱度也越來越高。

照目前估計，不久之後，就會將那個塔比星球燒熔。

就憑此種種原因，迫使他們非另找地方不可。

也不知是什麼原因，他們竟然會看中了地球，到底是地球上的資源吸引他們呢，抑或是地球上的氣溫和居住環境吸引他們?

總之毫無疑問，塔比星球人已選定了我們地球，作爲他們的新星球。

× × ×

雅力聽了他父親狄卡的話之後，才明白塔比人的戰鬥力何故會如此驚人;原來他們有難以摧毀的太空船和戰鬥飛碟，自然亦必然擁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犀利武器。

至此，連雅力也有點担心。

不過他並不氣餒，他要保衞地球，不讓塔比星球人入侵。

於是他立刻去找布樹將軍，他要了解最近事態的發展。

尤其是二名「CIA」特務在塔比星球人基地裏面的情況。

然後，他還要去找「CIA」頭頭，因爲他知道美國「CIA」與「FBI」正在各地追踪「失踪者」的下落。

「失踪者」名册中有許多可疑人物，他們都成爲「CIA」和「FBI」追查的對象。

現在雅力就是要知道這方面的發展。

× × ×

布樹將軍率領了巴朗博士等人，坐上了「祖必達星球人」的飛碟，直飛到外太空。

他們這次是應「祖必達星球人」的邀請，到「射綫號」太空基地去開會。同行的還有「祖必達星球人」派至地球來的大使級人物狄卡。

會議的目的，是爲了商討對策——對付塔比星球人的對策。

會議屬於高度秘密，因爲他們不想打草驚蛇。

布樹將軍行前曾先後晋見美國總統，三軍參謀總長，以及北約組織的空防司令等人。

這是決定地球人未來命運的一項會議，但是，所有地球人竟然會不知情;惟有布樹將軍這一小撮人帶住緊張萬分的心情到「射綫號」上面去，豈非可笑。

美國總統知道了此事之後，本來也考慮過利用熱綫電話，知會克宮。

但是，克宮的頭頭們陰謀詭計太多了，美國人又担心他們乘機混水摸魚。

因此最後還是決定保持高度秘密。

與此同時，美國三軍已接到了總統密令，進入緊急戒備狀態。

× × ×

「射綫號」之內，氣氛顯得十分的沉重。

祖必達星球人未有過如此矛盾的心情，也從未如此尷尬。

自從「射綫號」太空船遠征地球以來，像今天這樣的一次聯席會議，還是首次召開。

爲什麼一定要在「射綫號」上召開?那是由於：首先這兒應該是最安全，

最保密的地方。

差不多可以保證，塔比星球人和他們收買的「地球間諜」，一定無法可以偵知會議的最後決定和內容。

此外，就是這兒可以直接和祖必達星球總部即時展開討論。

在「射綫號」內的會議室，甚至有電視傳眞系統，可以見到祖必達星球本土上面的總部，彼此就像面面相對一樣。

但以上情形，在地球上就不可以。

祖必達星球人最初遠征地球的目的，無非爲了開發資源。

所以，自「射綫號」太空船停留在地球外太空以來，祖必達星球人已先後有過多次對付別的外太空生物的經驗。

雖然其中大部份只是他們和其他外太空生物的明爭暗鬥，地球人一無所知，但大致上來說，總是表現得比對手强。

然而這一次，他們頭痛了，否則，他們亦無須召開這一次聯席會議。

目前的祖必達星球人，已不必像以前那樣閃閃縮縮。

他們已與美國結成「星際盟友」。

美國人除了自私的理由之外，主要還是希望在祖必達星球人的協助下，發展最先進的科技。因爲無論從外形、細胞組織以及生活習慣等等，祖必達星球人與我們地球人相差不大。

美國在地球表面之上雖然是一個强國，但他的「隱憂」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那就是他們與蘇聯之間的明爭暗鬥。

現在美國人有了一個外星球秘密盟友，從積極方面想，可以借助他們的科技知識，例如先進的電腦，電子技術等，爲地球上的人類造福。

從消極方面想，萬一蘇聯人不可理喻，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話，屆時美國人的做法將分爲二：第一，把部份地球人立即遷移到祖必達星球上面去。

第二，必要時借助祖必達星球人的力量，阻止戰爭的爆發!

因此種種關係，美國對祖必達星球這個「星際盟友」，一向非常重視。否則，就不會有「三十九號基地」的出現。

現在已是考驗他們的時候了。

布樹將軍在聯席會議開始時，首先作了一次綜合性的報告，目的無非要參加會議的人，知道事態的發展。

然後，就是「螢幕」上的祖必達星球總部的司令官陳詞。

祖必達星球人原來也開過了一連串的緊急會議。

他們終於決定，將塔比星球人的優勢，以及祖必達星球人所處的劣勢，向「星際盟友」的地球人和盤托出。

他們覺得：這樣做的目的，有許多好處。

第一，表示對地球人坦誠相見，實在不必過份誇張自己。

第二，在將來合作對敵作戰時，不致錯估了對手的實力。

第三，就是萬一失敗了，也算對地球人有了交代。

跟住就是狄卡分析敵情。

狄卡根據「僞裝貨櫃車」所收集的情報和資料，向與會者作了一次報告。

因爲「僞裝貨櫃車」也就是「三十九號基地」的流動指揮部之一，裏面的電子儀器有不少還是由祖必達星球人控制的。

當然，該等先進儀器也是由「射綫號」送去的。

至於人呢，自然是由狄卡帶到地球去的。

根據狄卡的分析：塔比星球人用作登陸地球的飛碟，裏面可能有一種「磁力控制器」。

狄卡所以作這種推想，是由於「CIA」特務告路的遭遇。

當時告路的汽車失去控制。——狄卡等人雖不在塲目睹一切，但却可以在「僞裝貨櫃車」之內，憑電子儀器的反應，知得非常清楚。

狄卡所以特別注意「磁力控制器」這種高度科技設計，無非担心將來雙方交戰時，這種「無形武器」所發生的作用，比起「有形武器」更加難應付。

記得告路的汽車，曾在告路開足馬力的情況下，亦難移動半步，當時分明是矮林後面的塔比人的飛碟作怪。

如果不是飛碟之內藏有「磁力控制器」，告路和他的座駕車就不會被捉弄。

由於汽車是用金屬造的，那麼，戰機、飛碟和太空船也同是金屬造的，將來萬一雙方交手時，會不會一樣被制肘?

他們要討論和研究的實在太多了。

他們不但要求有備而戰，也要做到「知己知彼」，然後才可以克敵制勝。

會議又決定「雙管齊下」，在地球上空消滅塔比星球派來的飛碟。另一方面，祖必達星球總部將傾全力對付塔比星球上面的作戰部隊。

但是狄卡提議：既然目前已知對手十分强大，那麼，何必硬碰?

於是與會者又商議「智取之策」。

狄卡同時也將雅力建議說了出來，讓大家參考。

雅力是最先提議「智取」的人。

雅力雖然有祖必達星球人的血統，但是，他母親却是地球人。

他自小生活於地球，對地球有一份濃厚的感情。

雅力很聰明，求學時期已十分响往中國文化，所以他曾經讀過「孫子兵法」。

雅力曾把他的計劃和他的父親狄卡討論過，狄卡經過仔細考慮後，也覺得他說得對：硬碰不如智取。

但是雅力這時候並不在「射綫號」之上，他也不在「三十九號基地」裏面。

那麼，他到什麼地方去了?

神秘飛行物體

在塔比星球人控制下的一艘巨大太空船內，這兒正是塔比星球人的秘密基地。

太空船躲在雲層之內，所以較爲接近地球表面。

它不似「射綫號」高高在上。

「射綫號」一直停留在外太空。

塔比人如此接近地球，當然有他們的須要，主要還是方便搜集資料。因爲他們收買了不少地球人，有許多時候他們要將一些地球奸細帶回這兒來。假如太空船停

在外太空，自然就沒有現在這麼方便了。

此外，外太空並不如一般人的想像，那兒眞眞正正稱得上「萬里無雲」，所以塔比人要將太空船僞裝，簡直就是不可能的事。

塔比人知道宇宙間有許多星球都有高等生物生存。

其中有不少外太空星球的生物，都不約而同地看中了地球。

所以，如果他們的太空船沒有僞裝的話，將會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

他們收買地球人，替他們在地球各地做奸細，主要還是因爲塔比人的外形不似地球人，所以他們只好利用地球人了。

塔比人要仔細分析地球上的每一樣事物，他們分門別類，把收集到的一切有關地球上的資料，都一一灌入電腦去。

因此，太空船內的那一套龐大的電腦系統，至今已收集了不少資料。

至於塔比人須要這麼詳細的資料幹什麼？相信除了他們的首腦人物之外，即使是一般塔比星球人亦未必知道。

現在塔比星球人的太空船之內，突然之間，忙作一團。

原來控制室的通訊網接獲了一項足以令他們感到興奮，但也令他們感到萬分驚奇的消息。

在地球的上空，塔比星球人所駕駛的飛碟，忽然遇上了一種神秘飛行物體。

目前他們的飛碟正在加緊追踪該神秘物體。

到底有什麼令到塔比星球人既興奮又驚奇？

原來他們一直希望搜集到一些關於外星球生物在地球表面活動的情報。

因爲他們明知除了他們塔比星球人之外，必然還有其他星球生物在這裏出現。

但是，很可惜，他們的間諜完全沒有這方面的資料交回來。

那麼，現在他們的飛碟所發現的「神秘飛行物體」，會不會正是他們渴望要知道的？

於是太空船的指揮官，立即下令，無論如何也要追捕該飛行物體。

指揮官在通話機中問飛碟駕駛員：「會不會只是地球人的飛機？」

飛碟駕駛員回答說：「不，絕不可能，因爲它的速度極高，快得幾乎連我們也無法可以追得上呢。」

「那麼，你們須不須要我再派出飛碟協助你們？」

「那就最好不過了。嗯——」飛碟駕駛員忽然又說：「它現在正飛向地球的另一角，那兒非常接近我們基地之所在！」

指揮官立刻回頭對控制儀器的人員說：「快些加强雷達傳眞網，有神秘飛行物體，正朝住這方向飛來。」

指揮官又下令在基地內的飛碟立刻戒備。

太空船之內，當堂忙個不了。

指揮官回到傳眞網前面，經加强雷達追踪之後，巨大的傳眞螢幕之上，出現了一隻圓形飛行物體。

明顯地那是一隻飛碟！

不過！它的體積極之細小，與塔比人的飛碟，最低限度也細了一半。

傳眞螢幕中，亦可以見到兩隻由塔比人控制的飛碟，正在展開包抄。

但是，小飛碟速度奇快，駕駛員亦肯定技術超羣。

控制室內的人都可以見到：小飛碟有如一隻狡猾的小老鼠，而塔比星球人控制下的二隻較大飛碟，則是兩隻貪婪的花貓，東奔西竄，竟也撲了一個空。

太空船內的指揮官，正下令另外二隻飛碟加入兜截。

較早時飛碟駕駛員的報告倒也正確，從傳眞幕上所見，小飛碟的確有很高的速度，就憑塔比人收集有關地球人的資料所得，目前地球人還無法製造出這種高速的飛碟。

更何況飛碟外形是圓的，地球人暫時亦無圓形的飛行工具。

那麼，這當然就是他們渴望得到的一項十分重要的綫索了。

因此，指揮官一方面派出更高速度的小巧飛碟加入「圍捕」行列。

另一方面又透過通話機問：「你們有沒有扭開透視儀器？」

其中一名飛碟駕駛員回答說：「有啊，透視器反應出，小飛碟內並無武器，而且只有一個人，就是駕駛員本人。」

指揮官於是又下達一項命令：「對方既無武器，你們一律不准開火，我要求你們要把小飛碟連人帶機，生擒活捉回來！如果做得好的話，重重有賞！」

由塔比星球人駕駛的大小飛碟，已增至六隻之多。

他們已把速度開至最快，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兜截那隻神秘小飛碟。

另一方面，太空船內的指揮官，又試用無綫電發出呼籲，對那小飛碟表示，他們並無任何惡意，只要它放慢速度，就有話好說。

他不知道對方是何方神聖！自然就只可以用塔比語言說話。

但是，有許多方面，對一切高等生物來說，應該是一致的！

例如發展「超光速」的飛行工具。

只有這種不可思議的驚人速度，才可供各星球上的生物在宇宙之間往返旅行。

另一種儀器則是電腦化的語言即時翻譯器。

各星際之間，有着各不相同的環境，所以各種生物絕不可能說同一方言，但所有希望到別的星球探險的生物，夢想中的傳達儀器，就是即時傳譯的小電腦。

現在塔比人就已經發明了這一類小電腦，所以他希望對方也有。

果然，塔比人的指揮官發出了呼籲之後，對方就有了反應。

「你們到底想怎麼樣？」小飛碟的駕駛員透過傳音器說：「我並不犯你們，你們何必跟我過不去呢？」

傳音器傳來的說話聲音，經過即時傳譯電腦播出，塔比人當然聽得十分明白。

指揮官於是軟硬兼施：「我們現在只要求你們跟我們飛回來我們的太空基地一次，只要你不反抗，我保證你安全。」

小飛碟一邊躲避，駕駛員一邊問道：

「你如何能保證？」

「我是指揮官，我講過的話，我的下

屬不敢違抗！」

「爲什麼你們一定要迫我？」

「我們只想了解一下，別無企圖。」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當你來到了我們的基地之後，我自然會告訴你，關於我們的資料。」

小飛碟一直給六隻塔比飛碟苦苦糾纏，似乎有點無可奈何。

終於，他投降了。

突來不速之客

隱沒在地球上空深厚雲層之內的太空船，因爲要供飛碟羣作基地使用，所以體積也十分龐大，就像我們地球人的海軍，航空母艦供軍機升降的情形一樣。

因此，太空船之內，也有供飛碟和戰機升降的甲板層。

現在太空船之內，塔比人忙個不了。

他們都知道即將有一隻小飛碟在此迫降！

於是太空船內的塔比星球人，紛紛戒備，以防不測。

由於小飛碟來歷不明，駕駛員可能又是另一個星球的生物，所以一輛「流動醫療室」的十字車，亦開到甲板一旁戒備。

控制室已接到了訊息，知道他們六隻大小飛碟正在押住一隻小飛碟，在雲層高處，正急俯衝而下！

指揮官下令打開第七號天窗。

控制人員一邊按鈕將「七號天窗」打開，一邊通知他們的飛碟駕駛員。

只見兩度白光，迅速穿過了濃厚的雲層，隨後四大一小的飛碟亦相繼出現。

他們分別從「七號天窗」下降，進入塔比人的太空基地之內！

在甲板上，早已雲集了不少塔比星球人。

他們都以好奇的目光，瞪住那隻被押回來的小飛碟。

那種情景，眞有些像地球人走進馬戲班裏去參觀一樣。

首先有二名穿上防毒面罩的人——當然也是塔比人，走近小飛碟一旁。

小飛碟駕駛艙的自動艙門緩緩地打開來。

在這刹那間，連坐在控制塔高處的指揮官，也翹首以待。

所有塔比人都抱住好奇的心情，看看他們的對手——大家同樣不是地球人，但現在彼此都同樣在地球的範圍之內。

究竟小飛碟裏的唯一駕駛員又是怎麼樣的？

會不會像地球人眼中的他們一樣？——地球人就因爲塔比人外型醜陋，而視之爲「怪物」。

千百隻眼睛注視下，小飛碟裏面唯一的「人」終於出來了！

在場所有塔比星球人幾乎不敢相信，他竟然是個地球人。

別的星球人他們也許未有機會見過，因此他們才引起極大的好奇心，但是地球人他們實實在在是見得太多了。

因爲由塔比星球人用黃金去收買的「地球叛徒」，其中就有不少到過這兒基地裏來。

當然，到這兒來的地球人，都是乘坐塔比人的飛碟來的。

且說那個小飛碟駕駛員，他正由二名醫療人員送進「流動醫療室」去，進行消毒和檢驗，以防帶菌。

那人一直表現得非常合作。

由於指揮官急於召見他，所以他進了醫療車後，車子也直開往控制室那邊去！

看熱鬧的塔比人，抱住好奇心而去，現在卻帶住失望的心情離去。

× × ×

醫療車開到控制塔外面停下來。

指揮官對此事極端重視，所以他已急不及待，與其他塔比人首腦，一齊走近醫療車。

醫療車一邊開來，一邊仍保持無綫通訊，所以指揮官他們也知道消毒工作仍在進行中。

但是指揮官已沒有耐性再等，他走到車子旁邊，那兒有個鑲了玻璃的小窗，可以見到正在檢查身體的人。

由於有玻璃相隔，說話自然聽不到了，指揮官因爲急於要問話，於是叫人把咪高峯透入車子之內。

透過即時傳譯電腦，指揮官問及那個人的來歷：「你可是地球人？」

玻璃窗內的「他」搖搖頭。

「那麼，你是什麼人？」指揮官又瞪住他問。

「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才好，總之我不是地球人。」

「你可是來自外星球的？」

他點點頭。

「可是，你的外型根本就是地球人，怎麼可能來自外星球？」

「宇宙間有多少個銀河系？」他忽然反問指揮官。

指揮官尷尬地搖搖頭。

「數以億計的星球之中，必然會有若干星球的氣溫與環境跟這兒地球一樣的，既然一樣，所以生存其中的生物，自有許多相似的地方，這是很簡單的邏輯。」

指揮官覺得也有點道理。

但他仍抱住懷疑的態度，轉向車內的醫官問道：「他會不會跟地球上的人類一樣？」

車子裏的醫官，剛替那人檢查過身體，他對指揮官說：「他外型似地球人，但我發覺他的體格比地球人强壯，經透視後，他身體內的器官部位亦有多處與地球人並不一樣，所以我相信他不是地球人。」

醫官是塔比星球人，指揮官當然相信自己人的說話。

於是經更換過衣服之後，消毒和檢查工作亦告完結。

那個不明來歷的人，立刻被帶離醫療車。

一名塔比人在後監視，另一個塔比人則陪住那人登上了一輛代步車，然後給他一具即時傳譯器。

那像伙充滿了好奇心，到處張望着，就像大鄉里出城一樣。

他向身邊的塔比人問道：「你們來這星球幹什麼？」

「我們準備移居到這兒來。」

「噢，原來如此。」

「你呢？」塔比人穿的是藍衫，屬於中等階層的人。

「我？」他苦笑一下，「我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才好！」

車子很快就開到控制中心外面。

藍衣人道：「指揮官要見你，請跟我進去。」

那人一邊跟住藍衣人走，一邊說道：「說起來有點好笑。」

藍衣人側過頭來問：「什麼事？」

「可不是嗎？我們比你們更早來一步，目的亦與你們相同。」

「你們也想遷居於此。」

「是的，但後來我們放棄了。」

「爲什麼？」

「嗯——我想，還是不要多說話，因爲，反正我們已找到了另外一個更理想的星球，我們原來居住的星球，行將毀滅，所以我們非走不可。」

「你的同胞們呢？」

「遷徙工作大致完成了，目前我們在那星球之上，住得十分舒適，物質又不怕斷缺，難得的就是那星球之上，並無高等生物。不過坦白告訴你吧，我和我的年青朋友們，都非常喜歡這個星球——地球。所以我們才跑過來玩玩，想不到却遇上了你們。」

「放心，我們不會虐待你的。」藍衣人又問：「你們有多少人飛來這裏玩？」

「五個。」

「他們現在呢？」

「在美國紐約，我想這時候他們正跟地球上的女子跳舞。」

「那你怎麼會離羣？」

「靜靜告訴你，上次到地球來的時候，由於我外型似足地球人，所以輕易就結識了一個十分漂亮的女子，可惜她不是住在紐約，她在東京——日本的首都！」

「我明白了，所以你就離開你的朋友，去找你的舊情人，是不？」

「不錯，想不到却被你們纏住。」

藍衣人嘆了一口氣：「你們眞好，混在地球人裏，也不致被發覺，我們却被他們視作怪物，所以，將來如果我們眞的要在這兒生活，就非把全地球的人類趕走不可。」

「別開玩笑了，這星球之上，有數十億人口，你們如何能將他們趕走？」

「用我們的方法，我想一點也不成問題。」藍衣人道。

「什麼方法？」

「我們有許多龐大而先進的超光速交通工具，將來只須分批把他們放入此等工具之內，調較好電腦自動駕駛系統，一出了外太空之後不久，他們就會變成太空垃圾。」

「何必浪費你們的交通工具？其實很簡單，只要你們有辦法令到二個地球上的大國打起一場仗來，他們勢必自相殘殺，就我們所知，他們只要使用核子武器，很快就解決一切，數十億人，剎那間就可以死個清光，那時候，這個星球就會屬於你們的了。」

「誰不曉得這個是簡單快捷的方法，地球上習慣了爾虞我詐，要挑撥他們打一場仗並不困難，但是，我們須要食物，也須要乾淨的食水，爲了保證將來我們能享用這一切美好的東西，我們甚至不希望將這麼多的屍體埋在這美麗的星球之上，寧願多費功夫，將他們送入黑洞去！」

黑洞是宇宙間最神秘的地方，藍衣人的意思，就是把地球人送出外太空之後，讓他們自生自滅。

但是，他們先進的電腦控制自動駕駛系統，必然會在適當時間失效，所以龐大太空船上的地球人，就會永遠飄流於漫無邊際的宇宙之間，到了最後，可能直飄往黑洞那邊去。

藍衣人問道：「爲什麼你們最先發現這星球，你個人如此喜歡它，你的同胞却不在此聚居呢？」

那人回答道：「我是年青人，當然喜歡玩，地球上各大都市的確有許多好玩的地方，否則我和其他幾個年青朋友就不會偷偷來這裏玩。但是，要永遠長居下去，就必須考慮到多方面的問題去，我們的專家經多次探險後，發覺許多關於地球的秘密。」

藍衣人立刻追問道：「什麼秘密？」

「這星球上的能源已盡，不會維持得太久，這星球上的人，十分奸詐，要征服他們不易，必須長期作戰，既然宇宙間有這麼多的星球任由我們選擇，爲什麼一定限於這個爛皮球？何不索性去找一個未經開發的新恆星，讓我們的下一代可以不必再另找居留之地。」

藍衣人不再說話。

原來他是被塔比人的指揮官故意安排來引這位「貴賓」交談的，剛才他們的每一句，均已秘密錄音。

指揮官認爲「審訊式」的問話，不但可能令對方反感，也未必能令對方講眞話，反而好像剛才「閒談式」的交談，無意中已經吐露了許多秘密了。

聰明的星際混血兒

塔比星球的太空船，仍在地球的範圍之內，因此有晝夜之分。塔比星球人亦似乎「入鄉隨俗」，到了晚上就睡覺。

可能由於這兒在高空的雲層裏，所以除了少數地方加緊防範之外，大部份都十分鬆弛！

偏偏塔比人要防範的地方，只在太空船低層的一間房。

據說，那間房囚禁了二個美國人。

此外，「效忠」於塔比人的地球叛徒們，即如李昂等人，也只不過住在被監視的低層。其他地方反而沒有人看守。

所以那晚半夜時份，「貴賓室」的房門開處，就走出了一個人影。

那人影身手矯捷，行動飄忽，轉眼之間，已溜過了走廊。

他悄悄走向控制中心！

他，就是那個小飛碟的駕駛員，塔比人因爲還希望從他的身上知得更多，所以待之以上賓之禮！

但是，他看來絕不安份，而且分明是懷有目的而來！

他到底是誰？他就是「祖必達人」和地球人的混血兒——雅力。

雅力是有備而來。

他從「三十九號基地」駕飛碟出發，憑「僞裝貨櫃車」追踪儀器的紀錄，知道塔比人的基地太空船就在地球高處的雲堆裏面，但他却不直接朝住這兒飛來，只在一些可疑地點的上空繞了幾個圈。

果然他的飛碟迅速被塔比人發現了，一切後果他差不多早已在意料之中。

因此，他連每一句說話，也有着一定的作用。

結果，指揮官因爲他第一不是地球人（最低限度經檢驗後，醫官已給他證明體內結構有異）。第二，他所屬的星球的同胞，既然已找到了別的立足點，自然也不會再回頭，所以彼此當然又不是對立的敵人。

雅力就憑此而獲得對方的欵待。

日間，指揮官會帶他到一些地方去參觀，尤其是那藍衣人誇耀過的電腦駕駛系統。

毫無疑問，塔比人的科技十分先進，但是他們不該太信任這位「貴賓」。

現在雅力正跑到控制中心隔壁的電腦房去。

控制中心有人當值，因爲他們仍要利用儀器監視太空的四周，以防突襲。

但電腦室却沒有人，可能由於太空船根本停留不動，所以那兒的門鎖上了。

雅力偷了進去。

如果用地球上慣用的術語去形容雅力，他簡直就是一名犯罪天才。

其實又何祗犯罪，在各方面他都顯得十分乖巧、聰明。

有人說：混血兒最美，那是因爲混血兒把她父母細胞中的優點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

雅力是個「星際」混血兒，當然又比起一般混血兒更聰明。

那副控制着整座太空基地的電腦，是一具自動駕駛系統，只須調較好電腦記憶系統，它就會按時、按事前安排好的程序進行一切，完全無須人手。

雅力在指揮官帶他參觀時，他已經有意無意之間問清楚了電腦系統中的關鍵。

雅力很聰明，加上他旁敲側擊的問題，邊問邊讚的，連指揮官也不知道他另有企圖，指揮官只以爲在這位「星際貴賓」的面前，誇耀一下塔比星球人的成就。

雅力眞的要感激他，若非那位指揮官，相信他又要花費一番功夫。

然而現在，他已經輕而易舉地，把電腦系統調較好了。

塔比人的電腦系統遠比地球人的簡單實用得多。

所以，雅力只須調較好一連串的大小機掣，電腦自動操作，就會按時開動，根本無須記憶膠帶之類的東西。

一切弄妥了之後，雅力沒有再回到那間「貴賓房」去。

因爲經他調較好的電腦自動駕駛系統，再過三十分鐘左右，就會開動！

雅力不知道能否在二十分鐘之內找到「CIA」特務告路和高德二人，他只知道時間上不可能拖得太久，否則他的計劃就會失敗。

雅力的計劃就是要令到這太空船在自動操作下，首先離開地球的上空，然後就是在外太空失去控制。

但是，多得指揮官的「指點」，當介紹那副電腦自動操作系統時，却無意中說出了這艘太空船返回「塔比星球」時，所應該調較的角度！

這是「超光速」太空船。

也就是說，當太空船駛離大氣層之後，電腦自動操作，可以使到它的速度由「超音速」進至「超光速」。

但是雅力在調較電腦自動操作系統時，並非由慢至快！

他要令到對方措手不及，所以當這太空船開始移動時，就立刻以超光速的高速，射向「塔比星球」！

以這種速度，直撞向熱度已經夠高的「塔比星球」之上，而這艘龐大的太空船之內，又儲存了不少爆炸品。

因此，後果是不難想像得到的。必然是發生一次高度的爆炸。

不過，以這麼遠的距離，地球上的雅力，可能一輩子也見不到，即使利用天文台的電子望遠鏡亦一樣看不見。

因爲「塔比星」位於遙遠的銀河系，若以光年計算，發生爆炸後的光，最少也須要超過一百年才可以到達我們地球。

然而這艘太空船却是「超光速」的設計。

光的速度爲每秒十八萬六千哩，每小時就是差不多七億哩了。

雅力把電腦的開關部份故意弄毁，所以，即使塔比人發覺他在電腦系統中做了手脚，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萬一塔比人眞的知道雅力做過什麼事，他們最多可以做的，就是以第一時間，迅速駕飛碟離開這太空船，否則，他們就會永無機會離去，直至到它與「塔比星」互撞爲止！

因此，雅力必須充份把握時間，否則的話，他本人也要做「陪葬品」。

所以他離開了電腦室之後，就到低層去。

他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告路和高德二人之所在。

因爲那「囚房」門口有一個塔比人看守住。這比什麼標誌更加易認得多。

雅力走過去。

他正準備向那個塔比人襲擊，驀地却嚇得一跳。

那塔比人已經死了。

雅力只輕輕碰了他一下，他就倒了下去，動也不動。

就在這剎那間，囚房中衝出了幾個人，雅力認得他們是「三十九號基地」的人；原來是布樹將軍知道了他的行動和計劃之後，不放心他獨自行動，所以派人前來接應。

帶人前來突襲這太空基地的，正是他父親狄卡。

狄卡此刻正在飛碟升降的甲板上，帶人破壞塔比人的飛碟。

雅力看見二名特務已被救出，立刻把電腦的自動時間掣告訴各人。

各人聽了也爲之大吃一驚。

他們不知能否在這短短時間之內，迅速奪得飛碟離去。

尤其是狄卡突襲成功後，決定要斷塔

比人的後路，免得他們追踪，所以狄卡帶着祖必達星球人，乘飛碟「三十九號基地」出發，偷進這裏來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急於破壞，另一方面則派人分頭去找雅力他們。

現在雅力才知道他父親也來了。

各人正要登上高層，塔比人已紛紛被驚醒，於是一場遭遇戰立即展開。

雅力急於搶登甲板，通知各人趕快離去。

他無心戀戰，但塔比人卻纏上了他。對方正企圖用電子槍對付他，突然光束一閃。

那塔比人倒了下去。

由走廊那邊走過來的，正是他父親狄卡。

狄卡不知道時間有限，帶着祖必達槍手們由甲板下來。

祖必達星球人此番是有備而來，所以每個突襲隊隊員，都帶了電子槍，也配備了降落傘。

他們爲了防止萬一無法搶登僅可留下的飛碟時，就惟有跳下去！所以每個人都預了降傘。

太空船雖然有人當值，利用儀器監視，無奈四周雲層密佈。加上當值的人根本想不到有人能摸到這麼高的高空來，心理上巳經鬆弛了。

狄卡他們事前也勢難想到一切如此順利，問題只是現在如何擺脫他們的糾纏？

雅力巳將距離現在僅有五分鐘不到的情形告訴了狄卡。

狄卡一看時間，再看對方苦苦糾纏，就無法不急。

電子槍連環發射，塔比人雖有傷亡，但由狄卡帶來的人同樣有死有傷。

雅力和部份突擊隊員殺出一條血路，直闖上甲板！

只見甲板上，被狄卡他們破壞的飛碟，幾乎處處可見。

只有那些明顯地屬於祖必達星球人的飛碟，則升火待發。

祖必達人所用的飛碟有大有小，但顏色則全屬草青色。

這些由「三十九號基地」派出的飛碟，雅力又怎會不認爲？

他搶登了其中一隻飛碟時，甲板上又觸發了一場劇戰。

雅力看見他父親狄卡正一步一拐地，避開塔比人的電子槍，設法接近飛碟停放處，他非常焦急。因爲他手無寸鐵。

時間巳越來越迫近了。

距離電腦時間掣發動，只有二分鐘左右。

雅力沒有抉擇之餘地了。

他急忙把飛碟開動。

但是雅力沒有飛出去。

他開着飛碟，低飛掠過塔比人頭頂。

這是十分危險的事，因爲這兒還是太空船之內。飛碟隨時會撞毀，但雅力爲了及時救出他父親狄卡，他不顧一切。

絕大部份突擊隊巳乘飛碟離去，只留下狄卡和傷倒不能動的幾個祖必達人。

但無論如何，雅力也來不及救他們了，只能揚聲叫他們跳傘。

狄卡也明白時間的重要性，他爬進雅力的飛碟去。

雅力一邊要開火掩護他父親上來，一邊又要在心裏計時間。

時間應該到了。

雅力也不敢再阻延！飛碟的艙門還未完全關得好，雅力巳拔動了升降桿。

還好有個出口就在頭頂。於是雅力父子二人的飛碟，迅速升空。

也是僅僅來得及衝離那艘太空船，塔比人的太空船突然之間好像鬼影一閃，轉眼巳經不見了。

像玩魔術一樣，太空船的電腦，時間一到，立刻就以超光速飛向「塔比星」。

太空船上的塔比人，根本不知道雅力巳做了手脚。

當然，他們更加不會想到，雅力巳將角度也調較好。

一切超光速的飛行工具，都必須事先調較好角度。

因爲超光速快的程度，根本連我們肉眼也跟不上，所以一切必須事前弄好。

現在塔比人眨眼之間，巳遠遠離開了地球；苦只苦了太空船內的「陪葬品」——那一班「地球叛徒」。

祖必達人組織的突擊隊，大部能及時跳傘或乘飛碟離開太空船，只有三個傷者在內，來不及逃出。

儘管如此，祖必達人還是認爲值得的，因爲他們表面上又幫了「星際盟友」一個大忙；但實則只有他們才明白；祖必達星球人又少了一個强大的對手。

雅力的隨機應變，還可以令祖必達人和地球人都可以放心下來，因爲他們永不怕塔比星球人會向他們報復呢。（完）



兩期完短篇故事

南宮宇·文
盧令·圖

旋龍釉（上）

三十載威名 一夜之間喪

春盡夏臨，赤熱的太陽開始肆虐。

連綿不絕的丘陵地帶，渺無人跡，只見靜默地開始淌着汗水，遠近之處地氣騰升，不是霧靄，不是霞烟，但比霧靄霞烟更爲飄渺。

一隻灰褐色的野兎從矮樹叢中躍出，跟着又是另外一隻，同樣是灰褐色的。

雌兎脚撲朔，雄兎眼迷離，又有誰人可以分辨出牠們究竟是雄是雌？

得得的馬蹄聲，驚破了這對灰褐色兎子的寧靜天地，牠們立刻分頭竄去，隱沒在另一叢矮樹之中。

出現在山崗上的馬匹，越來越近。

爲首的是一個虬髯大漢，看他坐在馬背之上，略胖的身體，挺直的腰板，有如一尊鐵塔。

跟着的一位是身材適中，面白無鬚，雖是一身勁裝打扮，卻有一派儒生風範。

後面還有三位，亦是勁裝打扮，身材適中，看他們馬上英姿，相信一定是慣於在江湖上走動的漢子，但是，比起前面兩位，卻是大爲遜色！

「老五！」爲首的虬髯大漢轉身道：「這種天氣眞可怕！而今雖是初夏，卻熱得使人透不過氣！」

跟在他身後的老五接口道：「熱？一會便不熱了！」

虬髯大漢道：「不會？」

老五道：「你看——」

沿着老五所指之處，只見南面天空一簇黑雲正向他們所站的地方湧來。

老五續道：「走吧！否則我們會變成落湯……」這一表斯文的老五，似乎不願說出落湯鷄這三字，聽他淸脆的聲音，落湯鷄這三字又的確不適宜從他咀巴吐出。

虬髯大漢看着那堆黑雲，道：「那麼我們走吧！」

五人立即催馬而去。

跑不了半個山崗，如豆大的雨點巳開始落下。

初夏的天氣有如喜怒無常的莽漢，本是晴天萬里，轉瞬又變成滂沱大雨！

人生又豈不是如此？

× × ×

雨點巳開始疏落，但打在那寫着「茶」字小旗上仍見淅瀝有聲，那小小的「茶」字旗，在橫風中飄搖着，對於日在江湖中飄泊的旅人來說，無疑是一個好地方，至少也是一個可暫避風雨之所。

茶寮之內，只有一個老頭子在烹茶。

老頭子一面撥火，一面自言自語地道：「這鬼天氣，又有誰會來……」

話未說完，茶寮門口巳經站了四個大漢。

「拿酒來！」

「四位客官，這裏是茶寮，並沒有酒，如果你們要喝酒的話，要走過這個草井崗……」

「我們並不要喝酒——不要再囉囉唆，拿茶來！」

說話的人口闊面大，左面的臉頰有一條從太陽穴至下巴的刀痕，刀痕並不深，但清晰可見。

那說要酒的漢子並沒有再說話，四人坐在茶寮的一角一張破枱處。

說實話，這茶寮內四張枱子都是十分破爛，但荒山之處總比沒有桌子好得多。

四人喝着茶，那要酒的漢子又想說話，那刀疤臉大漢只用眼色瞪了他一下，他便垂下首來。

這四人的腰間都佩着一把刀。

刀疤臉佩的是一把古銅色大砍刀，看來有六十多斤，相信他的膂力一定驚人。

要酒那漢子佩的是一把鬼頭刀，看來也有五十斤。

另外兩人佩的也是刀，一個是雁翎刀，另外一個是一雙鴛鴦刀。

四人默然無語，不時向茶寮之外張望，看他們的神色，似乎在等候一些什麼似的。

一片寂然，只有雨點打在茶寮茅草上的淅淅雨聲。

那要酒的漢子似乎忍受不住這靜默，首先開口道：「也許他們不會經過這草井崗……」

刀疤漢子接口厲聲道：「一定會！」

那說話的漢子聽到這斬釘截鐵的回答，立時感到興趣索然，只好低下頭來啜着茶。

「老丈，請給我一碗茶！」

四漢子一齊抬起頭來，只見茶寮之內已多了一人！這人不知從那裏來，四位大漢身佩大刀，當然是慣于在江湖走動之人，但四人竟完全沒有發覺那人何時進來，可想而知，這人的輕功定是非凡。

四人有點愕然，自然而然地手按着刀柄。

更令人詫異的，來者竟是個女人——一個用黑紗幪着大部份臉孔的女人！

「來，來，姑娘請喝茶！」

那女子已坐在茶寮另一張破枱旁。

佩鬼頭刀的漢子正想站起，但那刀疤漢比他更快，已經一手按着他，輕聲道：「不要魯莽！」

四人仍安坐着，一面呷茶，一面注視着這幪面的姑娘，看她身段適中，雖然比一般女子高大，但仍可算是一位綽約娉婷，可惜看不見她的臉孔。

她的身上也有武器，但只是一把毫不顯眼的劍。

那刀疤漢子見她只是坐下喝茶，並沒有什麼異動，但示意其他三人不要再注意她。

那女子似乎十分口渴，一連喝了三杯茶，之後，她竟然伏在那破桌上睡了！

四大漢見她並無異動，也就默默的呷茶。

雨仍然下着，潮濕的空氣驅走了大地的熱氣，却帶來一種使人窒息的寂默。

×　×　×

「終於找到這唯一可避雨的地方！」人聲與得得的馬蹄聲打破這可怕的寂靜。

四個在茶寮內的佩刀大漢已經有點不耐煩，一聽到人聲與馬蹄聲，立即精神抖擻，不約而同的按着佩刀。

那虬髯大漢畢竟是老于江湖，臉部稍一變色，又回復了原來神色，並且示意其他三人仍坐如昔。

「老丈，打擾了！」

「難得雨中貴客到，各位請暫歇一會，喝過這粗茶才繼續上路！」

來的正是那五個騎馬的大漢。

他們早已下了馬，個個都是全身盡濕，狼狽不堪。

虬髯不漢似乎沒有特別注意那四個佩刀的漢子，一面拍去身上的雨水，一面坐在另一張破枱。

可是，那一派儒生風範的漢子却不停地審視着那四個漢子，眼睛落在他們身上的佩刀。

那刀疤臉大漢頭部一昂，其他三個大漢身形跟着移動，看不出他們使的是什麼步法，四人已經佔了茶寮的四角，「鏗」的四聲，四人刀已在手。

刀疤大漢道：「放下你們的東西！」

那茶寮老丈被這聲叱喝，手中四個茶杯突然甩手，跌在地上，吃驚地道：「四位客官——」

刀疤臉大漢道：「不用多言，你站在一邊，少管閒事，還可多享幾年晚福。」

那儒生風範的漢子有些按捺不住，正要站起來，而那虬髯大漢却一手按着他，鎮定地道：「四位英雄，如需上路盤川，在下倒可以……」

刀疤大漢道：「不要在爺們面前裝蒜，放下我們要的東西！」

虬髯大漢站了起來，拱手道：「在下路過此地，不知大爺們寶山，未有上門拜會……」

那個佩鬼頭刀的漢子接口道：「不用多言，放下『旋龍釉』！」

「『旋龍釉』？」四人不約而同的站了起來。

佩鬼頭刀的大漢喝道：「多言無益，上！」

話猶未已，四人已提刀而上。

佩刀四大漢，使的是不同種類的刀，但刀法却十分配合，四刀齊飛，黑暗的茶寮頓時被刀光影亮起來。

虬髯大漢爲首的漢子們，亦不甘示弱，齊齊拔出佩劍，迎着刀光，與四大漢厮殺。

可是虬髯大漢並沒有動手，只站在一旁看觀，一時刀光劍影，鏗然之聲，不絕於耳。

那伏在枱上的姑娘也抬起頭來，看着他們刀來劍往，並沒有驚惶，只是有點不耐煩的神色。

四大漢所用的刀，大砍刀與鬼頭刀是沉重的兵器，而雁翎刀與鴛鴦刀却是比較輕盈，但四人配合起來，却是天衣無縫，可是拿劍的四個漢子，劍法精銳，四人劍法雖是不同，但輕靈飄忽，對付四把刀却是綽綽有餘。

轉眼已過了三十來招。

虬髯大漢忽然冷冷大笑道：「江湖上人稱『傅家四刀，風虎雲龍』，實在不過如是！」

哈哈之聲未了，他已躍入戰圈，這虬髯大漢看來是五人中武功最高，只見他劍如銀影，人未着地，一招『潛淵排雲』，

一招兩式，已傷了對方二人，受傷的正是持大砍刀的傅風，持鬼頭刀的傅虎！

幸好他們所受的只是皮肉之傷，並沒有碍，可是兩人銳氣受挫，四人本是天衣無縫的刀法，呈立凌亂。

刀法一亂，五人更大佔上風。

那刀疤臉的傅風，看見情勢不妙，立時喝道：「時間無多，再上！」

只見一陣刀光，跟着的便是一陣使人窒息的烟霧。

虬髯大漢立時閉住呼吸，喝道：「快伏地！」

其他四人立時伏地，而他自己却仍持劍凝立，一招「雲散雪清」，他手中的一把劍已化成千萬劍影，把這陣烟霧驅散，接着便是「呀呀呀呀」的四聲。

傅家四刀已全部倒在地上。

同時，虬髯大漢已縱身躍上了茶寮頂的一條只有杯口那麼粗的橫樑上，道：「閉氣！」

半晌，烟霧已散，只見傅家四刀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不知是昏迷還是死去！

虬髯大漢從樑上跳下，道：「起來，沒事了！」

那四個使劍的漢子立時起來，可是傅家四刀却仍然僵臥在地上。

五人站着，暫時不敢上前，因爲害怕這傅家四刀再使什麼詭計，可是，過了半盞茶時份，他們仍躺在地上，看來他們已經沒有了氣息。

那儒生風範的漢子道：「裘大哥的劍法果然厲害！」

「不，他們不會被我刺死的！」姓裘的虬髯大漢走上前看，只見傅家四兄弟臉呈青色。

「他們是毒發身亡的！」

「裘大哥，難道他們自己中了那些毒粉？」

裘銘道：「沒有這個可能，如果中了傅家瘴毒，死時臉孔是粉紅色的。」

「傅家花瘴？」

「那是傅家的獨門暗器，一個小小的紙囊，內有一種傅家的花瘴粉，那紙囊一經用勁射出，便會自行破開，把裏面的花瘴粉撒在敵人的身上，只要吸到那些粉末，便會在十個時辰之內斃命！」

「那麼我們——」

「楊清師弟，你不用怕，這種花瘴粉雖毒，但在空中一散，過了一段極短的時間，便已失效！」

楊清道：「那有什麼用？」

裘銘道：「雕弟，你也知道，告訴楊清師弟吧！」他說完之後便去審視傅家四刀所中的毒。

裘雕道：「楊清師弟，這種花瘴粉在空氣中一散，短時間內便失效用，正是傅家花瘴的厲害！」

楊清道：「怎麼會——」

在旁的另一漢子，搶着道：「因爲花瘴毒一失，中了花瘴的人便無從着手去找尋解藥！」

楊清至此才恍然大悟，道：「孟歧師弟，你的江湖技倆也不錯！」

孟歧聽了楊清的信口稱讚，似乎十分歡喜。

另外一漢子，名爲裘拓，是裘銘和裘雕的三弟，他一直沒有說話，此時却忍不住插口道：「楊清師……你跟我們出來走走，將來比我們更爲……」

楊清轉首向他微微一笑，他竟然不知怎樣再說下去！

蹲在地上審視傅家四刀的裘銘道：「你們上來看看！」四人立刻應命齊上。

裘銘續道：「傅家四刀的死因是體內毒發身亡，看來他們身早中毒！」

楊清說道：「怪不得他們說過時間無多！」

裘拓道：「那麼說來，他們是被人要脅來刧取！」

裘銘用目光示意他不要再說下去。

楊清道：「究竟什麼人知道我們北上的目的？」

裘銘忽道：「那姑娘呢？」

茶寮之中，除了傅家四刀僵臥在地上之外，還有那老丈不知是因爲驚怕，還是中了花瘴躺在地上外，茶寮之中只剩下他們五人。

裘雕道：「也許她趁我們和傅家四刀打鬥時，偷偷溜走了！」

裘銘道：「雕弟，不要把事情看得那麼簡單，傅家四刀在江湖上也是成名人物，他們也會被人要脅來痲煩我們，換句話說，此去路上，一定還有更多痲煩我們的人，而且，操縱傅家四刀的人，來頭一定不小！」

四人聽了此話，均默默不語，事實上，他們早已預料到此行北上，兇險必多！但却料不到，對手竟是這麼厲害，江湖中成名人物也被他們要脅！

裘銘道：「雨已停了，你們到附近看看，有沒有那姑娘的踪影，我在這裏再看看有什麼蛛絲馬跡！」

大約過了一柱香時份，四人回到茶寮，但並沒有發現那姑娘的踪跡，而裘銘在傅家四刀的身上，也找不到有什麼可疑的東西。

五人見天色漸晴，只好上馬而去。

×　×　×

夕陽斜照，映照得整個草井崗遍山通紅！

裘銘道：「楊清師弟，你我在前，雕弟與拓弟，歧師弟你們三人在後，一路要小心注意！過了這草井崗，便是小鎮譚家集，那裏的客店是我們滙合之處！」

五人分作二前三後，向着譚家集方向而去。

行了大約半個時辰，山路開始十分陡斜，而且樹木漸多，各人均提起精神，眼觀四路，耳聽八方。

又再走了一個時辰，譚家集已在望。

裘銘忽然勒停了馬，輕聲說道：「小心！」

楊清與其他三人立時發覺了右面樹叢中，一個黑影閃身而過。

裘銘道：「我們繼續小心行，但千萬不要魯莽，看我的眼色行事！」

走了一段路，那黑影並沒有出現，可是，他們並沒有鬆懈，五人表面十分安詳，但內心却是十分緊張！

突然，那黑影又在前面一閃！

這次，黑影在樹叢中縱身而過，似乎並不是露了行藏，而是故意讓他們五人看

清楚！

楊清低聲道：「似乎是個女人！」

裘拓道：「是茶寮中的幪面姑娘？」

裘銘道：「看來她是向我們示威，小心警誡，說不定前面還有她的人！」

前面是一個稀稀疏疏的小樹林，正是行刦的好地方。

裘銘道：「過了這樹林，便是譚家集，看來林中一定有埋伏！」

楊清說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裘銘笑道：「我們當然要闖過去，不過，切勿輕擧妄動，大家要靠在一起，避免中了他們的陷阱！」

林中路狹而暗晦，五人盡量靠近。

那黑影又在前面左右一閃。

五人立刻勒馬，可是，黑影過後，又無動靜，他們只好又再前進。

那黑影在林中出現了三次，但三次都是一閃而過，使五人一路提心吊胆，却無可奈何！

楊清心中十分氣憤，本想大聲喝止那黑影，但裘銘却一路緘默，他也只好忍氣隨行。

轉瞬已出了叢林。

楊清實在忍不住，氣憤道：「這人不單是向我們示威，而且戲弄我們！」

裘銘道：「清師弟你並沒有說錯！」

楊清道：「爲什麼她要戲弄我們？」

裘銘道：「我也猜不到她在弄什麼把戲，不過，她既然有胆量戲弄我們，這證明她是有持無恐！」

楊清道：「如果我在譚家集見到她，一定要把她撕開，看看她有一副怎樣的心腸！」

裘銘笑道：「清弟，江湖路途兇險，奇人異士，不可勝數，如果你氣浮心躁，早已輸了先機！」

楊清道：「是的，大師兄！」

裘銘老於江湖，爲人又是小心謹慎，四人着實十分佩服這位大師兄。

五人猜猜度度，已到了譚家集，此時已是萬家燈火，路上只有行色怱怱的歸家人。

楊清一馬當先，指着前面一家客店道：「大哥，那是譚家店，他們已到了！」

譚家店是這譚家集內唯一客店，一個小二模樣的人已向他們迎來。

店前有一枝鏢旗，上面有一個「裘」字。

小二牽了他們的馬，恭恭敬敬地道：「各位一定是裘爺，裏面請！」

店內走出一人，見了裘銘他們，喜形於色道：「裘總鏢師，你們到了！」

裘銘道：「你們到了很久？」

那漢子說道：「我們只不過到了一天吧！」

裘銘道：「路上可安好？」

「總算平安渡過，不過有幾個流氓，並沒有扎手的！你們怎樣？」

裘銘道：「鏢車在那裏？」

「在院中！」

五人隨着那漢子走到院中，那院子並不太大，十輛鏢車整齊地排列着。

看守鏢車的鏢師們一見裘銘，齊聲道：「裘總鏢師！」

裘銘拱手道：「各位辛苦啦！」

他們看了一會，便回到客店的內堂！

裘銘對那漢子道：「陸遠山，你小心打點一切，多派幾個人值夜，我們吃過飯之後再相議！」

陸遠山應命而去。

原來這位裘總鏢師，正是名滿江南的「鎭滔鏢局」的總鏢師，這次押運一批金銀和那「旋龍釉」北上京師，爲了確保「旋龍釉」的安全，他派了他的副手陸遠山押運金銀從官道北上，而自己却行小道，帶了兩個弟弟，兩個師弟，並約定滙集于譚家集。

本來以鎭滔鏢局的來頭，並不用分道而行，但鏢局老闆楊顯孝認爲旋龍釉是稀世之寶，與裘銘幾度洽商，才決定分道而上，採取了這種虛虛實實的押運方法。

事實上裘銘並不十分同意採取這個方法，但自從在草井崗上遇到傳家四刀之後，他才明白楊顯孝的深謀遠慮，更佩服這位號稱「卦裏乾坤」楊顯孝老鏢師，本來他想親自押鏢，可惜他已是八十高齡，兼且臥病，裘銘只有帶他的兒子楊清出道。

楊清的本領也不差，只不過出道日短，江湖經驗不足，但他早已得到老父眞傳，一手乾坤劍法，使得十分出色，只是略欠火候。

衆人用過晚膳，陸遠山向裘銘報告途中所遇之事，而裘銘也向他述說遇到傳家四刀和那女子的情形！

陸遠山道：「看來這女子也是覬覦我們的旋龍釉！」

裘銘道：「這女子來意難測，不過小心使得萬年船，今夜由我三兄弟值夜！」

楊清道：「我也要值夜！」

孟歧也接口道：「我們五人一起值夜吧！」

陸遠山道：「五位路途勞頓，讓我們兄弟值夜，你們先休息，明日出了譚家集，各位還有一番辛苦！」

裘銘沉思一會，道：「我們五人首先休息，你們負責看守，相信下半夜那女子定必現身！」

一切吩咐停當，各人上床就寢！

三更過後，楊清仍然沒有入睡，因爲他一心盼望着那女子的來臨，除了好奇之外，他心內總有點憤憤不平的感覺，日間那女子在林中故意若隱若現，對楊清來說，這簡直是一種炫耀，一種挑戰！

遠處傳來幾聲低沉的狗吠聲，點綴着這平靜的夜！

「火——火——」是後院傳來的叫聲！

楊清正懷疑自己在半睡半醒之際，究竟有沒有聽錯，而熟睡中的裘銘已一躍而起。

跟着後院已是一片騷亂之聲。

「火——火——」

無可懷疑，定是那女子前來刦鏢！

楊清已從床上躍起，提了他的「乾坤劍」，隨着裘氏兄弟走出大堂！

裘銘臨危不亂，鎭定地道：「各位，千萬勿上了敵人調虎離山之計，你們把守大堂，讓我去看看後院的情形！」

裘銘還未踏出院子，整間譚家店內的人都已起來，幸好住店的人大部份是鎭滔鏢局的武師，他們訓練有素，每人早知自

己應守的崗位！

陸遠山已衝入店中大堂，道：「裘總鏢師，後院火勢十分猛烈，我已派人救火，你們這裏怎樣？」

裘銘道：「暫時沒有什麼事！」

楊清道：「我們也去後院看看！」

裘銘道：「不，你們把守這裏！」

楊清心中大不爲然，可是，他究竟是總鏢頭，不能抗拒他的命令。

裘銘與陸遠山走了出去，大廳之內只剩下楊清，孟歧，裘雕和裘拓，四人提劍警誡，在四面窗戶巡視。

後院的人聲越來越嘈雜，並且傳來陣陣燒焦的氣味。

楊清實在忍不住了，正要衝向後院。就在此際，兩支「裘」字的鏢旗分從左右兩面窗戶擲入，插在灰沙地上。

四人驚異未已，三個黑影已從大門直入！

那三人均作夜行人打扮，身材十分高大，手中提着的兵器十分奇怪，一個是鶴咀鋤，一個是月牙鏟，另外一個却是一支鋤頭。

這三件兵器的長度比一般的農具短得多，看來並不是農具，而是他們稱心的武器。

那三人並不言語，向着楊清等四人攻去。

攻擊楊清的是那個持月牙鏟的漢子，只見他一招「剷草除根」，直取楊清的上路。

楊清不慌不忙，提劍一格，使出「乾坤劍法」的「橫戈躍馬」，避開了這來勢兇兇的一招，但立時感到虎口一痛，五指痳木。

這使月牙鏟的漢子內力充沛，加上月牙鏟是沉重兵器，使楊清暫時只有招架之力，不能硬碰。

楊清踏着八卦迷踪步，巧妙地避開了對方的攻擊，可是，這漢子的月牙鏟，使得十分綿密，剛中帶柔，任楊清如何變招，總無法刺向他的要害。

裘氏兩兄弟與孟歧，正與另外兩個黑衣漢子拚鬥，二人對二人，在平時來說，一定綽綽有餘，可是，這二人武功也是十分强悍，三人不只沒有還擊之功，十招過後，孟歧已被那持鶴咀鋤的漢子挑開。

裘氏兩兄弟對付兩人，更感吃力，幸好他們兄弟合作有素，暫時仍可擋一陣。

再說外院，火光熊熊，整個馬廐已被燒去，廐內馬匹亂衝亂撞，使這院子更形混亂。

兩個黑衣漢子正與守着鏢車的十個武師拚鬥，兩人使的也是沉重兵器，十個武師拚力而鬥，但八個已受輕傷，兩個已失去再戰的能力。

裘銘與陸遠山分別與另外兩個黑衣漢子力戰。

裘銘的對手使用一柄短戟，武功似乎與裘銘不相伯仲，但內力却比裘銘沉重得多，但裘銘經驗豐富，避重就輕，劍法綿密而細緻，一時仍可打個平手。

陸遠山武功也不錯，可是，對着這個使纓槍的黑衣漢子，却顯得有點手足無措，不出卅招，便被這漢子一招「直搗黃龍」，刺中咽喉，倒在地上。

那持纓槍的漢子，立即與使短戟的漢子聯手攻擊裘銘，裘銘與那漢子對折，雖不呈敗象，但只是打個平手，而今兩人聯手，實力增强，只接了十招便節節敗退。

護鏢的武師十人之中，已有五人躺在地上，兩個黑衣漢子似乎越戰越勇，加上放火的黑衣漢子，加入戰團，轉眼十個武師已全部死在地上。

裘銘眼看對手實力實在勝過自己，今夜刦鏢之恨，似乎無可避免！他知道再死纏下去，一定有更多兄弟受傷，甚至死亡，而自己也可能葬身此地。

於是，他持劍一幌，使了一招虛招，希望趁對方防守之時，躍出戰團，可是，這兩個漢子似乎已窺透他的心意，不但沒退，反而雙雙再上。

裘銘只有一退再退，然而那兩個黑衣漢子，似乎有必取裘銘性命之心，連使十招，把裘銘迫得後退十步。

裘銘突感後心一片灼熱，原來他已被迫退至那火光熊熊的草棚，陣陣熱氣傳來，烟霧瀰漫，那些草並不是十分乾躁，一陣一陣的焦味，中人欲嘔。

裘銘已是退無可退，再退一步，便要跌入火海，於是，他旋身一轉，使出一招「蟠龍擺尾」，劍成弧形，迫退那如狠似虎的漢子，可是，這一招他使出了十成眞力，一發而不可收，雖迫退了對手，但却劈出身後一條正在燃燒的木柱，那木柱是整個草棚的支柱，這木柱應聲而斷，上蓋也隨之而塌下，正蓋着裘銘的上半身，大半個人已入火海，可憐身經百戰的裘銘總鏢師，竟要葬身於火中！

使短戟漢子見對手已斃，立即喝令道：「你們搬走鏢車，我們入內堂一看！」

走入內堂，只見裘雕裘拓又已倒地，剩下楊清一人與三個黑衣漢子游鬥。

本來楊清的武功，並不勝於對手三人，只見他左一閃，右一避，在三人沉重的武器中竟然躲過了！却原來楊清武功比這三人差，但他的一套「八卦迷踪步」，却是十分了得，這八卦迷踪步，是依八卦方位所創，是他的父親楊顯孝獨創的輕功，看他似是跌跌撞撞，但却巧妙地逃過了三人的攻擊。

正面的攻擊雖能避過，但對方各人每招使出的眞力却是避無可避，因此，楊清身上雖無受傷，但衣衫却被內力所震，全身衣服已被震破，一絲一片的掛在身上。

使短戟的漢子，見此情形，立即高聲道：「夜長夢多，讓我收拾這小子！」

三人應聲退下，那人短戟一挑，楊清踏着八卦迷踪步，身如水中游魚，在短戟鋒前滑過，可是這使短戟的漢子在旁早已看透楊清的步法，短戟勁盡，竟然有勁！

楊清以爲勁力已盡，那知肩頭已是一痛！楊清苦戰半夜，體力虛耗極大，眼見裘氏兄弟與孟歧均已倒在地上，慶幸自己懂得八卦迷踪步，才能勉强避過敵人攻擊，可是，而今肩中一戟，鮮血噴出，本是一鼓作氣的心意，立即崩潰，立刻暈倒在地上。

那使短戟的漢子見自己一招奏功，十分得意，正想加刺一戟，取了這小子的性命！

正要提戟再刺，只聽到後院有人道：

「貨已提妥！」

這些刼鏢的黑衣人知道已成功地刼取了鏢銀，紛紛歡呼，道：「大哥——」

「好，回去！」

七個黑衣大漢齊齊走入後院，楊清僥倖逃過大難！

譚家店經過兩個時辰的洗刼，只剩下屍橫遍地，鎭滔鏢局縱橫天下卅載，却落得如此收場！

「唉，我來得實在太遲了！」大廳內突然出現一個黑影，只聽到他一句輕微喟嘆，劃破了這可怕的死寂。

這黑影赫然是一個面上幪着黑紗的女子！

× × ×

當楊清醒來的時候，他全身感到有說不出的痛楚，尤其是肩部，簡直是痛入骨髓！

他不敢稍爲移動，只微微地睜開了眼睛。

這是一間農家的小房間，十分黑暗，只能依稀看到房中佈置十分簡陋。

他看看自己的衣服，仍是那套片片撕碎的衣服，一陣金創藥的氣味傳來，他連忙閉上了眼睛。

小小的油燈照亮了這小房間。

站在他床前的是一個女子的身影，多麼熟悉的身影，他猛然想到她——

「你是誰——」他拚命抬起頭來。

「公子，請勿動，讓我替你敷上金創藥！」那女子的聲音有點粗糙。

「不——」忍着針刺一般的痛楚，他終於半躺在那床緣上。

「你流血太多——」

「我用不着你那麼好心腸！」

「那算不得什麼！」

「你竟然使人來刼了我們的鏢銀，救了我也不能彌補你罪行的萬一！」

「我刼了你們的鏢銀？」

「你還在抵賴？經過草井崗的一段路上，你不斷的跟踪我們！」

「呀！我只是爲了好奇！」

「好奇？我四個師兄的性命——」

「我實在來遲一步，否則……」

「否則連我也被你們置於死地！」

「公子——」幪面女子想了一會，知道再三解釋也沒有什麼好處，放下了手中金創藥，道：「公子，既然你不信任在下，那麼你自己敷藥吧！」

「出去！」楊清憤怒地喝道。

「好！」那幪面女子放下了油燈，轉身出去。

楊清感到有點虛弱無力，可能是肩部創口流血太多，而今雖然止住了，但仍有血絲沁出。

看看那帖金創藥，一時又不敢敷上，但回心一想，如果那幪面女子要加害自己，何必要把他帶來這地方，難道她知道了自己的秘密？

沉思半晌，始終找不到那女子要害自己的理由，於是他立即把金創藥敷在肩上，只覺一陣清涼的感覺，直透心脾，有說不出的舒泰。

一陣清粥的味道從外面傳入來，楊清立時感到腹中隆然作响。

那幪面女子雙手捧着一碗熱騰騰的粥走進來，看見楊清已敷上藥帖，笑道：「公子，吃點清粥再說吧！」

飢餓對每一個人都是那麼公平，楊清也毫不例外，看看那幪面女子，雖看不見她的眞面目，但那神色是那麼眞誠，他只好接過那碗粥。

吃了一碗粥之後，楊清頓時感到精神一振。

「哦？你不是去通知你的伙伴來刼鏢的嗎？」

「不——如果我有份去刼鏢，我又何必救你來這裏？」

「這是什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相信是一個荒僻的小村，村人似乎要避開什麼似的，完全沒有人留下！」

「你究竟是什麼人？」

「我？我只不過是一個平凡的江湖女子！」

「爲什麼要幪着臉孔？」

「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因爲我可能太醜，免得嚇怕了路人，另一個是因爲我實在太美麗，不想招惹那些不知死活的狂蜂浪蝶！」

楊清聽了此言，忍不住「噗哧」的一聲笑了起來，因爲從來也沒有人會如此解釋自己幪面的原因！

那幪面女子也笑了起來。

兩人的笑聲把相互間的敵意減低了許多。

那女子道：「刼鏢的是什麼人？」

楊清道：「他們並沒有說話，看他們的身手，並不是一般强盜！」

「旋龍釉也被刼了？」

楊清聽了此三字，身體爲之一震，自自然然的抓起身畔的劍。

「你不用那麼緊張！」幪面女子笑着道。

「原來你也是打旋龍釉的主意！」

「不！我只是好奇地問一下。」

「你怎會知道？」

「我在茶寮內聽到你們說的！」

楊清默然，暗自慶幸自己的佩劍沒有失去。

那幪面女子見他不再說話，知道旋龍釉一定是關係重大的東西，便轉換了話題道：「刼鏢的有多少人？」

「爲首的是七個，還有很多嘍囉！」

「七個？」

「你認識他們？」

「當然不認識，不過，他們有沒有什麼特徵？」

「沒有什麼——他們使用的兵器並不是一般人用的刀劍，而是長而沉重的兵器——不，看來是經過改良的長兵器，那刺傷我的人，用的是一支戟，却沒有一般長戟那麼長，只有一半！」

「相信一定是他們！」

「誰？你認識他們？」

「蜂蝶崖七布衣！」

「你知道他們在那裏？」

「我當然知道……」

「那麼我們立即去——」楊清稍爲移動身體，便覺得十分疼痛。

那幪面女子道：「我給你的金創藥雖然十分霸道，但仍要待你傷口癒合，至少

要七日你才可復原！」

楊清沉重地嘆了口氣，這次譚家店的打擊，對楊清來說，實在是非常嚴重的，不單只自己幾乎失去了性命，而且失去了鏢局的總鏢師，還有幾個可敬可愛的師弟，最要命的，父親卅載威名，竟在一夜之間，一敗塗地。想到此處，虎目含淚，而今既知仇家姓名，可恨自己竟無力去爲他們報此大仇！

那幪面女子也明白他的心意，但却不知如何安慰，兩人可說是暫面之交，事實上並不知對方底蘊，但她却救了楊清性命，待他如同知己，並且說出了仇家，此時，孤身於此，對那幪面女子心中自是十分感激。

楊清沉默半晌，借故用袖子把眼中欲滴的淚水揩去，道：「姑娘，你一定要帶我去找那蜂蝶崖七布衣！」

「那當然，不過一定要待你的身體痊癒！」

「姑娘是在下恩人，可否告知姓名，日後也可圖報！」

那幪面女子笑道：「大家是江湖兒女，何必斤斤計較於一個名字！」

「那麼——大恩不言謝，姑娘可否揭開輕紗，讓在下一睹廬山眞面……」

那幪面女子不待他說完，已轉身走出房間，看她神態，似乎對自己的姓名和眞面目，不願再談，也許，這位姑娘的遭遇，另有一番動人之處！楊清見此，只好躺在床上，閉目休息，一會便徐然入夢！

當他醒來的時候，那幪面女子正捧了一大盤食物入來，放在房中一張木桌上。

飯香四溢，楊清感到飢腸轆轆。

幪面女子道：「你眞幸運，這條村雖一個人也沒有留下，却留有白米，而且還有幾隻肥鷄！」

楊清喝了口鷄湯，他身體大量失血，得此補助，不單是利口，更是利腹！

楊清吃了口白飯，夾了一些乾魚，突然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我扶着你走了五十多里，相信是譚家集附近一個小村落！」

「眞的沒有人嗎？」

「沒有——當你睡覺時，我行遍了整條村落，根本沒有一個人，只有牲口！看來村裏的人是忽忽離開的！」

「究竟他們爲什麼要離去？」

「我也猜不到——不過，附近十分熱，比譚家集熱得多，難道他們遇到了什麼災難或瘟疫？」

「如果是瘟疫，我們在這裏已有一天多，應該我們也會染上！」

「至於災難，又沒有什麼痕跡！」

飯後那幪面女子收拾碗筷，楊清仍躺在床上，身上痛楚已減輕了很多，但也覺得十分酷熱。

一會，那幪面女子入來，替他敷藥，便道晚安，走往另外一間房子就寢。

半夜，一陣悉悉率率的聲音把楊清從熟睡中驚醒。

楊清睜開眼睛，只見房內很多黑色的東西盲目亂飛。

楊清用右手一抓，已感覺得那是一隻曱甴！

他立刻把手中曱甴甩掉，情不自禁的尖叫一聲，再看看地下，有幾十隻老鼠在盲目走動。

楊清生平最怕這兩樣東西，又忍不住尖叫一聲！

兩聲尖叫，那蒙面女子已奔入房來，道：「什麼事，楊公子！」

「…曱甴…老鼠……」

幪面女子笑道：「楊公子竟然怕這些東西！」

楊子頷子一紅，幸好在黑暗中那女子看不見他的臉色，男兒大丈夫，過着在刀劍舐血的日子也不怕，竟然害怕這些東西，的確令人見笑！

幪面女子看了一會，也覺得有點不大對勁，道：「曱甴老鼠這些東西，什麼地方也會有，不過，却沒有像牠們那麼亂撞亂飛！」

老鼠與曱甴似乎越來越多，而且亂飛亂撞的程度更爲嚴重，似乎陷於瘋狂的狀態。

那幪面女子使勁地把老鼠踢開，但老鼠並不因爲受踢而走避，仍然向她雙腿亂撞！

她沉思一會，突然恍然而悟道：「公子，你扶着我的肩部，我們走！」

話未說完，她已用右手挾起楊清的腰部，身體一沉，雙腿一蹬，已越窻而出。

楊清有點不好意思道：「什麼……」

幪面女子並沒有答話，拚命向着空地走去，可是在走往空地之前，一定要經過兩片泥磚牆，看來是農家的鷄屋豬舍。

突然，她感到脚下一滑，並不是她踢着什麼東西，而是平坦的小路，竟然出現一條大裂痕。

她正想避開那缺口，但兩面的硬牆，竟應聲而倒下，她想向上騰越，但沙石飛揚，向橫踰步更不能，因爲地上的裂痕已成一個大坑。

沙石陷下，隆然巨响一起，那女子與楊清便跌入了那巨坑之中。

一時塵土飛揚，根本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

幸好他們墮下之處是泥土，兩人並沒有受傷，沙石飛下並不太多，一會再沒有石塊墜下，原來那兩幅土牆正剛好蓋着他們跌下的巨坑。

幪面女子放下了楊清，從腰間掏出火摺子，燃亮了紙條，只見四面是黃泥，幸好上面土牆護着，否則他們早已被泥土生葬！

兩人面面相覷，不約而同地道：「地陷！」

楊清道：「怪不得這村落十室九空，看來前些時候已有一些徵兆，他們才慌忙逃去！」

女子道：「公子沒事吧！」

「沒有，姑娘你——」

「我很好，幸好你半夜尖叫，才救了我的性命！」

兩人不禁相視而笑。

「公子，這地方正是你養傷的好地方，一定沒有人來打擾你！」

楊清知道她是安慰自己，因爲跌入了這地陷大坑中，根本不知道有沒有辦法走出去！

忽然，楊清想起了一件事，道：「我

的劍呢?」

「你沒有帶走嗎?」

「沒有——一定是留在屋裏，我立刻出去找——」說到這裏，楊清也不禁啞然失笑。

「你那柄劍是十分重要的嗎?」

「是的——如果沒有了那柄劍，我眞不知怎樣回家見我的父親，而且，這柄劍牽連十分多人的性命……」楊清一時情急，竟然說出劍的秘密，幸好他及時收口。

幪面女子漫不經心地說道：「是這柄嗎?」

楊清立時接過，雖然坑內並沒有光綫，但這柄劍跟隨了他多年，只要一接觸他的手掌，便知道正是自己的佩劍，立時大喜過望!

女子道：「我知道公子視這劍如命，因此我抱起你逃走時也一起拿了!」

楊清不禁大爲佩服這女子，她不但武功高强，輕功厲害，而且心思週密，相處只不過一天，連自己重視這柄劍的心意也知道!

在大坑之中，過了不知多少時候，看來總有十多個時辰，他們不敢亮着火摺子，因爲火能耗氣，而且火種對他們逃命來說，十分重要。

突然，他們又聽到了連續不斷的隆然巨响，而且感到坑中的泥土因震動而簌簌落下，幸好震動的地方離他們所處的大坑十分遙遠。

時間悄悄地消逝，饑餓的感覺也無聲地向他們侵襲。

楊清畢竟有傷在身，終於忍不住，輕輕地道：「我實在太餓了!」

幪面女子答道：「我也是!」

兩人又是沉默地相對一會，黑暗之中，他們早已習慣，可以依稀辨認對方的身影!

楊清突然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虛空，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姑娘，我連累了你!」

「爲什麼這麼說?」

「如果你沒有救我，你便不會掉在這坑內!」

「人生際遇如棋局，又有誰可以連累誰呢!」

楊清道：「我死去也不足惜，但在黃泉道上，我怎有面目見我的師兄?」

「你已盡了全力!」

「如果有幸逃出此境，我也無面目見我的父親!」

「他一定會原諒你的!」

「我又怎能對得起千萬生靈?」

幪面女子似乎不大明白這話中意思，好奇地問道：「千萬生靈?」

「是的——而今我們身臨險地，也許我們會命終於此，對你說也沒有關係!」

「是有關旋龍釉?」

「是的——但旋龍釉的重大秘密，我也不大清楚，只有一個人知道!」

「誰?」

「是那位接鏢的人!」

「姓甚名誰?」

「我也不大清楚，只知道他——他是……而今，我告訴你也沒有關係，因爲我們根本不知道有沒有再見天日的一天!」

「究竟是什麼人?」

「是朝中一個舉足輕重的猛將!」

「是——」

「你不用胡亂猜測，他是早已退隱的了!」

「難道是崔將軍?」

楊清吃了一驚地道：「你怎知道?」

「因爲他是京中唯一退隱的猛將!」

「你認識他嗎?」

「我豈只認識他——他正是我的父親呢!」

「啊，世事竟有如此巧合，原來你竟是崔小姐!」

話至此刻，突然，隆然巨响，兩人不覺的互相緊握雙手，男女本是授受不親，但在這危險的時刻，又有誰可以想到這些繁文褥節?

巨响過後，泥土簌簌而落!

他們兩人驚魂未定，想再說話，但已不能，因爲大片泥土，並不是坑上的泥土，而是四周的泥土，一齊崩裂，把他們全然的埋葬了。

幸好他們的雙手未鬆，並沒有失去聯絡!

泥土初瀉，有如傾盆大雨，再瀉之時，簡直是懸河倒墜，使他們如墮深淵，如入煉獄!

兩人鬆開了右手，用力撥開泥土，拚了大半個時辰，幸好泥沙鬆浮，總算露出頭顱，暫可呼吸。

坑中只有艱難的喘氣聲!

「楊公子——」

「崔姑娘——」

楊清氣喘如牛，有氣無力地道：「我們死了沒有!」

崔姑娘接口道：「死了還好!不過，你是一個男子漢，爲什麼比我這女兒家還要害怕!」

楊清道：「我——」

兩人說了一些無關重要的話，因爲撥土費力，又被泥土窒息了一會，身體十分疲勞，不覺便睡着了。

醒來的時候，仍是昏黑一片!

楊清睡醒，精神並沒有轉好，反而比睡前更爲荏弱，道：「我很餓……」

「我也是!」那是崔姑娘的聲音，也是那麼軟弱，如果被人聽到這聲音，一定以爲是野狐厲鬼的呻吟!

崔姑娘道：「這裏只有泥土!」

楊清感到有點暈眩，饑餓似乎使他失去一切定力，忽然，他竟想眞的去抓泥土來吃。

雖在黑暗中，但崔姑娘也感覺到楊清似乎失了理性，急忙道：「楊公子，你忍耐一下——」

只見他拚命亂抓，崔姑娘爲了按着他的手，也同時跟着亂抓，一時之間，泥土飛揚，一個要抓泥入口，一個拚命拉開他的手。

突然，兩人的手同時停了下來。

「因爲他們似乎觸到了什麼——是一個硬硬的，圓圓的東西，不是石頭，因爲石頭沒有那麼圓滑，不是泥塊，因爲泥塊沒有根鬚!

是一個碩大的甘薯!

（下期續完）

三期完俠情短篇

馬騰·文
盧令·圖

血洗沉香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灰衣惡煞殺死酒舖老板聶鬼，並從他身上取得沉香令後，急馳而去……羽沖和鐵銳兩人莫明奇妙地被不少武林人追殺，人們都誤傳羽沖和鐵銳身上懷有沉香令，一日在路上遇上連雲堡主段雲鵬，羽沖鐵銳才明白沉香令的來由，而段雲鵬更要求羽沖鐵銳兩人能義伸援手，把沉香令找回，以便用那一宗巨大寶藏來救濟災民，羽沖、鐵銳答應這要求，並開始追查綫索……江湖人紛紛尋找羽沖鐵銳，一日在鎮江望海樓，不少武林人齊集在樓上和羽沖、鐵銳遇上了，武林人迫羽沖交出沉香令，人們那般貪婪之色暴露無遺，羽沖和鐵銳對此不屑一顧……

死裏幸逃生 載令乘風歸

險死還生

羣雄每個人都見到了盒中裝着的一面通體烏紫閃亮，形狀古拙，狀如金牌一樣的木塊，不由都目中精光大盛，氣息粗重起來。那情形，就像一羣餓狗見到了一根肉骨頭那樣。

「誰知道那是眞還是假?」有人提出疑問：「說不定是你兩人用來蒙混咱們，好從容脫身!」

「是眞的!」有人與奮地粗聲道：「上面有沉香令三個字!假不了!」

羣雄一聽，包括看見的與看不見的都鼓噪起來：「快放下，將沉香令放下!」

羽沖側目看一眼鐵銳，然後將盒蓋闔起，彎腰輕輕將紫檀木盒放落地上。現場一片沉寂，每個人都凝神以待，屏着呼吸，目中發光，都在等待木盒放下那一刻。

木盒朝地上一放，羽沖與鐵銳像早有默契一樣，同時彈足躍起，高有二丈過外，身形一折，斜越過像瘋狗一樣蜂擁向紫檀木盒的羣雄頭頂，落在五六丈外，略一回顧，搖搖頭，如飛而去。

木盒一落地，蓄勢待發的羣雄，像滿弦的箭矢一樣，哄的一下，餓狗撲食般撲向正中地上的紫檀木盒。

不少人，爲了爭先擁前，乘機出手將超越他們的人擊殺——就爲了搶先一步!

於是乎，後面的刺殺前面的，前面的爲了自保，反身和後面的動手，剎時間，成了一幅狗咬狗的場面。

每一個人都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盡一切能力去殺人，殺清所有的人——剩下自己一人得到那紫檀木盒。現場慘烈得令人不忍卒睹，每一個都像瘋子一樣去殺人——不管對方是朋友，或是親人!

倏的，一條人影自激鬥中劃空而起，手裏明顯的拿着放在地上的紫檀木盒。

不知是誰，嘶聲大叫：「他拿走了沉香令!」這一聲呼叫，就如一聲春雷，震得正在忘命打鬥的羣雄齊皆住手，一齊抬頭望向躍在空中的那人。

就這一瞬間，那條身形已瀉落在羣雄五六丈外，足一沾地彈身向前飛躍而去！

「追啊——！」不知是誰呼喝了聲。

羣雄如夢初醒，發一聲喝，個個爭先向前奔躍，追向那在十丈過外，仍在亡命飛奔的人影。刹那間，堤岸邊連一個活人也沒有——連受傷的也追了下去，地上，殘留着十多具死屍與兵器。

× × ×

「羽兄，想不到你的假沉香令這樣管用，現在，再沒有人追着咱們瞪眉怒目地要沉香令了。哈哈，笑死我也！」鐵銳喝了口酒，得意地笑着。「眞虧你想出個好主意，不然，不被人殺死，也被煩死！」

接又道：「不知那個倒霉鬼拿到那沉香令？」

羽冲皺眉道：「其實，我亦是在萬般無奈之下才想出這個主意的，爲了追回眞的沉香令，撇開那些財迷心竅的人，只好出此一策。至於那個奪到紫檀木盒的倒霉鬼，那眞是倒了八輩子的霉，只怕，他今後永無寧日，但願不要爲了那紫檀木盒而令到很多人被殺！」

鐵銳快意地喝了口酒：「羽兄，別爲那批喪心病狂、見財亡命的人担憂了，他們就算一個個死光了，我也不覺得可惜，只覺得高興，世上少了這麼一些人，會少了很多紛爭仇殺，乾淨很多。」

羽冲抬眼望着鐵銳：「不要喝得太多，等會還要去找一個人！」

鐵銳道：「是不是去找灰衣惡煞？」

羽冲搖頭又點頭：「可說是，但却不是。」

鐵銳不解地道：「我聽不懂！」

羽冲壓低聲音道：「找到這個人，或許能够找到灰衣惡煞。」

「這人是誰？」鐵銳一副迫不及待的表情。

「『無所不知』萬士曉。」

× × ×

萬士曉已是個看來年近九旬高齡的古稀老人，鬚髮皆白，一雙壽星眉如雪也似白，但臉色却紅潤得很，就如通常所說的，鶴髮童顏。

他看來不像一個武林人，只像一個富貴人家的老太公——事實上他也不算一個武林人，但對於武林中的人與事，他都瞭如指掌，特別是對一些行踪詭異，不常在江湖上行走的奇人異士的行踪，更是知悉甚詳。

至於他是怎樣打聽到這些人的行踪，他是從來也不會對別人說，別人也休想從他口裏探聽到。

每一個人生來都有他的一套謀生本領，而專門打探武林中的隱秘，及武林人行踪，將之出賣給武林人，就是萬士曉賴以謀生的唯一本領。

每一個武林人，只要他出得起價錢，都可以在萬士曉處，打聽到他要知道的人與事。

× × ×

在一座豪門巨宅的華麗大廳上，羽冲鐵銳兩人，見到了「無所不知」萬士曉。

萬士曉穿着打扮得像個老太爺一樣，倚坐在一張紫檀交椅上，左右各有一個俏婢在爲他搥揑肩臂。

但，當他一見到羽冲偕同鐵銳踏入敞廳，忙止住了兩個俏婢的搥揑，坐直了身軀，呵呵一笑，衝着羽冲道：「賢世姪，什麼風將你吹到這裏來，是專誠來探望老夫的嗎？」

他好像很喜歡羽冲，臉上滿是笑容。

羽冲趕緊上前兩步，恭敬地道：「萬老伯，小姪既是來探望你老人家，復有一事動問。」

原來羽冲，萬士曉是相識的，看他們兩人說話的口氣，關係不淺。

羽冲復爲鐵銳作了介紹。

鐵銳上前抱拳一拱：「晚輩鐵銳，見過老前輩。」

萬士曉上下打量了鐵銳一眼，連聲道：「果然是一條漢子！快請坐。」

兩人在椅上坐下。

萬士曉慈悅地問：「賢世姪，到底想打聽哪一個人，哪一件事？」

羽冲忙欠身道：「愚姪想打聽灰衣惡煞的行踪下落。」

萬士曉白眉一掀，笑道：「老夫早已估到你會打聽此人下落，你打聽他，想必是爲了沉香令的事？」

羽冲點頭道：「正是，世伯眞的不愧通天曉。」

萬士曉呵呵笑道：「賢姪忘了老夫是靠什麼維生的？」

語聲一頓又起：「灰衣惡煞這個人，狡猾異常，行踪不定，居無定所，不過，老夫還是知道他的行止，賢姪與鐵少兄若是想找到他，最好立刻動身去找他，遲了，恐他又換了地方，那就要再費一番手脚了。」

接着低聲將灰衣惡煞的行踪下落告訴了兩人。

兩人靜靜聽完，喜形於色，一齊謝了萬士曉，告辭而別。

× × ×

采石磯頭，羽冲，鐵銳正坐在一臨江亭邊，眺望江帆雲浪，狀極悠閑。

這時候，正有一條錦舟，破浪直衝岸邊。

錦舟艙門密閉，只有一個舟子在起勁地搖着櫓。

兩人對這艘錦舟，自然一眼就看見了，也留了意。

錦舟很快靠上岸，那舟子矯捷地躍登上岸，在岸邊將舟繫牢。

一聲微响，艙門打開，一個俏麗的少女從艙中彎腰走出。

羽冲，鐵銳兩人雖然一直作眺覽江景狀，暗裏却對那艘錦舟留了意。因爲，據萬士曉所說，灰衣惡煞行踪就在這附近。

俏麗少女步上磯岸，嬝嬝婷婷的，直往江亭走去。

兩人早已對這俏麗少女注意上了，但却裝作不覺狀。

那少女來到亭前，俏目一掃兩人，竟然嬌聲對兩人道：「兩位可是羽公子，鐵公子？」

兩人聞言同時心內一動，這少女怎會認識他兩人？

表面上却聲色不動，兩人一齊目注少女。羽冲淡淡道：「姑娘怎會認識在下兩人？」

少女抿唇一笑：「兩位公子在江湖上鼎鼎大名，小婢雖然從沒見過兩位公子風範，但，却聽主人時常提起，今番，就是主人命小婢來迎兩位公子俠駕的。」

羽冲，鐵銳聞言，不由暗暗驚詫：少女所說的主人，到底是誰，又怎會知道兩人在此？

兩人腦中同時閃泛起一連串疑問。

羽冲笑道：「姑娘芳名，主人是誰，怎會知道在下兩人在此而派姑娘來迎？請一一告知。」

少女妙目在羽冲臉上一轉，嫣然一笑，道：「小婢賤名水仙。至於我家主人是誰，兩位公子等會就知，兩位心中現在一定有很多疑問，請恕小婢不能作答，若想釋心中的疑問，見到家主人，自然一一明白。」

鐵銳宏聲道：「連你家主人是誰也不願相告，你以爲咱們會跟你去？」

少女俏目一轉，落在鐵銳身上。「鐵公子，我家主人從不輕易見客，這次破例派小婢到來迎候兩位，據小婢所知，還是近十年來的第一次，兩位去是不去？」

鐵銳牛脾氣一發，瞪目道：「不去，管他是天皇老子還是地獄閻王，若不將他的姓名身份說出，咱倆就是不去！」

少女想不到鐵銳會如此粗硬，不由呆了一呆。

羽冲一直注視着少女的神情擧止。

少女——水仙臉上微現爲難之色，似是不知怎樣措詞勸說兩人隨她下舟，俯首咬唇，一會，抬頭一笑，妙目掃了兩人一眼：「兩位不是來找一個人的嗎？」

羽冲心頭一動，不動聲色地道：「姑娘怎知在下兩人是來找人的？」

水仙淺笑道：「主人對兩位公子的來意知得十分清楚，兩位想找到那人，請隨小婢去見我家主人，自然見到。」

鐵銳急聲道：「妳知咱倆要找的人是誰？」

水仙搖頭又點頭地道：「不是小婢知道，是我家主人知道。」

羽冲道：「說說看，若你能說中在下兩人所找的人姓名，在下兩人就隨姑娘去見妳家主人。」

水仙仍感爲難，咬唇略一沉思，然後說：「好，就告訴兩位，兩位要找的人，是灰衣惡煞！」

兩人被她說中了，雖是早有所料，也爲之暗暗驚詫不已。

——兩人此行，可說是只有兩人才知，但，現在不但有第三者知道，還派人來接他倆到一處地方，這一切，都令到兩人大出意外。

羽冲自嘲地一笑道：「你家主人高明得很，不但知道在下兩人的姓名身份，還知道來意，這樣高明的一個人，不見一見，那眞是一個損失！」

水仙聞言喜問：「那麼兩位是願隨小婢去了？」

羽冲頷首：「請姑娘帶路。」

水仙輕盈地一轉身：「兩位請隨小婢來。」一直往磯頭岸邊的錦舟走去。

羽冲，鐵銳兩人在後互視一眼，緊隨在後。

× × ×

兩人隨着水仙進入艙中，舟子解索，錦舟如飛離岸而去。

艙壁以絲幔飾垂，有一几，三個綉墊，三人就在綉墊上坐下。

水仙隨手將艙門關上。艙內立時黯黑，只有几上一盞水晶燈，發出柔和的燈光，照遍艙中。

「姑娘。爲何將艙門關上？艙內連蓬窗也沒有一個，豈不氣悶得很？」羽冲打量着艙內。

「羽公子，這是我家主人的吩咐，他不想讓外人知道他所在的準確方向，兩位只好委屈一下了。」

確實，這個辦法很好，羽冲，鐵銳兩人，坐在艙內，一點也看不到外面的情景，只覺舟行甚速，至於方向，更加不知。

「姑娘，到底妳家主人是誰？可否告知在下兩人？」羽冲一直想知道對方的底細。

水仙一掠鬢邊髮絲：「兩位何必心急，等會主人自會介紹。」

苦笑了笑，羽冲只好不再問。

× × ×

初時舟行平穩，現在却忽然顚簸起伏不定，艙外並隱約傳來浪擊聲，想是舟行已到江心。

突的，舟身猛然地一個傾側，三人幾乎坐不住，滾倒在艙中。

鐵銳大聲道：「這是怎麼攪的？俺有點頭暈！」

話未落，接連再幾個猛烈傾側顚簸，艙內三人，再也坐不住，滾倒在艙板上。

水晶燈從几上傾跌，「嘩啦」跌碎熄滅，艙內頓時暗黑一片。

「姑娘，快將艙門打開！」羽冲感到有點不對勁。

黑暗中傳來水仙的嬌呼聲：「艙門打不開！」

羽冲一聽，心突的往下一沉。

鐵銳的吼叫聲响起：「再這樣顚下去，我可要吐了！」

舟身搖蕩傾側顚簸得越來越劇烈，三個人不由自主的，在艙內滾動起來，暗黑中，也不知誰撞着了誰。

羽冲，鐵銳努力想抓住艙壁上的一點東西，好穩住身體，但抓住了艙壁的絲幔，絲幔很快就斷落，三個人仍在艙中滾個不停。

「羽兄，艙壁是鐵鑄的！不好，咱們中了詭計！」鐵銳吼聲在艙內嗡嗡回响。

羽冲聞言，不由心頭大震，滾動中伸手一摸艙壁，觸手冰涼堅硬，彈指一敲，發出「嗡」的一下鳴响，果然是鐵鑄的。

這時，舟身已完全傾側，三個人一同滾跌落鐵鑄的艙壁上。

恰巧，水仙就滾跌在羽冲身邊，一只素手還搭在羽冲身上。

羽冲忙亂中亦感覺到水仙就在身旁，大聲道：「姑娘，艙門爲什麼打不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水仙想是滾跌得有點支持不住了，喘着氣道：「大概那舟子在外面將艙門閂死了，想不……不到……主人……連小婢……也……也要一……併害死！」

羽冲全身刹那如浴冰水，冰涼透了，整個人僵了一會，始用力搖了搖身邊不响

不動的鐵銳：「鐵兄，你怎樣了?」

鐵銳一點反應也沒有，早巳被顛簸得暈了過去。

羽冲大驚，雖然他也被顛得有點頭暈暈的，但這一驚，令到他完全清醒過來，伸手一探鐵銳鼻息，還好，鼻息咻咻，只是暈了過去。

「姑娘！」羽冲叫，不見回答，知道定是暈了過去。

艙中三人，只有他一個人是沒有暈過去的，他試着暗運內力，想震碎艙壁，但反彈之力，反而將他整個人震彈起，一頭撞上另一面艙壁。

這一撞，直撞得他昏頭昏腦，隨着舟身一個翻覆，他重重地撞跌落艙頂，終於昏了過去。

荒島人魔

怪石嶙峋的崖岸上，一個散髮披肩，巨目海口，神態獰猛的半百老者，坐在一張長條桌後，臨崖對海喝酒。

而這散髮老者的背後，赫然站着灰衣惡煞！桌旁，站着一個少女，不時爲散髮老者添酒。

灰衣惡煞站在那位老者身後，狀甚恭敬。究竟這老者是何許人，竟然令到灰衣惡煞對其如此恭順?

說起來，此人大有名頭。

他就是當今武林黑白兩道聞名變色的大魔頭：「千變人魔」屠不空。

屠不空自出現江湖，從來沒有人見過他的眞面目，每一個見過他的人，都有不同的說法。

二年前，屠不空於山東境內將一個歸隱還鄉的知府全家二十三口殺個淸光，並將財物刦走後，一下子像在空氣中消散了般，無影無踪，再沒有在江湖中出現過。

想不到，原來他藏匿在這個荒涼的海島上。

× × ×

「千變人魔」屠不空一面擧杯喝酒，一面不時注視打量着海面，似在尋找一些什麼。

「主人，快看，林蛟回來了。」灰衣惡煞在屠不空背後，興奮地用手指着海面上離岸數十丈處，於波濤翻湧中像魚一樣快捷地游着的人形。

屠不空聞言，順着灰衣惡煞所指的方向，巨目倏睜，精光閃射地望向海面。

「唔，果然是他，看來他解決了那兩個小子！」屠不空注視着那個在海上越游越接近海岸的人，臉上露出滿意與殘忍的笑意。「只可惜，毀了老夫一艘錦舟。」

那個執壺的少女，目中有淚，强忍着沒有掉下來。

× × ×

一個渾身濕淋淋的精壯漢子挺立在屠不空面前。

——正是那個錦舟上的舟子！

屠不空巨目中精光閃射，海口一張，道：「林蛟，怎樣?」

被稱作林蛟的舟子，垂手畢恭畢敬地道：「回主人，全部按照主人的吩咐，將羽冲，鐵銳在海上解決了，大概現在兩人已做了淹死鬼，到龍王爺那裏報到了。」

屠不空滿意地點點頭，倏的仰首長笑不止。

笑聲將浪濤聲掩蓋，瀰佈在空中。

良久，屠不空才止住笑聲，鯨吞虹吸般喝了一大杯酒：「幹得好，從此，再沒有人追查到老夫頭上了。」

灰衣惡煞奉承地道：「主人果然手段高明！」

屠不空發出一連串得意狂笑聲：「老柺，只要跟着老夫，榮華富貴有的是！」

接又對林蛟道：「你也是，去！快去換衣服！」

林蛟恭應一聲，正想退步轉身而去，却被一旁幾次張口欲言的少女叫住了：「林蛟，水仙姐姐怎樣了?」

語聲悲咽，她這是明知故問。

林蛟毫不在乎地道：「陪那兩個小子去見龍王爺了。」

那少女不禁掩臉悲泣起來。

屠不空濃眉聚攏，一聲斷喝：「賤人，哭個甚的，哭得老夫心煩，一掌活劈了妳！」

少女被他一叱喝，驚得忙收聲止泣。

「快斟酒！莫擾了老夫酒興！」

少女忙抽咽着爲他斟酒。

屠不空暢快地擧杯一飲而盡。「想不到那兩個小子這樣容易就解決了！」

× × ×

語聲才落，背後恭立着的灰衣惡煞，伸手一指海面，急聲道：「主人，快看，有一艘船朝島上駛來了。」

屠不空像被尖針刺了一下般，猛的放下酒杯，朝海面上望去。

海面上，一艘快船，正扯着滿帆，乘風破浪，快速地朝海島駛來。

目光定定的凝望着那艘離海島越來越接近的快船，屠不空握杯右手一緊，「波」的一响，酒杯碎裂！

屠不空，灰衣惡煞，少女三人一齊屏息望着那艘快船靠近了岸邊，屠不空，灰衣惡煞目中兇光閃現，而少女目中，則閃現出希望與懼怕的眼色。

「林蛟——！」屠不空一聲猛喝。

如响斯應，崖坡下，一片林木後，如飛般閃現出林蛟的身形直往崖坡上奔來。赤着上身，顯然來不及穿上衣服，就匆匆趕來了。

一口氣來到屠不空面前，垂手道：「主人，有何吩咐?」

屠不空氣怒地一指着巳靠岸的快船，厲聲道：「你看！」

林蛟抬頭一看，吃驚地道：「怎……怎麼會有船來這裏?」

屠不空獰聲道：「是不是你將那艘船故意引來的?」

林蛟嚇得渾身一抖，「噗」的跪下，惶聲道：「奴才怎敢，主人饒命！」

屠不空目中兇光一閃即隱，「暫時饒你一命，下去看看來的都是些什麼人！」

林蛟如獲大赦般連叩了幾個頭，應了幾聲「是」，爬起身，朝崖岸邊走去。

灰衣惡煞一直站在屠不空背後，眼珠直轉。

那少女則又焦急，又關切，又希望地向崖岸望去。

× × ×

林蛟很快就回轉。

不過，身後却多了三個人。

屠不空一見林蛟背後那三個人，不禁臉色微變，霍的從椅上站起身，但，很快又坐下。

——强作鎭定。

未等走近，林蛟身後三人中一個相貌威嚴的中年人巳開聲道：「千變人魔，想不到吧，咱們會找到這裏！」

來人正是段雲鵬，雲九蒼，及連雲堡總管：「掌中刀」司徒夏。

屠不空仰天打了個哈哈：「段雲鵬，雲九蒼，好本事，竟然找到老夫！」

接一瞪林蛟：「退下！」

林蛟如釋重負地應了聲「是」，退立在屠不空，灰衣惡煞背後。

段雲鵬打量一眼站在屠不空背後的灰衣惡煞：「眞是得來全不費功夫，終於讓咱們找到了灰衣惡煞。」

雲九蒼在旁接道：「千面人魔，灰衣惡煞幾時作了你的奴才?」

灰衣惡煞站在屠不空背後，羞怒得脹紅了一張臉。

執壺少女一聽來者是段雲鵬，雲九蒼不由臉露喜色，不過很快就收斂了——怕被屠不空看見，對她驟下毒手。

屠不空聞言嘿嘿一笑，得意地道：「他門不過老夫，又逃不了，只好甘願聽老夫驅使。」

灰衣惡煞一張臉陣紅陣白，直咬牙。

「段雲鵬，你怎會找到來這海島?」屠不空冷聲問。

段雲鵬哂笑道：「很簡單，先是暗中跟着羽冲，鐵銳，後再跟踪他，不就輕易地找到來了?」

「他」指的是林蛟。

接着語聲悲沉道：「可惜，咱們由於距離太遠，搶救不及，眼睜睜看着羽冲，鐵銳兩人葬身大海。」

屠不空聽完段雲鵬的說話，巨目暴瞪，獰喝：「林蛟！」

林蛟渾身一顫，怯怯地上前，未說話，先跪下，抖聲道：「主人，奴才知罪！求主人饒奴才一命！」

屠不空望也不望跪在地上的林蛟一眼，頭也不回地道：「老柺，殺了他！」

灰衣惡煞低應了聲「是！」兩步從屠不空背後踏前，冷酷地望着跪在地上的林蛟：「主人有命，你不要怪我。」

一掌疾向林蛟頭頂拍落。

執壺少女嚇得一張素臉雪也似白，以手掩眼，不敢看瞬即出現的慘酷場面。

就在灰衣惡煞擧掌的刹那，一直像待宰羔羊一樣的林蛟，身軀突的一個側滾，按地一躍而起，躍奔向崖邊。

他想仗着一身極精的水性，撲落海中逃去。

他不可謂不快，可惜，灰衣惡煞比他還要快，「嗖」的一响，灰衣惡煞巳如一片灰雲般躍飄起，閃飄至在亡命奔馳的林蛟頭頂，灰袖一揚，一道烏光自他袖中閃出，刺向林蛟背心。

林蛟可能自知難逃一死，嘶聲大叫：「沉香令在千變人魔——」

突的語聲一停，血光自他背心暴濺出，一個身子猛的衝前五六步，「噗」的撲跌在地上，寂然不動。

一顆腦袋，垂貼在崖邊。

灰衣惡煞身形落地，灰袖一垂，手中烏錐刺巳藏入袖中，上前踢了一腳趴伏在地的林蛟，見毫無反應，遂一腳將林蛟屍體踢落崖下，轉身飛步躍到屠不空面前，垂首恭聲道：「主人，奴才巳照您吩咐，將那該死的東西殺了！」

屠不空滿意地點點頭，灰衣惡煞立即退站在他身後。

段雲鵬三人本想出手阻止，却由於事情發生得太快，援救不及，只有眼睜睜看着林蛟被殺！

但他們三人都聽到了林蛟被殺前的呼叫。

屠不空亦聽到了林蛟被殺前的呼叫，所以臉色一下子變得很難看。

——如今，想狡賴也不成了。

段雲鵬踏前一步，冷冷地注視着屠不空：「屠不空，你還有何話可說，快將沉香令交出！」

屠不空推桌而起，桌倒杯翻，厲聲道：「不錯，沉香令是老夫派老拐自聶鬼手上奪取到，哼，沉香令人人可得，你又不是沉香令的物主，老夫爲何要交出沉香令?你又憑什麼資格要取沉香令?」

雲九蒼義正詞嚴地道：「不憑什麼，就憑那九十萬行將餓斃的災民，今天，咱們一定要將沉香令取回救災民於水火。」

屠不空嘿嘿一笑：「只怕未必，你們只不過仗着救濟災民的名義，實行巧取豪奪，據爲己有。」

司徒夏被屠不空這種誣蔑氣得戟指罵道：「老魔頭，你不要含血噴人，段堡主，雲前輩可不是像你這樣的卑鄙小人，爲了一己之私，竟置數十萬災民的生命於水火！」

執壺少女早巳被這劍拔弩張的場面嚇得瑟縮着身軀，退躲在一旁。

屠不空仰天厲笑幾聲：「不管你們如何說，沉香令既在老夫手中，老夫豈會白白將一宗財寶雙手奉送給你們，今天，你們自己巳上門來，怪不得老夫，老拐，動手殺了他們！」

灰衣惡煞恭應一聲，自屠不空身後撲出，灰袖一揚，烏光閃現，手中巳多了把烏光泛閃的烏錐刺，飛虹電閃般刺向司徒夏！同一時間，千變人魔屠不空，雙掌一擊，發出「啪」的一聲脆响，左右手一分，同時發出一股强烈的掌力，撞擊向段雲鵬，雲九蒼兩人。

大俠捐軀

段雲鵬，雲九蒼同時身形一個側閃，避過掌勁，自左右欺進，段雲鵬即時一聲低喝：「雲老弟，暫且退下，煩勞你爲我和司徒總管掠陣！」

雲九蒼剛想一指點向屠不空左太陽穴，聞言連忙住手，同時飄身後退，站在一旁爲兩人掠陣。

段雲鵬於說話的刹那，巳連環交錯向屠不空連攻七指十四掌！

屠不空散髮飄飛，巨目中精光大盛，一臉猙惡之色，狀如厲鬼，沉嘿一聲，以指戟指，以掌擊掌，刹那間，「篤篤篤篤」，「蓬蓬蓬」之聲响起，兩人互擊十四掌，互戳七指！

兩人身形略一頓，接又出招，霎時掌影與人影翻飛躍閃，鬥在一起。

兩個人都以快打快，時而浮光掠影般，時而如響悶雷——兩人手掌擊發出的響聲，鬥到激烈處，連站在一旁觀戰掠陣的雲九蒼，也看不出誰是段雲鵬，誰是屠不空。

× × ×

司徒夏身爲連雲堡總管，身手當然不弱，見灰衣惡煞一錐急刺自己腰眼，不慌不忙，偏身一讓，右手疾出，迎向那泛閃起烏光的錐尖！

司徒夏要不是練就了刀槍不入的童子功或鐵布衫，要不就是瘋了，竟然想以一只肉掌，去迎擊灰衣惡煞的銳利錐尖！

就在肉掌與錐尖將要相觸的刹那，司徒夏右掌向外一翻，掌中有白光閃現，「叮」的一下脆響，尖錐刺中了司徒夏向外翻迎的手掌！

那麼銳利的尖錐，竟然刺不入司徒夏右掌。

你道司徒夏眞的練就了童子功，金鐘罩？非也，別忘了他外號「掌中刀」，原來他掌中貼藏着一把只有巴掌長短的精鋼短刀！

剛才，灰衣惡煞錐尖就是刺在他貼藏在掌心的短刀上，故此刺不住分毫！

司徒夏乘灰衣惡煞尖錐刺擊在掌心短刀上挫頓的刹那，左手一揚，三點白光自他左手掌心閃射而出，一上二下地直射向灰衣惡煞的咽喉，及左右肩井。

在如此短的距離下，三點白光的速度又是如此疾速，照理，灰衣惡煞是萬萬閃躲不了。但，灰衣惡煞却及時閃躲開了疾射而至的三點白光。

就在三點白光一閃而至的霎間，灰衣惡煞就像被人攔腰砍劈斷般，整個上半身倒折下，腦袋差點垂落地上，雙手却撐在地上，三點白光在他凸起的腹腔上面貼射過。

白光貼射過，灰衣惡煞仰弓在地上的身軀，突然像生蝦一樣彈跳疾躍而起，那速度之快，眞是匪夷所思。

身形在空中靈妙地一個翻滾，身形平射向有點愕然的司徒夏，烏光驟現，血光迸濺，司徒夏只來得及發出一聲短促的「喔」聲，雙目一瞪，目光迷茫散亂，整個人像遭電殛僵愣了一下，跟着身軀一傾，摔跌在地，寂然不動。

咽喉上多了一個黃豆大小的血洞，正汩汩流出鮮血。

灰衣惡煞跌落司徒夏身邊，目光如餓狼般注視地上側躺着的司徒夏屍體一眼，咀角泛現出一絲殘酷的笑意，一回身，望向激鬥中的屠不空，段雲鵬。

× × ×

若不是激鬥中的段雲鵬，屠不空兩人發生了劇變，吸引了雲九蒼的注意力，灰衣惡煞斷不會這樣輕易得手，將司徒夏擊殺！

就在灰衣惡煞將司徒夏刺殺的前一刻，激鬥中的段雲鵬，屠不空兩人，倏的自漫天掌影中突現，漫天掌影亦隨之驟斂。

兩人似乎是誰也奈何不了誰，兩人都瞬也不瞬地凝視着對方，胸腹同時一起一伏，在大口吸着氣。

跟着，一陣爆豆也似的「必剝」聲連串在兩人身上響起。雲九蒼在一旁見了，知道兩人在作殊死一擊，不由緊張，全神貫注在兩人身上。

——因此亦忽略了在另一邊拚鬥的司徒夏，灰衣惡煞兩人，至今灰衣惡煞將司徒夏刺殺！

陡的，對峙着的段雲鵬，屠不空，同時發出一聲撼山震海的巨喝，兩人同時衝前，各出一掌——傾盡全力的一掌！

「嘭」然巨響聲中，兩人雙掌擊實，激蕩起大股氣漩，沙石騰漫。

兩人這一掌接實，如膠似漆，緊黏在一起，頭上白霧升騰。

這是一種拚命的打法，內力的拚鬥，只要雙方之中的任何一方勝對方一籌，那麼，就穩操勝劵。

所謂事不關己，關心則亂，雲九蒼眼見多年老友在和敵人作拚命之鬥，那有不緊張的，簡直緊張到手心揑汗。

拚鬥雙方，這時已由直立變爲半蹲，雙脚亦慢慢一分一寸地往下陷，直陷到足踝。

兩個人的身軀開始時仍穩如泰山，漸漸，隨着頭上蒸騰的血氣越濃越厚，初時微顫，繼之劇抖，進而猛烈搖幌起來——彼仰他傾，他仰彼傾，直如兩個人面對面合搖一搖那樣。

雲九蒼越看越緊張，緊張到握拳雙手指甲陷進掌肉中也不覺。

看起來，兩人仍是一個不分上下之局面，這樣鬥下去，兩人勢必力歇而死。

雲九蒼很想上前將兩人分開，但又不敢，因爲一個弄不好，可能會加速兩人的死亡。

高手拚鬥內力，最忌有第三者插手，除非第三者的內力比拚鬥中的兩人還要精純，不然只會弄巧反拙。

× × ×

就在雲九蒼猶疑不決，自感沒有把握能將兩人安全分開的刹那，劇變突生。

拚鬥中的兩人，其中有一人被震飛而起，整個人像片枯葉被急風吹掃一樣，飄落在四丈開外，「叭」聲仰趴在地上，張口噴出一股血箭，頭一歪，不動了。

雲九蒼在一旁看了，只驚得心胆俱碎，猛一個縱躍，撲向那個被震飛的人。

被震飛的不是別人，正是段雲鵬！

蹲下身，托起段雲鵬的腦袋，雲九蒼急忙一掌貼在段雲鵬背後大穴上，將內力源源輸進他體內。

段雲鵬一張臉如金紙般，雙目緊閉，咀角仍有血淌流出，氣息微弱得令人很難察覺他還是個未死的人。

段雲鵬在雲九蒼將內力輸送入他體內後，終於有了反應，先是臉上有了點血色，繼之，眼皮動了動，微微睜開，眼中已無神，最後，咀唇抖動，好一會，才有一絲極微細斷續聲傳進雲九蒼耳中。

「我……不……行了，雲……雲老……你……務……必……將……沉香……令……取回……救活……災……災民……」

頭一歪，雙目闔起，咽了氣。

雲九蒼眼見多年老友死在自己懷中，不禁悲憤莫名，輕輕緩緩地將段雲鵬的上半身放在地上，正要站起身，找屠不空拚

命，屠不空的狂笑聲已傳入耳中。

抬起頭，屠不空已站在他面前不到一丈處，散髮蓬亂，巨目睜瞪，海口血漬殷然，葛色緞袍上，有一大片血漬，顯然，這個老魔頭也受了極重內傷。

望着屠不空那如惡鬼夜叉般的形相，雲九蒼慢慢站起身，渾身骨節一陣暴響，準備向屠不空展開攻擊。

屠不空張開血盆大口，乾嚎了幾聲：「雲九蒼，今回輪到你了。」

雲九蒼一手搭在腰間長劍上，憤然道：「屠老魔，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語畢，嗆然拔出長劍，仗劍就要衝刺向屠不空。

陡的，雲九蒼剛想前衝的身形猛然一窒一震，整個人彷彿虛脫了般萎頓下來，一雙目睜得渾圓，頭一垂目光落在胸前。

胸前，一截仍在滴血的尖錐自他胸內透出，足有半尺長短。

雲九蒼渾身一陣劇顫，用憤怒得微顫顫抖的語聲問：「灰衣惡煞？」

背後傳來灰衣惡煞惡毒得意的笑語聲：「現在才估到，太遲了。」

雲九蒼頭上因痛楚而冒滾着黃豆般的汗珠，因了錐心的痛楚而語聲微顫：「我怎會忘了還有你這個卑鄙小人在！」

語聲才起，猛然運聚起全身殘存的肌肉，反手一劍朝後掄斬！

但劍只掄動了一半，就在半途中倏然垂下——灰衣惡煞已及時快速地將尖錐自他背後抽出——人亦乘機向後飄退。

尖錐自雲九蒼背後拔出，雲九蒼殘存在體內的一口氣，及內力，亦將會自他體內洩出，故此，他的劍只能掄動一半——就死了。

隨着垂下的右手長劍，暴睜雙目，一臉怒憤之色，死不瞑目的雲九蒼，身軀慢慢向右傾側終於傾撲在地，寂然不動。

× × ×

好惡毒陰狠的灰衣惡煞，就像一條毒蛇一樣，乘雲九蒼悲傷憤怒，心神鬆懈的時候，潛到雲九蒼背後，悄然無聲的將尖錐自雲九蒼背後刺入。

而屠不空的笑聲話聲，目的是吸引雲九蒼的注意力，好讓灰衣惡煞順利下手！這兩個人，可說是世間最卑鄙惡毒的人。

× × ×

屠不空，灰衣惡煞兩人，流目打量着地上三具屍體，同時仰天狂笑起來。

確實值得他們狂笑，因爲，凡是追查到他們身上的人都死了——海中溺斃的羽冲，鐵銳，死在他倆手中的段雲鵬，雲九蒼，司徒夏，以後，他倆可以安枕無憂了，安然將沉香令中所藏的藏寶圖取出，起出寶藏。

狂笑聲只持續了一段很短的時間，就被一陣猛烈的嗆咳聲所打斷了。

屠不空本已受了極嚴重的內傷，當時不及時加以調息，現在又狂笑，遂引發了內傷，嗆咳不止。

這一陣嗆咳，直咳得他臉色脹紅脖子粗，氣喘咻咻，一個身子亦抖顫起來。

灰衣惡煞一見屠老魔如此，住止笑聲，惶恐萬分地快步走近屠老魔身邊，極之關切恭敬地道：「主人，不要緊吧，奴才扶你到屋中休歇調息一會，怎樣？」

強忍住嗆咳，屠老魔猛烈地喘息了一陣，才喘息着道：「老朽，你放心，老夫不會有甚麼大碍的，只受了一點輕微的內傷，只要調息一會就沒事了。」

就這說話之間，已然喘息停頓了好幾次。

「那麼，奴才扶主人到屋內去。」灰衣惡煞小心地扶着屠老魔。

屠老魔不知是受傷太重還是一時糊塗，亦是太過信任灰衣惡煞，竟然急不及待地道：「老拐，不用了，待老夫在此坐息一會就沒事了，你爲我守着。」

灰衣惡煞一聽，忙誠恐誠惶地應道：「是，主人，奴才自會小心守護，您老放心調治吧。」

心裏却暗道：「老鬼，你放心去死哩，有我在，沉香令只有我一個人得到。」

心頭暗喜，表面却不動聲色，仍是一臉惶恐之色，慢慢扶屠老魔就地坐下。

盤膝坐在地上，屠老魔閉目調息了起來。

灰衣惡煞站在離老魔三步不到之處，眼見屠老魔閉目調息，臉上閃泛起一絲惡毒陰險之色。

倏的，屠老魔巨目暴睜，兩道如電光般目光，射向灰衣惡煞，嚇得灰衣惡煞臉也有點白了，惶懼地站立着，一動也不敢動。

屠老魔見灰衣惡煞惶懼地站立着，沒有任何異動，才滿意，放心地從新閉上雙目，吐納調息起來。

——這一次，才是他眞正的調息。

灰衣惡煞等屠老魔重新閉上雙目，心裏不由暗罵：「死老鬼，任你精似鬼，等會有你瞧的！」

大海飄流

茫茫大海。

蒼蒼天日。

碧波連天的大海，正有三個遇溺的人，抱着一根桅桿，在隨波漂流。

抬頭只見水連天，放眼不見山與地，看來，這三個遇溺的人，雖然暫時不會死，但，遲早總會死——不是喝死就是餓死，或虛脫而死。

抱着桿桅的三個人，其中有一個抬起了頭，望向前方：「姑娘，你確定咱們沒有泅錯方向了吧？」

三人中原來有一個還是姑娘。

「羽公子，小婢記得清楚，絕不會錯，只要一直往前泅，就能游近那海島。」

三人中那個女的語氣堅定地說。

另一個人抬頭振聲道：「若讓我再遇上那個舟子，非活劈了他不可。」

「鐵兄，留點力氣划水，咱們有命登岸，再找他算帳。現在咱們不要多說。」抬頭向前看的人勸說。

原來這三人，就是被林蛟將船翻沉在海裏，困在艙中不能脫身的羽冲，鐵銳，水仙三人。

三個人竟然死裏逃生，眞可以說得上是奇跡。不過，三個人能否活着泅達陸地，却是一個疑問。

生與死，就看他們三人的造化了。

三個人都不再浪費氣力，默不出聲地

用力蹬脚划手，向前泅去。

× × ×

望着屠老魔如一尊石像般盤坐在地上，氣息由粗濁漸趨平穩，灰衣惡煞臉上陰晴不定，幾次蠢蠢欲動，到最後，還是忍住了。

他實在沒有把握能够一擊將屠老魔殺死。

雖則，一個受傷的人，在閉目調息時，等於一個全無抵抗力的人，可以輕易將他擊殺，但，他還是不敢貿然動手。

——他弄不清屠老魔這次是眞的在調息，還是在試探他。

他跟了屠老魔差不多有二年，深知屠老魔是個極工心計，極難對付的人。

而他自己，也是個疑心極重，極愼重的人，決不會做冒險的事情。

望着屠老魔，灰衣惡煞心裏七上八下，一時之間，下不了決心。

最後，咬咬牙，他決定再忍耐觀察多一會。

小心駛得萬年船，這是他一向行事做人的信念。

× × ×

三個人由於都不會水性，空有一身武功，在水裏却派不上用場，泅了不到一頓飯工夫，早巳累得手脚痠軟氣喘不巳。

「羽公子，看來咱們游不到那海島了！」水仙首先洩了氣。

「姑娘別氣餒，咱們只要堅持，一定可以泅到那海島。」羽沖語氣堅定地說：「鐵兄，咱倆合力讓水仙姑娘歇一歇。」

鐵銳豪壯地道：「不奪回沉香令，我是不會死的！羽兄，只要咱們有一口氣在，就要不斷地泅。」

水仙感激地望了兩人一眼：「兩位公子，多謝兩位對婢子的鼓勵。」

羽仲道：「姑娘，快不要如此說，咱們可說同『木』共濟，生死同命，只要咱們同心合力，一定死不了。」

這時，一陣急勁的海水橫掠海面，將他們三人毫不費力地推送前去！

× × ×

目中兇光閃現，灰衣惡煞這時已下了決心，不惜冒險擊殺屠不空。

屠不空這時有如老僧入定一般，達到了物我兩忘的境界。

灰衣惡煞慢慢將右手擧起，毫無聲息地伸置在屠老魔頭頂上空。

只要一掌拍落，屠老魔就會天靈盡碎，橫屍當場。

深深地長吸了一口長氣，慢慢將右掌降落到離屠老魔頭頂不到一寸處，灰衣惡煞一咬牙，全身眞力運集在右手掌上，眞力一催，右掌同時電閃般拍落在屠老魔頭頂上。

「噗」的一聲脆响，如擊冬瓜般，灰衣惡煞一掌力擊在屠老魔天靈蓋上。

隨着「噗」的一聲脆响，屠老魔天靈蓋應聲碎裂，腦漿鮮血飛濺滿地。

屠老魔隨着灰衣惡煞一掌擊落在天靈蓋上，整個人如受重擊般，霍的彈身挺立起，一雙巨目中，兩只眼珠怒突出眼眶外，一張血口大張着，腦漿鮮血披流滿臉，形態模樣恐怖得猙獰到極，彷佛一只剛從地獄中逃出來的吸血惡鬼般。

猛然一個轉身，屠老魔竟然沒有立刻死去，面對着灰衣惡煞。

灰衣惡煞早於一掌擊落屠老魔天靈後立刻撤掌飄身後退，一退幾近二丈，灰袖一翻，右手中緊握着那把兩尺長的尖錐。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灰衣惡煞就是恐怕一擊不能置屠老魔於死地，所以戒懼地飄身後退——進退留有餘地。

望着屠老魔恐怖猙獰如鬼的模樣，灰衣惡煞一張臉「刷」的變得死人一樣的蒼白。

盡管他殺人無數，却還是第一次面對一個如此恐怖猙獰的人。

腦漿與鮮血是流得屠老魔滿臉滿頭，血漿黏結住散披的蓬髮，垂貼在臉上，肩上，越形可怖。

連灰衣惡煞這個以殺人爲榮，兇殘成性的煞星，見了屠老魔現在的模樣，也不由驚嚇得不自主顚退了兩步。

他萬想不到屠老魔竟然會如此兇厲——天靈蓋被一掌擊碎，仍然不死。

屠老魔伸手在臉上抹了一把——將掩遮在眼上的漿血抹去，伸出那只滿是紅白之物的血手，顫動着，艱難地向前跨出一步。

灰衣惡煞不由再退兩步。

屠老魔血口噏動：「老……老拐你……你……」

你什麼沒有再說下去，身軀却再向前蹌進一步，那只滿是腦漿鮮血的手極力向前伸，彷佛要執着點什麼似的——可能想抓着灰衣惡煞，血口猛的大張，口裏發出了一聲慘厲無比的吼叫聲，身軀猛向前一個衝撲，撲伏在地，那只伸出的血手，在地上一插一抓，沒入土中。

灰衣惡煞一見屠老魔衝撲前來，只嚇得他心胆俱寒，不由自主的連連退步，脚下一絆，跌坐在地，再也起不了身。

× × ×

太陽無情地晒着羽仲，鐵銳，水仙三人，晒得他們頭昏眼花，口乾舌燥。

海水泡浸着他們的身體，令到他們三人四肢痳軟無力，手脚有點不聽指揮，就像不再是屬於自己的一樣。

飢喝、疲乏，折磨着他們，侵蝕動搖着他們三人的意志。

水仙實在忍受不了這種難以忍受的磨折，乾澀地道：「兩位公子，婢子忍受不了，兩位將婢子丟下吧，這樣，兩位或許還有機會活着泅到海島。」

「姑娘，妳千萬要堅持下去，要死咱們一起死，要活，咱們一同活着登岸，咱們決不會將妳丟下不管！」羽仲語氣斬釘截鐵。

「羽公子，帶着婢子，只會拖累兩位，求求兩位別再理會婢子，放下婢子，兩位繼續向前泅吧，否則，咱們全無可能泅到海岸。」水仙繼續哀求。

羽仲却固執地不肯，一只手緊緊地抓住水仙一條手臂，不讓水仙乘機滑脫開！

「姑娘不要多說了，生，咱們三個人一起生，死，咱們三個人一起死在海裏。」

一直沒有開聲的鐵銳，突然用力踼了兩脚水，昂起頭，伸手向前一指，興奮地用啞澀的語聲道：「看，快看，那面有陸地的影子。」

這一句話，恍如久旱望雨，驟聞一聲春雷般令人狂喜振奮，羽沖，水仙兩人，連忙抬頭放目順着鐵銳所指的方向望去。

三個人的猛喜得一顆心差點從口腔中跳出——目光所及，遠處的海面上，出現一片起伏高低的黑影。

三個人既如在千里乾旱的沙漠上，望見了綠洲一樣，那份狂喜，簡直是無法形容。

「咱們不會淹死在海裏了，前面就是陸地，咱們加把勁吧！」鐵銳興奮地高聲嘶喊起來。

羽沖則雙目瞬也不瞬，緊緊地凝望着遠處陸地的黑影，唯恐那黑影會在他眼前霎時消失了。

水仙則目中盈淚，咀唇微顫，終於，眼臉眨動了幾下，大顆大顆淚珠奪眶而出，流在臉頰上，呻吟了一聲，「咱們有得救了，可以不用死了。」

生死有命，有時候，不由你不信，就在這時，海上又起了風，一陣陣急激的勁風掀揚起的如山浪濤，但也輕快地將他們三人載浮載沉地直往前面推進。

不到半個時辰，三個人都巳清晰地望見前面海面上突現的岩岸。

三個人都拚力地蹬着水，加速向前泅去。

連水仙也不知那來的一股勁力，不自覺地蹬動雙腿。

急勁的海風仍將三人輕快地往前推送，但，三人也吃了不少苦頭了——被掀起的浪濤沒頭沒腦地罩落頭上，一忽兒整個人被高高拋起，仿如騰身直上九霄，一忽兒又被拋下萬丈深淵，永遠沉淪般，令到三人頭昏腦脹，加上在海浪衝擊下喝了不少海水，有幾次，三個人都差點抓抱不住桅桿，被海浪拋下騰高的衝散了。

要不是羽沖死命抓握住水仙，水仙早巳支持不住，而被海衝脫她所擁抱的桅桿，做了波臣。

三個人就那樣隨波逐浪，在急激的海風推送下，往前移動。

× × ×

灰衣惡煞坐在地上，虛弱地喘息了一會，慢慢地鎭定了因驚恐而致慌忙的心情，雙眼仍緊緊盯着撲伏在地，一只手深深插入地裏的屠老魔，那樣子就像懼怕屠不空隨時隨地會從地上躍撲起來那樣，臉上仍有懼意。

等了足有盞茶時分，灰衣惡煞才慢慢站起身，雙眼仍緊緊盯着屠不空的屍體。

長長吸了口清氣，右手緊握尖錐，戒懼地踏前一步，見沒有動靜，再踏前一步，又停下來觀察一會。

就這樣，灰衣惡煞懷着戒懼的心情，終於走近屠不空撲伏在地的軀體旁，二話不說，以第一時間，最快的動作，做了他第一件認爲最應該做的事——將尖錐猛地瘋狂地刺入屠不空的軀體上。

直到他認爲屠不空再不會從地上爬起來，才喘息着，以錐支地，整個人彷佛虛脫了般搖搖欲墜。

這一陣亂刺，令到屠不空身上，一片血肉模糊，令人不忍卒睹。

喘息了一會，灰衣惡煞確定屠不空不會再活了，才惡恨恨地踼了地上的屍體一脚：「屠老魔，我終於殺了你，終於殺了你，哈哈！」仰天一陣狂笑，狀若瘋人。

笑聲在崖空中迴蕩不絕，良久，才止歇。

灰衣惡煞目中恨恨之色閃褪，却發出貪婪之光：「屠老魔，你命我替你將沉香令搶奪到手，雙手奉送給你，如今，沉香令眞正的屬於我了，我將是天下間最富有的一個人！」

接着，忍不住又狂笑起來。

狂笑中，一脚將屠不空屍體踼轉——仰面朝天，快速地蹲下身，伸手在屠不空身上一陣掏摸，好一會才又失望又憤恨地站起身，「蓬」的一聲，將屠不空屍體踼得直往崖下滾落：「屠老鬼，我一定會將沉香令找到！」

說完，匆匆朝崖坡下走去。

× × ×

三個人醒來後，發現自己巳置身於陸地。最先醒來的是羽沖，起初，他還以爲自己死了，身在地獄，及後看清楚了四周，才知道他們終於身在陸地。

他記得很清楚，在離崖岸不到十數丈時，被一個巨浪高高拋擲起，然後，再重重地被摔落，以後，就什麼都不知道了，醒來後，却側伏在崖岸邊，要不是浪花不斷撲濺在他身上，他也不會這樣快就醒過來。

抬眼一看，發現自己仍然緊執那根桅桿，而身邊的水仙，仍被自己一手抓着，昏迷不醒。

水仙身旁，鐵銳看來安然無恙，不過仍未醒轉。

他們能够在茫茫大海中不死，簡直是個奇跡。

羽沖爬起身，苦笑了笑，抬起頭，打量着周圍形勢。

他們置身的地方，是一片平坦的沙灘，前面十多丈處，就是巉削的崖壁，壁上雜生着野草雜樹籐蔓，沒有路可以上去。

羽沖正望之間，耳邊聽到一聲呻吟聲，忙側首望去，鐵銳身軀動了動，雙目顫動，終於微睜雙目，從昏迷中醒過來。

「鐵兄，你覺得怎樣？」羽沖關切地啞聲問。

鐵銳雙目眨動了幾下，轉動着目光，突然嘶啞地叫道：「我很好，我沒有死，咱們終於登上岸了！」

羽沖見他那興奮的樣子，伸手握住了鐵銳的一只手。

鐵銳目中閃射出火般的光芒，亦緊緊握住了羽沖的手。

「嚶嚀」一聲，水仙亦悠悠醒轉。

當她確定了自己不是在地獄，而是活生生的躺在濕潤柔軟的沙灘上，不由喜極而泣。

羽沖，鐵銳兩人都沒有出聲勸止水仙的喜泣，靜靜地聽着，從那喜泣聲中，他兩人彷佛又重新注入了生之活力。

誅煞奪令

灰衣惡煞在屋內忙亂地到處亂翻，就如一頭餓狗找尋肉骨頭那樣，在閃轉個不停！

屋內，桌翻椅倒，凌亂不堪。但好教他失望，就是找不到沉香令。

咀裏惡毒地咒罵着屠不空，揮拳擊穿了一面牆壁，踩裂了地上石板，他直恨不得將整座屋子推倒，地皮掀翻。

喘息了一會，目光像餓狼一樣，在屋內亂轉。

忽的，他的目光停落在門楣上方的牆上，一步竄前，仔細打量着牆上一道很微細的隙痕。

打量了一會，目光再在四面牆壁上溜了一轉，最後落回門楣上面的牆上，舉起右手，往牆上那道隙痕一按一扯，應手扯出一塊磚石，抬目一望，不由狂喜地低叫了一聲：「終於給我找到了！」

伸手往牆洞中掏抓，取出一個紫檀木盒。

微張着咀，目中光芒大盛，顫着手，輕輕地打開了盒蓋。

盒內，一面通體烏光發亮的令牌映入眼簾，灰衣惡煞心頭狂跳，知道盒內的令牌就是沉香令——一宗巨大的寶藏。

望着沉香令，他眼前彷彿出現了數之不盡的金銀珠寶，發出眩人眼目的寶光，又彷彿他一下子變成了一個世上最富有的財主，廣厦連雲，婢妾成羣，頤指氣使，驕狂不可一世。

臉上笑意越來越濃，最後，他捧着紫檀木盒，忍不住放聲狂笑起來。「我得到了沉香令，我是世上最富有的人！」灰衣惡煞一把將柴檀木盒揣在懷中，發狂一般衝出屋外，邊笑邊高聲大叫。

× × ×

就在灰衣惡煞衝出屋後，屋角處有人影閃動。

× × ×

羽冲，鐵銳，水仙三人，休歇調息了一會，恢復了一大半體力，在水仙的帶引下，登上崖坡。

三個人掩蔽着身形，慢慢接近了林邊的屋子。

三個人都很小心，恐防被屠老魔或灰衣惡煞發現。

羽冲正想一個箭步竄近屋角，突聽屋內有一陣響聲傳來，不由將身子往樹後躲藏。

三個人都不敢妄動——他們不知島上發生的一切（包括屠老魔已死），在樹後窺探着。

響聲過後，屋內匆匆地躍出一個少女，身上帶着一個大包袱，臉上緊張驚慌之情畢露。

水仙在樹後一見那少女，張口就欲呼叫，被羽冲疾伸一手掩住了。

望着那少女斜往林中奔來，羽冲悄聲對身邊的水仙道：「她就是青蓮？」

水仙點了點頭。

水仙一眼望着那個少女，心內不明白她爲何會如此匆忙驚慌。

直到那個叫青蓮的少女奔近林子邊，羽冲才示意水仙呼叫她。

「青蓮！」水仙輕聲呼叫。

那少女聽聞呼叫，渾身一震，雙眼慌亂地匆匆向四周一掃，腳下不停，往林中奔入。

「青蓮！我是水仙！」水仙再叫了一聲。

這次青蓮聽清楚了，停下腳步，往發聲處望去。

水仙從樹後現了出身形：「青蓮，是我！」

青蓮這時已清楚地看見水仙了，揉揉眼，狐疑地問：「水仙？你不是死了？」

「青蓮，你說我死了，聽誰說的？我不是活生生的站在這裏！」

青蓮大張着眼，上下打量着水仙：「妳不是鬼？」

水仙詫聲道：「青蓮，妳不是瘋了吧？光天白日的，何來鬼？快過來吧！」

青蓮聽水仙如此一說，才相信了水仙仍未死，急步奔跑向水仙，一頭撲在水仙懷中，抽泣起來。

水仙亦抱着青蓮，垂淚不已。

「水仙，妳眞的未死，太好了，妳知道嗎？我一聽林蛟說妳陪着那兩個人在艙中，一定會被淹死，我多傷心，眞想一頭撞死在崖石上！」

水仙安慰道：「青蓮，現在不用怕了，我們又在一起了，來，咱們進林中再說吧。」

扶着青蓮，兩人步入林中。

才入林中，青蓮一眼就看見林中有兩個人正望着她和水仙微笑，受驚之下，嚇得差點叫出聲來，連忙拉着水仙就要往林外跑。

水仙一把拉住她，笑道：「青蓮，不用怕，他們兩位是和我一同被老魔暗害的羽公子，鐵公子，我之所以能夠活着回來，全仗他們兩位相救。」

青蓮一聽，才定下心來，且露出喜色，上前對兩人盈盈一禮：「婢子青蓮，見過羽公子，鐵公子。」

羽冲，鐵銳兩人連忙抱拳一拱：「青蓮姑娘，請不要客氣。」

「咦，青蓮，爲何妳帶了個大包袱？」水仙直到現在，才向青蓮詢問爲何帶着一個大包袱。

青蓮嘆了口氣，接又欣喜地道：「水仙，今後不用怕了，屠老魔已死！」

羽冲，鐵銳，水仙三人，聞言俱不由同聲問：「屠老魔怎會死的？島上發生了什麼事，灰衣惡煞呢？」

青蓮道：「灰衣惡煞將屠老魔殺了，當時我躲在一塊大岩石之後，看得清清楚楚。」

「青蓮，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快點說。」水仙催促青蓮。

「不就是爲了沉香令！」青蓮於是將段雲鵬三人跟踪追到，與屠老魔，灰衣惡煞展開惡鬥，最後段雲鵬三人被殺，而灰衣惡煞爲了獨吞沉香令，乘屠不空受傷，打坐調息，下手擊殺屠老魔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他們都只顧拚鬥，所以忘記了我的存在，被我乘各人不備，躲了起來，逃過了灰衣惡煞的毒手。」

「灰衣惡煞是否拿到了沉香令？」羽冲緊張地問。

「拿到了，我並且看見他朝停船的海灘那面奔跑而去。」

「糟！灰衣惡煞可能已乘船而去，走，咱們快去看看，看追不追得上他！」羽冲對青蓮道：「姑娘，快帶咱們去，務必要將他截住，奪回沉香令。」

「青蓮，咱們快帶兩位公子去！」水仙一拉青蓮，朝林外就跑。

× × ×

灰衣惡煞正手忙脚亂地升帆，解索，準備離去。

由於他對於船上的一切，毫不熟悉，故此，弄到滿頭大汗，也未能將帆升起，船索倒是解了，船身被風浪衝擊得打橫擱在岸邊。

這時，他眞的後悔將林蛟殺死，若不將林蛟殺死，他現在何至於會如此狼狽。

他不由又遷怒於屠老魔身上，大聲咒罵屠老魔，怨恨屠老魔下令殺死林蛟。

越忙越亂，越亂越難攪，最後，灰衣惡煞累得乾脆一屁股坐在艙板上，直喘大氣。

× × ×

在水仙、青蓮的帶引下，羽冲、鐵銳四人很快來到停船的海灘。

老遠，四人就看見灰衣惡煞坐在艙板上喘個不停。

四人一見灰衣惡煞還未乘船離去，都吁了口大氣，及至看見他無法將船駛出去，更加寬心大放，四人慢慢走向停船處。

灰衣惡煞抬起頭，漫無目標地從四處掃視，一眼就看見羽冲，鐵銳四人正施施然朝他這邊走來，初時他還以爲自己一時眼花，看錯了，以至再睜眼細看，那裏是眼花看錯了，二男二女，離他不到十丈遠，其中兩個女的，還是他所認識的——水仙與青蓮。

灰衣惡煞「唬」的一下子站起來，凝望着越走越近的四人。

現在如有人肯爲他揚帆開船，他願意將沉香令中所藏的寶藏分一半給他。

現在，他已是進退不能，只有一戰！

四個人終於在他注視下，來到船邊。

羽冲，鐵銳挺立在水仙，青蓮身前，抬首望着站在船上的灰衣惡煞。

灰衣惡煞亦盯視着兩人，目中兇芒閃動。

雙方互峙着，不言不動。

水仙、青蓮兩人，早已遵照羽冲吩咐，退站在一旁。

× × ×

「軟刀羽冲，硬刀鐵銳？」灰衣惡煞終於忍不住問。

兩人同聲道：「正是在下！」

羽冲接道：「灰衣惡煞？」

灰衣惡煞傲然道：「不錯！」

鐵銳大聲道：「灰衣惡煞，咱們終於找到你！」

灰衣惡煞明知故問：「找到了又如何呢？」

鐵銳憤然道：「取回沉香令！」

灰衣惡煞狡猾地道：「你怎知沉香令在我身上？」

鐵銳沉聲道：「青蓮姑娘親眼看見你將沉香令取去！」

灰衣惡煞目中兇光大盛，咬牙切齒對着青蓮道：「賤人，只怪我一時心急大意，沒有將妳也一起殺死！」

青蓮挺身大聲道：「灰衣惡煞，你以爲你忘了殺死我，不，你只想爭取時間，快點離開這裏，讓我一個弱女子留在島上，不被嚇死，也被餓死！你好惡毒！」

「灰衣惡煞，現在，看你還能走得了！」鐵銳握刀怒視灰衣惡煞。

灰衣惡煞嘿嘿一笑：「走得了，走不了，始終難免一戰，不如就在此一戰，以定生死，沉香令屬誰！」

羽冲發話道：「只要你能交出沉香令，咱們可以放你走。」

灰衣惡煞仰天狂笑了一陣：「你以爲我會不戰而雙手將沉香令奉送給你們？錯！大錯特錯！除非將我殺死，否則，休想從我身上拿走沉香令！」

鐵銳低聲對羽冲道：「羽兄，對這種人，無理可講，只有一個字：殺！你先退下，讓我來對付他。」

羽仲苦笑了笑，點頭退後一步：「一切小心。」

鐵銳點了點頭，揚聲道：「灰衣惡煞，還不下來一戰，是否要我上船？」

船身在風浪冲擊下，搖擺不定，灰衣惡煞站在船上，很難穩住身形，早已想躍落在沙灘上，聞言正中下懷：「你以爲我怕了你，下去就下去！」說着，縱身跳落沙灘上。

鐵銳立刻轉身對着他，氣氛立刻變得肅殺起來——兩人身上同時便瀰佈着一層殺氣。

灰衣惡煞掃一眼鐵銳，故示輕鬆地道：「想不到你們會活着來到島上。」

鐵銳冷哂道：「你以爲你們將咱們困在鐵艙中，將船弄沉，就能夠將咱們淹死？你們可謂毒辣陰險，可惜你們忘了一點，羽兄的軟刀，是用海底寒鐵打造，其薄如紙，其利則又可斬金削玉，羽兄就用他那把軟刀，伸入艙門縫隙中，將外面的鐵栓削斷，令到你們功虧一簣，咱們亦幸得不死！」

灰衣惡煞臉上陣青陣白，強悍地道：「今天，你們難逃一死！」

鐵銳「嗆」然聲中，將斬馬長刀拔出道：「灰衣惡煞，廢話少說！咱們就動手吧。」

灰衣惡煞灰袖一揚，露出握在手中的二尺尖錐。

× × ×

兩人同時一聲斷喝，身形刹那往前一衝！

尖錐與斬馬刀「鏗」的互擊在一起，擊濺出點點星火。

鐵銳身形一個偏側，斬馬長刀電閃般翻揚起，疾削灰衣惡煞腰臂。

灰衣惡煞不敢再硬擋，因爲他的尖錐份量，畢竟比鐵銳的斬馬長刀輕了幾倍。

急忙一個退步，閃開疾削而到的長刀，正待反擊，那知鐵銳斬馬長刀刀勢不絕，接一翻腕一刀從中劈向灰衣惡煞面門。

灰衣惡煞只有再退。

這一來，鐵銳毫不放鬆，一刀接一刀，綿密如雨，刀光閃耀，挾着嘶風聲，縱橫左右地砍劈斬削灰衣惡煞。

灰衣惡煞想不到鐵銳刀勢如此凌厲迅疾，先機已失，只好一退再退。

羽冲站在一旁，緊張地注視着激鬥中的兩人。

水仙、青蓮兩女，則站得遠遠的，嚇得臉也白了，心內憂喜參半。

鐵銳到底體力打了個大大的折扣，加上又飢又喝，一輪急攻之後，可能內力不

縱，刀勢巳慢了下來。

灰衣惡煞覷準了這個機會，尖錐如毒蛇般抵隙尋縫惡毒地從刀光縫隙中突入。

鐵銳巳感到氣促心跳，歇力封拒着灰衣惡煞的尖錐。

灰衣惡煞臉上有了笑意——一絲惡毒的笑意，尖錐加緊從鐵銳越來越慢的刀勢中尋縫覓隙地刺入，令到鐵銳一連退了幾步。

灰衣惡煞臉上惡毒笑意更濃，手中尖錐如靈蛇飛舞，緊追着鐵銳越來越弱的刀光。鐵銳被逼着再退了幾步，突的悶哼一聲，左手掩肩急退。

獰笑着，灰衣惡煞一個前衝步，尖錐逼刺鐵銳咽喉！

水仙、青蓮見了，驚呼出聲。

驚呼聲中，一道淡淡的青色刀光如天外飛刀般電閃而至，「叮」的一聲，將灰衣惡煞的尖錐點斜了三寸有多！

鐵銳、灰衣惡煞兩人同時臉色一變。

——鐵銳是死裏逃生，心中震驚而變色，灰衣惡煞則是眼看一錐刺破鐵銳咽喉，冷不防横裏飛來一刀，刀尖剛好點擊在錐身上，令到他功虧一簣，徒呼奈何，因而變色。

嗖的一下，羽冲巳然擋在鐵銳身前，仗刀而立。

鐵銳一臉痛苦之色，掩肩的指縫中鮮血汩淌而下，剛才若不是他偏側得快，此刻，傷不在肩頭，而在心胸，他也不能站着，而是躺着。

兩女一見鐵銳受傷，驚叫着奔上前，左右將鐵銳扶持住，退在一旁，爲鐵銳上藥包扎。

× × ×

灰衣惡煞餓狠一樣盯視着羽冲：「好刀法！」

羽冲淡淡道：「不及你惡毒兇殘！」

說着，不再客氣，手中軟刀「嗡」的一聲，抖得筆也似直，一刀向灰衣惡煞當胸直刺。

灰衣惡煞急將尖錐在胸前一豎，妄想封擋羽冲刺來的軟刀。

那知，羽冲刀到半途，筆也似直的刀身，前半截突然變得如游絲般柔軟，靈蛇般游動，左右向灰衣惡煞肩井穴點刺。

灰衣惡煞萬料不到羽冲刀勢竟然會如此詭異靈活，不可思議，尖錐急擺，妄想封擋羽冲點向左右肩井的刀尖。

那知他尖錐剛一擺動，羽冲左右閃擊的刀光倏的一斂，重又將前半截靈動如蛇的刀身挺得筆也似直，依舊一刀筆直刺向他前胸。

灰衣惡煞刹那間整個人驚得出了一身冷汗，臉色「刷」的變得張紙般白，再想封擋閃避，巳然無及。

「噗」一下輕响，淡青色的刀光在他胸前一入卽出，而灰衣惡煞整個人像被點了穴般，所有一切動作皆在刹那間凝頓，雙目露出如見鬼魅般的驚慌之光，胸前有一縷鮮血汩流下。

好一會，灰衣惡煞口齒微張：「你……你……好……厲……」語聲未畢，整個人隨着他醜惡的一生之完結而傾跌在地，死狗一樣，趴伏在地，一動不動。

羽冲目中有一抹迷惘之色閃現，一現卽隱，慢慢收起軟刀，倏的轉身，快步走向鐵銳。

鐵銳的傷經巳包扎好，兩女在一旁見羽冲一下子將灰衣惡煞殺了，高興得跳起來，拍掌歡呼。

「鐵兄，傷勢重不重？」羽冲關切地問。

鐵銳一挺胸豪勇地道：「不碍事！」

羽冲伸手一把抓住鐵銳左臂，無言。鐵銳亦伸手一把將羽冲手臂抓握住。無言相握中，兩人心意交流。

× × ×

旭日在碧波浩瀚的水天相接處，跳突而起，映射得水天一片金紅。

一天又開始了。

清涼的海風吹拂中，一片雪白的船帆冉冉升起，終於升上了桅頂。

「開船！」是羽冲欣悅的語聲。

船，慢慢地駛離岸邊，迎着朝陽，慢慢滑過如綢緞光滑的海面，乘風而去。

× × ×

船上，鐵銳掌舵，兩女與羽冲站在船頭，眺望着如火般的旭日，如銀綢金緞一般的波海，默然欣賞。

「羽兄，咱們是不是還要上嵩山少林寺找空靈大師？」從船舵尾傳來鐵銳豪爽的聲音。

「是啊，因爲現在，只有找到空靈大師，才能打開沉香令，取出藏寶圖。」羽冲回頭揚聲答。

語聲順風吹送，傳送出老遠，仍在海面迴响不絕，帆船，鼓風破浪，衝開萬頃碧波，輕快地向前滑去，船尾，留下一條長長的白痕……。

（續完）



新派中篇俠義奇情小說

文·秦紅
圖·盧令

七步滴血（一）

三絕洞中一奇人

峨眉山，在四川峨眉縣西南，其脈自岷山綿延而來，至峨眉縣突起爲大峨、中峨、小峨之三秀峯，三山相連，名曰「三峨」。

大峨山巖洞重複，龕谷幽阻，自山麓至半山，便要經歷八十四盤，山徑如綫者六十里，故有人說登山峻險無踰於此。

中峨在縣南，小峨更在中峨之南，均不如大峨之峥嶸幽麗。

峨眉山最著名的是萬佛頂、金頂及千佛頂，從報國寺到萬佛頂，高一百三十里，巖洞幽邃，木石森麗，且有許多古刹點綴其間……

× × ×

故事開始於洗象池。

洗象池是一座寺，建在七百多丈高的峯頂，層樓高懸，曲樹斜倚，形勢異常別致。寺的四周圍有古杉千株，龍幹虬枝，宛如大力士伸臂揮拳，氣象萬千，無以倫比。

大殿供奉普賢菩薩像，身坐白象，寶相莊嚴。

初春的一天清晨，一個小沙彌正在寺外打掃山徑時，忽然發現掃帚掃着了一雙脚，他抬頭一看之下，不禁嚇了一跳。

原來，站在他跟前的是一位軍官打扮的中年人，腰上懸刀，模樣十分威嚴。

小沙彌有些害怕，連忙後退幾步道：「官爺，對不住，我……我沒看見……」

軍官却不生氣，面上露出一絲笑容，說道：「小和尚，我請問一下：這條山徑是否可以直上萬佛頂？」

小沙彌忙道：「是！是！」

軍官問道：「怎麼走？」

小沙彌道：「由此一路上去，爬過羅漢坡，峯迴路轉，過大乘寺、胡僧梯、白雲寺，然後便是雷洞坪，過了雷洞坪是接引殿，太子坪，再過天門寺，經七天橋，那裏有三條歧路，右邊去千佛頂，中間去金頂，左邊去臥雲庵……」

軍官聽得有些不耐煩，插口道：「我是說去萬佛頂。」

小沙彌道：「是！是！官爺要去萬佛頂，可先到金頂，金頂即是光相寺的正殿，官爺您可在那裏吃午膳，然後順路再往上走，就可到達萬佛頂了。」

軍官點點頭，又問道：「聽說萬佛頂後面的山腰上，有個三絕洞？」

小沙彌面色微變道：「是，小的聽說有那麼一座山洞在側壁上，只是小的沒去過，不大清楚。」

軍官道：「見過三絕老人沒有？」

小沙彌連連搖頭道：「沒有！」

軍官道：「他的三個徒弟呢？」

小沙彌一怔道：「三個徒弟？」

軍官道：「大徒弟鍾虹，二徒弟王實，三徒弟是個姑娘，叫徐佩英。」

小沙彌囁嚅道：「這……這個……」

軍官微微一笑道：「聽說他們三人將在這兩天藝滿離師下山？」

小沙彌又連連搖頭道：「這個小的不知道，沒……沒聽說過。」

軍官一笑道：「謝了。」

語畢，邁開大步向山徑走去，也沒見他奔跑，幾個跨步便已在數十丈外，旋即消失在上一層的山徑上！

小沙彌目送軍官遠去不見之後，便繼續打掃山徑，一會之後，忽見又有個人從下面山徑走上來，由於山徑甚窄，他連忙側身讓到一邊，要讓那人過去，那人却在距他幾步之處停下脚步，笑道：「小師父，你早啊。」

這人年約五旬，濃眉如臥蠶，雙目如銅鈴，還有滿腮鬍鬚，雖是俗家打扮，模樣却比軍官更威猛！

小沙彌每天清晨打掃山徑，這是頭一次在一個早上連續見到兩個陌生人，心中暗自納罕，當下躬身答道：「施主早。」

俗家老者道：「請問小師父，這是去萬佛頂之路麼？」

小沙彌道：「是的。」

俗家老人道：「怎麼走？」

小沙彌又不厭其煩的指示了一番。

俗家老人道：「謝謝，聽說萬佛頂的後面山腰削壁上有座三絕洞，洞中有位世外高人名叫三絕老人，是不是？」

小沙彌呆了呆，暗叫道：「奇怪，三絕老人已幾十年不出山，怎的今天竟同時有兩個人要找他？」

俗家老人見他面有詫異之色，沒回答自己的問題，便又追問道：「是不是？」

小沙彌囁囁嚅嚅道：「出……出家人不打誑語，小的也……也聽說有這麼一位人物，只是小的從未見過。」

老人道：「他教了三個徒弟，大徒弟叫鍾虹，二徒弟叫王實，三徒弟是個女的，叫徐佩英，這事小師父知道麼？」

小沙彌道：「這個……這個……」

老人笑道：「出家人不打誑語！」

小沙彌道：「是，小的是聽說過，不過不大清楚……」

老人道：「聽說他們將在這兩天藝滿離師？」

小沙彌搖搖頭，說道：「這個小的不知道。」

老人笑了笑，一陣風似的從小沙彌身邊掠過，一轉眼也消失在上一層的山徑上！小沙彌滿腹疑惑，不過他畢竟年紀太輕，不認爲這件事有何嚴重後果，當下又揮動掃把，專心的打掃起來。他往下打掃了一段山徑，正擬收工返寺之際，驀覺眼前一花，赫然又發現有個人站在自己面前。

這人也是個老者，年紀比前者還大一些，不過模樣很斯文，着一襲青衫，像個師爺人物。小沙彌一呆，問道：「施主要去萬佛頂麼？」

青衫老人笑瞇瞇道：「正是，小師父怎麼知道老夫要去萬佛頂？」

小沙彌本想說出在他之前已有兩人問路要去萬佛頂，但轉而一想，覺得不該增加三絕老人的麻煩，便道：「當然啦，凡到洗象池的遊客都會去萬佛頂看看的。」

青衫老人笑道：「你眞聰明。」

小沙彌又將去萬佛頂的路徑指示了一番。

青衫老人道了謝，然後也問出了與前兩人相同的說話：「聽說萬佛頂後面的削壁上住着一位三絕老人，他教了三個徒弟，大徒弟名叫鍾虹，二徒弟名叫王實，三徒弟名叫徐佩英，是個很標緻的姑娘，是麼？」

小沙彌仍然以「不大清楚」來回答。

青衫老人道：「你是住在峨眉山上的人，應該知道三絕老人這個人才對，他的『龍刀』、『鵝拳』和『流星珠』是當世三門絕藝，世無匹敵呢。」

小沙彌搖頭道：「出……出家人不打誑語，小的眞的不清楚。」

青衫老人又仔細問明前往萬佛頂的路徑，隨即飄然而去，身法也是奇快異常，與那軍官和大鬍子老者分明都是第一流的武林高手！

× × ×

雖是初春，萬佛頂却仍寒風刺骨，就如北方的臘月隆冬一般。

萬佛頂是一座平台，立在台上可以眺望四面八方，上面是蔚藍的天空，頂下是一團團的白雲，有些山峯從雲端露出尖峯，好像從雪堆裏標出新筍，景色極幽美。

峨眉天下秀，但十天之中有八天陰雨，這天却是個晴朗的天氣，由於天氣晴朗，因此可以看到聞名天下的「佛光」。

所謂「佛光」，便是在那雲海上面有重環疊彩，七色繽紛，宛似雨後彩虹，非常壯觀。

現在是晌午時分，一般遊客體力能上到萬佛頂的本就不多，中午又都在寺中吃飯歇息，故此刻的萬佛頂只有一個人。

這人是個老僧。他慈眉善目，身披袈裟，正面朝東方坐在平台一處邊沿上，瞑目垂簾，狀如入定，一動不動。

軍官就在此時到達萬佛頂。

他一眼就看見那老僧，當即趨前拱手爲禮道：「這位大師請了。」

老僧雙目微睜，目中射出烱烱精光，合十還禮，問道：「阿彌陀佛，施主有何賜教？」

軍官說道：「請問，這地方便是萬佛頂？」

老僧答道：「正是。」

軍官又問道：「大師可知三絕洞在何處？」

老僧神色平靜地道：「施主要去三絕洞何爲？」

軍官道：「在下不去三絕洞。」

老僧道：「既不去了，問此何爲？」

軍官道：「在下只想知道三絕洞的地點。」

老僧答道：「雲深不知處，只在此山中。」

軍官笑道：「能再請教大師一個問題麼？」

老僧道：「可說便說，不可說則恕難奉告。」

軍官道：「聽說三絕老人的三個徒弟將在這兩天內藝滿離師，是否確實？」

老僧道：「此事貧僧不知。」

軍官道：「再請問：三絕老人的三個徒弟如要下山，是否將從這萬佛頂上經過呢？」

老僧道：「可能。」

軍官欣然道：「很好，在下便在此處

等候。」說畢，便走去一邊席地坐下來。

老僧又閉上眼睛，自各打坐，好像世間萬物與他無關。

俄頃，那長着大鬍子的俗家老人也趕到了萬佛頂，他一見到那軍官，面上微露訝色，也走去那老僧跟前，抱拳道：「這位老法師請了。」

老僧緩緩啓目，合十道：「施主有何賜教？」

俗家老人道：「不敢，在下向老法師打聽一下：此處可是萬佛頂？」

「是。」

「三絕洞又在何處？」

「雲深不知處，只在此山中。」

「聽說三絕洞中住着一位世外高人，號稱三絕老人的？」

「不錯。」

「又聽說三絕老人教了三個徒弟，大徒弟名叫鍾虹，二徒弟叫王實，三徒弟叫徐佩英？」

「唔。」

「據說他們三人將在這兩天內藝滿離師？」

「此事貧僧不清楚。」

「老法師認識三絕老人麼？」

「一年難得見到一回。」

「他的三個徒弟如要下山，是否將由此萬佛頂經過？」

「可能。」

「謝謝。」

大鬍子抱拳致謝，也走去一旁席地坐下來。

那軍官早已將他們的對話聽得一清二楚，起初臉色微微一變，但隨即恢復平態，靜坐不語。

大鬍子對他這個軍官之在萬佛頂靜坐，似覺有些怪異，幾次開口欲問，但見軍官一臉冷漠，便未發問，舉目去欣賞那「羣山盡在眼底」的景色。

過了不久，那個像師爺的青衫老人也到了，他看了看坐在平台上的三人，隨即走去老僧面前，拱手一揖道：「這位大師可是在峨眉出家的？」

老僧合十答道：「正是。」

青衫老人問道：「在此何爲？」

老僧緩緩答道：「靜坐冥思，參悟造化，諦聽天籟，汲取山野靈氣。」

青衫老人含笑道：「大師談吐不凡，必是峨眉高僧。」

老僧道：「不敢。」

「請問法號如何稱呼？」

「貧僧德善。」

「在哪座寺出家？」

「天門寺。」

「那距此很近啊。」

「是的。」

「大師可知三絕洞在何處？」

「雲深不知處，只在此山中。」

「哈哈，大師眞會打啞謎，請問大師可認識三絕老人這個人？」

「一年難得見一回。」

「聽說他的三個徒弟將在這兩天藝滿離師，是不是？」

「貧僧不知道。」

「如果他們要下山，是否將會由此經過？」

「可能。」

「謝謝。」

青衫老人走去另一邊坐下來。

大鬍子對青衫老人打量了幾眼，忽然開口笑道：「要是在下沒認錯，這位想必是龍虎會的虎旗堂主『文虎胡登科』胡四爺？」

青衫老人微微一笑道：「要是老夫沒認錯，足下想是成都府成功大鏢局的總鏢頭『追魂十二環賀守成』？」

大鬍子哈哈大笑起來。

原來，青衫老人正是目前江湖上勢力最强大的「龍虎會」虎旗堂主「文虎胡登科」，他見大鬍子大笑，不禁一怔道：「錯了？」

大鬍子大笑道：「沒錯！區區正是成功鏢局的賀守成！」

文虎胡登科道：「賀總鏢頭今日來到萬佛頂，不知有何貴幹？」

追魂十二環賀守成笑道：「來分一杯羹！」

文虎胡登科一聽此言，臉色便陰沉下來，問道：「此言怎講？」

賀守成道：「我本來三個都要，不幸今天撞上了你們龍虎會，如今我只要一個就滿意了。」

胡登科陰陰一笑道：「你要哪個？」

賀守成道：「隨便，賀某人可鬪不過你們龍虎會，你們把挑剩的給我便了。」

胡登科道：「但我們三個都要呢？」

賀守成笑道：「胡堂主若是三個都要，那還得問問另一個人。」

胡登科道：「誰？」

賀守成眼睛一瞟那軍官，微笑不語。

胡登科嘿嘿冷笑道：「老夫倒不相信有人敢與我們龍虎會作對，誰要跟我們龍虎會作對，那只有自討苦吃！」

那軍官當然聽得出這話是衝着自己來的，他眼睛一抬，釘上胡登科的臉，道：「龍虎會共有多少人？」

胡登科大笑道：「龍虎會有多少人，老實說連老夫也不知道，老夫只知龍虎會的兄弟遍佈天下！」

那軍官淡淡地道：「有十萬沒有？」

胡登科面色一變道：「爲甚麼要有十萬人？」

軍官仍然淡淡地道：「如果沒有十萬人，如何能與我五十萬大軍對抗？」

胡登科面色又是一變道：「你統率五十萬大軍？」

軍官微微頷首道：「在下是五十萬禁軍的教頭。」

胡登科面上閃過一抹驚色，道：「你是『無敵神槍楊世彥』楊教頭？」

軍官點點頭道：「是。」

胡登科呆了呆，突然哈哈大笑道：「無敵神槍楊教頭的大名，天下無人不知，老夫今日能夠與楊教頭見面，不勝榮幸之至！」

楊世彥淡淡一笑道：「誇獎了。」

胡登科笑道：「但不知楊教頭今日駕臨萬佛頂，爲的何事？」

楊世彥道：「咱們三人是殊途同歸，目的相同。」

胡登科面色漸漸難看起來，冷然道：「這可有些麻煩了，老夫是奉我們會主之

命而來，三絕老人的三個徒弟，我們會主全要，一個都不能少！」

楊世彥冷冷一哂道：「你們會主的命令就像皇上的聖旨不可違抗麼？」

胡登科點頭道：「不錯，他說得很明白，老夫若不能完成使命，就不必回去見他。」

楊世彥「哈！」的大笑一聲道：「幸好我楊世彥不是龍虎會的人，可以不必聽命於他！」

胡登科冷冷道：「楊教頭若是這麼說，那是存心跟老夫過不去了。」

楊世彥道：「我是第一個到達此地之人，要說過不去，那是你胡堂主與我過不去，不是我與你過不去。」

胡登科凝視他半晌，忽然陰惻惻笑道：「楊教頭是否打算跟老夫比劃比劃？」

楊世彥眉毛一揚道：「好啊，勝者留下，敗者滾下山去！」

胡登科斜睨賀守成笑問道：「賀總鏢頭願意玩玩這個遊戲否？」

追魂十二環賀守成搖頭道：「不，賀某人是開鏢局的人，可不願爲此樹敵。」

胡登科道：「你決定退出？」

賀守成道：「是的，賀某人僅作壁上觀，二位要比劃，便請動手。」

胡登科慢慢站起身子，面向楊世彥微微一笑道：「楊教頭，乘着現在萬佛頂上沒有遊客，咱們就來分個勝負吧！」

他面上堆滿「斯文」笑容，目中却閃動着陰狠的殺氣。

楊世彥態度豪爽已極，立刻起身走去與他面對面而立，一抱拳道：「請！」

他是宋朝名將楊再興的後裔，楊家槍法在歷史上有着彪炳輝煌的戰績，一槍在手，威鎭天下，不過今天這位五十萬禁軍教頭却是空手而來的。

剛好文虎胡登科也是赤手空拳，所以這一戰將是拳掌的比劃，一般習武者最喜歡看高手的拳掌對搏，因爲這種打鬥最能顯現眞功夫。

那位表明要作壁上觀的賀總鏢頭一見兩人已準備動武，頓時精神一振，心中高興極了。

那位老僧却對這些恍似未聞未見，仍在那裏瞑目靜坐，不言不動。

胡登科似乎不大將楊世彥放在眼前，態度非常輕鬆笑着道：「楊教頭先請！」

楊世彥道：「得罪了。」

話聲一落，隨即跨步打出一拳，竟是武林中極爲罕見的百步神拳！

胡登科哈哈一笑，一個旋身便已完成了巧妙的移形換位，然後一掌平推而出，隔空拍出一股內家掌勁攻向楊世彥胸部。

「好！」

楊世彥喝采一聲，又一拳迎擊出去。

兩股無形功力在空中一接之下，發出「波！」的一聲輕爆，雙方身形一幌，各被震退一步！

追魂十二環賀守成拍手喝采起來。

胡登科心中大是不服，他早聽人說過楊教頭這個人，知道他的槍法舉世無敵，却未料到他也練成一身出類拔萃的神奇拳法，心想自己以「虎風三十六掌」揚名天下，今天若收拾不了這個楊教頭，那麼自己的虎旗堂主的威名就要被人大打折扣了，因之爭強好勝之心大熾，突然一聲厲吼，連續拍出三掌。

他的掌法名叫「虎風三十六掌」，顧名思義，乃取「虎撲」之威力而名，換句話說，他的每一招掌法攻出時，其威力就如一隻猛虎撲出一般，現在他連續拍出三掌，等於驅出三隻猛虎，其威力之強自是可想而知了。

萬佛頂上頓時狂風呼嘯，如在狂風暴雨之中！

誰知楊教頭竟然毫不示弱，一聲大喝，百步神拳亦連續打了出來，但聽得「噗！噗！噗！」三聲悶响，勁風激盪中，雙方仍是旗鼓相當，各被驚退三步，沒有分出高下。

賀守成拍手大笑道：「妙極！妙極！好久沒見過這種震天動地的高手對陣了，二位眞乃神人也！」

胡登科性子一起，又先發動攻勢，但這一次已不止三掌，而是一掌跟着一掌綿綿不斷的推出，似長江怒浪一波緊接一波，刹那間整個萬佛頂塵烟滾滾，勁風四射，就連站在數丈開外的賀守成都被勁風撞得有些立足不穩，身形幌了幾幌！

只有那老僧仍穩若磐石，動都沒動一下。在這一陣猛烈的攻擊中，楊教頭才顯得有些招架不住，但他的百步神拳也極具威力，他一邊跳躍，一邊揮拳反擊，仍未露出敗象。

胡登科雙臂如翼展動，強烈的掌風一股一股的捲出，攻勢越來越凌厲。

楊世彥突然長嘯一聲，身子就地滾倒，似擂石滾木一般向前翻滾過去，一瞬間滾到胡登科跟前，隨即跪起一腳，雙拳「呼！」的直擊而出，瞧那強勁之勢，分明已傾出了畢生修爲！

「來得好！」

胡登科大喝聲中，雙掌齊揚，十指箕張，迎着對方的雙拳推出，只聽「拍！」的一聲脆响，雙掌擋上了雙拳，雙方忽然不動了。

原來，雙方開始拚起內力來了。

賀守成看了哈哈笑道：「好！好！二位這麼一來，可成了王羲之看鵝游水——慢慢消磨啦！」

一般武林高手比拚內力，雖是一項必分生死的可怕決鬥，但因雙方勢均力敵，因此往往無法很快分出勝負生死，有時必須拚上個把時辰才能分曉，此所以賀守成說他們是王羲之看鵝游水—慢慢消磨了。

比拚內力，雙方必須集中內力和意志，心不旁顧才成，胡登科和楊世彥這一交上內力，兩人的表情頓時與剛才的搏鬥不一樣，都由「激烈」轉爲「平靜」，眼皮慢慢垂下，雖是一個站着一個跪着，却如老僧入定一般，寂然不動！

不過，他們的身子雖然不動，四隻袖子却是鼓滿了風，而且微微顫動着！

約莫一盞熱茶工夫之後，兩人額上開始沁出汗珠，顯然已進入即將分出生死的重要關頭。

賀守成忽在此時移步走過去，含笑道：「二位，只爲了三絕老人的三個門下把老命拚掉實在不值，賀某人來爲你們排解排解吧。」

說到這裏，伸出雙掌分向胡登科和楊世彥的身上按去。

「施主請住手！」

一股不強不疾的掌風突然襲臨賀守成背心，將賀守成推得雙足險險離地而起！

賀守成大吃一驚，連忙斜肩飄開，轉頭向那老僧望去，却見那老僧仍在閉目趺坐，並無任何舉動，心頭不禁一愕道：「老法師，你……」

他早已看出老僧不是凡人，却未料到竟是如此可怕的高手。

老僧閉目端坐不動，只開口緩緩道：「阿彌陀佛，施主趁人之危，不怕墮入阿鼻地獄麼？」

賀守成臉上一紅道：「看老法師說的甚麼話，賀某人是想爲他們化解生死之爭，怎麼說是趁人之危呀！」

老僧道：「施主心意如何，施主自知，總之萬佛頂乃佛門聖地，不宜在此殺生流血，施主若肯聽勸，即請下山去吧！」

他語氣平和，但隱隱之中却給人一種不可抗拒的懾服力。

賀守成剛才已領教過他的掌力，知道老僧武功高不可測，勝自己多多，故不敢與他扯破臉，當下抱拳一禮道：「老法師既如此說，賀某人爲表清白，只好先走一步了，就此別過。」

語畢，大步下山而去。

老僧等他下了萬佛頂後，便緩緩起身，舉步走到胡楊二人中間，合十一禮道：「善哉善哉，二位施主不可在此作無意義之爭，請接受貧僧之勸就此下山去吧。」

雙掌輕輕分推而出，胡登科和楊世彥便分別被一股不強不疾的無形力托得離地分開，各自向後飛出尋丈慢慢落到地上。

胡登科大吃一驚，托的跳起道：「大師好掌力，佩服佩服！」

楊世彥也跳起來道：「嘿嘿，姓胡的，你們龍虎會的人一向目空一切，今番你總該明白天外有天，人上有人了，我楊世彥服了這位大師父，不跟你爭啦！」轉向老僧行了一禮，也大步下山而去了。

胡登科沒有動，他以驚異的目光瞪視着老僧，過了半晌才開口道：「大師可是要阻止我們會晤三絕老人的三個徒弟？」

老僧輕輕搖頭說道：「不是，施主能不能在此見到他們三人，連貧僧也不知道，貧僧只是不希望有人在此萬佛頂上大動干戈。」

胡登科道：「既是如此，胡某人在此守候，大師不會反對吧？」

老僧微微笑道：「只要沒有任何爭執，施主高興在此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

胡登科道：「那麼，胡某人還要在此等一等。」說畢，又坐了下來。

老僧退回原地坐下，含笑道：「施主欲見三絕老人的三個門下，爲的何事，可願說給貧僧聽聽？」

胡登科面上一抹神秘微笑道：「未便奉告，不過胡某人可以告訴大師一句話，胡某人要見他們三人是善意的。」

老僧道：「十五年前的事是否又要重演了？」

胡登科一怔道：「十五年前……」

老僧道：「十五年前，三絕老人教了三個徒弟，大徒弟上官鈺，二徒弟翟廸龍，三徒弟扈蓉，他們三人承繼了三絕老人一身蓋世絕學，當他們藝滿離師之日，據說有人在此等候，與他們作了一番交談，之後他們三人便隨那人下山，後來他們三人在江湖上大享盛名，成爲武林道上炙手可熱的人物，不料僅僅一年，他們三人突然一齊銷聲匿跡，迄今音訊全無，十多年前三絕老人曾經下山尋找未得結果……」

語至此，兩睛一抬，日光烱烱的逼視着胡登科，沉聲說道：「現在，三絕老人所教的第二批徒弟又要下山了，不想又有你們這些人聞風而至，施主可願說明來意？」

胡登科微微一笑道：「胡某人只能這樣答覆大師的垂詢：第一，三絕老人第一批徒弟的失踪，與我們龍虎會無關，其實那時龍虎會也尚未創立；第二，本會派胡某人到此見他們三人，確實是善意的。」

老僧道：「既是出於善意，何妨說明一下？」

胡登科道：「大師與三絕老人是何關係？」

老僧道：「無甚關係。」

胡登科道：「那麼，恕難奉告。」

老僧微微一笑，不再開口，又閉目打坐起來。

× × ×

三絕洞在哪裏？

就位在萬佛頂西面的一堵峭壁中段之上。

這堵峭壁從底部到頂端高達百餘丈，一年到頭都被籠罩在白雲中，從萬佛頂往下看根本看不到，也沒有山徑可通上萬佛頂，因此大家只知萬佛頂附近有個三絕洞，洞中住着一位絕世高人三絕老人，但是知道三絕洞的位置的人很少，見過三絕老人的人更少。

不過，三絕老人的名氣却很大，遠在三十年前，他就已是打遍天亦無敵的武林第一高人。

他爲人所知的絕技只有三項，龍刀，鵝拳，流星珠。

他的龍刀，是武林最神奇的刀法。

他的鵝拳，也是武林各門派的拳法所難望項背的一路怪拳。

他的流星珠，是武林各種暗器之冠，連久享盛名的四川唐門瞠乎其後。

所以，雖然三絕老人退隱林下已久，至今仍然盛名不衰，甚至有人尊稱他是「武聖」！

他究竟是甚麼樣的一個人呢？

他今年八十八歲，當然已有滿頭白髮和白花花的鬍鬚，但他的外表絕對不奇，有一張平平凡凡的臉，一副不出衆的身子，而且識字不多，談吐粗俗，又嗜杯中物，經常喝得酩酊大醉，每當喝醉了酒，就以罵三個徒弟爲樂事。

不過，今天他倒沒喝酒，今天他保持着清醒的頭腦，因爲今天他要考驗三個徒弟的功夫，然後要放三個徒弟下山。

他現在蹲坐在洞中一張石椅上，正在吞雲吐霧抽桿烟。

他的三個徒弟，大徒弟鍾虹，二徒弟王實，三徒弟徐佩英恭立一旁。

大徒弟鍾虹年近二十五，長得一表人才，英俊瀟洒，氣宇軒昂，是個能令天下姑娘一見傾心的青年。

二徒弟王實年約二十三，相貌雖然也

不難看，但跟他師兄鍾虹一比可就差得多了，他看來樸樸實實，像個農家子弟。

三徒弟徐佩英年約二十，是個貌美如花的姑娘，一張嬌靨白裏透紅，身材婀娜多姿，還有一雙會說話的眼睛，和她師兄鍾虹站在一起，眞可謂一對金童玉女，叫人打心底的羨慕讚美。

三絕洞是一座天然洞府，對着洞口是一間非常寬大的洞窟，約有五丈寬八丈長，出了這間洞窟即是下臨百丈深的深淵，因此這間洞窟便是他們師徒三人平日練武聚談之地。

這時，三絕老人已過足了烟癮，他敲掉烟灰，咳出一口濃痰，呸的長射出一丈多遠，這才開口道：「徒弟們，今天爲師要放你們下山，不過在下山之前，爲師要再考你們一次，你們若不想挨罵，得給爲師好好的表現一下——呸！」

又是一口濃痰吐了出去。

鍾虹恭聲道：「師父，弟子不會叫您老人家失望的。」

三絕老人瞪了他一眼道：「你當然沒問題，爲師最不放心的還是他！」說到「他」的時候，眼睛瞟向二徒弟王實。

王實低下了頭。

三絕老人喝道：「把頭抬起來。」

王實趕忙把頭抬起來。

三絕老人生氣道：「他媽的，你這小子到底那裏不對勁，今天爲師要放你出籠了，你幹麼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

王實囁囁嚅嚅的道：「弟子……是……是捨不得離開您老人家。」

三絕老人「呸」了一聲道：「扯你娘的蛋，這些年來，挨罵最多的就是你，你心裏不恨死我才怪，還說甚麼捨不得離開我？違心之論，胡說八道。」

王實惶聲道：「不，弟子說的是實話啊。」

三絕老人一哼道：「你眞捨不得離開爲師，那就留下來侍候爲師如何？」

王實道：「是，弟子願意留下來服侍您老人家。」

練功秘訣之二十九

拈花功

雷空子

拈花功乃專練指頭拈勁之一種功夫。指頭在人身僅屬小部份，使力亦不若拳掌等部分之巨，故其練習也，費時多而成功難，然用心從事。歷久不渝，亦自有成功之一日。此功練就之後，手指觸人，即致重傷，若着要害，立可殞命，正與馬鞍石觀音掌等同爲死手也。

練習拈花功之初步，不必用何種物件，但緊並中食二指，以大拇指按之，使三指面相觸。（以指尖之第一節爲度）徐徐向外拈去，旋轉成圓形，由外向內拈若干旋轉之後，更由內向外拈若干次，次數須相等，如內旋百度，外旋亦須百度，每日不限次數，有暇即行，指如酸疲，則略事休息。好在此項功夫，既不須器具，又不必擺出練功架子，隨時隨地皆可練習。且爲旁人所不易窺破，故非常便利。如是勤練一年之後，指面之勁，已十分充足，始用極大整圓黃豆三粒，仍以大中食三指拈住旋轉，初時每不能使三豆同時應指而轉，或竟有脫落之虞，勤習一月，即可免此病，亦以一年爲期。在練習期內，所拈之豆，須逐日更換，初時每日易一二次，以後功夫日深，換豆之次數，亦隨之增加，直至三指拈豆，並不用力，只一旋指，豆即粉碎，第一步功夫，已告成矣。然後更以黃石小粒代豆，如法練去，至黃石亦可，一拈粉碎時更易靑石，最好用南京雨花台所出之小石卵，因靑石質地較黃石爲堅，尤不若石卵之結實也，拈取石卵，不必定爲三粒，即兩粒一粒，亦無不可，拈至無論如何堅實之石卵，便能應指而碎，則其功大成矣，自始至終，非有五六年純功不可，蓋空手拈一年，拈豆又一年，（或不止一年）拈黃石大約須年半至二年，拈石卵亦須二年以外，如此最速須五年矣。此功練成之後，無論若何堅實牢固之物，不着指則已，一着其指，無不立毀，我人以血肉之軀，更不必論矣，惟人類起居動作之時，利用手指之處極多，練得此種功夫，往往易于無意之中，傷人損物，且爲練死手功夫者之通病，故練拈花功者，宜用左手，不宜用右手，因我人習慣，用左手之時，較右手爲少，練之似可減少危險，更處處提心留意，庶幾不至肇意外之禍，否則無故出手傷人，固爲技擊家所不許，即無意中致人傷害，雖非故傷之，良心上亦何能安乎，故老武師不肯教人習死手，習之亦以左手，即此故也，我願後之學者，深體斯旨，而三注意也。

三絕老人又罵道：「渾球，沒志氣，人家說男兒志在四方，你今年都二十幾了，居然不想出去闖一闖天下，留下來陪我幹麼？沒出息！笨蛋！」

王實唯唯應是，不敢再說甚麼。

三絕老人道：「鍾虹。」

鍾虹身子一挺道：「弟子在。」

三絕老人道：「你是我的得意高足，下山之後，可不能辱了爲師的名頭。」

鍾虹恭聲應道：「不會的，師父請放心。」

三絕老人從身邊一個籃子裏拿起三個桃子，托在掌心道：「仔細看着這三個桃子。」

那三個桃子並無特別之處，只不過每個桃子都用毛筆寫了一道圈綫。

鍾虹道：「弟子看淸楚了。」

三絕老人指着那些黑綫道：「當爲師拋出這三個桃子時，你必須在桃子落地前將它們劈成兩半，而且要劈在黑綫上。」

鍾虹道：「是。」

三絕老人道：「準備。」

王實和徐佩英立刻站開，好讓大師兄施展。

鍾虹手按刀柄，準備接受考驗。

「動手！」三絕老人大喝一聲，將手中三個桃子拋了過去。

他拋得很巧妙，三個桃子分三路飛開，在空中成三角之勢，彼此相距約三尺。

鍾虹立時拔刀揮出，但見刀光閃閃翻動了三下，當三個被劈成兩半的桃子落到地上時，他的「龍刀」也同時收歸鞘中，動作漂亮極了！

他隨即撿起那六片桃子，遞給三絕老人檢視，老人一看三個桃子都劈在黑綫上，分毫不差，面上便露欣喜道：「好，好，爲師就知道你沒問題，你奶奶的硬是要得！」

鍾虹面上也流露出得意之色。

三絕老人道：「王實，輪到你了。」

他又從籃子取出三個桃子，上面也畫着黑綫條。

王實等大師兄退開了之後，便舉步上前，也手握刀柄準備接受考試。

「動手。」

三個桃子又拋上空中。

王實也立刻拔刀揮出，他拔刀的速度並不慢，動作也相當俐落，也在桃子落地之前將它們劈開了。他收了刀，撿起六片桃子，雙手呈遞上去。

三絕老人接過一看，見每個桃子都未劈中黑綫條，距黑綫條剛好都只差半寸，不禁氣得吹鬍子瞪眼睛，扔掉桃子大罵道「笨！笨！你每次都只差半寸，你他媽的眼睛有毛病不成？」

王實低頭不敢吭氣。

三絕老人憤憤然道：「眞是豈有此理，同樣的師父一般的教法，你不論練刀或練流星珠每次都距離標的半寸，他媽的你可要明白，人家說失之……失之……」

他肚裏墨水不多，有些成語到了嘴邊往往期期艾艾的說不出來。

鍾虹連忙接口道：「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三絕老人道：「對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你以後跟人動手，說不定就因只差

半寸，結果死的是你。」

王實唯唯應是。

三絕老人嘆道：「你這毛病要改。」

王實又唯唯應是。

三絕老人道：「佩英，輪到妳啦。」

徐佩英不只人標緻，武功也是可圈可點，結果很輕易的就通過考試了。

三絕老人起身說道：「走，到鵝洞裏來。」

原來，三絕洞有三個洞窟，前面這個洞窟名叫「龍洞」，裏面第二間洞窟名叫「鵝洞」，後面第三間洞窟名叫「流星洞」，是他們師徒練習三項絕技的地方。

鵝洞是個很奇特的洞窟，它比龍洞還大些，但洞中幾乎看不見地面，是一池淸澈的泉水。

水是從壁間流出的，在洞中形成一池深約三、四尺的淸水，然後流入地下一條暗溝洩到洞外，因此池水始終保持淸澈潔淨。

池裏沒有魚，却有三隻白鵝在水上悠哉游哉！

師徒四人進入鵝洞，由王實將三隻白鵝趕到前面的龍洞去，三絕老人忽然「咦」了一聲道：「乖乖，那個在水裏漂動的是什麼個東西呀。」

徐佩英大喜道：「是個鵝蛋，是個鵝蛋，鵝姑娘下蛋啦。」

三絕老人伸手向池中一抓，就隔空將水裏那個鵝蛋抓到手上，又氣又好笑道：「他奶奶的，敢情鵝姑娘長大了，會下蛋了，只不知能不能孵出小鵝？」

徐佩英笑道：「當然能啦？」

三絕老人道：「咱們三隻白鵝是兩隻公的一隻母的，不知鵝姑娘跟哪一隻公鵝發生姦情？」

徐佩英登時臊紅了臉，羞答答的垂下螓首。

三絕老人哈哈笑道：「佩英，爲師生來愛說笑話。妳別當眞，其實禽獸就是禽獸，牠愛跟誰就跟誰，比不得人，人可不能亂七八糟呀。」

王實道：「師父，不是我。」

三絕老人一怔：「什麼事不是你？」

王實道：「弟子那一隻沒……沒亂七八糟。」

三絕老人道：「你怎知道？」

王實道：「弟子那一隻還沒……還沒長大。」

三絕老人道：「你又怎知你那一隻公鵝還沒長大？」

王實道：「弟子看見的，昨天弟子看見……看見師兄那一隻欺……欺到鵝姑娘頭上。」

三絕老人哈哈一笑，接着嘆了口氣道：「你呀，眞笨，你不論什麼事都比不上你師兄，連你養的鵝也比不上你師兄那一隻，眞差勁。」

鍾虹笑道：「師父，過一陣子，你老人家可以看到一羣小鵝了。」

說到這裏，向徐佩英瞟去一眼。

三絕老人輕咳一聲道：「爲師不要多，只要三隻就够，鵝姑娘若是下蛋超過三只，爲師就把多餘的煎成荷包蛋吃掉。」

鍾虹道：「對，您老人家該吃掉多餘的蛋，這鵝洞太小了不能讓牠們繁殖。」

三絕老人道：「好啦，廢話少說，現在由你開始，打一路鵝拳給為師看看。」

鍾虹應了一聲，立即一提真氣，身子飄落池中，開始在池裏繞行。

他走路的姿態十分古怪，就像一隻鵝那樣搖搖擺擺，在池中繞行一匝之後，便展動雙臂打起一路古怪的拳法。

這路拳法即是三絕老人自創的鵝拳，它比失傳已久的鴨拳更見詭奇，拳打腳踢之間，宛如一隻鵝在水上跳躍奔馳，打到後來，鍾虹的身子便向上浮起，池水本來淹到大腿，却漸漸的只淹到他的膝蓋，然後又繼續向上浮起，最後竟只腳板浸在水中，似八步趕蟬，似登萍涉水，而且雙臂展動間，勁氣激盪，風聲呼呼，令人嘆為觀止。

三絕老人捋鬚而笑，頻頻頷首，狀甚讚許。很快的，鍾虹的一路鵝拳打完了，他輕捷的一躍而出，在池邊站住，躬身道：「師父，弟子打得如何？」

三絕老人點頭笑道：「不錯，不錯，再過幾年，得怕連為師都比不上你了。」

鍾虹咧嘴開心的笑了。

三絕老人接着臉色一板，道：「王實，輪到你了，可要當心。」

於是，王實也躍入池中，開始施展起來。他的鵝拳也練得很不錯，可說與鍾虹不相上下，甚至在拳勁上尚有過之。

三絕老人很滿意，點頭笑道：「看來為師這門功夫倒對上了你的胃口，笨人學笨鵝，唯妙唯……唯……」

徐佩英笑道：「唯肖！」

三絕老人笑道：「對，唯妙唯肖！」

師徒三人大笑起來。

王實也陪笑着，並不覺得難堪。

隨後，徐佩英也下池演練鵝拳，她的內力雖然不及二位師兄之雄渾，但身法之輕靈飄逸，却更在二位師兄之上。

三絕老人拍手道：「好極，現在到流星洞去！」

流星洞寬四丈，長十餘丈，盡頭立着三尊石雕人像，石人的身上佈滿許多小穴洞，明眼人一看即知那是人身上的穴道。

三尊石人的下方有一條槽，槽內有鐵板托着石人的腳板，分明是一種可以活動的機關，三絕老人用它來教三個徒弟練打流星珠，當它為活靶。

三絕老人走去一面洞壁前，伸手按動了一支鐵柄，說道：「鍾虹，仍然由你先來。」

鐵柄一按之後，石人像下面的槽內便響起「軋軋」的聲音，三尊石人像開始左右移動起來。

鍾虹便從腰上一只革囊裏抓出一把鐵彈珠，站到石人像對面，準備施展「流星珠」絕藝。

三絕老人道：「打中間一個，天突穴，華蓋穴，鳩尾穴，氣海穴，丹田穴！」

鍾虹揚手連抖，只聽得「叮叮叮」一片聲響，五粒鐵彈珠流星也似的打上石人像，正好嵌在石人像的天穴，華蓋，鳩尾，氣海，丹田五處穴道上。

三絕老人再按動鐵柄，喝道：「左右藏血，靈台，左右志堂，左右命門。」

中間那尊石人像忽然轉了個身，背向鍾虹，仍是左右移動不止，而且移動的速度較前快了許多。

「叮叮叮……」

一連七聲悅耳脆響，七粒鐵彈珠又很準確的嵌入石人像的耳後藏血，背心靈台，腰上志堂及大椎下的雙命門。

三絕老人又喝道：「中庭，巨闕，分水，中極——打左右二尊……」

又是一片「叮叮」聲響，八粒鐵彈珠全告命中。

三絕老人再按動鐵柄，使中間那尊石人像轉回身子，大聲道：「關元，雙幽門，雙膺窗——三個一起打！」

三尊石人像移動越來越快，換了普通人只怕已看得眼花撩亂，可是鍾虹的流星珠突然撒出一大把，共為十五粒，分三路打上三尊石人像，居然分毫不差的打入關元，雙幽門和雙膺窗。

徐佩英拍手喝采道：「大師哥，你的流星珠越練越精妙，我都跟不上啦。」

三絕老人按動鐵板讓石人像停止移動，含笑道：「不錯，這門功夫，你可說已練到爐火純青登峯造極了，可喜之至。」

鍾虹謝過師父的誇獎，便走去將嵌在石人像的鐵彈珠一一取出納入革囊裏面。

三絕老人目光一盛，轉顧王實道：「輪到你了，可別挨罵啊！」

王實走去石人像對面站住，也從革囊裏抓出一把鐵彈珠來。

三絕老人如前按動鐵板，讓石人像左右移動，然後喝道：「打中間一個——天突、華蓋、鳩尾、氣海、丹田！」

王實應聲出手，五粒流星珠如電奔出，也在石人像身上響起一片「叮叮叮」之聲。

可是，沒有一粒嵌入穴道都彈開了。

三絕老人走去看那尊石人像，頓時又氣得破口大罵道：「混球，你他媽的簡直笨得出奇，又是只差半寸！」

原來，王實打出的五粒鐵彈珠雖未正中穴道，却都只差半寸，真像是故意的，難怪三絕老人要大發雷霆了。

王實神色很不安，低頭吶吶地道：「師父，您老人家別生氣！」

三絕老人又吹鬍子瞪眼睛道：「別生氣，呸！為師辛辛苦苦教了你八九年，你使龍刀時，每一招都偏差半寸，打流星珠時，每一粒也偏差半寸，他媽的，當真你的眼睛有毛病不成？」

王實說道：「差……差半寸也能傷人呀。」

「呸！」

三絕老人吐了一口痰，走到他跟前，指着他的鼻子吼道：「你他媽的說的什麼？你要是不想學，當年你就不該向為師磕頭，既然磕了頭，就該規規矩矩的練好為師的本領，你說，你為甚麼每次都只差半寸，你給我說出個道理來！」

王實惶然道：「這個……這個……」

三絕老人吼道：「不准這個那個！」

王實一顆腦袋幾乎要垂到胸前，道：「弟子不……不忍……不忍……」

三絕老人怪叫起來：「不忍打中石人的穴道是不是？天哪！我到底教了個什麼徒弟，你連石人都不忍傷害，那你乾脆出家當和尚算啦。」

王實低頭不敢吭氣。（未完）

一月完俠情中篇故事

雲劍飛·文

盧令·圖

血濺黑水潭（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聶青雲和傅浿沙從「天門四邪」手中奪得北極元磁之後，為了不使武林人物因元磁而爭奪不休，因而將元磁丟下黑水潭中……「天門四邪」到處追尋聶青雲和傅浿沙，却在半路遇到了「陽山七牛」，雙方為了爭奪元磁而大打出手，結果「陽山七牛」全部戰死，而「天門四邪」中的一邪也斃命，三邪繼續追尋聶青雲……神農老怪公冶猿也是追尋元磁者之一，這日，找上了聶青雲等人，公冶猿先制住了黑蝶，要傅、聶兩人把元磁交出，但元磁已落入黑水潭中，公冶猿押着黑蝶，迫傅浿沙到黑水潭，非將元磁撈出不可。

迷倒老怪物　又遇索寶人

谷壽年沒有乘機進攻，甚至將谷壽臣阻住，從懷中掏出兩截後備筆尖，裝上筆管，陰冷地向業已敷治好傷口、還未來得及喘過一口氣來的任無邪道：「老道，你已輸了，快交出北極元磁！」

管却邪，謬不邪扶住任無邪，怒目而視。

舉袖抹去一額冷汗，任無邪痛苦稍減地，曳聲說：「你以為咱們會交出北極元磁？」說完，仰天大笑起來。

谷壽年被他笑得皺起了眉頭：；谷壽臣暴怒道：「臭道士，不交也要交，枉你在武林中有頭有臉，說了竟然不算。」

歇一歇氣，任無邪道：「不是貧道言而無信，而是你們手段卑劣，可謂勝之不武，暗器傷人，算那門子好漢？」

「交手但求取勝，管我用什麼手法！總之，如不交出北極元磁，休想離開一步！」谷壽年狠狠地說。

「好大口氣！道爺偏就不交，看你能奈我何！」謬不邪一擺喪門劍就要衝前！

任無邪及時喝止了謬不邪，他知道自己受了傷，這一戰，肯定討不了好，故此他不願打下去。

邪不謬憤憤不平地站住，兇厲地瞪着谷壽年兄弟。

舔舔嘴唇，任無邪極不願意地說：「老實告訴你們，北極元磁根本就不在咱們手上。」

谷氏兄弟一聽，同時懷疑地望着任無邪，一臉不相信神色。「牛鼻子，想不到你竟然下作到向咱兄弟說謊，你究竟還要不要臉？」

「大師兄——」管却邪與謬不邪同聲想阻止任無邪說下去。

任無邪擺擺手，阻止了兩人。「信不信由你們，北極元磁確實不在咱們手上！早在五天前，已被人奪走了。」

「真的？」谷氏兄弟見任無邪說得認真，不像信口胡說，遂不由半信半疑地問，「因何你到現在才說出？」

「因為咱們不欲想別人知道，多一個人知道，就會少一份奪回的機會。」任無邪說。

「到底誰將北極元磁奪去？」谷壽臣惡狠狠地瞪着任無邪，眞恨不得將他一判官筆戳個透明窟窿。

「傅浪沙與聶青雲！」任無邪充滿恨毒地說。

「就是那個人稱『龍戲水』的傅浪沙，及人稱『青衣劍手』的聶青雲？」谷壽年脫口道：「以你四邪的功力，怎會被他兩人輕易奪去？」

「若不是中了詭計，貧道四人怎會輕易讓他兩人將北極元磁奪走！」任無邪想起就有氣，鐵青着臉。

「到底他兩人如何將北極元磁奪走？」谷壽臣迫不及待地問。

「相信兩位都知道傅浪沙這人的水上功夫，堪稱天下第一，」任無邪見兩人同時點頭，接下去道：「那小子在古渡頭假扮梢公，咱們一時不察，被他在江心將船弄翻，在貧道四人被淹得半死，稀里糊塗的時候，那小子在水中自貧道懷中將北極元磁取走，而聶青雲那小子在岸上接應，就是這樣！」

「原來這樣！」谷壽年銳利的目光盯着任無邪，突然問：「你爲什麼要告訴咱兄弟，你不是說過不想讓人知道的嗎？」

任無邪嘆了口氣，道：「我說過的不能不算數，既然你勝了貧道，貧道又拿不出北極元磁，只好將這秘密說出，讓你兩位去向傅浪沙那兩個小子索取。」

「你不是說多一個人知道，就少一份奪回的機會嗎？」谷壽年陰陰地看着任無邪，見任無邪點頭，忽然邪惡地一笑，道：「我亦同意你的說話，爲了不讓消息走漏，對不起也要做一次了，老二，動手殺了他們！」

任無邪想不到谷壽年如此陰狠，氣得張口一時說不出話。謬不邪與管卻邪同時怒吼一聲，左右閃上一步，擋在任無邪面前。「別以爲剛才暗算了咱師兄，怕了你們，有本領的，只管來！」

谷壽年，谷壽臣互一打眼色，同時左右撲上，而谷壽臣人才前衝，驀的雙足一蹬，縱躍起足有丈高，身一折，掠過謬不邪，管卻邪頭頂，撲向左右雙肩受傷、業已不能動手的任無邪。

人在空中，右手判官筆舞起一大團筆影，右手判官筆自筆形中穿插下，插向任無邪天靈蓋！

谷壽臣這一招陰狠惡毒，右手舞起的筆影朦蔽分散任無邪的注意力，左手判官筆在筆影掩護下，來個出其不意，意圖一招擊殺不能還手的任無邪。

謬不邪與管卻邪一見谷壽臣半途縱躍起，已知道谷壽臣用意，管卻邪怒哼一聲，躍身而起，攔阻谷壽臣。

谷壽臣與谷壽年早有默契，手急眼快，在謬不邪腳才離地的剎那，「嗤」一響，判官筆疾如流星，點刺向謬不邪小腹，左手判官筆抬手一架，硬擋管卻邪砍來一劍。

謬不邪剛才見過谷壽年筆尖彈射的厲害，心存顧忌，不敢大意，彎腰收腹，長劍舞起一片晶幕，護住胸腹頭臉，人亦被迫墜落地上。

任無邪一見谷壽臣撲臨頭頂，雙臂雖不能動，雙腿仍能走動，忙一仰身，雙足力蹬，「嗖」的倒竄出足有丈許，堪堪避過谷壽臣穿插疾落的判官筆。

腳　站穩，一筆刺空的谷壽臣，曲腿拳身一個翻躍，再次撲臨他的頭頂上空，故技重施，一筆亂舞，擾亂任無邪視綫，一筆仍然在筆影中穿插下。

不過，他於穿插下時，按動機簧，筆尖以幾倍於平常的速度，脫射向任無邪胸部。

任無邪氣還未喘過，谷壽臣已再度撲臨頭頂，苦於雙臂不能揮動，只好再次倒竄出。

若然谷壽臣仍然一筆穿插下，任無邪足可閃避，可惜這次筆尖飛脫射出，藉機簧之力，速度逾倍，快速絕倫，任無邪身形才倒竄出，「噗」一响，身軀猛一震，發出一聲慘烈的吼叫，腹上已被筆尖射中，透體而出，自腰背後射入地上，整個人突然脫力，「蓬」聲仰躺在地上，掙了幾掙，寂然不動，腹上創口嘟嘟冒出血泉。

谷壽臣眞夠狠心，唯恐任無邪不死，身形撲落，右手判官筆力插在任無邪胸上，借那一插一拔之力，腳不沾地，騰拔而起，擰腰旋身，撲向正在激鬥中的謬不邪，管卻邪兩人。

謬不邪，管卻邪雙戰谷壽年，穩穩佔了上風，但一時間，無法擊殺谷壽年。

兩人正自拚出全力，逼得谷壽年連連後退的剎那，猛聽任無邪發出一聲慘烈嚎叫，瞬即沒了聲息，心頭同時一震，知道任無邪一定凶多吉少，兩人知道不可交戰，生出了逃走的念頭。

所謂大難臨頭各自飛，眞是一點沒有講錯，謬不邪與管卻邪也不理會任無邪是生是死，各自奮力攻出一劍，逼得谷壽年退後一大步，兩人乘機把握機會，足下一蹬，各自向左右斜竄出，接連幾個旋躍，飛逃而去。

谷壽臣凌空撲落，兩人已竄躍出足有五六丈遠，谷壽臣氣得一跺腳，朝左邊追去。

卻被谷壽年一把拉住。「別追了，追到，也一定討得了好，別忘記，他兩人和咱們的功力在伯仲之間！」

谷壽臣左右看了眼，謬不邪管卻邪巳身形渺渺，洩氣地道：「難道就這樣讓他們逃了？」

谷壽年作了個無可奈何的姿勢。「有什麼辦法，就算截住他們，未必殺得了他們，任無邪已死，只剩他兩人，力量削弱了不少，就算兩人找到傅浪沙兩人，肯定討不了好，放心吧，北極元磁一定是咱兄弟的！」

谷壽臣不放心地說：「萬一他們將消息說出去，咱們豈不多了不少競爭者？」

谷壽年一拍兄弟肩頭，安慰道：「放心吧，我相信他們不會這樣蠢，他們也想奪回元磁，又怎會向人宣揚呢？那豈不是自找麻煩？走吧，咱們一定要先找到傅浪沙，聶青雲兩個小子！」

谷壽臣點點頭，拋下任無邪的屍體，如飛而去。

躺在遠處窺看五人打鬥的土混混，見出了人命，忙不迭溜了個清光。

× × ×

傅浪沙，聶青雲，黑蝶，公治猿四人來到山腳下一處林子邊，坐下來歇一歇。

傅浪沙自願代替黑蝶，公治猿也覺得整天扣着一個大姑娘的手腕，不堪雅觀，答應了，點了傅浪沙身上三處大穴，扣住腕脈，放了黑蝶。

黑蝶本來堅持不肯，要傅浪沙不要到黑水潭，可是傅浪沙固執地要去，無奈何，黑蝶雖然滿心不情願，亦只好同意。

最焦急的是聶青雲，他知道此去黑水潭，傅浪沙無異送死，但一時又想不出什麼辦法可以從公治猿手上救出傅浪沙，一路上，默然不發一語。

黑蝶更是芳心暗碎，若不是她，傅浪沙不會去黑水潭，無異是她害了他，路上，不斷自怨自艾，恨自己不該來找傅浪沙，眞恨不得一頭撞死，但事情巳到這般地步，死不能解決問題，唯一的辦法，是如何從公治猿這個老怪物手上，將傅浪沙救出，因此，她不 自怨自艾在動着念頭。

公治猿這個老怪物，江湖經驗豐富，焉會看不出兩人在動念頭，一刻不放鬆傅浪沙，緊拉着傅浪沙手腕。

反而傅浪沙甚麼也不放在心上，滿不在乎的，他巳將生死置諸度外，一路上有說有笑的，令到公治猿疑神疑鬼，以爲他在攪什麼鬼。

坐在樹下，四個人都沉默着，不發一語，氣氛至爲沉悶。

還是公治猿首先開口：「你們別弄鬼，有什麼風吹草動，老夫會先殺了他！」扣着傅浪沙腕脈的手微一用力，傅浪沙額上冒沁出豆大的汗珠，狀甚痛苦。

坐在另一顆樹下的黑蝶，心痛得指甲陷入掌肉中也不知覺，怒聲道：「老怪物，別亂猜疑，折磨他，咱們不是好好的坐着嗎？哪個動了？」

公治猿冷酷一笑，放鬆了力道，傅浪沙噓了口大氣，慘白的臉上瞬即恢復氣血，抬手抹去額上汗珠。

一直悶聲不响的聶青雲，突然站起身，走向公治猿。

公治猿立時緊張地瞪着聶青雲，戒備地喝道：「小子，做什麼？站住！」

聶青雲站住，瞟了公治猿一眼，淡淡道：「我想到鎭上去買些酒菜饅頭回來塡了肚子，咱們巳有一天沒有吃東西。」

經聶青雲這一說，公治猿才恍然記起，果然一天沒有東西下過肚，肚子立時咕咕叫起來，直咽口水。

「老怪物，你可以不吃，咱們却非吃不可，不管你吃不吃，我現在到鎭上去買，等我回來。」聶青雲趁公治猿不注意，向傅浪沙擠了擠眼。

「小子，囉嗦什麼，還不快去！」公治猿吼叫。

聶小青向黑蝶打了個招呼，返身如飛而去。

直看不到聶青雲的身影，公治猿才收回目光，惡狠狠地對傅浪沙說：「最好你保佑小子別弄鬼，不然，老夫第一個活劈了你！」

傅浪沙一笑，道：「劈了我？難道你不想要北極元磁了？相信天下間，只有我能夠從黑水潭中將元磁撈摸上來。」

公治猿被傅浪沙的話說得一時窒了，乾瞪眼，最後負氣道：「必要時，老夫什麼也顧不了！」

「眞心話？」傅浪沙嘻笑着問。

「你……」公治猿恨得牙癢癢的，可是被他擊中要害，唯有氣咻咻的在喘着大氣。

「老前輩，天下武林沒一個不想得到北極元磁，你就算得到它，自信能夠保得住嗎？求求你，放了浪沙，別再想得到那塊元磁，請你高抬貴手！」黑蝶妄想用言語打動公治猿。

「黑蝶——」博浪沙叫。

公治猿打斷傅浪沙的叫聲，猙獰地說：「丫頭，老夫不會被妳三言兩語打動的，北極元磁老夫要定了，總之，得不到元磁，他只有死！」

黑蝶悲頹地看了博浪沙一眼，掩臉悲泣起來。

傅浪沙痛在心裏，表面却平靜地柔聲說：「黑蝶，不要哭，黑水潭算得了什麼，我不一定會死的！」

「你能夠活着從黑水潭中將元磁打撈上來最好，否則，會死多一個人！」公治猿殘酷地桀桀怪笑。

「你要殺她！」傅浪沙憤怒得雙目圓瞪，棕黑的臉上脹得紫黑一片。

「老夫不會殺她。」公治猿殘忍地說：「你想想，你若死在黑水潭，她會獨生嗎？」

一言提醒了傅浪沙，忍不住渾身一悚，驚聲向仍在低泣的黑蝶道：「黑蝶，妳千萬不要幹傻事，我死了，妳要爲我報仇啊！」

黑蝶抬起滿是淚痕的俏臉，凝望着傅浪沙，突然像瘋了一樣嘶聲大叫：「浪沙，你不會死的，不會死的——」掩臉失聲痛哭起來。

傅浪沙柔聲道：「黑蝶，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黑蝶在傅浪沙帶有磁性的柔聲安慰下，像受了催眠一樣，漸漸的抑止了悲哭。

公治猿這個老怪物，一直得意萬分地注視着兩人。

傅浪沙見黑蝶止住哭聲，忍不住吐了口長氣。

公治猿抬頭打量着聶青雲奔去的方向，皺眉道：「那小子別是乘機溜了吧？這麼久也不回來的？」

傅浪沙平靜地說：「你少操心，他不是這樣的人。」

「那就很難說了……」公治猿話說到一半，硬生生吞回了下面的話——他看見聶青雲一手提着一包東西，正如飛奔來。

「我說的沒錯吧？」傅浪沙嘲諷地說：「他不是回來了嗎？」

說得公治猿無話可說，訕訕地低下了頭。

轉眼間，聶青雲來到林子前。

放下手提的包裹，在地上打開，取出兩瓶酒，一包饅頭，再打開一包用油紙包着的鹹鷄，鹹鴨，熟肉，豬肝之類，立時引得公治猿口水直流，肚子叫得更响。

黑蝶見聶青雲回來，早巳將眼淚拭乾，上前帮手。

拿起一只鹹鷄，撕下一只鷄腿，黑蝶遞給傅浪沙。

傅浪沙毫不客氣地接過，張咀咬了一

口，滿足地咀嚼起來。

撕下另一隻鷄腿黑蝶不理會眼光光的公冶猿，咬了一口，慢慢品味嘖嘖有聲。

公冶猿被鹹鷄的香味，誘得骨嘟直吞口水。

聶青雲拿起剩下的一只鹹鷄，撕開兩邊，先在另一半上咬了口，咀嚼幾下，吞入肚，才遞給公冶猿：「老怪物，別介意，如我不吃一口，你一定不敢吃，現在你可以放心吃了。」

公冶猿初時雖然餓得咕咕叫，但爲了謹愼起見，一直忍着不開口，就是怕聶青雲在食物中弄了手脚，如今見聶青雲將咬了一口的半只鷄遞給他，也不嫌，一手拿過來，大口大口，狼吞虎咽起來。那副吃相，引得黑蝶忍不住嬌笑出聲。

聶青雲見公冶猿只顧大嚼，乘機向傅涙沙擠了擠眼。

傅涙沙會意地眨眨眼。

拿起一瓶酒，聶青雲先喝了一口，才遞給公冶猿。

公冶猿明顯的是個酒鬼，接過酒瓶，一口咽下一大塊鷄肉，以瓶就口，一口氣喝了大半瓶，歇一口氣，竟將一瓶酒喝了個點滴不剩，抹了抹咀眼睛望着第二瓶。

黑蝶連忙一手拿起，拔開瓶塞，遞到傅涙沙的口邊，讓傅涙沙喝了幾口，再自己喝了幾口。

公冶猿見只有兩瓶酒，再也忍不住，叫道：「丫頭，別喝了，留一些給老夫喝吧。」

聶青雲笑道：「老怪物，你已喝了一瓶，剛才那一瓶我只喝了一口，這一瓶剩下的歸我喝。」

伸手接過黑蝶遞來的酒瓶，骨嘟嘟喝了幾大口，還故意用力咂了咂咀，饞得公冶猿口角流涎，放下吃剩的鷄骨頭，一把從聶青雲手中搶過酒，大口喝了個瓶底朝天，用手將酒瓶扔掉。

就這樣，饅頭，鹹鴨，熟肉等，都是讓聶青雲先咬一口，他才吃，不大一會，四個人將一大包酒菜饅頭，吃了個淨光其中，吃喝得最多是公冶猿。

拍拍手，聶青雲望着一咀油漬的公冶猿，捉狹地笑道：「老怪物，這一頓吃得愜意吧？」

一面在長衫上拭抹着手上的油漬，一面伸舌舔着咀唇道：「可惜酒少了點。」

聶青雲注意地觀察着公冶猿的臉色，道：「還說少，看你醉了！」

公冶猿瞪眼道：「小子亂說，老夫何醉之有，再來兩壺……」突然晃了晃，語聲含糊地怒聲說：「你……你弄……弄……什……麼手脚……」頭一歪，身一側，傾倚在傅涙沙身上，鼻息咻咻，醉倒了。

公冶猿一醉，扣拿着傅涙沙的手，自然鬆開了。

黑蝶見公冶猿突然醉倒，驚喜得歡叫起身，一躍上前，推開公冶猿，拉起傅涙沙，迅速奔出丈多遠，才停下來，一頭靠在傅涙沙胸脯上，閉上了眼睛。

傅涙沙由於聶青雲早對他使過眼色，心知聶青雲一定弄了手脚，心裏有了準備，所以不覺意外，倒是黑蝶倚靠在他懷中，令他臉紅起來，推開她又不是，不推又不是，一時手足無措起來。

聶青雲上前察看業已倒身在地上的公冶猿，見他雙目緊閉，氣息均匀，用手推了推，全無反應，得意地說：「老怪物，任你精似鬼，終於着了我的道兒。」

傅涙沙乘機推開黑蝶，對聶青雲道：「先別管那老怪物，快替我解開被封的穴道。」

聶青雲轉過身，運掌如飛，拍活了傅涙沙被封的三大穴。「涙沙，你看這老怪物，昏睡如豬，現在打雷也震不醒他！」

黑蝶傍着傅涙沙，滿心高興地問：「聶大哥，到底你怎樣將他弄倒的？」

「當然是用買回來的酒菜將他弄倒的！」聶青雲想到得意處，哈哈大笑。

「那些酒菜？」黑蝶疑惑地問。「他不是每一樣都要你先吃一口才吃的嗎？你怎會沒有事？還有我和涙沙，不是都好好的嗎？」

「講起上來很簡單，酒與饅頭及其餘的鹹菜都沒有問題，問題就在那只鷄上。」聶青雲笑道：「我將去年用剩的『一刻倒』放在鷄頭內，故意先吃了一口，連着鷄頭的那邊鷄給了他，先前，我眞担心他不吃那鷄頭，好在我沒有估錯，他和一般的老人一樣，都喜歡吃鷄頭，加上酒力發作，他怎會不倒。」

「原來如此，怪不得咱們都沒有事。」黑蝶高興得直跳脚。

「青雲，這一次眞虧你，否則……不提了，青雲，這老怪物如何處置？」傅涙沙感激地拍着聶青雲的肩頭。

「這裏風涼林蔭，就讓他躺在這裏吧，六個時辰之後，他自然會醒轉。」聶青雲輕笑兩聲。「這老怪物在深山大嶺，露宿慣了，沒什麼大礙的。」

黑蝶催促道：「那咱們快走吧！」

傅涙沙站着不動。「別忙，走，也要先弄清楚走去哪裏。」

「松竹草居已不能夠回去，一時間不知去那裏好。」聶青雲蹙眉搔首。

「既然沒地方可去，不如到我家，怎樣？」黑蝶歪着頭，望着傅涙沙。

傅涙沙搖頭道：「不能到妳家！」

黑蝶不解地問：「爲何不能？」

傅涙沙只好解釋道：「如到妳家，等於將麻煩帶到你家，我不想連累你家，捲入漩渦。」

黑蝶不高興地說：「我家不就等於你的家？何況，我爹又不是怕事的人，江湖上，有誰敢到藍堡生事？」

聶青雲咬着唇，一會，開腔道：「涙沙說得好，咱們不能到妳家，現在，說不定咱們成了武林人追索的目標，咱們到妳家，等於將藍堡牽連進去，到時，藍堡將永無寧日。」

「我家不能去，松竹草居不能回，你兩個說，到哪裏去？」黑蝶負氣地說。

聶青雲一時也想不到該去哪裏好，急得直搓手。

傅涙沙平靜地說：「回松竹草居。」

黑蝶瞪大眼問：「不怕那老怪物再找去？」

傅涙沙淺淺一笑，拿眼望着躺在地上的公冶猿。「如果妳是他，妳會不會再想到咱們會回松竹草居？」

黑蝶毫不考慮地搖頭說：「不會。」

「爲什麼？」傅涙沙問。

「因爲凡是稍有經驗的人，都不會回到經已被敵人發現了的地方，故此我敢肯定你們不會回去。」黑蝶說。

「這就是了，敵人認爲咱們不會回去，咱們偏偏回去，那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咱們爲何不回去？」傅涙沙望着聶青雲。

聶青雲一拍後腦，道：「怎麼我就想不到呢，涙沙，還是你想得週密，走，咱們回去。」

傅涙沙依然沒有移動脚步。

黑蝶拉着他，催道：「怎麼不走？」

聶青雲也停下脚步，詫異地望着傅涙沙。

傅涙沙囁嚅了好一會，才下定決心說：「黑蝶，妳回家吧。」

「爲什麼？」黑蝶幾乎是尖叫着問：「你討厭我？」

傅涙沙嘆了口氣，苦笑道：「看妳，說到哪裏去了，我怎會討厭妳呢？」

「既然不是討厭我，爲何要趕我走，不讓我和你在一起？」黑蝶跺着脚問。

「唉，你叫我怎說才明白？」傅涙沙嘆了口氣。「黑蝶，我之所以叫妳回家，是爲妳好。如今，我和青雲已成了武林人急欲要追尋的目標，我和青雲的處境很危險，時刻會被人找到，厮殺，這件事妳無必要牽扯進去，妳若一牽扯進去，不但妳有危險，也連累了妳爹。」

聶青雲早就想到了這點，只是不便由他開口先說，現在傅涙沙開口說了，他帮腔道：「黑蝶，涙沙所慮得對，妳回家去吧，這件事一了，我會叫涙沙盡快去找妳的。」

黑蝶鼓着腮，搖搖頭道：「無論你兩人說什麼，我也不會回家，我跟定了你們，涙沙，我怎能眼睜睜看着你和青雲有危險，而一個人躲在家中，若是你，你會不會？」

他們當然不會，黑蝶這句問得好，傅涙沙與聶青雲都搖頭說不會。

黑蝶緊逼道：「既然你們都不會，爲什麼要我這樣做？」

聶青雲首先不堅持：「黑蝶，我不反對你跟着我們！」

「你呢？」黑蝶雀躍地問傅涙沙。

傅涙沙說不過她，無奈，只有同意。

黑蝶高興得拉着傅涙沙就走。「那麼咱們快點回去吧，執拾修理一下被毀壞的松竹與竹房。」

傅涙沙與聶青雲，無奈地互相苦笑一聲，跟着黑蝶，回去松竹草居！

× × ×

老怪物公冶猿一挺腰跳起身，四下一望，只剩他一人，不禁眨了眨眼，以爲自己看錯了，及至看清楚，不是只有他一個人，還有誰？滿地的鷄鴨骨，油紙倒是不少，人的的確確只有他一個。

望着滿地鷄骨鴨骨，怔了好一會，老怪物悶叫一聲，現在，他想起來了，被迷倒前的情景，一一回想起來，想到自己久走江湖，竟然被一個小伙子糊裏糊塗迷倒，被三人走脫，恨得直挫牙，他既恨自己，又恨聶青雲，他到現在，也弄不清聶青雲是如何將他迷倒的。

想不通的就不想，這是公冶猿的一貫宗旨，他現在想的，是如何找到傅涙沙，聶青雲。

在地上轉了幾個圈，揮掌劈斷了幾棵樹，他突然想起黑蝶，高興得狂叫一聲，自語道：「那丫頭不是藍堡程重義的掌上珠？哼，只要找到程重義，不難找到那丫頭，哼，找到那丫頭，不就找到那兩個小子！」

一蹦三丈高的，公冶猿像只猿猴一樣，躍跳如飛，去找藍堡主程重義。

× × ×

說起來眞是寃家路窄，傅涙沙，聶青雲，黑蝶三人，一出鎮口就遇上了「天門四邪」中死剩的二邪：謬不邪、管却邪。

這一趟，可謂仇人見面，份外眼紅。謬不邪、管却邪兩人，在路當中一站，擋着三人去路，豎眉瞪目，咬牙切齒，手按劍柄，蓄勢以待。

傅涙沙與聶青雲，黑蝶三人，只好停下來，望着兩人的架勢，知道難免一戰。

傅涙沙首先帶笑道：「兩位，咱們又遇上了，唉，天地眞小，怎麼，你們不是四個的嗎？怎的只剩你兩位？」

謬不邪，管却邪都目露兇光，「嗆」然抽出長劍，切齒怒聲道：「好小子，道爺們以爲從此不再見到你們，想不到啊！識相的快交出北極先磁，否則，道爺說不得只好超渡你們！」

聶青雲嘻嘻笑着，說：「兩位道爺，話可不能亂說，若被人聽到，我與他不是平白添了殺身之禍？咱們何曾有拿了你們的東西？」

謬不邪被聶青雲氣得頭頂生烟，揚劍道：「還想撒賴，要不是在古渡頭被你們弄翻了船，趁道爺們被淹得暈糊糊的時候，取走了北極元磁，道爺們何以會弄得這樣狼狽，四個死了兩個，今天，若交出北極元磁，萬事皆休，既往不究，若說個不字，管教你三人血流當場。」

傅涙沙平靜地說：「你們想取回北極元磁，很簡單，到黑水潭去撈吧！」說完，拉着黑蝶，招呼聶青雲，舉步前行。

謬不邪暴吼一聲，仗劍衝上，左三右七，十劍齊發，刺向傅涙沙與聶青雲。「小子，想走？留下命或北極元磁來！」

傅涙沙拉着黑蝶，手一翻揚，長劍已出鞘，一抖，洒起一蓬劍光，接下謬不邪一口氣攻來的三劍，「四邪已剩二邪，難道你們想四邪從此在江湖除名？」

謬不邪悶哼一聲，劍勢一轉，急如暴風驟雨，劍光如雨般洒向聶青雲。

聶青雲冷笑一聲，運劍如飛，毫不含糊地接下謬不邪攻來的每一劍。

那邊，管却邪一見謬不邪動手，早巳按捺不住，彈身一躍，劍光如虹，疾逾流星般射刺向傅涙沙。

傅涙沙放開黑蝶，踏前一步，目光凝注着那道耀眼迅疾射來的劍光，瞬也不瞬，直到劍光刺臨胸前，才於間不容髮間，身形如泥鰍般一扭，脚下一滑，管却邪人劍從他身側擦過，而他，已站在距管却邪三尺外，揚手一掌拍向管却邪背心。

管却邪不愧是四邪之一。也不回身，長劍像長了眼般，「嗤」一响，從他腰脅下刺出，刺向傅涙沙拍來的手掌心！

傅涙沙疾忙化掌爲爪，抓拿管却邪的

劍身。

管却邪像背後長了眼，劍尖抖動，削斬傅浪沙五指。

傅浪沙冷笑一聲，化爪爲拳，擊出管却邪劍尖。

管却邪却颯的將長劍自腰脅間抽回，傾身旋腿，來了個秋風掃落葉，一腿蹬出，旋風般掃向傅浪沙的足踝。

傅浪沙冷不防之下，差點着了他的道兒，尙幸反應敏捷，雙足一蹬，躍起四五尺高。

管却邪疾掃的腿脚半途一收，半蹲的身形驀然挺伸起，長劍橫掃，掃斬傅浪沙腿膝。

管却邪這一招很毒辣，他故意旋身掃腿，迫傅浪沙躍起離地，再一劍橫掃向他腿膝！要知道，身形的移動閃避不如在地上，人在半空中，說什麼也不如在地上那樣容易。現在的傅浪沙就是這樣，躍離地上，人在空中，躍勢已盡再升高，不是不可能，而是來不及，曲腿亦太遲，閃避更不可能，眼見管却邪一劍就要掃射在傅浪沙腿膝上！

站在一旁的黑蝶看見了，脫口驚呼出聲。

管却邪發出殘忍的笑聲。

就在驚呼，笑聲中，「砰」一响，緊接「噹」一聲，管却邪蹌退一步，傅浪沙已落回地上。

傅浪沙的腿沒有被管却邪的劍掃斬斷，倒是管却邪的長劍，差不多齊柄斷了，望着手中的長劍，神情驚駭欲絕。

黑蝶見傅浪沙無恙，歡呼出聲。

傅浪沙冷笑瞧着管却邪，緊握的右拳，有血滴落地。

剛才的變化實在太快，快得出乎人意外，快得連在一旁的黑蝶，亦不知道傅浪沙用何手法，將管却邪的長劍折斷。

不過，當事的兩人，都很清楚。

原來，傅浪沙眼見無法躲得了管却邪掃斬來的一劍，危機一髮間，橫了心，疾出一拳，在管却邪劍鋒觸及長褲時，一拳擊在管却邪的長劍劍把處，將管却邪長劍一拳擊折！

尙幸近劍把處的鋒刄不大鋒利，他的拳頭又堅硬，拳頭只被割破了一道血口，傷勢不算重。

黑蝶見到傅浪沙拳頭滴血，衝動得想衝上前，爲傅浪沙包扎，猛省起他仍與管却邪在對峙着，强忍着，咬唇不語。

管却邪想不到功虧一簣，不但傷不了傅浪沙，而且連劍也被擊折，難怪他有點心寒了。

「怎樣，還要再戰嗎？」傅浪沙平靜地望着管却邪。「依我之見，你們還是趁早回天門隱居算了，再打下去，肯定討不了好的。」

管却邪臉上顏色數變，眼珠瞪着，默然不語，突然用力將手中劍柄擲在地上，不甘不願地說：「小子，算你狠，咱們走着瞧！」

回身望向仍在激烈打鬥的謬不邪，不禁捏了把冷汗。

謬不邪力戰聶青雲，被聶青雲迫得只有招架之功，根本沒有還手的機會，情形狼狽危險萬分。

傅浪沙見了，微笑着，走前兩步，朝聶青雲道：「青雲，算了，放過他。」

聶青雲長笑一聲，一劍將謬不邪逼得差點仰跌在地，長劍一收，飄退一步，仗劍含笑而立。

謬不邪勉强穩住身形，驚魂稍定，滿含怨毒地望着聶青雲。

「師弟，技不如人，咱們走！」管却邪狠聲說。

粗濁地喘了口氣，謬不邪羞刀難入鞘，硬撑着說：「師兄，咱們未必打不贏他們，難道不要北極元磁。」

嘆了口氣，管却邪道：「走吧，以後再算，再打下去只會出醜。」

回劍入鞘，謬不邪兇惡地掃了三人一眼：「便宜了你們！」頭也不回，大步而去。

管却邪追上他，兩人放開脚步，一會，走了個沒影沒踪。

望着兩個老道消失的方向，黑蝶氣憤難平地說：「爲何不殺了那兩個老道，省却日後麻煩！」

傅浪沙吐了口氣，道：「黑蝶，妳有殺過人嗎？」

黑蝶搖搖頭。

傅浪沙說：「妳沒有殺過人，我與青雲也沒有殺過人，既然咱們都乾乾凈凈，爲何要汚了咱們的雙手？」

聶青雲「嗡」一聲吹响劍鋒，讚同說：「浪沙說得對，我們都不想殺人，殺人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黑蝶眨着大眼，突然驚叫道：「浪沙，看你手背仍在滴血！快讓我爲你包扎一下。」

傅浪沙這時痛得皺起眉頭，將流血的手伸到黑蝶面前。

黑蝶快捷地從懷中掏出金劍藥，小心細意地爲傅浪沙敷抹上，取出一方素帕，包扎好，問：「還痛不痛？」

傅浪沙一直注視黑蝶爲他細心包扎，那裏還覺得痛，聞言只笑不答。

站在旁邊的聶青雲插口笑道：「黑蝶，有妳爲他裹傷，痛也變成不痛，浪沙，是不是？」

傅浪沙笑着不答。

黑蝶刹那羞紅了臉，白了傅浪沙一眼，嗔道：「還笑！」

傅浪沙放聲大笑起來。

聶青雲亦跟着大笑。

令到一向大方的黑蝶，這回被兩人笑得頭一回臊紅了臉，轉身不敢面對兩人，羞在臉上，甜在心裏。

× × ×

管却邪、謬不邪兩個老道，心裏怨憤滿腔，毫不感念傅浪沙，聶青雲他們手下留情，饒他們一命，反而對他們恨之入骨，將一切歸咎在他們身上。於是，兩個人想出了一條惡毒的計謀。

他們要報復，但又明知不是傅浪沙他們的敵手，於是他們想出了一條借刀殺人之計。

兩個人在江湖上亂竄，不論遇到什麼人，逢人就說傅浪沙，聶青雲兩人自他們手上奪取到兆極元磁，準備鍊成兵器，稱雄武林。

（未完）

隱形魔手續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毒龍妖燕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易敏離開燕窩宮，直趨天金廟。他本啣命以龍門總護法身份前去替華山、終南兩派作仲裁的。豈料甫入廟門，即遭暗算，身中劇毒，倉卒間突圍而出，且戰且走，落荒而逃，終於逃脫對方追殺。及至他找到一山洞想稍事歇息時，已倒昏地下。其後，幸被梅花及五姥姥救回，護至一山鎮療毒。梅花乃燕窩宮小宮主，蓋易敏途次曾入燕窩宮作客，並因受慫恿而參加「配對」比賽，賽中贏了梅花，按規定，梅花要配與易敏，但易敏已有妻而婉拒，可是梅花認爲命該如此，甘願作妾，所以暗中與奶娘私自離宮，跟蹤易敏……

一對新夫婦　兩個舊傢伙

梅花道：「姥姥有隱秘的地方麼？」

五姥姥道：「有，我揹着他，咱們走吧。」

她們將易敏帶到華山以南的一個山鎮，那兒叫「金堆城」。

離鎮五里有一家獵戶，是五姥姥的一個族弟，他們就在這家獵戶住了下來。

一晃五天，易敏的毒傷未再惡化，却也沒有好轉，直到第八天的傍晚，他才蘇醒過來。

「啊，妳……」

他一眼瞧到梅花，不由大爲驚訝。

梅花大喜道：「謝天謝地，你終於醒來了。」

易敏略作思索道：「我在華山金天廟中了他們暗算，後來勉强逃到山麓，終於暈了過去，必然是妳將我救來此地的。」

梅花道：「是的，咱們只要晚來一步，後果就不堪設想了，聽說你是來作仲裁的，爲甚麼你却跟華山鬥了起來？」

易敏一嘆道：「我也不知道爲了甚麼，剛剛踏進廟門，就中了他們的暗算。」

梅花撇撇嘴道：「姥姥猜的不錯，一定是焦鼎幹的好事。」

易敏愕然道：「會是他？這實在使人不易相信。」

梅花道：「你這人太忠厚了，想想看，龍門品題，風靡江湖，人人都以品題爲榮，一肩担日月焦鼎豈不是名震寰宇，成爲當代武林的主宰了，你要破壞它，他自然容你不得！」

易敏錯愕良久道：「人心險惡，果然十分可怕。」

梅花道：「不要管那些，先試試你的毒傷怎樣了？」

易敏點點頭，立即盤膝坐好，開始運功，良久，他睜開眼來，廢然一嘆道：「死不了，但有三處經脈閉塞，眞力無法運轉，今後只怕是一個廢人了。」

梅花道：「別灰心，大哥，我天天帮你運功，只要假以時日，打通三處經脈並非難事。」

易敏沉吟半晌道：「梅花……」

梅花道：「甚麼事？大哥。」

易敏道：「妳爲甚麼要救我？」

梅花道：「大哥，你忘記配對比賽了麼？」

易敏道：「這個……咳……妳太認眞了，梅花，我是有妻子的。」

梅花冷哼一聲道：「不是我認眞，是你將女人的名節看得太隨便了，參加配對比賽的女人，只要輸給挑戰者，不管挑戰者的條件怎樣，她必須做他的妻子，這是燕窩宮的規定，當時人人都瞧到我輸了，怎能說我認眞？」

梅花事理俱在，易敏無話可說了。

梅花面色一整道：「大哥，這是命，也是緣份，我是從來不參加配對比賽的，那天一時高興想上台去玩玩，在我想，師門鬼王蓋印，是當代武林絕响，縱然走遍天下，也很難找到能够接下這一招的人物，誰知道竟然會遇到你！」

易敏一嘆道：「我也不知道那是配對比賽，才鑄成這樣一件大錯。」

梅花道：「不要後悔，大哥，我說過，這是命，也是緣份，如果蓋齊齊杭雲岫都會回來，我不會跟她們爭什麼的。」

易敏十分感動的道：「梅花，這太委屈妳了。」

他語音甫落，五姥姥忽然奔了進來，她是到鎮上買東西去的，瞧她慌張的神色，好像發生了甚麼大事。

及見到易敏醒來了，她那緊張的面頰鬆弛了，而且換上一片笑容。

「啊，公子醒來了。」

「是的，姥姥，多謝妳救命之恩。」

「別客氣，是小宮主救了你，老身不敢居功。」

語音一頓，回頭對梅花道：「小宮主，老身聽到幾件不幸的消息，才匆匆趕了回來。」

梅花道：「不要慌，姥姥，甚麼不幸的消息？妳慢慢說。」

五姥姥道：「聽說華山的金龍劍笈被盜，華山掌門邵仲昭被殺，日前華山弟子已組成三枝隊伍投入江湖，要跟他們的掌門復仇。」

梅花道：「他們復仇的對象必然是大哥了，我不懂他們怎麼會栽到大哥的頭上的？」

易敏長長一嘆道：「這很簡單，華山門下不認識我，只要我一個身材相似的稍加改扮，他們就無法分辨了。」

梅花道：「八成是這樣的，還有甚麼？姥姥。」

五姥姥道：「龍門已散發武林帖，除了開除易公子的總護法，並組織一枝隊伍，協助華山緝捕易公子。」

梅花道：「還有呢？」

五姥姥道：「妳娘說易公子拐誘小宮主，親率本宮的高手，已經投入江湖。」

梅花面色一變道：「她既然不念母女之情，咱們今後只好各憑手段了。」

易敏道：「梅花，妳能不能聽我幾句勸告？」

梅花道：「好，你說。」

易敏道：「焦鼎存心除去我，我必然難逃他的毒手，妳跟着我只有死路一條，再說妳跟妳娘無論怎樣講，總是母女，母女骨肉連心，不要因爲我傷了骨肉之情，聽我的話，回到妳娘的身邊去吧。」

梅花道：「大哥，你是不要我了？」

易敏道：「不，梅花，我喜歡妳，只是……」

梅花道：「好啦，只要你喜歡我，別的話就不必說了，老實告訴你吧，燕窩宮的女孩子，有半數以上是楊霖兒的女兒，但沒有一個是她親生的，包括我在內，這還不說，據我所知，本宮每年舉行一次配對比賽，是一個絕大的陰謀。」

易敏道：「哦，甚麼陰謀？」

梅花道：「燕窩宮嫁出一個女孩子，就控制了一個武林高手甚至一個門派。」

易敏道：「會有這種事？妳不是過甚其詞吧？」

梅花道：「我知道你不會相信，但燕窩宮的女孩子都經過特殊訓練，她們都有一套控制男人的能耐。」

易敏微微一笑，道：「妳呢？也學過麼？」

梅花嬌靨一紅道：「我當然也學過，你害怕了？」

五姥姥道：「小宮主沒有說錯，燕窩宮的配對比賽，旨在控制整個武林，的確是一項可怕的陰謀。」

梅花嬌嗔道：「你還要我回去麼？大哥。」

易敏長嘆一聲道：「龍門品題，挑起武林紛爭，燕窩配對，控制整個武林，這還成一個什麼世界！」

梅花櫻唇一噘道：「弱肉強食，世界本來就是這樣的，像你這麼老實，處處都會吃虧上當，所以……」

易敏搖搖頭道：「話不是這麼說，世上的人太多，難免會良莠不齊，其實所謂壞人，只是少數幾個野心者而已。」

梅花哼了一聲道：「少數的幾個人就弄得天下大亂，再多幾個壞人，豈不陷於世界末日了？」

易敏道：「這話也對，可是妳別忘了世間還有不少爲正義而獻身的人，最後邪不勝正，壞人還是趨於滅亡，所以咱們不必灰心。」

梅花訝問道：「你就是獻身於正義的人？」

易敏面色一整道：「我原先只望獨善其身，現在麼……」

梅花道：「現在是要兼善天下了？好，我帮你。」

易敏道：「梅花，妳應該知道我的處境。」

梅花道：「當然知道，仇踪遍地，四海難容。」

易敏道：「妳還要跟着我？」

梅花平淡的道：「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在，我就得帮助我的丈夫。」

這位平時冷若冰山，不苟言笑的姑娘，想不到對名份竟這般重視，用情又是如此之專。

易敏被她的眞情所感動，自然無話可說了，他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儘快的療好毒傷，否則他不只是無法向邪惡挑戰，也無法保護自己的妻子。

於是他不再說廢話了，逕行盤膝打坐，開始運功療毒。

梅花自然也不會閒着，她叫五姥姥替他們護法，伸手貼上易敏的脊心，以內力助他行功。

易敏自習得磨盤神功之後，內力之强，在當代武林已不多見，如今再加上梅花以內力相助，奏效之快，幾乎像立竿見影一般。

約莫一個時辰之後，易敏運功醒來，他起身向梅花雙拳一抱道：「多謝妳，梅花。」

梅花撇撇嘴道：「誰要你謝了，姥姥，咱們餓了，可有什麼吃的？」

五姥姥道：「有，菜飯都是現成的，要不要喝一點酒？」

梅花道：「酒倒不必了，大哥還有一處穴道未通，飯後只怕得要花費個把時辰呢。」

五姥姥大喜道：「眞的？小宮主，易公子的毒傷可以袪除了？」

梅花道：「咱們的袪毒靈丹，雖是不大對症，但也不是毫無用處，經咱們以內力一催，大哥所中之毒多半已由毛孔中排出。」

五姥姥道：「好極了，我担心華山及龍門的隊伍，可能會找到這裏。」

梅花一怔道：「當眞麼？姥姥，此地偏僻得很嘛。」

五姥姥道：「這都怪老身不好，我不該上街去的。」

易敏道：「姥姥勿須自責，妳縱使不上街，他們遲早也會找來的，不過，咱們不能不早做準備，梅花，來，咱們再來一次。」

這回仍由五姥姥護法，梅花帮助易敏運功，眼看就要一個時辰了，他們還在最緊要的關頭。

緊要關頭是不能打擾的，否則必將導致走火入魔。偏偏就在這個要命的時辰，一隊龍門華山的聯軍逼了過來。

領頭的是龍門總巡山古三化，及華山雙老之一的紫虛道長。

跟在他們身後的有龍門鐵衫隊十八名，華山門下十二名，這般人的身手全都不凡，是一個十分堅强的組合。

五姥姥遠遠瞧到了他們，心頭不由一懍。

她當然不是怕他們，就算古三化與紫虛道長聯手，她能在千招以內保持不敗。只不過，他們不是兩個，而是三十二人。

一對三十二，這是一個過於懸殊的比數，雙拳難敵四手，這一仗打下來的結果不問可知。

她不在乎個人的生死，但不能不關心梅花與易敏的安危，只要有一個人闖過她的攔截，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她正在憂心忡忡之際，一股細如蚊蚋的聲音忽然傳入她的耳鼓：「姥姥，是來了敵人？」

這是易敏的聲音，五姥姥自然分辨得出來。

一個人在療傷的緊要關頭，居然能够查覺來了敵人，並且能够蟻語傳音，此等功力實在前所未見。

於是她以崇敬的語氣回答道：「是的，公子，來人共有三十二個，老身只怕無力阻擋。」

易敏道：「在下的百寶囊中有天羅珠，爆炸力極强，姥姥拿幾顆去對付他們，咱們還要一炷香的時間就可完成。」

五姥姥聞言大喜，馬上由易敏的百寶囊中取出三粒天羅珠，身形一轉，揚手擲了一顆出去。

此時來人剛剛轉出十丈之外的一片疏林，一聲轟天巨响，嚇得他們狠奔豕突般轉身就逃。這是五姥姥不想傷人，天羅珠擲出七丈，只是給他們一個警告而已。

但這一炸之威，强烈無比，來人雖然沒有被直接炸傷，仍有四五個被飛起來的碎石擊中，其中兩人的傷勢嚴重，可能有喪失生命的危險。

紫虛道長哼了一聲道：「是姓易的小賊，他逃下蓮花峯用的就是這個。」

古三化道：「道長，你可知道這是什麼暗器？」

紫虛道長道：「姓易的曾任貴門的總護法，莫非古大俠還不知道？」

古三化道：「兄弟原想摸摸他的底，可惜相處的時間過短，因而未能如願。」

紫虛道長道：「古大俠也不知道他是天羅門下？」

古三化道：「這個，兄弟倒是知道，難道……啊……我明白了，他使的是天羅珠。」

紫虛道長道：「不錯，除了天羅珠，任何暗器都不會具有如此强悍的威力。」

古三化道：「姓易的一身功力，武林罕見，再加上使人聞名喪胆的天羅珠，咱們就算再加一倍人手，也不可能將他們逮着。」

紫虛道長道：「古大俠說的不錯，不過如果他身受毒傷，那就又當別論了。」

古三化道：「道長認爲他當眞已經中毒？」

紫虛道長道：「如若他並未中毒，當他突圍下山之時，必然不會使用天羅珠，此時更不必用天羅珠來阻擋咱們，古大俠認爲貧道說的可有道理？」

古三化道：「有道理，不過他的毒傷似乎並不太重，咱們無法接近，如何能够將他逮住？」

紫虛道長略作思忖道：「咱們來個前後夾擊，古大俠以爲如何？」

古三化點點頭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於是他們由龍門華山門下各派五人，分左右向兩側包抄過去。

這般人的行動並未逃過五姥姥的觀察，只是她却大吃一驚。敵人三路包抄，將使她分身乏術，這該如何是好？

其實她大可以不必爲難，因爲易敏已經大功告成，與梅花雙雙立了起來。

「姥姥，來人在玩甚麼花招？」

「啊，小宮主，你們已經成功了，這般兔崽子眞够狠的，他們派出十個人來包抄咱們，要來個三路夾攻。」

易敏道：「姥姥，來的是那一路的人馬？」

五姥姥道：「有十三個華山門下，由華山雙老之一的紫虛道長領頭，餘下十九人來自龍門，領頭的是總巡山古三化。」

易敏道：「好，咱們也分着三面，請姥姥跟梅花由屋後向左右迎敵，在下到正面向他們挑戰。」

五姥姥將剩下的兩粒天羅珠交還易敏，然後與梅花出後門向左右抄去。

易敏待她們身形消失，才懷抱九星寶劍，緩步走出柴扉，待距離疏林約莫三丈，脚下一停，道：「出來吧，各位，易某在此地候教。」

對方出來了，而且一出來就採取包圍的態勢。

易敏淡淡道：「古大俠，在下對龍門護法一職並不戀棧，但門主將在下除名，並勞各位出來緝捕，必然有一個理由，請教……」

不待古三化回答，紫虛道長已大喝一聲道：「姓易的，好漢做事好漢當，事實俱在，你還想撒賴不成？」

易敏道：「哦，甚麼事實？道長不妨說個明白。」

紫虛道長道：「十五巳正，你將本派掌門約往後山，竟然暗施毒手，將本派掌門殺害，並盜去掌門隨身携帶的半册金龍劍笈……」

易敏道：「有這等事？道長可曾瞧過那人就是在下？」

紫虛道長冷哼一聲道：「你縱然燒成了灰，本道長也認得出來。」

易敏道：「在下晌午時分到達金天廟，在道長看來，那是去而復返了，但不知又該如何解說？」

紫虛道長道：「半册金龍劍笈無法滿足你的貪念，你絕未想到本門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已經做好了一切準備。」

易敏嘆息一聲道：「栽贓嫁禍，竟然天衣無縫，看來在下是無話可說了。」

古三化道：「焦門主一向愛才，對少俠的成就尤其推重，如果少俠願意隨古某同返龍門，門主會調查眞象，爲少俠洗刷冤屈的。」

易敏微微一笑道：「這確是個好主意，只是在下不想再上當，好意心領了。」

紫虛道長擧手一揮道：「小賊惡性難改，不要跟他說廢話了。上！」

華山七名門下弟子，像風一般向易敏撲了過來。

這般人全都用劍，七個人立即佈上一個七星劍陣。

站天樞位置的是一名年約五旬的道長，他統率全局，指揮若定，使七星劍陣，發揮了極大的威力。

易敏由於心存仁厚，認爲華山也是受害者，因而只守不攻，竟使自己陷入了險境。

但見七劍交輝，壓力强悍無比，接戰不過十招，他的衣衫已經被劃破了兩處。

長此以往終非了局，他如是再不反擊，必然會傷在七星陣之下。

在無可奈何之中，他只想以八成磨盤神功，緩緩一劍揮出。

這一招頗爲緩慢，它緩緩迎上當面的四柄長劍，待雙方勁力一接，華山門下不由面色一變。

他們無力接下當面撞來的那股劍氣，在一陣切金斷玉聲中，四柄長劍變作破銅爛鐵，像紙片遇到狂風，一起冲霄飛去，持劍人也悶哼了一聲，同時倒退三步，張嘴噴出一口鮮血。

七星劍陣破了，易敏讓他們退了回去，並未跟踪追擊，但獵戶的兩側却不斷的傳來慘嚎之聲，必然是五姥姥與梅花在痛殲敵人。

紫虛道長大吃一驚道：「姓易的，你還有同黨？」

易敏淡淡道：「這沒有甚麼，誰都會有幾個朋友，是麼？」

古三化冷冷道：「易少俠，拐誘良家少女，已是大大的不該，如果你再讓她們帮你行兇，今後不只是燕窩宮，只怕天下都容你不得了。」

易敏道：「多謝相告，不過那是以後的事，現在麼，嘿，在下就容你不得。」

語音甫落，彈身暴起，長劍化爲一溜晶芒，逕向古三化當胸扎去！

古三化心頭一懍，脚下斜跨，旁移三尺，掌中吳鈎劍連閃，連續揮出三招，才將易敏的一招接了下來。

此時龍門的鐵衫隊，以及華山門下全部投入了戰局，一時殺聲盈野，展開了一場極端兇惡的搏殺。

易敏以寡敵衆，自然要先求自保，他提足了磨盤神功，根本沒有人能够突破三尺以內。

沒有人能够奈何了他，他却能够揮洒殺敵，不過他只揀鐵衫隊下手，劍光一閃，龍門之下必然有一個濺血橫屍。

此時五姥姥與梅花巳然肅清敵人，先後奔出，他們瞧到易敏被人圍攻，兩人一聲叱喝，雙雙撲了過來。

五姥姥使的鋼製鳩杖，杖影所及，血肉橫飛，根本沒有人能抵禦她的鋒芒。

梅花的兵刄就是梅花鞭，鞭長七尺，共分五叉，一鞭揮出，聲如雷鳴，威力之强，較五姥姥的鳩杖還要凌厲幾倍。

龍門華山門下，原巳死傷狼藉，她們這一加入，更如摧朽拉枯一般。

此時紫虛道長的長劍，正被梅花一鞭碰飛，她不必抽招換式，梅花鞭帶着厲嘯，猛掃紫虛的頭顱。

這一鞭快如閃電，力道之强，不亞於疾雷撼山，紫虛道長無力逃避，只得暗暗嘆息一聲，瞑目等候死神的召喚。

但……

「梅花，住手！」

這是易敏的呼叫，梅花不得不聽，急忙挫腕飄身，總算讓紫虛道長拾回一條老命。

「大哥，你是怎麼啦？」

「華山也是被害者，咱們不必趕盡殺絕，但龍門門下一個都不能放過。」

「好嘛，請吧，道長，希望你不要辜負我大哥的一片善意。」

紫虛道長並不領易敏的這份人情，只是無顏再留下去，華山門下傷亡慘重，就算留下也於事無補，他走了，華山門下扶傷帶死，片刻之間也巳經走得一個不剩。

留下的就只有龍門的部屬了，其實他們剩下的也爲數不多。

一個總巡山古三化，三名鐵衫隊的武士，適才還是一個龐大的陣容，現在只剩下寥寥四人而巳。

這還是易敏手下留情，希望留下幾個

活口，否則他們只怕早巳向鬼門關報到去了。

梅花放走了華山門下，轉身就奔到易敏的身旁道：「大哥，你歇歇，這幾個人讓我來打發。」

易敏退後幾步道：「好的，不過要留下活口，我要問問他們。」

易敏收招後退，古三化以爲有機可乘，足尖一點地面，身形倒縱而起，他竟然來了一個溜之大吉。

可惜他的如意算盤並不如意，被五姥姥摟頭一杖又將他迫了回來。

梅花不屑的撇撇嘴道：「龍門總巡山也是一個成名的人物了，就算你不怕丢人，焦鼎只怕也不會饒你。」

古三化苦笑一聲道：「龍門與燕窩宮是一家人，在下不敢開罪小宮主，開溜是情非得已啊！」

梅花冷冷道：「好理由，不過我現在是易敏的妻子，巳經不是燕窩宮的小宮主，你大可不必顧慮。」

古三化道：「小宮主言重了，在下怎敢？」

梅花道：「這麼說你還是尊重我這個小宮主的身份了，如果我有話問你，你會不會實話實說。」

古三化道：「這個……」

梅花道：「怎麼，你不願意？」

古三化道：「小宮主別誤會，只因本門門規十分嚴厲，違犯者會受到極端可怕的酷刑，小宮主的問話，在下願意作答，如是涉及本門，就要請小宮主原諒了。」

梅花暗忖：「好一頭狡滑的狐狸，我今天非要你露出狐狸尾巴來不可。」

梅花巳經想到了一個法子，忽然彈身一躍，連續點出幾指，呆在一旁的三名鐵衫武士竟然一起被他制住。

然後嫣然一笑，回頭對易敏道：「大哥，你跟古大俠聊聊，可不能怠慢了客人了。」

古三化面色一變道：「小宮主，妳這是做甚麼？」

梅花道：「沒有甚麼，我只是想跟他們聊聊，姥姥，帶他們到屋裏去。」

她不再理會古三化，逕與五姥姥挾着三名鐵衫武士，一逕奔進茅屋。

易敏微微一笑道：「古大俠，你知道們會聊些甚麼嗎？」

古三化當然知道，他的臉色，難看之極。

易敏一嘆道：「我那梅花妹子做事一向認眞，對說謊的人更加痛恨，依在下相勸，你對她最好不要說謊。」

古三化寒着一張臉道：「易少俠，在下沒有騙你們，本門的門規的確十分嚴厲，在下如若洩漏任何一點機密，必然會受到慘烈的酷刑。」

易敏道：「這個我相信，不過如果他們三位說了怎麼辦？他們是你帶來的，難道焦鼎會饒你？再說，他們三位說了實話，你要是不說，眼前你就過不了我那梅花妹子這一關，我相信她整人的法子也不會好過！」

古三化呆了，面色一變再變，終於嘆息一聲道：「在下雖是總巡山，但知道的機密並不算多，只怕會使少俠失望。」

易敏道：「不要緊，你知道多少說多少就是。」

古三化道：「少俠想知道甚麼？」

易敏道：「就從我到龍門說起吧，那是不是一項預謀？」

古三化道：「是的，假花子胡不用是本門的密探之一，少俠跟他交上朋友，你的一切，本門自然瞭如指掌了。」

易敏啊了一聲道：「這的確是在下的疏忽，紫流星雲飛呢？莫非他也是龍門的密探？」

古三化道：「那倒不是，此人風流自命，整天在女人堆中打滾，這種人如何能成大事？」

易敏道：「龍門品題，旨在挑起武林紛爭，貴門漁人得利，隱隱中成爲當代武林的的主宰，焦鼎的野心當眞不小啊！」

古三化道：「焦門主功參造化，本來就是武林的主宰，少俠要想破壞，自然要落得四海難容了，不過門主度量如海，而且十分愛才，少俠如若能够悔過遷善，在下願意勸門主不究既往……」

他語音未落，梅花與五姥姥巳挾着三名鐵衫武士奔了過來。

櫻唇一撇，梅花冷哼一聲道：「姓古的，你居然還敢逞口舌之利，大哥，廢了他！」

古三化退後一步道：「小公主千萬不要誤會，在下只是話趕話的說說而巳。」

梅花道：「聰明一點，古三化，他們都說了，你如果還敢故作神秘，那就怪不得我心狠手辣了。」

古三化苦着臉道：「小宮主，既然他們巳經說了，何必還要在下重複。」

梅花道：「不，他們知道的沒有你多，必須你再加說明。」

古三化道：「好吧，小宮主需要知道甚麼？」

梅花道：「對華山掌門下手的是甚麼人？」

古三化道：「此人是由門主親自指派，在下的確不知道他是何許人物。」

梅花哼了一聲道：「此話當眞？」

古三化道：「千眞萬確，在下怎敢欺騙小宮主。」

梅花道：「那麼策劃華山之會，讓我大哥跌入陷阱，必然都是焦鼎的傑作？」

古三化道：「是的。」

梅花道：「焦鼎今後要怎樣對付咱們呢？」

古三化道：「散發武林帖，指易少俠殺害華山掌門，盜取金龍劍笈，兇殘成性，是武林同道中的敗類，請天下武林共襄義擧，羣力誅除易少俠。」

他語音甫落，梅花忽然長鞭一出，以捷逾閃電的速度，點上他的腰脇之間，他分明瞧到梅花出手，却眼睜睜的被毀去了一身武功。

「小宮主，妳好狠！」

「跟着焦鼎爲惡，必然不會善終，我這是救你，快找個地方隱姓埋名，你還有半輩子好活。」

古三化帶着三名鐵衫武士走了，他們的武功全部被毀，今後也不會再做壞事。

易敏却瞅着他們的背影一嘆道：「我眞羡慕他們。」

他們失去武功，自然不會再捲入江湖恩怨，易敏是有感而發。

梅花瞭解他的心意，輕聲勸慰道：「你灰心了？大哥，你不是要秉善天下，與邪惡相周旋麼？不要洩氣，咱們會開創一個新局面的。」

易敏緊緊握着她的玉手道：「多謝妳，梅花，此間已不能再留，咱們走吧。」

梅花叫五姥姥給了她族弟一些銀兩，叫他遷地爲良，不必再住在此地了，然後她們跟着易敏北上潼關，過風陵渡，逕向山西省境奔去。

這天到達解縣以西的烏龍鎮，日色剛剛過午，他們原想在鎮上打一個尖就趕往縣城投宿的。

但剛剛趕到鎮口，梅花忽然冷哼一聲，同時面色爲之一變。

易敏與梅花走在併肩　見狀一怔道：「梅花，出了甚麼事？」

梅花道：「咱們被堵住了，說不定我娘也在鎮上。」

易敏舉目向鎮口一瞧，見有兩名背負長劍，身着青衣的姑娘，及四名一身銀色勁裝，懷抱長刀的彪形大漢在那兒守着，梅花沒有說錯，他們果然被人堵住了。

「別管這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咱們走。」

「好的。」

他們牽着馬匹，緩緩走向鎮口，雙方相距約莫一丈，四名銀衣大漢立即橫身攔住去路。

梅花撇了一下櫻唇，舉目向兩名青衣姑娘之一道：「金花，你們要做甚麼？」

金花雙拳一抱道：「小婢奉宮主之命，在此迎候小宮主，並緝捕姓易的回宮嚴辦。」

梅花怒叱道：「大胆……」

易敏道：「梅花，不必跟他們生這些閒氣，讓我來對付他們。」

語音一頓，回頭對金花道：「姑娘，叫妳的同伴都出來吧，既也挑明了叫陣，又何必藏頭露尾？」

街頭原是藏有幾名伏兵的，經易敏這一叫穿，他們只好出來了。

除了原先守在鎮口的四男兩女，現在又湧出六男九女，合共是二十一人。

他們是兩個組織聯合起來的。

九名銀衣武士來自龍門銀衫隊，由副隊長諸葛蒼率領，餘下的是燕窩宮的三才八音。

三名身着黃衣，年約三旬的女郎，是燕窩宮的一流高手天地人，穿青衣的八名是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稱爲燕窩八音。

這般人身手極高，在江湖之上全有一個响噹噹的名頭，現在是七比一的局面，可見他們是志在必得。

梅花目射殺光，冷哼一聲道：「好一個龐大的陣容，我娘呢？她沒有來？」

這一門一宮領頭的是天地人三花，在燕窩宮，梅花是以阿姨稱呼她們。

天地人三花之中，成就最高的是地花，最美的是天花，心機最深，狡詐莫測的就要首推人花了。

一聲輕笑，人花踏前兩步道：「小宮主，妳這一走，差點急死妳娘了，大姐二姐妳們瞧瞧，小宮主可不是瘦了，趕明兒讓宮主瞧到，不知有多傷心呢？別鬧性子了，小宮主，快跟阿姨回去吧。」

這女人口若懸河，舌粲蓮花，梅花却在直皺眉頭。

待人花說完了，她才哼了一聲道：「多謝人姨的關懷，我不想回去。」

人花喲了一聲道：「妳是怎麼啦？小宮主，莫非妳連娘都不要了？」

梅花道：「誰說我不要娘了？女孩子嘛，長大了總要嫁人的，我跟着我的丈夫有什麼不對？」

人花面色一沉道：「小宮主，這麼說妳就是大逆不道了，當時配對比賽並沒有安排妳上台，妳私自參加已是不該，而且宮主已經明令公佈，你們那一場不分勝負，妳違背宮主的命令，觸犯本宮的規戒，更隨同姓易的私奔，這實在太不應該了，跟我回去吧，小宮主，阿姨一向喜歡妳，會替妳向宮主求情的。」

梅花冷冷道：「人姨說的是理，但理也有幾種說法，配對比賽雖然沒有安排我上台，我却可以不受限制，往年我也曾經上過台，並不是今年才這樣，再說，我是在衆目睽睽之下敗給易敏的，娘說不分勝負，豈不是自欺欺人？我跟着易敏是爲了維持本宮的威信，娘如果怪我，那就太不體諒做女兒的一片苦心了。」

人花估不到梅花的口齒竟然這般伶俐，不由語爲之塞。

地花道：「小妮子戀奸情熱，三妹就不必浪費唇舌了。」

語音甫落，伸手一揮，只見人影晃動，急若流矢，剎那之間，易敏等三人已經陷入重圍之中了。

以易敏三人的功力，放眼天下，能够接他們三招兩式的，爲數不多，現在雖是以一比七，未必就能將他們怎樣。

但梅花與五姥姥却面色大變，好像突然遇到兇神厲鬼一般。

其實看起來並沒有甚麼，對方只是擺下一個旗陣罷了。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這燕窩八音，每人執着一柄青色旗幟，正踏着八卦方位，在風流雲旋一般的遊走。

她們的圈外是天地人三花，她們站住三才方位，每人執着一柄黃旗。

最外圈的才是龍門銀衫隊，他們只是防止逃亡，打個接應而已。

易敏不明白旗陣有些甚麼殺着，因見梅花及五姥姥的神色如此凝重，忍不住詢問道：「梅花，這旗陣很厲害麼？」

梅花咬咬牙，道：「你懂不懂奇門陣法？」

易敏道：「不懂。」

梅花道：「那就糟了，燕窩旗陣是我娘秘密訓練的，咱們只要被困在陣中，除了束手受擒，別無他法。」

易敏道：「她們還在遊走，是不是陣法還沒有佈好？」

梅花道：「她們遊走只是使人眼花繚亂，發生錯覺而已，陣法早就佈好了。」

易敏道：「不要着急，讓我試試。」

他暗凝磨盤神功，雙掌伸出向前虛按，然後劃着圓圈，就像在推磨似的。

他如此一來，奇跡發生了，那些原在交叉遊走的青衣姑娘，忽然像着了魔一般，她們不再交叉，而是以整齊機械似的動作，跟着易敏的掌勢行動。

梅花呆了一呆，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了出來，道：「大哥好功力，你這像在推磨嘛？」

易敏哈哈一笑，忽然雙掌向前一揮，八條嬌小的身形竟像稻草人般的飛了起來，她們摔倒一丈以外，由於易敏手下留情，她們沒有死，但也得三五個月不能動彈。

此等蓋代神功當得是武林罕見，天地人三花傻了眼，呆在那兒半晌做聲不得。

易敏冷冷道：「在下不爲已甚，希望各位不要再找麻煩，梅花，咱們走。」

一記磨盤神功，嚇破了敵人的胆，誰還敢找他們的麻煩？

至少現在不會，所以他們來到鎮上，吃了一頓頗爲愉快的午餐。

當晚他們趕到解縣，翌晨沿官道北上，準備前往恒山脚下的渾源縣。

到渾源縣的目的只有一個，易敏要找杭雲岫弄清楚她究竟要不要做他的妻子。

這天傍晚時分，他們到達安邑，在城外半里之處，他們遇着一位年約四旬的黑衣婦人。

「啊，小宮主，妳才來，老身等候你們差不多兩個時辰了。」

「俞大娘，就妳一個人麼？」

「妳是怎麼啦？小宮主，老身又不是來跟妳打架的，要很多人做甚麼？」

「那……俞大娘等我做甚麼？」

「妳不能這麼說，小宮主，就算妳娘有甚麼不對，十幾年養育之恩，難道妳都忘了？」

「是娘派人追殺咱們夫妻，這不能怪我。」

「宮主沒有派人追殺你們，這是一個誤會，再說骨肉親情，是不容抹殺的，希望小宮主不要放在心上。」

「好吧，俞大娘的來意是……」

「燕窩宮在當今武林，是一個頗具份量的門派，小宮主于歸，自然一件大事，所以宮主叫老身迎候小宮主及易公子回宮，由宮主擇個黃道吉日，替你們完成終身大事。」

「回宮？娘要咱們回荊山去？」

「不，此地咱們有一個分宮，宮主五天前就趕到分宮來了。」

「哦，咳，俞大娘，我娘當眞願意替咱們完成終身大事？」

「小宮主不必懷疑，妳娘雖然怪妳任性，却對易公子的武功十分激賞，昨天她還說妳慧眼識英雄呢。」

「眞的？俞大娘。」

「當然是眞的，老身幾時騙過妳了？走吧，分宮離這兒不遠，老身帶路。」

分宮在安邑縣城的左側，紅牆綠瓦隱藏在一片柔柳之中，景色的優美，令人有着心曠神怡的感覺。

門外一片廣場，正有三個女孩子在踢毽子，她們瞧到梅花立即齊聲唱喏道：「參見小宮主。」

梅花道：「不必多禮。」

俞大娘陪着他們走進大門，穿過幾重屋宇，然後直向後堂奔去。

此地的規模不如燕窩宮，但建築及陳設，依然是美奐美命。

在後堂他們見到了名動江湖的楊霖兒，她是一個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女子。

楊霖兒見過易敏兩次，那時都是鬧哄哄的，所以他沒有看得眞切，現在他看眞切了，因爲雙方近在咫尺。

不過他這一瞧，覺得內心有點不太舒適。

因爲這女人雖是已屆中年，但却風騷入骨，舉手投足之間，都有一股熔金爍石的媚態。

而且她那雙妙目之中，會偶爾射出兩縷煞光，易敏不經意的瞧到了，心頭竟然爲之一懍。

這女人絕不單純，必然是一個十分可怕的人物。

她自然絕不單純，否則她如何能够掌理燕窩宮，在江湖上獲得極高的評價？

這是易敏在走進後廳之時所獲得的印象。及進廳之後，他就隨着梅花一齊拜了下去。

「晚輩易敏參見宮主。」

「啊，不敢當，易少俠請起，梅兒也起來。」

梅花與易敏起來了，她却低着頭道：「女兒不懂事，求娘原諒。」

楊霖兒一嘆道：「梅兒，燕窩宮名滿江湖，這點聲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建立起來的。」

梅花道：「是的，娘。」

楊霖兒道：「妳却差一點毀了燕窩宮，妳知道麼？」

梅花道：「女兒見識淺，請娘多予原諒。」

楊霖兒道：「妳是娘的女兒，娘不原諒妳原諒誰？其實在妳要走之前，妳應該先讓娘知道妳嫁易敏的決心，就不必發生這麼多的波折了，好啦，事情已經過去，不必再說了，你們長途跋涉，一定很累，快去歇着吧。」

梅花喜道：「多謝娘，女兒夫婦告退了。」

辭出後堂，由杏花菊花兩名丫頭將他們帶到一幢紅樓，另有荷花菱花一起奔過來侍候。

易敏也住在樓上，只是跟梅花不同房間而已。

當晚易敏沒有再見到梅花。

次日也沒有，待晚餐之際，他實在忍不住了，因而詢問侍候他的荷花道：「荷花姑娘……」

荷花道：「姑爺有甚麼吩咐？」

易敏道：「小宮主呢？我想見她，有點事跟她聊聊。」

荷花道：「小宮主就住在後樓，不過姑爺却不能見她。」

易敏道：「爲甚麼？是宮主不准？」

荷花道：「姑爺不要誤會，咱們只是遵從習俗。」

易敏道：「習俗？甚麼習俗？」

荷花道：「一對將要成親的男女，在進入禮堂之前，是不　見面的，宮主已經擇定了黃道吉日，後天就給你們舉行盛大婚禮，兩三天，眨眼就過，姑爺就等不及了？」

易敏面色一紅道：「別瞎猜，誰說我等不及了？我只是有點事想跟她談談，既

然如此，那就算了。」

荷花道：「如果是急事等不及三天，姑爺可告訴小婢，由小婢轉告小宮主。」

易敏道：「不必，沒有甚麼急事，哦，荷花姑娘，我可以出去走走麼？」

荷花道：「別這麼說，姑爺，在本宮，除了宮主及小宮主，就算姑爺最大，不過外面亂鬨鬨的，都在忙着辦理喜事，姑爺就要作新郎了，出去似乎有些不便，其實這幢紅樓的院子大得很，姑爺如果悶得慌，小婢可以陪你到後面花園裏溜溜。」

易敏道：「好吧。」

荷花面貌清秀，善伺人意，有她相陪，倒也可以減去不少寂寞。

易敏是一個秉性敦厚的少年，在入鄉隨俗的原則之下，他只好聽人擺佈了。

三天過去了，在吉日的這一天，一直等到黃昏才由一對丫頭將易敏引到禮堂。

婚禮並不盛大，觀禮的全是燕窩宮的部屬，易敏不尚浮華，所以他並不在乎這些。

及進入洞房，照例必須喝交杯酒。

易敏不是酒徒，但小小的一杯酒他絕不會醉。

令人想不到的，他却醉了，而且做了一個好夢。

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在這般時辰，他的確應該做一個好夢。

當金鷄三唱，燭淚成堆之際，他的夢醒了，第一個感覺，是他的身旁睡着一個肌如凝脂般的美人兒。

他現在是新婚之夜，身旁睡着一個美人兒是當然之事，並沒有什麼稀罕。

只不過當他一瞥美人兒的嬌容，他竟然大吃一驚。

因為「一對新夫婦，兩個舊傢伙。」睡在他身旁的新娘子竟然是蓋齊齊。

「啊，齊齊，是妳？」

「失望了，是麼？」

「不，高興死了，我與梅花成婚，原是迫於無奈，換了妳自然再好不過。」

「是眞心話？」

「咳，齊齊，我幾時騙過妳了？我此次浪跡江湖，原是為了找妳。」

「多謝你，你的一切我都明白。」

「可是我却糊塗死了，告訴我，妳這些日子在做些甚麼？怎麼忽然跑來代替梅花的？」

「不要急嘛，我要……」

小別勝新婚，少年夫妻更是乾柴烈火，她要，易敏自然義不容辭。

不過蓋齊齊變了，她絕不是原先的蓋齊齊。

她雖是赤狄的女子，却經過易敏循循善誘，是一個知書識禮的好妻子。

但現在的蓋齊齊已經截然不同，她不只是貪求無厭，那淫蕩之態，使得易敏心頭暗懍。

最使易敏不安的是她的一些動作，這些動作易敏是前所未經，前所未見的，但這些動作又使易敏飄飄欲仙，領略到前所未有的舒暢。

當他們安靜下來之後，易敏嘆息一聲道：「齊齊！妳變了，告訴我，妳遭到一些甚麼？」

蓋齊齊道：「我不能說，因為我發過重誓。」

易敏道：「甚麼，妳發過重誓？是誰要妳發重誓的？再說我是妳的丈夫，夫婦之間還有甚麼話不能說的？」

蓋齊齊道：「不，你不是我的丈夫，我已經另外有丈夫了。」

易敏愕然道：「妳在胡說些甚麼？齊齊。」

蓋齊齊淡淡道：「我沒有胡說，陸公佐曾經告訴過你。」

易敏呼的一聲坐了起來，怒叱道：「妳當眞嫁給一個什麼帮主了，他是誰？」

蓋齊齊道：「我是他的九夫人，他是誰我不能告訴你。」

易敏怒哼一聲道：「第九個侍妾？蓋齊齊，妳太賤了，妳既然是別人的第九侍妾，為甚麼又來冒充梅花？」

蓋齊齊撇撇嘴道：「他說你太過自私，果然沒有說錯。」

易敏哼了一聲道：「哦……」

蓋齊齊道：「你不承認？我問你，既然我是你的妻子，你為甚麼又娶杭雲岫，再娶梅花？」

易敏道：「我娶她們，是形勢所逼，而且，她們答允只要找到妳，仍然尊妳為大婦。」

蓋齊齊道：「誰稀罕甚麼大婦小婦的，哼，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為什麼不能？告訴你吧，我現在的丈夫待我很好，他不限制我隨便找男人，就算我一夜找十個八個男人他也不在乎。」

易敏估不到蓋齊齊竟然變得如此淫賤，右掌倏伸，一記耳光向她的面頰拍去。

蓋齊齊撇撇嘴，伸手一抓，竟然扣着易敏的腕脈，輕輕用力一扭，易敏痛得幾乎忍受不住。

以易敏一身蓋代無雙的武功，竟會被蓋齊齊一把扣着腕脈，而且受不住她輕輕一扭，無論易敏如何敦厚，也會知道大事不妙。

及暗中運功一試，他面色為之一變。

他中了暗算，眞力無法提聚，這一次只怕栽到家了。

這不能怨別人，只怨他的心眼太死，分明他已瞧出楊霖兒不是易與之輩，為甚麼一點也不知道防範？

後悔沒有用，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他惟一能做的，只是想離開這個賤人。

其實離開也不容易，他的腕脈還在蓋齊齊的掌握之中。

「放手……」

「可以，你先躺下來。」

他當然不願意躺下來，只是由他不得，同時一股嬌音附着他的耳根响了起來。

「易敏！外面有人偷聽，我不得不這樣。」

「哼……」

「易敏，我爹到中原來了，現在跟弟弟住在一起。」

「啊，齊齊，我有一件事求妳。」

「好，你說。」

「去告訴妳爹，說明白我的景況。」

「你想我爹來救你？其實他們並不想將你怎樣，只要你跟他們合作，你會獲得自由的。」

「那是以後的事，去告訴妳爹，這件

事希望妳能帮我。」

「這個……好吧，不過今晚你要使我得到快樂，這是我的交換條件。」

「原諒我，齊齊，我實在提不起半點興趣。」

他的確毫無興趣，面對如此一個淫賤的女人，他的興趣如何能够提得起來。

誰知蓋齊齊竟有一套特殊手法，不管易敏的心頭如何厭惡，他的機能却如响斯應的亢奮起來。

「來啊，易敏，咱們不能讓偷聽者懷疑。」

易敏像一個沒有靈魂的機械人，不管春聲如何蕩漾，他的心情却像一片止水。

艮久，蓋齊齊在一陣滿足的呼叫之後，終於靜了下來，道：「他總算走了。」

易敏道：「誰？」

蓋齊齊道：「偷聽者。」

易敏道：「妳不知道是誰在偷聽？」

蓋齊齊道：「不知道。」

易敏道：「妳害怕那個偷聽的？」

蓋齊齊道：「不，我是不願意使你增加痲煩。」

易敏冷冷道：「我？哼，大不了一死，我不在乎。」

蓋齊齊道：「易敏！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一向是十分堅强的，為甚麼要說喪氣的話？」

易敏道：「為甚麼不？心愛的妻子投向別人的懷抱，反過來帮助別人害我，這樣的人生，這樣的遭遇，活下去還有甚麼意思？」

蓋齊齊道：「你冤枉人了，易敏，我沒有害你，我來不來你的結果都是一樣，這是他們早就算計好了的。」

易敏道：「妳為甚麼要來？」

蓋齊齊道：「我聽到他們在談你的事，所以向帮主提出要求，後來只是將計劃略加修改而已。」

易敏道：「你們是什麼帮？」

蓋齊齊道：「我不能說。」

易敏道：「燕窩宮跟你們必然是一夥的，楊霖兒在帮裏是甚麼地位？」

蓋齊齊道：「原諒我，易敏，我實在不能說。」

易敏道：「齊齊！跟我回去吧，我雖然沒有帮主那麼大的權勢，但生活足供溫飽，最起碼不致跟別人當小老婆。」

蓋齊齊道：「謝謝你，可是我已經習慣現在的生活了，我時常一夜要三四個男人，跟着你就不可能這樣。」

易敏嘆息一聲，不再說甚麼了，哀莫大於心死，對蓋齊齊，他算是死了心了。

最後在極度困乏中他睡了過去，及紅日滿窗，他才蘇醒過來。

當然，蓋齊齊已經不在身旁了，一夜風流，痕跡猶在，但留在易敏心頭的却是一片恥辱。

此時房門一聲輕响，一條人影閃了進來，她是荷花，手中還捧着盥洗用具。

「醒來了，姑爺，快洗洗臉，小婢給你弄早餐去。」

荷花放下盥洗用具就走，易敏剛剛洗完臉，她就捧着熱騰騰的早餐進來。

「姑爺！快趁熱吃。」

易敏昨晚疲於奔命，加上身中暗算，因而虧損太多，的確需要補充營養，但他却食難下咽，面對美好的食物，就是吃不下去。

荷花嘆道：「想開一點，姑爺，咱們不能勉强別人的意志，就像別人不能勉强咱們一樣，再說，天涯何處無芳草？對一個已經墮落的女人，犯不上糟蹋自己。」

易敏一怔道：「姑娘妳昨晚……」

荷花面色一紅，道：「我不是有心的，是俞大娘要我跟去嘛。」

易敏道：「我沒有怪你，只是那等不堪入目的醜態，妳一個姑娘家……」

荷花螓首一垂道：「那是因為……因為……」

易敏道：「好啦，不必說了。」

荷花螓首一抬，一臉堅決之色道：「不，此事不能瞞你，我一定要說。」

易敏道：「哦，那妳就說吧。」

荷花道：「宮主說不能將小宮主嫁給你，是因為她早已有了婆家了，為了補償對你的歉疚，所以，準備將她的義女嫁給你……」

易敏啊了一聲道：「原來其中還有這麼多的曲折，宮主的義女是誰？」

荷花面現嬌羞道：「這個……」

易敏淡淡道：「那是姑娘你了。」

荷花點點頭道：「昨晚……原該是我的，但九夫人來到，我只好讓她了。」

易敏面色一沉：「荷花，妳錯了。」

荷花道：「我錯了？你是說……」

易敏道：「妳應該知道我是一個不祥的人，到現在為止，連梅花算上我有過三個妻子，但每一個都受到無情的破壞，痛苦的分離，所以妳的選擇錯了，而且我也不想再娶妻子。」

荷花沉吟艮久，以十分平靜的語氣道：「這件事不是我選擇的，但事先經過我的同意，如果這項同意是一種錯誤，那是命，我也只好認了。」

易敏冷冷道：「姑娘認命也不行，我說過，我不想再娶妻子。」

荷花一嘆道：「遲了，咱們無法違抗宮主的命令，而且咱們拜過堂，我已經是你的妻子了。」

易敏愕然道：「這……怎麼會呢？當時……」

荷花道：「當時咱們一同拜堂，一同進入洞房，並且一同飲交杯酒，可是一杯交杯酒你却醉了，以後……」

易敏哼了一聲道：「妳在酒裏放了些甚麼？」

荷花委委屈屈的道：「不要冤枉我，相公，酒裏的東西不是我放的。」

荷花話已說明，立刻改變稱呼，乾脆以相公相稱，像夫妻在家常閒話一般。

易敏不耐的道：「我問妳，酒裏放的是甚麼？」

荷花囁嚅道：「三頭蟲，是俞大娘放的。」

易敏心頭一陣發毛，陣陣冷汗立刻由背心冒了出來。

荷花接道：「你不要怨俞大娘，這是宮主的命令，她只是奉命執行而已。」

易敏憤憤的道：「宮主為甚麼要對我這樣？」

——未完——

實用柔道學

三　足踝摔倒法

混沌書生·文

一、足踝摔倒法

這類把對方摔倒的方法是向對方的足踝進攻，以達到把他摔在地上的目的。它們有深有淺，淺者如拉踝掃跌法，深者如穿腿壓踝摔倒法。雖然我把它們一一加以詳述，但是其學習先後的次序應由你的常識和自己的喜歡來定。第一章的建議的進度可以作爲你的參考。

所有的足踝摔倒式都可以用左或是右腳來進行，這是有視於對方的前進方向而定。我只解說單一邊的，大家應該可以明白到另

足踝摔倒法的要點是把對方的一足撥橫，如圖六十五的箭頭所示方向，而不是將它抬高。這是最爲重要，因爲即使你把這個式的其他動作做得如何完美，可是當你一企圖把對方的一足抬離地面之時，他只要一縮脚，如圖六十六，便擺脫了你的左脚的威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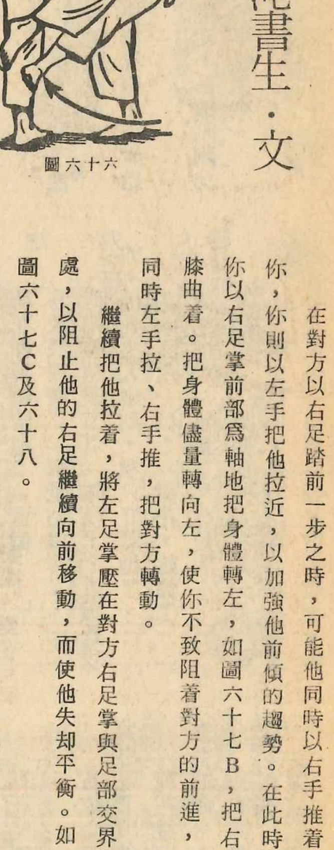
另一個要緊記的要點，就是支持着你的體重的脚的趾，應指向你要對方跌倒的方向。除非是這樣，否則你的動作便不夠靈活以達到把對方摔倒的目的了。

二、拉踝摔倒法

要把此式做得好，你的身體的平衡一定要穩定，而且時間要估計的準確。

你與對方面對面地站着，像圖七十地各把對方的袍抓着。對方右足往前踏出一步，在他的體重移在右足之時，你立刻以左足發動攻勢。你的時間要掌握得很好，充分利用他的向前的動作，以把他拉得更前，同時使得他的右足給釘了在地下。

在理論上，這雖然不是難，可是在比賽中如果對方是身手敏捷的話，則你很難有機會把它應用出來，除非你是完全熟習了它。爲了這緣故，此式是值得你不斷地練習的。



圖六十五　圖六十六

在對方以右足踏前一步之時，可能他同時以右手推着你，你則以左手把他拉近，以加強他前傾的趨勢。在此時你以右足掌前部爲軸地把身體轉左，如圖六十七B，把右膝曲着。把身體儘量轉向左，使你不致阻着對方的前進，同時左手拉、右手推，把對方轉動。

繼續把他拉着，將左足掌壓在對方右足掌與足部交界處，以阻止他的右足繼續向前移動，而使他失却平衡。如圖六十七C及六十八。

手和足部的動作毫不放鬆，直至把他摔倒在你的左方，如圖六十九。

不要用你的左足把他的右足緊踏着，這會令你的身體向前，妨碍了把左臂後縮的動作。秘訣在於左手的一拉，右手的一推和保持你的身體離開他。當你把體重集中了在右足之上時，把左臂儘量向後縮，右手則往前推。如此則能夠把對方的向前動作加強了，使他容易失去平衡而跌在你的左方。

圖六十七A　圖六十七B　圖六十七C

三、前踝摔倒法

這是此類招式中最容易明白其原理，但是實行起來則是甚難做得好的一式。這是由於要對時間控制得很好所致。其目的是在對方把其重量移至另一足時，你乘此機會把它掃離地面，同時你的身體和雙手把他下按向他給你掃起一腳的那一邊，如圖七十。



圖七十



圖六十九



圖六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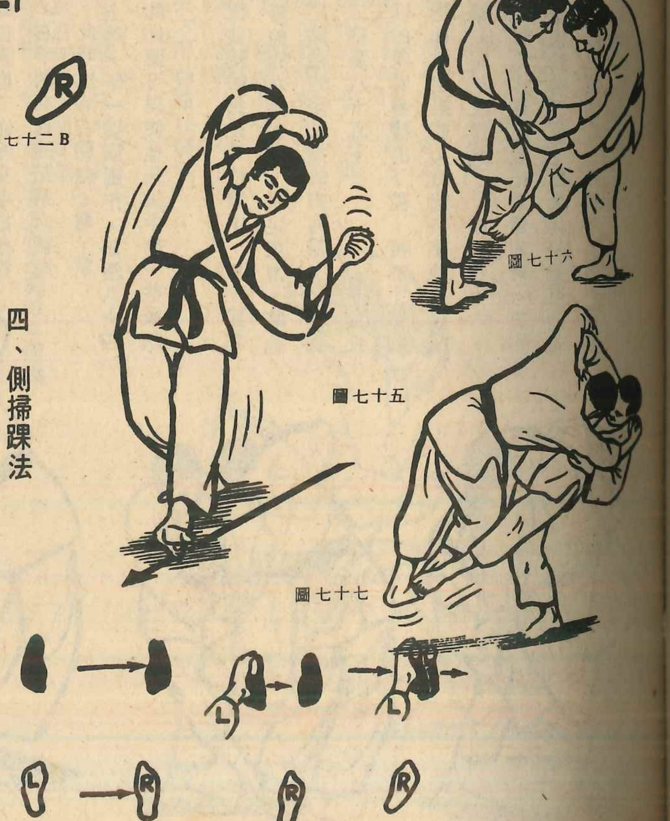
雙方作好準備，互相抓着長袍。在他以某一足向前踏步時，你便有機會把他摔倒了。對方向前移動。在他把體重移向前足（在這例子中是他的右足）掌外側處，如圖七十二A及七十三時，你把左足的掌底壓在他的右足。左足用力往右一掃，把他的右足掃離地面。在掃腿時，你的上身向左側，使與你的左足成一直線，如圖七十五。另一方面，你的左手把對方往下壓，右手向上提，像駕駛汽車那樣，如圖七十四及七十五。

在掃對方的右足之時，最好使它儘量貼近他的支持着他的左足而過，如圖七十六；但你可能把它的方向判斷錯誤，以致把他的右足掃碰到左足上，如圖七十二B及七十七。而實際上這樣反而對你有好處。同時如果你在掃腿時，把右足略轉向右，這樣也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這一式的秘訣是在於不要把你的左足踢向上，它應該是平掃對方的右足。

圖七十三　圖七十一

圖七十二A　圖七十四　圖七十二B



圖七十六　圖七十五　圖七十七

四、側掃踝法

此式的不同之處是進攻者跟隨着對方移動，而不是採取主動，先行攻擊的。它也是柔道中這類摔倒法中可以在對方向側移動時，也可以對他進攻的少數招式中之一。

圖七十八A的黑色部份代表對方。他的左足向左移出，而你的目的是在他的右足提離地面以完成向左移動的動作時，將它掃離地面，如圖七十八B。在此式中，時間的計算準確更爲重要，因爲如果你的動作不合時的話，對方的右足便可以從容縱起，避開你的右足的進攻；或者是即使你以左足掃他的右足，它也可以依舊穩站在地上。

在圖七十八A中，對方向左移出一步，你的右足跟着也向右移一步。當他完成此一動作之時，用你的雙手將他的平衡破壞了。你的左手把他向右下方拉，右手向左上方推，如圖七十九。同時以左足的掌底把他的右足掃離地面，如圖七十八B及

圖七十八A　圖七十八B　圖七十八C

八十。在作掃腿的動作時；左足和身體的左邊成一直線，使雙臂的動作是與身體的移動配合一起，而非單獨行動。例如在左足橫掃時，左臂往下一沉，左手的動作方向是一向右的弧，右手則向左。你可以自己單獨地練習此動作，如圖七十五。此一弧形動作在柔道的所有招式中都可以看得到，不過在這裏則特別重要。

你的掃腿動作可以把對方的右足橫掃經過其左足之前，如圖八十一；但你亦可令它們相撞，如圖七十八C。要是你的時間掌握得恰到好處，你像圖八十那樣把對方雙足都掃離地面，則他便跌得更重了。

在作此式時，有三點你須記着：

1 你要在對方剛要把一足提離，或是放回地面之時，發動對它的攻擊。要是太早了，它仍是緊緊地貼在地上，你掃它不動；如果太遠了，它已穩定地釘了在地上，你便無所施其技矣。

2 把對方墜向他右腳原來應在的地方，如圖八十。

3 掃腿動作應該是低至接近地面，只要你的腿向上踢，你便把已經搶得的優勢喪失了。

五、後掃踝法

在很多方面，只要你能成功地把對方的側面弄在你的前方，此式可以說是所有的足踝摔倒法

圖八十一

圖七十九

圖八十

圖八十二A

圖八十二B

圖八十二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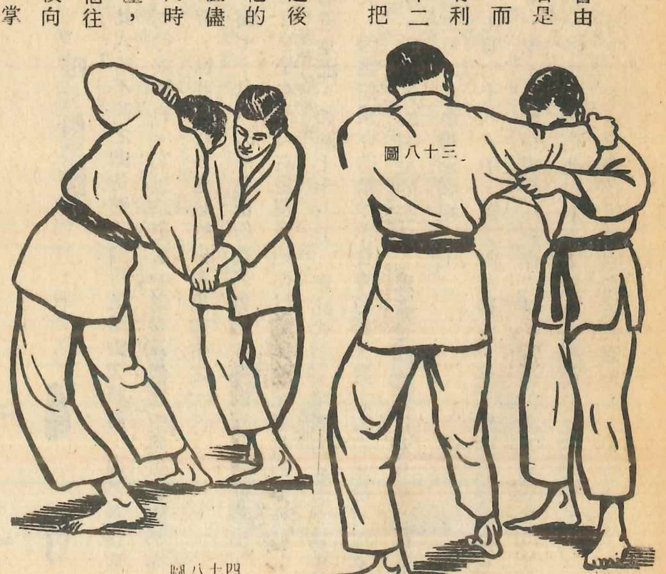
中最容易的一個了。或者他會由於要避過你的別的攻勢，或者是他要採取個進攻的準備姿勢，而把他自己處於這樣一個對你有利的位置，如圖八十三。圖八十二A表示對方如何把右足踏前，把身體半轉向左。

當他一進入了這個位置之後，你立刻以右足的趾尖頂着他的右足，以右足爲重心地把身體儘量向右轉，如圖八十二B。同時上身向前彎，雙手用力往下壓，把他釘在原位；你的左手把他往下拉，右手則在他的左肩向後向下拉。此時你的右腕向下彎，掌背向上地，作一弧形動作，如圖八十四。如此你便可以使他失去平衡，往後跌了。

使他給保持在這位置中，以左足掌底壓着他的右足後跟，左足用力，將他的右足朝他的足趾指的方向掃去，如圖八十二C及八十五。

你的手和身體的下拉，再加上你的左足把他右足掃前，合起來使他再沒法站得穩，而向後仰跌了，如圖八十六。

要點是你要記着把身體前彎，使你好用力把對方下拉。如果你是挺直地站着，那麽只有你的手是使得出力，這樣是不足夠以完成此式的。



圖八十三

圖八十四



圖八十五





圖八十六

六、側後掃踝法

當對方的側面向着你時，你運用此式的機會便來了。如圖八十七及八十八。

立刻右足向前，放在近着對方右足後跟處，並把它儘量向右轉如圖八十九。同時進行打破他的平衡，把上身彎前，雙手把他的身體壓在向他的足踝。你那抓着他的右袖的左手大力垂直下拉，右手壓他的肩膊，如圖九十。

你的右手可以像圖九十中那樣曲着，不過我以爲如圖廿九那樣，左手伸直，指尖指向地把對方下拉，則更爲有效。

在完成這動作時，把左足掌底放在他的左足後跟，同時往其足趾所指的方向掃去。

七、穿腿壓踝摔倒法

這恐怕是足踝摔倒法中最難的一式了。它是在對方向後退一步時你所發動的一個攻勢。

在他把左足退一步時，你的右足往前踏一步，並將它向右轉，如圖九十二A。把身體前彎，微曲着右膝。兩手用力，把他的重量壓在他的足踝上，如圖九十三及九十四。

把他保持在這位置中，則他會在足踝處給釘牢了在地上，同時向後傾。你在此時伸前左足，經過他的胯下，對他的左足進攻，如圖九十二B及九十四。現在你以左足掌底壓着他的左足跟，將它拉向你，另一方面雙手和身體繼續對他施以壓力。即使你不能把他的左足拉動，他也會因失去了平衡而往後倒的。

在他跌下之時，你會有跟着他跌，壓在他上面的趨勢。這一點應儘量加以避免，因爲這可能令其中一人或者是兩人都受到了傷的。



圖八十九

圖八十八

圖八十七

圖九十

八、外掃腿法

此式其實只不過是手向後空投法之繼續，是用來進攻一個在往後移中或是他的平衡開始向後傾的對方。

在圖九十五A中，對方四平八穩地站着，你以左足向前，放在他的右足側邊，或者要是情形許可的話，放在它的後側。左右兩手把他往下按，使他向後傾，同時你的身體微彎，如圖九十六。緊接着把右足移前，繞過他的右足，放在他的胯下，如圖九十五B及九十七。





圖九十一

圖九十二A

圖九十二B

現在你的右大腿的背部緊緊地扣着他的右腿的背面。接着你把右腿後抬，如圖九十八。如此你便可把他摔在地上。

對方這一跌是總是跌得很重的，因爲在把你和他的重量合起來集中壓在他的右足之後，你把支架着他的支撑突然拿走了。在練習時，你應該特別小心，同時手脚輕些，不要令對方跌得太重了。

有時有些對手是十分頑強的，他能把你抬起他的右足的企圖粉碎了。在這種情形下，你只要把身體轉向左側方，然後提起右足，則一樣可以把他摔倒。請參看九十九A、B及一〇〇。不過這一個練習是不應推重的，因爲你要這樣做無疑是認了你的外掃式失敗，你才會改用這個度式的。

圖九十四

第93圖

圖九十五A

圖九十五B







圖九十六

圖九十七



圖九十八





圖九十九A

圖九十九B

圖一〇〇

圖一〇一A

圖一〇一B

九、穿腿摔倒法

在原理上，此式雖然與穿腿壓踝摔倒之法一樣，但它是容易做得多。它是用以對付兩足分立，採取守勢，或是一足前，一足後的對手的。

你把左足移向前，如圖一〇一A。右膝微屈，身體向前曲。以雙手把他壓在原位，以防止他在你開始進攻之時往後退却。

把右足穿過他的胯下，勾着他的膝節，如圖一〇一B及一〇二，右足向後猛推；如圖一〇三，把對方摔倒。要注意的是右足向後推的動力要來自右臂，否則你這一個動作的方向便會向上，而非向下，因而失去了其效力了。

十、要注意之點

所有把對方背向地那樣摔倒的招式都是用來對付微微屈着膝，採取守勢的對手的。但更多時候，它是用來進攻開始後退的對方。

如果你讓對方在你踏前進攻之時，有機會踏後，則你的進攻便完全失敗了。你一定要設法使他給釘了在原位，他的身體後彎，超越過他的足跟，開始失去了平衡。爲了要做到這一步，你在踏前時身體須弓着，雙手在正確的位置把他按下。

運用此類招式的失敗原因，多數是由於右手的用法不當。它的正當位置是手腕彎着，掌背向上，手掌壓着對方的鎖骨。



圖一〇三

郭雲深掌擊蒼蠅

麥海雲

近代形意拳的掌門人，首推孫祿堂，他不但擅長形意拳，而且對太極拳以及八卦拳有很深的研究，曾經創造「孫家太極」，身型比較輕飄，他本人却是一生發揚形意拳的，寫了一本書，叫做形意拳術，對這一門派有如此解釋：「形意拳創自達摩祖師，當時達摩看見少林寺內的和尚身型單，武功太淺薄，無法保護寺產，故此教授形意拳，後來在宋朝岳武穆將軍加以發揚光大。明末清初，有一個人武藝超羣，在終南山得到岳武穆拳譜數篇，溶化書內所寫的精緻拳脚，傳給曹繼武，曹繼武苦練多年，在康熙年代的武藝比試當中，連捷三元，任職陝西靖遠總督，由他傳出來的門人當中，最有名氣的就是李洛能，李洛能的再傳門人，最有份量的就是郭雲深，郭雲深係河北省人，郭雲深並非彪形大漢，但發拳有勁，係李洛能的得意弟子，生平遇過不少强敵，總是以崩拳擊倒對方，故有這麼一個綽號：「半步崩拳打天下」。

郭雲深本性甚爲暴躁，喜歡跟强敵交手，他認爲拳術必須實踐，然後獲益，故此他投身李洛能的門下，李洛能並非有心指導，郭雲深故意在李家做苦工，經常偷窺李洛能崩拳的演式，緊記在心，晚間躲在房裏練習，如是者過了三年，李洛能覺得他意志專一，然後把形意拳傳授，後來郭雲深的武功躍進，變成武林高手，在深縣拘捕江湖大盜，得縣令錢錫采賞識，升爲總捕頭，後來給仇家登門尋仇，却被郭雲深所殺，本來殺人塡命，可是，錢錫采愛其才，不忍將之處死，囚禁三年便釋放，出獄後，錢錫采問他能否重振舊日雄風，郭雲深說：「我一生不敢再鬥，不過，功力尚在。」

說完，他突然聳身一躍，淩空撲擊，用虎拳向一堵圍牆打去，牆上磚頭登時崩裂，有如眞的被老虎撲擊，由此可見當時郭雲深所練的形意拳，係硬功根底，並非只係走步取勝。

郭雲深擅長的拳法有五種，那是由高劈下的劈拳，以及中路打出的崩拳，還有從頂上打落的炮拳，又有一招由下邊衝上，叫做鑽拳，另加橫拳，稱做形意五拳，尤其是劈拳，他練得最精，一拳劈落，很厚的木枱木椅，當聲碎裂，他不但是硬功稱强，且有內勁，故此名頌一時。

有一天，郭雲深在家裏進食，郭的家人買了一盆饅頭餃子，端上桌子上面，那時暑氣甚盛，蒼蠅紛集食物之上，郭深雲用手撥開，很快蒼蠅再聚，如是者數次之多。

郭雲深不耐煩，便把兩個饅頭餃子放在一起，誘蒼蠅集中，然後起來，運勁於掌，向那堆蒼蠅使勁拍下，當時掌風撲到蒼蠅身上，紛紛落地喪命。

原來撲掌由高處打落，掌風剛到，蒼蠅便即飛起，剛剛被郭的手掌壓着，便即喪命，向來拳師打人打狗，比較容易，打蒼蠅反而困難，從這一招可以看得出郭雲深的內勁，跟他的硬功同樣出色，不愧爲李洛能的形意門首徒，後來由這個門派發展爲許多小派，分散中原各地，如上所述，可見形意門的古今高手當中，比郭雲深打得最精。

下期繼續刊出「手摔法」

「神州奇俠」故事之七

溫凉玉·文
盧　令·圖

寂寞高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柳隨風向李沉舟提及江湖傳說趙師容在外與蕭秋水併肩作戰，兩人出雙入對，儼如情侶，至於兩人是否有染，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乃以人言可畏爲由，勸李沉舟查查，以免荷葉壓頂而不自知，李沉舟大不以爲然，蓋他相信蕭秋水是位正人君子，也相信趙師容能潔身自持，兩人決不會做出苟合之事。不過，由於柳隨風於此時此地提及，難免使他感慨艮多，也使他想起昔日與趙師容相戀的情景。正在他緬懷往事之際，宋明珠突然而至，李沉舟向她探詢蕭秋水及柳隨風的爲人，柳隨風有否提及要殺他？宋明珠據實以告——有……

湖畔起相思

故劍何處尋

李沉舟之死

宋明珠退了兩步，仍不敢相信李沉舟說的是眞話：「您……要我殺你……」

李沉舟微笑，陡掣出一柄金光熠熠的短刄，道：「對。妳快殺了我。」

宋明珠訝駭莫巳，囁嚅問：「爲……爲什麼……」

李沉舟道：「因爲用這柄刀殺我，殺不死我；若眞的有人用刀殺我，我就死了。」李沉舟見宋明珠疑竇叢生的樣子，知道她尚未明白，便笑道：「我叫兩個人來，妳便明白了。」

說着拍了兩下手掌。兩聲掌聲一過，一株高大的桐木樹後，閃出了兩個人來。一人全身藍衣勁裝，身裁高挑頎昂，如鐵騎風雲的大軍將，却是清容秀雅的女子。

宋明珠詫喚：「高姊姊！」

這女子便是「藍鳳凰」高似蘭，她身邊所帶的人，黑布蒙臉，身形看來甚是熟悉。

宋明珠不禁問道：「妳……妳已回來了？」

高似蘭點點頭，李沉舟道：「她早已在三天前回來了。」轉身向高似蘭說：「妳告訴她盛文隆所探得的虛實罷。」

「是。」高似蘭應，即向宋明珠道：「盛文隆潛伏在朱大天王麾下已三年有餘，却忽然被瞧出身份，他逃了出來，而杜林和老李都死了。他逃出來時只剩下一口氣，我去接應他時，遲去一步，他便給人幹掉了。他只來得及告訴我幾句話……」

宋明珠睜大眼睛聽下去，她知道這「幾句話」必有很大的干係。用生命換來的話語，通常都是極珍貴的。果然高似蘭道：「盛文隆說：朱大天王、慕容世家、唐門三方面都派出了殺手，要在帮中裏應外合，殺了……帮主。」這「帮主」兩個字，原本就是「李沉舟」的名字，高似蘭當着李沉舟的臉，就算是轉敍，也有諱避。

李沉舟接道：「今日看戲的時候，已來了一批殺手。」

這點高似蘭也不知曉，「哦」了一聲，李沉舟道：「來的是慕容世家的人，而且都是一流好手。」

高似蘭問：「是慕容小意？」李沉舟搖首道：「不是，是慕容若容。」高似蘭劍眉一揚，又問：「有沒逃了？」

李沉舟搖首，笑道：「一個也沒逃得了。」高似蘭柳眉一豎：「慕容若容？」李沉舟道：「也死了。柳五親手殺的。」

宋明珠杏目圓睜，問：「所以您懷疑柳五殺人滅口？」李沉舟搖首道：「柳五手下，向難有活口，這不能疑他，但是還有唐門以及朱大天王的殺手要來……與其讓他們先動手，不如我先死了好些。」

宋明珠依然不解。李沉舟道：「我死後，權力帮落在什麼人身上？」

宋明珠不假思索便道：「師空姊。」

李沉舟道：「可是如果師容在河北一帶艱苦作戰呢？」

宋明珠想了想，道：「那就是柳五公子當家。」

李沉舟道：「我死了以後，帮主就是他，朱大天王和唐門的人，以及那不爲人知的內奸，如果要滅權力帮，就得先殺柳五。」

宋明珠雙目一陣亮：「我明白了，若無人殺五公子，五公子就是那內奸。」柳隨風在當年創帮七雄中排行第五，年輕瀟洒，位居總管，所以被稱爲「五公子」或「柳五總管」。

李沉舟笑了笑，沒有直接作答，宋明珠禁不住要問：「如果內奸不是柳五公子呢？」

高似蘭微笑道：「那五公子的處境就很危險了。」

宋明珠急切地道：「是呀。」

李沉舟問：「柳五的處境，爲何會危險？」

宋明珠一楞，即答：「因爲有人要殺他呀。」

李沉舟道：「所以只要保護着他，或者說，監視着他，不管如何，那暗殺者，遲早都會出現。」

宋明珠恍然，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忽又懵然道：「可是……可是您……您又怎能死去呢？……」

李沉舟道：「所以便要妳殺了我。」

宋明珠又茫然了起來。李沉舟道：「我殺了我，」他指住那幪面人，然後才指住自己，一字一句道：「我的英魂才能回來保護或者監視柳五。」

高似蘭把那人的面巾扯下。那人的樣子，竟和李沉舟長得一模一樣，但目光痴呆，掛了一個笑嘻嘻的神情。

宋明珠竟未見過在世界上有如此相似的兩人，但精神氣質竟又可以如此天淵之別！

李沉舟緩緩道：「他不似的地方，如果死了，就誰都看不出來了。」

死人臉部的表情是木然的。或者說沒有表情。總之一個人死了，便失去了知覺、能力、武功、智謀、感受，以及一切。

但眞正的有武功，才能，判斷，敏感，智慧的人，仍潛伏在帮中，在暗裏監視着一切。

宋明珠這才瞭解了李沉舟的用意。

只聽李沉舟道：「這人天生痴呆，容貌和我相似，一當帮主的時候就開始養他，將他養了好久，藏了起來，他要什麼便給他什麼，一生人不愁吃，不愁住，不愁花用，他容貌有不妥的，便給他易整，到了今天，他長得和我幾乎一模一樣，他生存的享受，都有過了，但生命的意義，一點都沒有，他活着的意義，便是爲我死，而我因他死而繼續活下去……」李沉舟頓了頓，繼續道：「所以要妳一劍，將我殺了。」

宋明珠瞠目道：「我爲什麼要殺帮主？」却見那酷似李沉舟的人，不知死之將至，依然嘻嘻傻笑，呆歎不已，不禁一陣發寒。她一生任性行事，視人命如草芥，所以才在丹霞山上，一上來就重傷了吳財，殺了勞九，而今見到這好似沒有腦袋過了半生的人，也不知怎地竟有些悚然。

李沉舟道：「妳殺了『我』的理由是：蕭秋水和妳在丹霞山的事，妳將那顆『陰極先丹』扣了起來。」

宋明珠退了一步，嗄聲道：「……您……您怎麼都知道？」

李沉舟平靜地笑道：「我怎會不知道？我知道妳並非獨吞，而是給了柳五，柳五告訴妳，這事不可張揚，是也不是？」

宋明珠低下了頭，花容慘淡。

李沉舟道：「柳五向來風流倜儻，他有多久沒理妳們了？」

宋明珠知道在這帮主面前，是什麼都瞞不住的了，當下用力咬下唇，道：「已經一年多了。」

李沉舟點頭喃喃道：「這可能便是那『陰極仙丹』之故。柳五雖功力深厚，天生穎悟，但『陰極仙丹』的威力，確要了他不少代價。」

宋明珠聽了，頭垂得更低。李沉舟補充道：「妳便爲了這個，畏罪拒抗，連同左常生，將我殺了……當然，以我功力，你們很難輕易殺得了我……」

高似蘭接道：「李帮主平日喜歡在這林中踱過，每次他都喜歡在這裏靜思默想，帮裏的應對之策，妳和我便匿伏在茄冬神木的機關下，而左常生假裝拿飛鴿傳書稟報，三人一齊動手殺了『帮主』，由於帮主武功高强，所以左常生也死了……」

宋明珠問：「那……那高四姊又爲何要弒帮主？」高似蘭是原存「五鳳凰」的老四，「血鳳凰」莫艷霞是大姊，「白鳳凰」冷菊連是老二，「火鳳凰」水柔青是排行第三，「藍鳳凰」高似蘭居第四，「紅鳳凰」宋明珠則是老么。

高似蘭淡淡地道：「因爲我將梁斗等人被擒之處告訴了蕭秋水，才致蕭秋水得上華山，使得上官、費二族互拚殆亡，蕭秋水因而坐大……我因怕帮主見罪，所以橫加殺手。」

宋明珠倒抽了一口涼氣，道：「那……那左人魔又因何殺『帮主』？」

高似蘭淡然道：「他眞的是想殺帮主，所以他只好死了。」

宋明珠睜大了圓眼，訝然道：「他……他……」

高似蘭道：「他是朱大天王派來臥底的人，也臥了這許多年了。」

李沉舟道：「所以他殺了『我』之後

，只好死。」

宋明珠終於瞭解了這件事。但她還是有一事要問：「我們殺了『帮主』，天下之大，那還有路可走？」

李沉舟笑道：「妳們跟着我，天下又怎會沒路可走？」

宋明珠喜上眉梢，芳心喜悅地道：「我們……我們可以跟着帮主。」

李沉舟道：「嗯。一起做一些替『權力帮』除濁揚清的事。」

高似蘭忽道：「只不過這樣之後，帮主您就不得露面了。」

李沉舟道：「我當然不露面。我自小心裏就想，一切都是不是一樣？死了之後再復活，我在江湖上，做下了那末多的事，有善的，有惡的，有人當我是恩公，有人叫我爲奸賊，總之，我是罪魁禍首，但也舉足輕重……我一直有個異想，想知道我死後，武林中對我是怎樣的評價？我死後，江湖會不會在風波詭譎中將我迅速忘懷，到了以後不久，便連新的一代也不知道我李沉舟了？只有我死，才能看出眞心，訪得實在今日妳倆要來替我了這心願，只要能順利找出元兇，日後定然有賞。」

高似蘭和宋明珠都襝衽拜道：「能爲帮主効命，殊幸欣悅，怎能接受獎賞！」

這樣說着，李沉舟心裏却在悠然想到另一件事：師容，他心裏狂喊，也唯有這樣，才能試出妳的眞心了。……要是妳負了心，我就算抓拿到暗殺者，逮住了兇，也難再世爲人，永淪爲鬼了……。」

他這般想着時，一人正從林外小心翼翼走了進來。這人長袍闊袖，但在他身上穿來，一點都不從容的樣子。高似蘭輕聲嘆道：「左一洞在武林中出名的奸似鬼，今日却要平白做了寃鬼。」

左常生一見李沉舟，慌忙作揖，李沉舟劈頭第一句就問他：「朱大天王好。」

左常生臉色登時大變。他還未來得及回話，李沉舟自懷中掏出一隻信鴿，遞了過去，左常生錯愕下雙手接過，然後宋明珠和高似蘭就同時出了手。

「一洞神魔」的肚子本是空的，有個大窟窿，但這下他連胸臆上也多了個窟窿，「紅鳳凰」的心狠手辣，「藍鳳凰」的殺手無情，左常生這次就算有九條命，也逃不過這一擊；就算逃得過，又有什麼用呢？李沉舟在。

× × ×

可是李沉舟不在了。李沉舟的死訊傳出去的時候，全帮都震住了，有人以爲是末日了，有人悲唬當堂，茶飯不思，有人披白巾，戴麻孝，有淚痛哭，無淚泣血，有人兀自不肯相信。

柳五不是其中任一類。

他沒有哭，只靜立在李沉舟屍身旁，足足三天。三天後，有人見到他叩了九個頭，站起來時，額上冒血。然後他向旁邊的人下達了一道命令。

「向朱大天王投降。」

× × ×

在四川、湖北兩省間，長江上游之「三峽」，長七百里，爲行舟險地。

「三峽」之首——瞿塘峽上——有一艘吃飽了風的帆船，順流而下，駛過時，忽然打起了一面殲紅的血旗，然後又昇起了一面小小的白旗。

在旭陽照射下，金色的一般江水晃漾，一座山頭上有一人舉一黑色繡金龍的旗幟，招風幌了一幌，這道旗號立即一山飄過一山，一丘傳過一丘一直傳到巫峽上。

巫峽有翻山越嶺，連綿十餘里的山寨，一匹快馬，馬上的人，俯身幾乎貼在馬背上，幾乎同一直綫一般，舉着一面黑色繡金龍的大旗，衝入山寨中，馬蹄激起黃沙漫漫。

黃沙未落，那人已勒馬躍下平地，兩名大漢，箭矢一般迎了上去，跟那大漢交頭接耳幾句，那兩人臉上都露喜色，返身往寨內奔去。那持旗幟的大漢這才有隙裕在那大木桶中勺了一大桶水，潑洒向臉上去。

那兩名大漢急奔，奔過了幾個哨崗，到了一個用黑色木條建築如鐵一般威風的寨前，便停下了，一個高瘦赤精大漢走出來，那兩名大漢俯耳過去，說了幾個字，這煥靈的赤膊漢臉上立時出現欣喜之色，雙目嘉許地看着兩人，用力在他們肩膀上一拍，返身就掠了返去。

他不知經過了多少道閘門，多少弄堂多少巷衕，忽在一處黑色窄門前止步，小心翼翼，恭恭謹謹地行近去，一個身着白衣，輕搖摺扇的文士，神色冷然的行了出來。那燒窰工人模樣的人也湊近去，說了幾句話，那文士臉上，立時露出不敢置信的神色，那輕鬆平淡的舉止，立即不見了，又追問了幾句，沉思了一下，揮手叫那漢子去，但臉上已掩抑不住狂喜之色。

他又沉吟了一陣，急將摺扇一闔，快步踱入窄門。窄門一過，原來是一寬敞至極，簡直如平原一般的大殿，大殿上什麼置設都沒有，只有遠處，一張三十丈餘長，鋪白布的桌子，桌子頂端，只有一張椅子。椅子後面，有一道屏風。

屏風上繪有一隻欲飛九天，翼翔翳張的金龍。

那大廳十分之寬敞，沒有門也沒戶，也沒有屋頂，陽光就直接自天空洒了進來，沒有任何東西能在這房子上面，除了日、月、星星、雲朵，偶爾的雨水和鳥。

那文士走進來時，腳步已禁不住爲那喜悅而輕快起來。由於大廳太過闊大，以致那張奇長的桌子，不會讓人覺得過長。

那文士却知道天下英豪到此地來聚議時，都得站着，唯有桌子那端的唯一人，才有資格坐這唯一張椅子；而且是坐着聽那些站着的人報告，這對於那些誠切稟報的人來說，已經是一件令他們夢寐以求的殊榮了。可是那文士實在無法抑遏心裏的興奮，他每走近一步，臉上的狂喜之色就增多了一分，他急急走去，忽聽一個聲音，猶响自他的頭頂，這聲音，他知道，是屏風後的人說的。

「什麼事？」

那文士聽得心頭一慄，忙道：「稟告天王，有喜事相報。」

這文士正是「柔水神君」雍希羽，他是「朱大天王」手下的兩員大將之一，那聲音却冷冷地道：「你爲了一個息訊，在行走時大意到不得了，迄你走過來的五十二步中，至少有四十七次可以供人一襲得手之機，可謂大意至極！」

雍希羽一聽，不由自主的淌出了冷汗，中心栗六，惶懼不已，那聲音才問：「是什麼事？行近相告。」

這時屏風後走出一個矍鑠老叟，身着鐵色長袍，背負雙手，走了出來，正是朱舜水，雍希羽慌忙走前一步，稽首下拜：「叩見天王。」

朱舜水一揮手道：「你說。」

雍希羽即道：「李沉舟死了。」

朱舜水將頭一揚，目如厲電，瞧得雍希羽猛地一陣，朱舜水雙目如電殛一般掠過後，半晌，才一字一句問道：「消息確實？」

雍希羽拜伏道：「翔實。」

朱舜水的神色不變，但眼神裏終於出現了一絲狂喜之色，他緩緩的站立起來，雖身裁不甚高大，但精悍無比。他一站起來，雍希羽即垂手退過一旁去。

朱舜水站了起來，嘴裏唸唸有詞，來回踱步，雍希羽知朱大天王遇事喜歡來回踱步沉思，更不敢驚擾，朱舜水踱了一會，便走入了屏風之裏。

待他再從屏風另一邊出來時，他已有了決定。他簡短地下令：「柳五必然來降，然其實則假降，此令三十六分舵，七十二水道，假意受降，全面備戰。」

× × ×

消息傳到墨家子弟去時，墨家子弟正乘大將劉錡與金兵於次日在順昌決一死戰，處處都有墨家的子弟在磨劍撫刀，刀光映得墨家人的臉上艷艷（水旁）若水。

墨夜雨聽完了消息，只說了一句話：「派十個精銳的去弔唁，若沒死，在靈柩上補一刀，如果死了，殺光他棺材旁邊的人。」

墨家大弟子墨最沒有發問，但墨夜雨劈鬚已瞧出他心裏所問的：「李沉舟若未死，則是等咱們去，咱們不能不去，李沉舟若死了，他的手下定捺不住氣，來攻咱們，咱們也非去不可。」

墨夜雨說罷，走到中天皓月下，仰頭閉目沉思。

他長長的影子映在地上，銀緞的披風如一隻大白蛾，披在他身上，從背後看去，他的雙眉竟長及鬢邊，額頂泛映着月色煞白。

墨最靜靜退了出去，沒有再說一句話。他知道墨夜雨在臨大事時，喜獨自在天穹下佇立沉思，不容人相擾。

× × ×

唐門唐君秋係蜀中唐門俗世紅塵的總聯絡人，所有的唐門弟子，要出去闖蕩江湖之前，都得讓他審定過，或要通過他的考驗。

他在唐門二代子弟中排行老二，坐鎭中州，他離得雖遠，但一直是唐門的「咽喉」，要入唐門的人，不管是武林中人，不管是官宦、貨商，都得通過他的勢力，他在唐門，可算是主理外務的首席人物，跟主理內務的老大唐堯舜，俱是手執大權的人物，比起專門訓練高手與殺手的老四唐橙枝，老五唐君傷，可說是銖両稱悉，各有千秋。

可是這次從唐門內堡派來的好手，一批又一批，如唐大、唐朋、唐柔、唐猛……都是有去無回的，甚至連「唐門三少」的唐肥，也橫死江湖；而這次派出來的人，更是老五唐君傷的手上第一號人物：唐宋。

唐宋來到了他的地盤，這事連唐君秋都不敢怠慢。唐門高手，一旦執起法來，是六親不認，甚至可以大義滅親。

唐君秋知道外面出了事，幾十年來暗中訓練的唐家堡好手，已逐個遣出，有重要任務完成，他的兩個重要手下：唐本本和唐土土，也垂手待命。

他把這個所聽得近年來最轟動、但也最對唐家堡有利的消息向他對面的白衣少年說了。

那少年却不動容。

少年沉吟了半晌，輕輕呷了口茶，時已秋杪，天氣微寒，他却輕輕搖了搖摺扇，然後又輕唱了個小調，唐君傷一直在等，等到了後來，這少年人居然似已睡去，手裏還有一下、沒一下的輕撥着扇子。

唐君秋感受到那微末的一點點涼風——係從那扇子吹過少年人的髮襟再傳來的——唐君秋感到一陣陣莫名的憤怒。

若不是，若不是他知道這人就是唐宋——唐家內堡的人搗什麼鬼，一個比一個更驕傲了？上次從這兒出來了一個唐朋，又傲又慢，出去還不是叫「權力帮」給殺了？

——難道這些人眞當自己老了？

可是自己爲唐門奮鬥掙扎幾十年，什麼陣仗沒見過？運籌帷幄，衝鋒陷陣，他那樣未立過汗馬大功？居然叫這些「內堂」訓練出來的小毛頭兒小覷了。

——可是，怒歸怒，脾氣是發作不得的。

——自己這幾年來好女色，唐老太太已深深不喜，唐宋是唐老太太手邊紅人，更是得罪不得。

想起唐老太太，他就不禁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噤。

唐宋這時忽然問：「你冷麼？」

唐君秋一笑，道：「大白天的，那裏冷。」

唐宋的眼，睜開了一絲窄縫，再問：「不冷你爲何打冷戰？」

唐君秋登時火起，但覺唐宋那時間的一隙縫的眼內，却如冷電一般地眄住他，唐君秋居然能按捺得下來，心忖：我畢竟是他伯父啊，闖蕩江湖也比他多，他敢怎麼樣，當下笑道：「我發個抖兒，十七少也要查根究問麼？」

唐宋懶洋洋地道：「二伯父打顫，我不想問；不過二伯父要是因爲念起老太太就起抖兒，恐怕老太太會不喜歡……」唐宋懶懶地笑了一笑又道：「堡家的唐朱，就是在做夢時駭然喚：『老太太……』就被唐老鴨處死了，這事你可知道？」

唐君秋臉色變了，唐老太太就是唐門當今最掌權力的人，也是當今武林中最有權力的女人，唐老鴨就是她近身婢僕，唐君秋臉色變得快，復原得也快，他居然阿諛地笑道：「是，是，十七少提點得是，我老不中用了，該多多學習……只不知……」他說到這裏，故意不說下去，待唐宋追問。

詎料這十來廿歲的小伙子，居然一點都不急，一句都不問，起來輕輕呷口茶，

又躺換下去，打起盹來，唐君秋暗罵得一句：見鬼了！只好逕自說下去：「對於李沉舟的死，不知十七少有什麼行動嘸？」

唐宋閉着的眼球略爲轉了一轉，有氣無力的問：「你呢？你有什麼看法？」

看法？這小子自己沒主見，要探聽我的寶貴經驗！好，看我的……「李沉舟死，柳隨風不能服衆，武功又不如人，正是一舉摧之的好時候。」

「不。」唐宋這時緩緩地，但完全地把眼睛睜開，他凝重地用手，將杯子端到唇邊，吸了一口，茶含在咀裏，似在細細品嚐，好一會才吞下，道：「這消息不似權力帮的眞正訊息。上次我叫你殺的權力帮臥底『不回刀』，殺了沒有？」

在旁的唐本本立即答：「殺了。」他說的時候垂在兩旁的雙手爪子緊了緊，他練了三十年的「鷹爪功」，隨時可以飛身搯死敵人，比暗器還有効，杜林就是死在他的一雙「鷹爪手」下，他向來都覺得自滿。

唐宋低叱了一句：「我沒問你！」

唐本本低頭道：「是。」

唐君傷忙接道：「是唐本本將他殺了的。」

唐宋道：「你可知道他殺得奇差無比麼？要不是他躍出窗口時着了我一記，他右腿內側中了我一枚木棉針，恐怕早給他逃了。」

唐本本聽得全身抖了起來，原來他殺杜林的時候，已細察過周遭都沒有人，却讓「不回刀」杜林警覺，躍出滑逃，却在窗口稍稍一頓，是以自己一擊得手，事後才發現，杜林的「巨海穴」有一枚細針，却不知是誰神出鬼沒般下手——原來竟是十七少！

唐土土見自己的拜把弟兄臉如死灰，身子發顫，不明所以，也不安起來；唐君秋帶這兩人已久，一見此情形，心裏已瞭然了八九分，當下調解道：「阿本在唐家堡，曾打下龍蟠虎踞的『石頭城』，早歲曾在清涼山掃葉樓救過十七少的尊翁……燕子磯一帶的基業，都可以說是他打下的……」唐君秋說那末多話，莫非是爲了藉這些功績，來保住唐本本的位置。其實唐本本在他手下，善解人意，近年來的美女，多半是由他跟貪官汚吏勾結，才絡繹不斷的供應上來，另一個唐土土，又蠢笨得多了，連一句奉迎的話兒也不會說。

唐宋聽了，「哦」了一聲，向唐本本微笑道：「這些年來，辛苦您了，你在唐門『外圍』，當什麼職位？」唐宋如此柔聲問。

唐本本受寵若驚，答道：「是二大爺的左刺史巡使……」

唐宋笑道：「很好，現封你爲正司馬……」唐本本大喜忙過，正待致謝，宋唐又道：「追封謚號『本贊公』……」

他說完這句話，唐君秋的臉色就變了，唐本本臉色却沒變，他已死了，他的屍首正緩緩的倒下去。在他一旁的唐土土，整個人都楞住了，臉色如土。

唐宋却笑道：「你很好，既不貪花，也不好色，更不阿諛奉承，老太太很瞧得起你……他的位置，由你一併代了。」

唐君秋額角隱然冒汗。唐宋又呷了一口茶，在飲茶的時候，眼睛瞇得細細的，不知是觀察人，還是在品嘗茶的滋味。

唐宋却一笑，道：「權力帮那樁子事，絕不如此簡單，他既要我們知道：李沉舟死了，咱們來個相應不理，以不變應萬變……」

唐君秋忙應：「是。」微抬眼望去，只見唐宋又在輕搖杯中茗茶，唐君秋驀然發覺，這少年人在飲茶，手搖扇時，眼睛瞇成一條綫，顯然都在想東西，也不知怎地，一股寒意，自脚跟底直冒上了心頭。

× × ×

唐家百數十年前也有一個陰毒、年輕而厲害的人物，叫做唐玉，他的故事已有記傳，令人讀後猶有餘悸，昔年「唐家堡」與「大風堂」一戰，死的有不少人，但唐家堡的實力依然屹立不動。

這百幾十年後，唐門三大年輕高手，除了唐肥重傷，不知去向外，唐宋和唐絕，都是令人聞名色變的人。唐宋冷、毒、而且六親不認，外貌却溫文儒雅，唐絕最絕，絕得連「唐門」也沒幾個知道他怎麼絕法。

× × ×

慕容世情到了晚年，中年喪妻之後，最痛惜的是他的一對子女。

他的兒子慕容若容，風流俊雅，才藻澎湃，悟心奇高，而且對彈詞說書唱戲，俱有心得，他天生頎俊，而且嗓子又好，不但隱然有乃父之風，更在戲藝舞技上，可望有成。

如果說弱點，慕容若容只有一個弱點：心高氣傲！

「暗殺李沉舟」，這個意念，乃出自慕容若容本人，慕容世情並不知道，如果慕容世情知道了，定不容讓他去；他既愛惜這個聰明伶俐的兒子，更不想將潛伏於「權力帮」數十載的「伏兵」犧牲掉。

——李沉舟又豈是如此輕易暗算得了的！

可是慕容若容去暗算他，慕容世家與權力帮之結仇，來自慕容英之被殺，而慕容英之所以被殺，乃起自於權力帮與蕭秋水在烏江之役，誤會有慕容世家的人與役，一大世家與一大門派，本已形成對立日顯，何況還有這等肇禍惡因！這導致了後來的慕容英雄爲南宮世家的「鴻門陣」所殺，而南宮世家正是權力帮所指使的，慕容若容年少氣盛，想闖出一番事業，於是隻身赴權力帮，狙殺李沉舟，屢次突圍不成，反遭柳隨風所殺，於是慕容若容再也沒有回到姑蘇去。

慕容世情是先聽悉兒子被殺的消息，過後三日，才傳來李沉舟死亡的訊息。

慕容世情當時在酒宴上聽得獨子喪命的消息，他的兩粒眼淚，滴在琥珀色酒盃裏，瞬即敬酒喧鬧如故，十分暢愉，一點也沒有哀傷之情。次日他到寒山寺去拜會一位老僧聽禪，聯袂到虎丘雲岩寺，遨遊了一日，到了第三日，偕一羣碩學名儒，武林泰斗，大宴於蘇州滄浪亭，宴至半筵，忽聞李沉舟斃命的消息。

慕容世情拍案大哭三聲，悲吭歌曰：「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微風吹閨闥，羅帷自飄揚，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東西安所之

？徘徊以徬徨，養鳥向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他一面吟哦悲唱，走到中庭，拭淚道：「嗚呼！沉舟既死，世情何復生？逝我李沉舟，天下難尋敵手！你們明天就隨我去金陵拜祭他。」從此日起，便不酒不宴，全身縞素，也少言笑。

慕容小意是慕容世情唯一的愛女，她早已收拾好行囊，挑好了人選，只待她父親的一聲令下，即可出發。她年初及笄，嬌癡無邪，清美絕倫，琴棋詩書畫，無一不精，她更精於的是，觀察辨識她父親的一喜一怒，所思所念，所以他知道她父親「赴金陵」的決定，早在三天前遊園、設宴、作樂、行酒的大熱鬧中，已籌劃好了的。

「赴金陵」不僅是一次弔喪，而是一次「行動」——「慕容世家」對「權力帮」的一次總行動。

莫愁湖畔

隨着劉錡的節節勝利，岳飛也大敗兀朮於郾城，而且進兵迫到汴京四十五里的朱仙鎭。岳飛在此戰以厖扎長刀大破金兀朮「拐子馬」，使南侵以來所向皆克的「鐵浮圖」，被殺得屍佈遍野，片甲不留。

岳高在此役中威震華夷，其不許勝，不許敗之兵，從他對于岳雲的話中：「此戰必勝而後返，否則先斬汝頭！」可見一斑，他的背嵬軍部王綱，以五十騎兵出陣當敵，王綱奮身先入，斬金將李朶悖董而返。金兵曾以潮水般的大陣，黃塵蔽天地湧殺而至，岳飛身先士卒，躍馬出陣，開弓馳射，連殺數將，岳軍士氣倍增，無不以一當百，戰無不克。

岳家軍的饒將楊再興，以單鎗匹馬衝入金軍，遍尋兀朮不獲，鎗挑數百人而返。又引兵數十人，在臨穎小商橋遇金人伏兵，楊再興陷入敵陣，時蕭秋水一股民兵與武林義軍三百人來救，無奈金兵數百倍之多，而楊再興深陷敵陣，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殺得金兵人仰馬翻，當者披靡，但金兵人馬遽增，包圍重重，楊再興單鎗匹馬，殺金兵一千餘人，斬萬戶、千戶、百天長以上百餘人，英勇戰死。蕭秋水等也奮勇作戰，但營救無從，反被包圍，一干轉戰經年，傷痕纍纍，飽歷風霜，忠肝義胆的武林豪傑，戰死的戰死，逃亡的逃亡，有受傷撤退的人，但無受傷的生擒或投降的人。

蕭秋水重傷逃亡到莫愁湖時，曾捂着受傷的胸前，說過一句話：「我們的人，只有生或死，沒有偷生或怕死。」他說完這句話，鮮血已自他指縫溢出，他也「咕嚟」一聲，翻落下馬來。

蕭秋水在莫愁湖倒下來的時候，岳飛也一日奉到了十二道金牌，召回班師，這時韓世忠、張俊二路大軍，皆被撤回。岳飛本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沿道皆有英雄豪俠之士相勸諭，人民聞訊，更大失所望，扶老携幼，滿山遍野地跟隨大軍起行，有的無告苦民還攔住岳飛馬頭，慟哭泣訴：「我等頂香戴盆，運糧以迎王師，金人皆知。今日相公一去，我等無噍類矣。」

岳飛仰天長嘆之餘，只有嗟惋泣下，向東拜曰：「臣十年之功，廢於一旦！非臣不稱職，權臣秦檜實誤陛下也！」岳飛終於紹興十年七月班師，金兀朮一月後毀約南侵，岳飛明知受秦檜所忌，用兵動衆，恢復疆宇，今日得之，明日失之，養寇殘民，無補國事，於是力請罷兵權，但其時金人分二路入侵，川陝淮西均告急，岳飛一日奉十幾次詔命，援東拯西，疲於奔命，不料這些御扎，一一都成爲日後秦檜君臣誣告岳飛擁兵謀叛之藉口。

時已十月，臨安府處處浮華，夜夜笙歌，稱臣納幣，求歡於敵，只有求和之心，焉有恢復之志？

× × ×

莫愁湖前，愁更愁。

一個葛衣人痴坐在莫愁湖畔，夕陽晚霞，湖水清澈潔幽，湖面碧波漾盪，湖上遠處，隱隱傳來採菱女子的悠悠歌聲。

有關「莫愁」的傳說，有好幾種，其中據唐書樂志云：「莫愁樂者，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石城樂，和中後有忘愁聲，因有此歌。」古今樂錄也說：「莫愁樂亦名蠻樂，舊舞十六人，梁八人。」這是說，莫愁是位石城善歌謠的女子。

另一種傳說，是「莫愁郢州石城人」，即樂府清商曲西曲莫愁樂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聞歡下揚州，相送楚山頭，探手抱腰看，氾水斷不流。」這裏的莫愁，是楚國的石城女子莫愁。

還有一種傳說，是據梁蕭衍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又樂府題解云：「有古歌亦云：莫愁洛陽女。」這裏的莫愁是位洛陽女子。

究竟莫愁是誰？誰是莫愁？這已是無人探究，而這碧水接天，柳曳生姿的婆娑世界，便是莫愁湖。

× × ×

這時夕照殘霞，涼風徐來，映照得碧波金鱗千點。遠處隨風傳來歌聲：

「莫愁在何處？萬愁若漢唐；漢唐不可挽，莫愁迄今來。」

歌聲細微但細碎可人，如越嶺嘶秋之後，又帶着些微的憂愁，盪回人間來，那葛衣人抬眼望過去，只見數艘小舟，翩翩來去，舟上水袖羅裙，輕聲曼妙。

這時官模樣兒的幾個人，喝得七八分醉，邊唱邊肆聲談笑，順着莫愁湖的湖畔小亭石徑，大搖大擺的走來，一人「喀吐」一聲，一口沫唾，吐到湖裏去。

只聽一人犽笑道：「那幾個小娘兒們不知在唱什麼情歌，咱們去拏幾個來樂樂。」那中央的官員笑得十分淫邪：「這比起宮中金粉，滋味兒可大大不同罷……」

兩人相視怪笑起來，旁邊跟的侍衛和阿諛奉承之輩，也忙不迭陪出爆笑來。

那大官兒鷹鼻鷂目，高出人一個頭，但眉目間十分淫邪，旁的人全是宋官，敢情是前方寸步必爭，萬里朱殷，生靈荼毒，民不聊生，後方却主議和，對這些金國來的官兒，曲意奉迎，不惜將宋國民女，供其享樂，這跟戰火燎原中的殺擄姦淫，却又是另一般哀涼。

一個侍衛見那金人對那些採菱女子動

了心，忙招手大呼道：「喂，喂，過來，過來……」那些女子聽不見，猶自唱和着，那金人打了一個酒呃，半蹲下身，當湖便溺起來，一面淫笑道：「你們聽……聽聽……」

這些湖中女子的歌聲，悠揚動聽，原來是由一名女子唱，其他女子翩翩相和，舟影綽約錯落在波心間，衣裙嬝動，歌聲嬝繞，可謂清幽已極。

那金人却在此時，「嘩啦」一聲，吐了一地。那宋官來相扶，結果被吐得一身污穢，宋官皺了皺眉，却不敢迴避。這時那歌聲在唱到：

「……有所思，乃在莫愁湖，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有所思！」

那金人宋人繼續在調笑嘔吐，忽聽一人喝道：「別吵！」衆人一呆，連嘔吐也止住了，實想不出臨安府中有誰忒也胆大，竟敢喝止金朝樞密使以及「子皇帝」的高官大員的行樂？

衆人望去，只見一葛衣人，畔柳蹙眉而坐。一個侍衞操刀罵道：「你是那座山頭上那根葱，敢在這兒大呼小叫，沒長眼睛瞧瞧，你家的……」

話未說完，「拍」地一響，已被打落湖去，落在一半，忽給那人一手抄住，只聽那人喃喃道：「不可污了湖水。」又閃身將這侍衞捉了上來，用力掟去，「呼」地一聲，不知飛了幾丈遠，「噗通」一聲，也不知掉落到那裏。

其他幾名侍衞、官員，紛紛高呼大喝，拔刀來斫，那人一手一個，瞬息間九個侍衞，全拋到不知那裏去，落地之聲過後，便聲息全無，只剩下那金朝使者和宋朝官兒，那宋朝官員嚇得魂不附體，屎滾尿流！

葛衣人一下掟一個，倏到他們兩人時，忽道：「殺你們污了我的手。」那金朝使者叱了一聲，踏前一步，一手扣擊下來，竟是「大力鷹爪手」！

那葛衣人伸手一刁，已化解來勢，那金人知生死關頭，爛打狂攻，拚死相搏，宋朝官員却跪地求饒不已，但無論那金人如何截擊，葛衣人只是提抬手足，即將之化解，而側耳傾聆那清甜的歌聲。

這時忽飛來一條水色長絮，「縛」地纏在金人脖子上，金雙手人欲扯，但飛絮一緊，那金人眼珠子凸瞪，舌頭暴伸，立時窒息斃命。

那絮緞又是一捲，縛在宋官的頸子上，那宋官大叫：「救命……」叫得一半，已自沒了聲息，只聽一個清脆優雅的聲音笑道：「你既怕殺他們污了雙手，我便替你殺了，如何？」語音未止，柳樹下多了一個宮裝的女子，「嗖」地一聲，長緞如貍貓一般收回到了她的袖子裏去。

葛衣人些微有些倦意地笑笑，依然傾神聆聽，那宮裝雍雅女子問：「你在聽什麼？」

葛衣人恍惚地道：「妳聽，妳聽，這像不像是唐方的歌聲……」

那女子迷惑了一下，眼睛一亮，眼神裏有些微憂傷之意，又有些瞭然之色，更有些憐憫之態，婉然笑道：「我怎麼知道，我又沒福聽過唐姑娘的歌聲……」說着竟有些微辛酸。

這葛衣人正是蕭秋水。而飛絮殺敵的正是趙師容。他們兩人與「兩廣十虎」中的李黑、胡福、施月、洪華、吳財、以及陳見鬼、大肚和尚、鐵星月、邱南顧、林公子、梁斗、孔別離、孟相逢等轉戰各地，歷刦遍辛，其中吳財爲美色所惑，反投入金方陣營，爲林公子追斬五百里，終在敵方大本營汴京手刃此人，而林公子也從此聲消跡匿。

「大俠」梁斗偕「恨不相逢。別離亘劍」、「天涯分手、相見寶刀」孟相逢、孔別離二人，分別納入張憲、王貴二部。張憲、王貴被秦檜以謀叛罪名所捕，飽受酷刑，張憲至死不屈，王貴被迫僞證，此後孟相逢、孔別離二人之音訊。至於梁斗，有人傳他跟隨被解除兵權，因力保岳飛而被奸相視爲眼中釘、肉中刺的韓世忠，杜門謝客，絕口不談兵事，兩人常常騎驢攜酒，遊西湖以遣永日。

這時暮容恭巳戰死，「鐵釘」李黑，「金刀」胡福，「雜鶴」施月，「鐵頭」洪華，「閻王伸手」陳見鬼，大肚和尚，「屁王」鐵星月，「鐵嘴」邱南顧等，依然跟隨蕭秋水，並因蕭秋水授於「少林」、「武當」、「權力帮」、「朱大天王」各種武功，而武功邁進數倍。此際蕭秋水的武功，非昔可比，當陽擂台之役中，他得三顆「無極仙丹」之助，以及「八大高手」悉盡相授，武功已隱然可勝柳隨風手下之「雙翅・一殺・三鳳凰」，而今加上「少武貞經」及「三才劍客」點撥指導的「忘情天書」，武功還在少林天正、武當太禪等人之上。

這時莫愁湖畔的趙師容，跟隨蕭秋水征戰多年來，也不知怎的，她一生中，也不知歷過多少陣仗，經過多少事理，世男子，也交往過不可勝數。但她跟蕭秋水東征西伐，初是奉李沉舟之命，一方面是對義軍的同情，但一路打下去，竟不能自拔，竟深深地陷了進去……。

她昔年跟李沉舟在一起時，也是如此。她本來聰明、伶俐。雍容、貌美不可方物，而且對音樂、舞蹈，都極有天份，出身在王侯世家，可謂無憂無慮。

只是她在那年夏天，忽生異想，覺得在家裏做針綫，等待宰相獨子的那頭婚事的喜日近……是一件無聊的事，於是她决定出來江湖上跑跑。

——却沒料到遇到了李沉舟。

她遇上李沉舟，也是千人萬人中，只要一見過，便永生不忘記。她捨棄了家庭的豪華富貴，和那未婚夫婿的痴心等待，跟李沉舟一齊闖蕩江湖起來。

她應適得很快，而且記心好，悟性高。李沉舟的兄弟們既敬她，又愛她；既怕她，又聽她話。李沉舟的事業更是一帆風順，但也其中也有無盡的江湖譎詭風波，因因果果，惡毒暗算，陰險顛覆，也有壯志難伸，徬徨無計的時候，但居然一一輕易渡過。

待「權力帮」基業穩固時，歲月蹉跎，她和李沉舟，已不是年輕的愛侶了，雖是武林中所傳的一對「神仙們的情侶」，

但是她知道，她的音樂，她的舞蹈，她自己的事……再不把握，就要在歲月之流裏，一一湮逝了。

可是她這樣跟李沉舟在一起，却又覺得很滿足。

除了柳五柳隨風，陶二、恭三、麥四、錢六、商七……這些人，一個一個地，不是背叛，就是戰死，先後離開了他，也遠離了人世，而李沉舟的部下，不管是「雙翅・一殺・三鳳凰」，還是「九天十地・十九人魔」，抑或是「十九神魔」的分舵弟子，都一一逝去……只有她還在，她在他身邊，她一直都在他身邊，未曾背棄過他，在得讓李沉舟有一日，會因爲她或許的不在，感到震訝，感到不可能，感到無法忍受這打擊……

她當然不會這麼做，可是她會這末想。這末想會使她覺得自己在李沉舟身邊感覺到重要，這重要比她在權力帮的地位還重要。

所以她在權力帮裏，過問了很多事……帮裏的賞罰是不是嚴如斧鉞？帮裏會不會因日益壯大，而兵驕館絀？帮中子弟作風，會不會因文恬武嬉，而被武林中人覷爲嚆矢？……這在在都是趙師容逐而漸之關心起來的。於是武林中的人都知道，李沉舟身邊有兩個了不起惹不得的人物……便是趙師容與柳隨風。

而她自己的歲月，也過去了，而她自己要完成的喜歡事兒，也過去了……直至她遇到了蕭秋水之後。

蕭秋水只是一個在莫愁湖畔養傷而懷念唐方的人。可是她跟他，殺金兵，爲了不讓金兵火燒一座村莊，自己一干人，戰得遍身浴血。李沉舟一身殺人，身上從不沾血！李沉舟很難有悲喜，然而蕭秋水却時常大悲大喜。可是她總覺得，自己和李沉舟，是天上那一羣道骨仙風但奈不住要下凡來見這麼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她這些年來跟兄弟披甲持戰，又與這一干人生了深深的感情。連她自己也感覺到詫異，怎麼如此快就適應，如此快就忘記……她甚至恨自己這樣。蕭秋水懷念唐方，就是念茲在茲，無日或忘。而自己和李沉舟，彷彿高情忘情，却不知是不是其實無情。

跟隨蕭秋水一起作戰，那是宏動偉烈，是活着，流着血、大聲說話，手舞足蹈着的感覺。趙師容曾想：唐方見到蕭秋水跟大家在一起，東征西伐，不知會不會感覺到生氣？如果有，那唐方太不了解蕭秋水了。誰都知道，只有唐方，才能令蕭秋水眞正快樂起來。然她捨棄了他，沒了音訊，如果還以爲蕭秋水是熱鬧到「樂不思蜀」，而不是一種縱在千人萬人口的孤獨，那她感覺到唐方是自私的，不了解蕭秋水的寂寞……一個人折磨了另一個人的一生，很可能是全因以爲自己是對的，自己是吃虧的，自己對待對方儘是好的純潔眞心的……一個人若讓對方感到他負了她一生，或她負了他一生，那兩個人的感情，都變成了無望的渣滓。……可惜就是越是無望，越是有人越要這般作下去。

——她自己對李沉舟，會不會也是這樣？

——然而，爲什麼要想起這些，想起自己，李沉舟、蕭秋水、唐方，却是作什麼？

這時歌聲依舊悠悠傳來，蕭秋水因全心全意在想念中，也沒有注意到趙師容情感上的變化。他這時心裏翻翻滾滾盡是一句話：

——我要到蜀中去，我要到蜀中唐門去找唐方。

× × ×

蕭秋水也許因爲風起，也許因爲拂柳，也許因爲那熟稔的歌聲——於是生起了要找唐方之念。他站起來，踱來，又踱去，趙師容知道他在想東西。

趙師容一雙黑漆如墨的眼珠，隨蕭秋水來回走動，只見他一時喜上眉梢，一時愁掩眉宇，趙師容輕輕問了一句：「你要到蜀中去？」

蕭秋水陡地站住，搔搔腦袋，侃笑道：「妳怎麼知道？」

趙師容以手支頤於樹旁，道：「你一忽兒喜，一忽兒愁，如是想家國大事，則無可喜，如念個人前程，你向不憂……不是想唐姑娘，還有想誰！」

蕭秋水莞爾道：「是。我想到川中去。」趙師容等着他說下去，蕭秋水果然期期艾艾的接下去：「可是不知道……她肯不肯見我……唐門的規矩又那末嚴……」

趙師容笑道：「傻子，管它規矩嚴不嚴，唐姑娘是俠女，要眞的心意相屬，一定會跟你出來……要去快去，她一定在等你……去遲了恐怕就丟了玉人了。」她說到「她一定在等你」一句話時，也不知怎的，心裏一陣辛酸。

蕭秋水想了一會，臉上更現堅毅之色，忽又問道：「妳呢？趙姊姊，要不要回去一趟見李帮主？」

趙師容心頭一酸，心忖：他自己呢？他自己也不來見我！却笑笑道：「他事情忙，我們倆各自爲政，互不絆繫，倒也慣了。」

蕭秋水拍拍褲上所沾的塵泥，道：「我這就去了。」趙師容心頭一震，道：「你這就去了？」

蕭秋水眼睛發着亮光，道：「好姊姊，謝謝妳告訴我這些。我這就立刻出發！」趙師容雙眼垂凝着地面，道：「你聽了就去了？」

蕭秋水堅毅地道：「是！」趙師容道：「一刻也不遲……？」蕭秋水詫異問：「爲什麼要延遲？」趙師容微遲疑了一下，忽然抬起頭來，長吸一口氣，妙目流波，笑晏晏地道：「至少要待到今晚，我來設一壺酒，你和鐵星月、大渡等兄弟，也正好叙別叙別。」

蕭秋水微一尋思，即出現那一股出生入死的兄弟神容，心中也捨不得，道：「這樣也好，只是偏勞姊姊了……」

「偏勞，謝謝……」趙師容淡淡一笑，此刻她所想的是三年前，長板坡擂台下之役，朱舜水要殺蕭秋水，自己以殺氣凌及朱舜水背後，使朱舜水不敢出手，蕭秋水事後也是一聲謝謝……三年來的征戰，難道都是這些客氣話麼？

蕭秋水似猶未覺。那柔和輕曼的歌聲，如湖水盈漾的波光，愈散愈遠去。

（未完）





魔刀

沈勝衣傳奇故事／黃鷹·著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仙仙吹響笛子，笛聲把酣睡中的艾飛雨驚醒，一個司馬仙仙破窗而入，一劍向他刺去，接着，三個司馬仙仙從不同方向刺來，均被艾飛雨一一擋格開去，並一劍斬斷一個司馬仙仙的手臂，另一個司馬仙仙在艾飛雨猝不及防下，握着他的咽喉。艾飛雨一拳將對方擊退，但脇下已挨了一劍，血染衣衫。笛聲隨即急响，衝入室內的司馬仙仙像瘋狂一樣，向艾飛雨圍攻，險象環生，幸沈勝衣適時趕至，奮力將幾個司馬仙仙擊殺，才救了艾飛雨。這時，艾飛雨全身鮮血淋漓，昏厥過去。沈勝衣急急將他救醒，張千戶問艾飛雨，有無認識「大人物」？艾飛雨便說出有兩個，一為沈勝衣，另一個為……

俠魔所見同 均找白玉樓

「白……白玉……」艾飛雨的說話已接不上。

「白玉樓？」沈勝衣脫口一聲。

艾雨飛乏力的點頭，猛一栽，沈勝衣叫出來：「飛雨——」

再沒有回答，艾飛雨已嚥下最後一口氣，沈勝衣語聲一頓，怔住在那裏。

張千戶秦獨鶴相顧一眼，一時間也不知該說什麼。

房間陷入一片死寂中。

也不知過了多久，沈勝衣才回復自我，喃喃道：「白玉樓，難道就是他？」

秦獨鶴插口問道：「白玉樓是那一個啊？」

張千戶道：「你沒有留意這個人？」

秦獨鶴搖頭。「近這十年，江湖上的消息我都不怎樣清楚，但他若是一個大人物，我總該知道。」

張千戶道：「他所以是一個大人物，並不是完全因為他的武功。」

「那是因為什麼？」秦獨鶴更奇怪。

「他特殊的背境。」張千戶道：「他是一個粉侯。」

「粉侯？」秦獨鶴又怔住。

「也就是駙馬。」張千戶並不奇怪秦獨鶴不明白粉侯的意思，粉侯與江湖原就很難拉上關係。

秦獨鶴總算明白了。「他是皇帝的女婿？」

張千戶點頭。「年青的時候，他曾經連中文武狀元，得公主垂青，成為一時的佳話。」

秦獨鶴苦笑。「這種奇怪的事恕我孤陋寡聞。」

「在江湖上他也闖出『書劍雙絕』的名堂，這還是不久前的事情。」

「他喜歡與江湖中人交往？」秦獨鶴似乎有些不相信，在他的心目中，江湖中人與官場中人很難拿來一起說，也不認為官場中有多少好人。

張千戶明白秦獨鶴的心意，道：「這個白玉樓是一個奇男子。」

秦獨鶴反問：「你認識？」

張千戶搖頭。「傳說是這樣。」

「傳說總難免有些失真，沈老弟，你說是不是？」

沈勝衣搖了搖頭：「白玉樓與我是好朋友。」

秦獨鶴又一次怔住，沈勝衣接道：「事實他完全沒有傳說中官場中人那種壞習慣，也做過好幾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秦獨鶴摸着鬍子。「你當做好朋友的人當然不會差到那裏去，卻不知這個駙馬爺是怎生模樣。」

沈勝衣道：「不太難看。」

張千戶道：「否則也不會給皇帝的女兒瞧上，貴為粉侯。」

秦獨鶴沉吟接道：「這樣的一個人材

在朝廷中，當然也有很大的發展，舉足輕重。」

「當然了。」張千戶其實也不敢太肯定，看看沈勝衣。

「以我所知他的權力的確不小，錦衣衞據說也都是由他統率。」沈勝衣好像還有很多話，但沒有說下去。

秦獨鶴嘟喃道：「那個魔王不是要謀朝篡位吧。」

張千戶一笑。「你想到那裏去了？」

沈勝衣一皺眉，道：「這未必不無可能，計劃的第一步，他也許就是要假的艾飛雨接近白玉樓，然後弄出一個假的白玉樓……」

「再弄出一個假皇帝？」張千戶的臉不由得發青。這無疑是有些妙想天開，但以那麼巧妙的易容術，就是變出一個假皇帝，的確不是全無可能的事情。

到時候又會變成怎樣一種局面？張千戶不敢想像。

秦獨鶴忽然笑起來。「由江湖到大內，只有狂人才會這樣做。」

張千戶道：「那個所謂魔王不是很像一個狂人？」

秦獨鶴正色道：「不是很像，簡直就是，這件事我們總不能袖手旁觀。」

這個人表面雖然是冷冰冰的，內心却並非如此，沈勝衣不由暗暗點頭。

張千戶富甲一方，也是老江湖，出了名精打細算，但面臨這個問題，亦不知如何是好。

秦獨鶴嘟喃接道：「但有誰會相信我們的說話？」

張千戶苦笑。「若不是親身經歷，第一個我已是不相信。」

沈勝衣道：「有個人一定會相信。」

「白玉樓！」秦獨鶴反應異常敏銳。

「你去跟他說，他更就非信不可。」

沈勝衣無言頷首，秦獨鶴目光一掃：「這件事一會再說，艾飛雨住在這兒？」

張千戶道：「並不是太多人知道，那些司馬仙仙，顯然已迷失本性，更不會查問。」

秦獨鶴道：「而且沒有內應，她們也不能這樣順利偷進來，是誰？」

張千戶眼角的肌肉抽搐。「只有一個人，柳清風！」

秦獨鶴說話出口，心裏亦已經肯定，恨恨道：「這個人，奇怪，我們竟然會讓他離開。」

張千戶道：「這只是因為我們還不知道有這件事情。可是他為什麼不親自動手，省得麻煩？」

沈勝衣道：「也許他還有一個弱點——怕死！」

張千戶道：「這個弱點方才他已經表露無遺，再不，就是那些司馬仙仙已無絲毫利用價值，由得她們送死。」

沈勝衣點點頭。「也有道理。」

張千戶目光一落。「奇怪她們全都是一個模樣，簡直就是開玩笑。」

沈勝衣沉吟接道：「看來他是要變出某一個人，但變來變去，都很不滿意，換了一個又一個。」

張千戶道：「我也有這種想法，如此說來，這個女人是必也很重要的了。」

「是誰？」沈勝衣想不出。

張千戶道：「會不會就是白玉樓那兒的人？」

「亦未可知。」沈勝衣緩緩道：「看來我得趕去那兒知會一聲。」

張千戶道：「我們兩個老頭兒說不定也有些用處，也正好趁這個機會看看那位粉侯。」

秦獨鶴搖搖頭。「駙馬府中比一般官府只怕更麻煩……」

「可不覺。」沈勝衣目光一遠，「兩位老前輩用不着太担心。」

張千戶微喟。「我們去不去，相信也沒有什麼影響，但柳清風是我們放走的。總不能不管。」

秦獨鶴接問：「以你猜，他現在會逃到什麼地方去？」

「猜不到。」張千戶苦笑。

× × ×

柳清風這時候正走進一條小巷內。

這條小巷也就是沈勝衣看見方直進去的那條。巷內一個人也沒有，柳清風在那扇紅門之前停下，不放心的回頭一看，肯定沒有人追踪，才縱身越過高牆，掠進怡紅院後院。

院子內也一樣沒有人，柳清風對周圍的環境顯然很熟悉，快步向前，穿過廻廊，月洞門，花徑，再進入一個小院落，停在一座小樓前面。

小樓中仍然有燈光，柳清風往門上三長一短，叩了四下。

「門沒有關上。」一個不太難聽的女人聲音傳出。

柳清風推門走了進去。

進門是一個小小的廳堂，屛風前放着一張奇大的椅子，坐着一個身裁也奇大的中年婦人，珠光寶氣，衣飾華麗。

這正是怡紅院的老闆娘向三姐。

柳清風反手將門掩上，道：「三姐還沒有睡。」

三姐眼睛瞇成一條縫，「這樣的一夜誰睡得着。」倏的一笑。「你的記性好像越來越壞了。」

柳清風有些兒詫異。「三姐……」

三姐笑截道：「我不是說過了麼，人叫三姐不打緊，你一叫我便覺得心寒。」

柳清風乾笑，三姐一揮手。「坐。」

在她前面的桌子上放着酒菜，三姐竟是一個人在這兒吃菜喝酒。

柳清風坐下，三姐歎了一口氣。「我有個壞毛病，心情好固然想吃東西，不好也想吃。」

「吃得是福。」柳清風竟然變得這樣俗氣。

「福就是胖，太胖的女人沒有人會喜歡。」三姐有些感慨，舉杯呷了一口酒。

柳清風笑道：「三姐什麼時候變得這樣子多愁善感？」

三姐笑了笑。「你也吃一些。」將手中筷子遞前。

柳清風道：「不餓。」但仍然接下了筷子、

「那喝些兒酒。」三姐接着將酒杯遞前去。「這個酒不錯。」

柳清風接下那杯，呷了一口，道：「很不錯。」

三姐替他添了滿滿一杯。「酒能驅寒，多喝一些。」

柳清風這才省起一身水濕未乾，老臉微紅，藉喝酒掩飾那份尷尬。

三姐待他將酒喝完才問：「出了什麼事？是不是給發覺了？」

柳清風無言歎息，三姐笑接道：「姓張的果然精打細算。」悠然站起身，走過去推開窗戶。

柳清風看着三姐背影，道：「我早巳警惕自己小心，却還是為他所算。」

三姐忽然問：「你來時是不是覺得周圍很靜寂？」

柳清風答道：「現在才正是睡覺的時間。」

「只是這一次睡着的人絕不會再醒來。」三姐竟然這樣說。

柳清風脫口問道：「為什麼？」

三姐一笑問道：「你不是這樣愚蠢的吧？」

柳清風動容，低聲問：「可是——都死了？」

三姐道：「該死的都死了。」接問道：「你可知道他們為什麼該死？」

柳清風道：「因為他們已沒有利用的價值。」

三姐道：「這只是原因之一，最重要的是，這一次大遷非常匆忙，他們多少會覺得很奇怪，也許多少會看到一些他們不該看到的東西。」

「主人實在審慎。」柳清風口裏盡管這樣說，後背却感到一陣惡寒。

這些該死的人絕無疑問都會死得胡裏胡塗，不明不白。

然後他再問：「其他的人呢？」

三姐道：「都已經動身離開。」

「你只是在等我？」

三姐頷首。「主人知道你一定很快就到來這裏。」

柳清風道：「我們現在也該走了……」話說到一半，面色突一變。

三姐這才吁了一口氣。「要讓你喝下這杯酒實在不容易。」

柳清風嘶聲道：「是毒酒？」

三姐道：「發作得雖然有些慢，却絕對有效！」

「為什麼？」柳清風大叫。

三姐歎息道：「你好像忘了主人最痛恨就是屬下擅作主張，違背他的命令。」

「我……」柳清風一個字才出口，已給三姐截住。「你若不是出手傷禁烈，又怎會被發現？」

柳清風怔在那裏，三姐接道：「張千戶精打細算，是一個眞正的聰明人，要瞞過他的耳目，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本來就沒有他那麼聰明，事先又缺乏周詳的安排，不被他發現才是奇怪。」

柳清風道：「我就是揭露身份，這時候相信也沒有多大關係。」

三姐笑笑道：「只是你這便再也用不着了，對於再沒有用處的人，你應該清楚主人怎樣處置。」

柳清風道：「我是重要的，不像其他人。」

「所以主人更加憤怒，因為他必須再找一個你這樣的高手來塡補這個空缺。」三姐搖頭。「想不到你這個年紀，仍然沉不住氣。」

柳清風的面色變得異常難看，突然拔劍，凌空疾刺前去！

這一劍出鞘之迅速，簡直有如電光石火，而一劍刺出，亦是閃電一道也似？

三姐坐着的那張椅子立時在劍光中粉碎，她的人剎那却已倒翻開去，這一劍雖然如此迅速，却竟然追不及她肥胖的身形！

柳清風一劍刺空，身形一旋，突然伸手掩住了胸膛，面上同時卽露出了痛苦的神色來。

颯的他的身形又一挺，第二劍刺出，急刺三姐十三處穴道！

一劍緊一劍，十三劍組成了一道嚴密的劍網，三姐眼看便要被網個正着，身子不知怎的一轉，竟然脫身出來！

她那麼肥胖，平時總是給人一種笨重的感覺，但身形展開，却是如此的迅速，有如圓球般滾轉。

十三劍之後，旁邊的椅几已盡成粉碎，柳清風的面色亦有如粉白，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又是十三劍刺出，明顯的已然比方才的十三劍慢上了很多。

三姐却沒有輕視再來這十三劍，滴溜溜轉到了桌子之後，柳清風的[illegible]出一道奪目的光芒，劍網一斂，合成一劍，力斬而下！

這一劍斬下與三姐那一轉同時發生，三姐若站在原位，此刻便得應付這一劍，她那麼一轉，劍便破在桌子上，霹靂一聲，整張桌子頓分兩爿！

那兩爿桌子旋卽又分為四爿，柳清風這一劍力斬之後，竟然還有變化。

可惜三姐的身形根本沒有停下，一轉便倒掠開去，倒掠上後面屛風之上，從容坐下來。

柳清風從破桌當中穿過，看樣子便要追殺前去，才衝前半丈，猛一個踉蹌，他的左手霍地抓住了旁邊的一條柱子，穩住了身形。

他的面色變得更難看，連吸了兩口氣，蒼白的臉頰陡然升起了兩抹紅暈。

三姐都看在眼內，笑道：「你就是拚盡全力最多也只能再攻我三劍，三劍之後，你仍然不倒下，配製毒藥的那個人只怕要倒霉了。」

柳清風悶哼一聲，步高步低的走前，人劍突又化作飛虹，飛射過去！

三姐目光一閃，身形一翻，從屛風上倒翻開去。

劍刺在屛風之上，「嗤嗤」破空聲之中，屛風多了十數個劍洞，再化作飛雪般揚起來。

屛風後半丈之處放着一椅一几，三姐已坐在椅上，揣起了几上的一杯酒，輕輕地啜了一口。

柳清風人劍落下，踉蹌着脚步跨過屏風，喘着氣道：「還有兩劍！」

語聲一落，人劍飛刺前去。

三姐手中杯同時出手，「叮」的杯子正撞在劍尖上。「波」的接一聲，那只杯子四分五裂，餘酒激射了開去，柳清風人劍倒飛而回，衝過屏風，栽翻地上。

三姐杯子一擲之威，也實在嚇人，柳清風一口眞氣也事實提不上來，他以劍支地，掙扎着站起身子，突然大喝一聲，長劍脫手疾擲前去！

這一劍亦擲盡了他幾乎全部氣力，劍一擲出，他的身子又倒下，兩股黑血當先從眼角淌下，口鼻跟着亦有黑血流出來！

劍擲得很準，擲向三姐眉心，三姐只伸出兩手一夾，便將劍夾在二指當中。

雖然說這一擲已沒有方才那種威勢，但隨便一夾，便將劍夾住，也不能不說是三姐的本領。

她接將手一抖，劍飛回，「奪」的插在柳清風面前的地上，柳清風在地上打了一個滾，挺起半身，掙扎着伸手去拔劍，他的手才碰着劍柄，所有的氣力已耗盡，挺起的半身重又倒下，手亦順着劍鋒落下，五指盡被割斷，流出來的亦是紫黑色的血。這種毒開始發作的確比一般毒緩慢，但是一發作，却是異常的迅速，所以到發覺中毒，以柳清風內功的高深，也一樣來不及運氣將毒迫出來。

三姐看着柳清風倒下，才從椅子站起身，一攏髮髻，輕笑一聲，接拍雙手。

兩個人鬼魅也似從門外閃進來，左右抓住了柳清風的肩膀，將柳清風的屍體從地上拉起來，往門外奔出。

門外陽光普照，柳清風的面色在陽光下更顯得恐怖，七竅紫黑色的血不住往外流。

三姐也跟了出來，揮手滅了那輕淡如水的燈光，陽光下穿過走廊，消失在花木叢中。

× × ×

張千戶秦獨鶴已經執拾好簡單的行裝，已經準備與沈勝衣動身的了，韓奇却就在這個時候走進大堂來。

一看韓奇面色，三人知道又有事發生，秦獨鶴第一句問：「又死了什麼人？」

韓奇尚未回答，張千戶接問：「到底出了什麼事？」

他本來是一個很冷靜的人，經過這連番變故，亦有些沉不住氣。

韓奇答道：「門外有人送來了一副棺材！」

張千戶追問：「那是什麼人？」

「是本城一間棺材店子的人，與我們都有來往。」韓奇歎了一口氣。

這些日子他們死的人實在不少，已經成了棺材店子的好主顧。張千戶再問：「除了他們之外沒有其他人？」

「沒有。」韓奇道：「他們是受人所託，將棺材送來，所有費用，都已經付清了。」

沈勝衣突然插口問：「躺在棺材裏的是不是柳清風柳老前輩？」

韓奇詫異的望了沈勝衣一眼，點頭。

「沈公子怎麼知道的？」

張千戶替沈勝衣回答：「除了柳清風，沒有第二個值得他們這樣隆而重之，用棺材送到這裏來的了。」一頓接道：「我們出去看着。」

× × ×

一看之下，張千戶秦獨鶴都不由毛骨悚然，柳清風一張臉實在嚇人，但他們仍能夠辨認得出。

那張臉已變成紫黑色，隱隱泛着一層怪異的光澤。

皮膚看來經已硬化，而且開始龜裂，出現了無數道白痕，秦獨鶴看着奇怪，黎木杖往上一碰，幾片皮膚竟然應杖剝落。

血旋即冒出，紫黑色的血，剝落的皮膚下，是紫紅色的肌肉。

「好厲害的毒藥。」秦獨鶴倒抽了一口冷氣。

沈勝衣歎息接道：「看來他並沒有我們意料的那麼聰明。」

秦獨鶴搖頭。「他若是一個聰明人，根本就不會妄動。」

「那一個暴露身份，那一個就得死。」張千戶乾笑一聲。「好一個魔王。」

沈勝衣仰眼望天。「對於這個魔王我越來越感興趣了。」

「豈獨你而已。」秦獨鶴黎木杖一頓。「他這樣將柳清風的屍體送回來，會不會有什麼目的？」

張千戶道：「也許有，但現在你就是想破了腦袋相信也想不出來。」

「也許他只是要嚇唬我們，叫我們不要再追查下去。」秦獨鶴摸着鬍子。「也許他正是要我們想破腦袋，呆在這兒，可使他有足夠的時間去完成他的計劃。」

張千戶淡然一笑。「其實他應該知道，無論再發生什麼事情，都不能夠阻止我們趕去白玉樓那兒的了。」

秦獨鶴道：「你看，他眞的會如此聰明？」

張千戶點頭。「所以我們本該再走一趟司馬家，現在也只好取消，日夜趕程到白玉樓那兒。」

沈勝衣道：「司馬家那兒也許還有什麼綫索讓我們多了解一些那個魔王，但無論如何，沒有直接了解那麼直截了當。」

張千戶道：「我這兒養有千里駿馬，而且我們在行動上也應該比他們方便。」

沈勝衣道：「也許他們也一樣方便，他們應該不會聯羣結隊走在一起，惹人注目。」

張千戶輕「嗯」一聲，那邊即時馬嘶聲響，韓奇與幾個張家弟子已牽着八匹駿馬奔來。

秦獨鶴目光一轉，道：「韓奇你也準備帶去。」

「讓他去見識一下也是好的。」張千戶輕捋鬍子。「路上我們也需要一個人來打點一下。」

秦獨鶴道：「只是危險一點。」

張千戶道：「這個孩子再不讓他磨練一下，將來如何處理大事？」

秦獨鶴看看韓奇，沒有再表示任何意見。

那絕無疑問都是駿馬，毛色光亮，神采飛揚，張千戶接過韁繩，飛身躍上其中一匹駿馬的鞍上，看來雖然有些兒令人心寒，但坐定之後，亦令人有穩如泰山的感覺。

秦獨鶴縱身躍上另一匹馬，一面道：「想不到你做了大老闆，舒服了那麼多年，居然還懂得騎馬。」

張千戶一仰首，大笑了一聲。「有些本領學會了就絕不會忘掉的。」

語聲一落，策騎疾奔了出去，秦獨鶴緊追在後，一步也不放鬆。

急風吹起了他們蒼白的鬚髮，拋下了多年的豪情又再在他們的身上出現。

沈勝衣韓奇殖後動身，韓奇趕着四騎空馬，輕而易舉，那些馬看來竟像是對他很服從。

「很喜歡馬？」沈勝衣順口問一句。

韓奇點頭。「這些馬都是我養的。」

「你沒有寵壞牠們？」

「沒有。」韓奇放騎疾奔，迅速追上了張千戶二人，沈勝衣也沒有被他拋離，緊接跟上。

馬行如龍，飛快奔過長街。

× × ×

黃昏。

四人八馬魚貫從柳林中奔過，張千戶秦獨鶴雙騎帶領在前面，互不相讓。騎了一整天的馬，他們都沒有露出倦容，與趣也好像越來越大。

沈勝衣韓奇一直跟在後面，沒有趕前去，出了柳林，韓奇忽然道：「沈兄可知道，他們兩人已多久沒有騎馬？」

沈勝衣笑笑。「只怕有很多年的了，但他們看來，都沒有忘記怎樣才能夠將馬騎好，這一天奔馳下來，顯然越來成純熟呢。」

韓奇又問：「一個人多年沒有騎馬，突然騎了一整天，你以爲又會怎樣？」

沈勝衣道：「晚上歇下來的時候，我們就會清楚的了。」

韓奇笑笑。「我們本該阻止他們，但我們若是眞的這樣做，他們一定會很生氣的。」

沈勝衣笑了，他雖然認識這兩個老人的時間還短，却不能不同意，這兩個老人都非常好勝。

馬行的速度，並沒有減低多少，他們是兩匹馬交替來策騎，並沒有讓馬跑得太累。

四人八騎才去遠，柳林旁邊的一座高崗上，一叢樹木中，倏的出現了一騎。

鞍上的是一個女人，一身淡碧色的長衫，眼睛亦是淡碧色，幽然散發着一種奇異的光芒。

高崗上風急，吹起了她滿頭金色的秀髮，這正是司馬家迷宮中襲擊沈勝衣的玉蝶。

她才將坐騎勒住，另一騎又從樹叢中奔出，在他的身旁停下。

那是一個老人，鬚髮俱白，一面刀削也似的皺紋，鼻高而尖，眼睛明亮，年紀雖已一大把，混身仍透着强烈的活力。

白鬚披散，他的頭上也沒有任何裝飾，穿在身上的却是一襲金綫綉出騰霄九龍，金紅色的龍袍，也許就因爲這襲龍袍，使他的氣勢看來更大，儼然帝王一樣。

這張臉沈勝衣他們也一樣不陌生，只是他們看見的並不是這個人本人，而是一張一模一樣的面具，緊貼在艾飛雨面上。

這個人無疑就是那個魔王。

他的眼瞳斜映將落的夕陽，有如寶石般輝煌，目送沈勝衣等人去遠，笑了笑。「我們都選擇這條捷徑，沒有撞上也可以說是奇蹟。」這也是那個魔王的聲音。

玉蝶却笑不出來，冷然道：「他們也是要趕去白玉樓那兒？」

「當然了——」魔王輕撚着頷下白鬚。「張千戶精打細算，沈勝衣絕無疑問，也是一個聰明人。」

「到了白玉樓那兒，他們雖然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但一定會小心防範，我們成功的機會也一定不會太大。」

「當然了。」魔王仍然是面露笑容。

「他們騎的無不是駿馬，現在已搶在我們前面，再下去，只有離開我們更加遠了。」

「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有些人不是已經沒有用了？」玉蝶冷冷的接問：「何必還留着他們？」

魔王道：「這怎能說他們已經是沒有用了？」

玉蝶啞口無言，魔王接道：「前面我們可以召集的只有七個人，他們的武功都不是這四個人的對手，除非，出其不意，攻其無備。」

玉蝶道：「只要你告訴他們要對付的是什麼人，他們一定會非常小心。」

對於魔王，她一些避忌也沒有，到底是魔王的什麼人？

魔王點頭。「無妨一試。」

玉蝶道：「在他們出手之後，我們看情形再決定是否可以傾全力一擊。」

魔王沉吟道：「目前唯一的解決辦法，不錯就是將他們殺掉。」

玉蝶道：「其實在嘉興城中，我們便應該全力撲殺他們，地道那兒本來就是一個適合的地方。」

魔王道：「可惜張千戶已經吩咐了韓奇等一衆弟子殖時接應，他們既然能夠闖出來，就能夠發出信號，嘉興到底是張千戶的地頭，眞的斷殺起來，吃虧的只是我們。」

「我是說在地道那兒。」

魔王道：「沈勝衣的身手怎樣你應該清楚。」

「我的劍配合你的刀，應該可以將他擊倒。」

「那我們相信也要付出極慘重的代價。」魔王笑問：「你認爲那是我們拚命的時候？」

玉蝶沉默了下去，魔王仰首向天，沉吟着接道：「拚命對我們來說，與失敗同樣意思。」

說話間，又一騎在樹叢中走出來，是那個小老人，魔王不等他開口，目光一轉，問道：「是不是三姐趕到來了？」

「坐馬車來的。」小老人囁嚅回答。

玉蝶冷笑。「她倒懂得享受。」

魔王却道：「她也是一個聰明人，而且她那麼胖，有什麼馬能夠馱得來?」

小老人聽說，看似便要放聲大笑，可是他並沒有笑出來，對於眼前這兩個人他顯然甚爲畏懼。

× × ×

山崗下是一片空地，聚着三輛馬車，三十六騎。

那三十六個騎士一式白衣，大半碧眼勾鼻，一看就知道不是中原人士，也一看就知道絕不是庸手。

駕車的六個車把式也顯然都是練家子，三姐立在一輛馬車的旁邊，看見魔王玉蝶小老人三騎奔來，慌忙迎前去。

魔王上下打量了三姐一遍，道：「你給我帶來了什麼人?」

三姐道：「只有六個車把式。」

魔王笑了笑。「很好，你總算沒有讓寡人失望。」滾鞍下馬，一面又問：「馬車雖然負重，多寡人在上，相信也不成問題。」

三姐含笑點頭。

魔王移步走了過去，三姐連忙上前將車廂門拉開，車廂內兩旁都放着一個個描金的箱子，當中却空出了一片，而且鋪上了厚厚的氈子。

魔王又一聲「很好」，接道：「一路上把玩珠寶玉石，也正好消磨時間。」

三姐笑應道：「櫃子裏還有肉脯和美酒。」

魔王道：「倉猝間，你竟然能夠打點得這樣齊全，可見得細心。」

三姐歎了一口氣。「在沈勝衣離開了怡紅院之後，我已經開始打點的了。」

魔王大笑。「寡人果然沒有走眼，你果然很聰明。」

玉蝶那邊又發出了一聲冷笑，魔王目光一轉，又問道：「你莫要忘記了也要給玉蝶好好的安排一下。」

「不敢。」三姐笑了笑。「除了後面的那一輛，都安排得很好。」

魔王道：「寡人一向都不太在乎形式，你又何必虧待自己?」

三姐垂下頭。「尊卑有別。」

魔王大笑，玉蝶那邊却一聲不發，冷然催騎向當中那輛馬車奔去。

三姐接揮手。「請——」

魔王大笑着拾級而上，走上車廂，隨手往車廂門一按，一步便要跨入，面色突然一寒，身形風車般一轉，凌空倒翻了出來!

三姐的面色立時大變，那刹那雙手暴揚，無數點寒芒從袖中飛出，急射魔王的後背!

那都是一支支綉花針長短，藍汪汪的毒針，也不知幾百十支。

魔王身形變化的迅速遠在這些毒針之上，三姐亦意料中事，也不理會那些毒針是否已射中，右手一按一抹，一支軟劍迎風抖開，「嗡」的一响，緊追着魔王，飛刺向魔王的後心!

魔王身形凌空未下，已經七個變化，每一個變化最少閃開三姐的十劍追刺!

他身形着地，半身一轉，右手中指已彈出，「叮」的正彈在劍尖之上。

銳利的劍尖沒有傷害到他的中指，反而被那一彈彈得疾揚起來，他的身形同時欺回，反撲三姐!

三姐暴退，她的身軀雖然肥胖，那份矯活絕非是常人能及，一退竟三丈過外!

玉蝶那邊半身已跨入車廂，眼角一瞥見魔王那樣，立即亦倒翻出來，侍候在兩旁的兩個車把式同時射出了四筒弩箭，大半射在車門之上，竟然發出了一陣「叮叮」的金鐵聲响。

玉蝶半空中拔劍出鞘，錐子也似的一支三尺長劍急刺向其中一個車把式。

那個車把式連閃九劍，翻腕以一雙七首再擋七劍，還是被玉蝶一劍刺在喉上!

玉蝶同時閃開另一個車把式的攻擊，一劍得手，半身一回，一顆珍珠射出，正中那個車把式的眉心!那個車把式眼前一陣金星閃爍，身形一滯，玉蝶的劍立即欺進來，刺進了他的咽喉。

另外四個車把式身形亦自展開，一字擋在三姐的面前，魔王那邊的三十六騎同時策騎奔來，將三姐一夥圍在當中。

魔王沒有追問三姐，背負雙手，目光一掃，搖頭。「你大概瘋了。」

三姐搖頭。「我沒有。」

「那是我瘋了，竟然會這樣信任你。」魔王顯得很感慨。

三姐又搖頭。「你根本沒有信任過我，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須經你許可。」

魔王道：「也所以，你才能夠摸透寡人的心意，近來每做一件事，都令寡人深感得人。」一頓一歎道：「你當然知道現在寡人其實已有些信任你的了。」

三姐冷冷道：「可是你並沒有上當，時刻仍然在提防着我。」

魔王搖頭，三姐接道：「我也擔心你會從我的神色看出有問題的了。」

「錯了。」魔王又搖頭。「你的神色並沒有引起寡人的注意，只是寡人的手無意按在車廂門上，發覺那竟是鐵打的。」

三姐一怔，魔王目光一閃。「整個車廂只怕都是鐵打的了。」

「可惜你沒有進去。」

「否則寡人現在已經被關在車廂之內，任你們處置。」魔王笑笑問：「車廂內到底準備了什麼?火藥。」

三姐冷冷的一笑。「你果然比一般人聰明。」

「很好的計劃，」魔王捋鬚微笑。「看來寡人的運氣眞還不錯。」

玉蝶那邊突然問：「是不是每一輛馬車都放置了火藥?」

三姐道：「我坐的那一輛，當然是例外。」

魔王目光垂下。「車轍那麼深，只因爲車廂是鐵打的，並不是因爲載重，那些箱子內所載的金銀珠寶，那兒去了?」

三姐道：「不管你是生是死，都不會再得到手。」

魔王皺眉道：「你已經藏起來?」

（未完）

新派長篇武俠小說

斬情女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寶通鏢局由開封保護斬情女安全到達了徐州，責任已告完成。但此時斬情女仍未康復，個人安全問題仍自感堪虞。斬情女無法，於是便再請萬總鏢頭繼續投保五天，但爲對方婉拒，而介紹投往四海鏢局。斬情女無法，只得悵然離開。然後吩咐田昆等人提高警覺，勿爲敵人乘虛來襲。田昆鑒於職責重大，乃與陰陽雙劍商量善策。結果，斬情女易釵而弁，改稱車公子，田昆爲長隨，三尺童子扮作小廝，陰陽雙劍任車夫，各人化裝完畢後，便直趨四海鏢局，由田昆出面，往見局主王榮，以小東主車公子送寶北上，途中染病爲由，前來投保……

花錢想買笑　憋了一肚氣

田昆道：「話不是這麼說，貴局名望大，實力強，請得貴局保護，小主人才可以安心養病了。」

王榮道：「管家準備怎麼一個算法呢?」

田昆道：「論日計酬，咱們在徐州停的時間，少則五日，多則七天，價錢由貴局開，銀錢先付，一次交清。」

王榮點點頭，道：「好吧，這宗坐地鏢，敝局接下來了……」

田昆接道：「在下還有下情。」

王榮道：「管家請說。」

田昆道：「我們需要貴局中第一流的鏢師保護，如是局主自覺人手不足，那就請由總局調一些高手過來。」

王榮道：「事情有這麼嚴重麼?」

田昆道：「在下總覺着這兩天，有人暗中追踪，只不過，那人很高明，咱們一直沒有發現他的身份。」

王榮笑笑道：「管家如是開的條件太多，只怕價錢很難談妥。」

田昆道：「這個你放心，銀子多少，咱們不折不扣，如數照付。」

王榮沉吟了一陣，道：「這麼吧，由我王某人，親自率領四位鏢師保護貴東主，至於由總局請高手到此，似乎不用了。」

田昆道：「局主，珠寶名貴，有價可計，貴局譽滿天下，咱們不怕賠不起，就算眞的丟了，亦有挽救之道，重要的是我們少東主的安全，他如受到什麼損害在下就無法交代了。」

王榮哈哈一笑，道：「管家但請放心，你們少東主，如果因病而死，那是沒有法子的事，如是他被外來敵人所傷，他斷一個手指頭，我王某就賠他一條胳膊，少了一條腿，我就賠他兩條腿，這條件你管家該滿意了吧。」

田昆道：「可要寫在咱們約書之上?」

王榮點點頭，道：「當然要寫個明白。」

田昆點點頭，道：「好吧，局主有把握，我也不便再說什麼了!」

王榮心中一動，道：「管家，你們少主人，可有仇人?」

田昆道：「這個，我是不太清楚，不過，在下可以奉告一點，不找上我們的匪徒便罷，一旦找上了我們，必然是一等高手。」

王榮哦了一聲，道：「貴少主人上姓?」

田昆道：「車。」

王榮道：「大名能否見告？」

田昆道：「單名一個淸字。」

王榮低聲誦道：「車淸，車淸，車淸……」他連誦數聲，顯然是想不出這麼一個人物。

田昆輕輕咳了一聲，道：「局主，不瞞你說，兄弟我也練過幾天的武。」

王榮道：「這個，我看得出來。」

田昆道：「兩個趕車、搬箱的車夫、長工，以及伺候我們少主人伺茶童子，大都會幾手。」

王榮道：「哦……」

田昆道：「所以……局主還是謹愼一些的好。」

王榮道：「我們敢接下來，就有十分把握，多謝管家指教，我自會安排了。」

田昆道：「那很好，現在，咱們談談酬銀若干了。」

王榮道：「這個……管家說的如此認眞，王某也不便開的太少，我看每日五百兩銀子如何？」

田昆道：「少了一些，咱們每日付酬一千兩，另外酒錢、食宿，全都我們開銷。」

王榮笑道：「管家很大方，但不知管家是否已有計劃。」

田昆道：「我們包下了凝翠樓整座的後院，貴局把人手調到那裏如何？」

王榮道：「凝翠樓是徐州最大的客棧，房屋堅固，整座的後院也够大，看來管家也是個有心人，就這麼說定了，但不知那天開始？」

田昆道：「貴局如是眞的肯接這趟鏢，咱們由今天算起！」

王榮抬頭看看天色，道：「這時刻已過午時，今天算起，你們太吃虧，看來由明天算起如何？」

田昆道：「多化千把兩銀子，敝東主不會在乎，我們希望立刻辦個妥當。」

一面說話，一面從身上摸出兩張銀票。

那是兩張立可取現的巨額銀票，每張五千兩，合計是一萬兩銀子。

王榮略一沉吟後，招來了賬房簽了約書，七天坐地鏢，每天一千兩，言明要保護人、貨安全。

約書辦好，王榮要賬房找回三千兩銀子。

田昆表現的很大方，笑道：「三千兩銀子，先存貴局，七天後，我們再取，說不定敝少東主一高興，會賞給貴局主手下作酒錢。」

王榮道：「這怎麼敢當呢？這麼吧！銀子先存在敝局中，代爲保管，我叫賬房再給你們三千兩銀子的收據。」

田昆道：「不用了，我說過，敝東主不是一個看重銀子的人。」

王榮主持徐州分局，已有五年之久，但却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客人。

客人太大方，主人也表現出熱情來，立刻傳諭，召集了四大鏢師，借等人的空檔，王榮回顧了田昆一眼，然後問道：「管家，貴公子現在……」

田昆接道：「就在貴局外面。」

王榮道：「怎麼不接他進來。」

田昆道：「不用了，他仍然坐在馬車中，局主如是已經準備好了，咱們這就上路！」

王榮已召來了四大鏢師。

田昆暗中打量四個鏢師，發覺竟有兩個人太陽穴隆起很高。

未等四個人坐熱屁股，王榮已搶先說道：「四位，本局中接下了一趟坐地鏢，一個人和一批珠寶，他們要在徐州凝翠樓的後院中住上七日，咱們每日收入紋銀一千兩……。」

日收千金，大概是收費太多，四個師，[illegible]都聽得怔了一怔，但却沒有開口。

王榮道：「車公子現在鏢局門外，這位管家陪咱們立刻動身，趕往凝翠樓去。」

四個鏢師一直沒有說話，王榮說完話立刻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斬情女一直坐在篷車中沒有下車，但她却掀開了車前的垂簾，和王榮等見了一面。

淸秀的車公子，果然帶了一臉病容。

車中除了一個小廝之外，還有兩口不太大的皮箱。

王榮看到了那兩隻箱子，隨在他身後的四個鏢師也看到了那兩個箱子。

田昆輕輕咳了一聲，道：「諸位，車中坐的是敝少東主，和他的伺茶童子，那兩口小箱子，就是我們帶的珠寶，諸位要保護的，就是身染微恙的小東主，和那兩口小箱子。」

王榮道：「我們都看到了，現在，貴東主是否決定立刻到凝翠樓去！」

田昆道：「是，局主如能同往……」

王榮微微一笑道：「咱們已訂了約書，由此時起，咱們要開始保護你們公子和兩個箱子的安全！」

田昆道：「那好極了，大鏢局，果然有着大氣派，咱們立刻到凝翠樓去！」

扮作車夫的陰陽雙劍，立刻驅動篷車，直奔凝翠樓。

郭相心中覺着十分好笑，古往今來，那有强盜僱保鏢的事。

車抵凝翠樓，自有田昆和王榮作了一番安排。

× × ×

一騎快馬，馳到了寶通鏢局門外，馬上人是一位年約四旬的中年大漢。

中年大漢馬鞍上放着一個灰布包裹，在鏢局子門前下馬，指名要見總鏢頭。

萬壽山傷勢已然全好，來人指名要見，就只好親自招待。

延入廳中，小童獻上香茗。

那大漢一直提着灰布包裹，放在膝上，望望廳中的伺候小童，道：「總鏢頭，請摒退左右，我有要事奉告。」

萬壽山揮揮手，廳中人全都退下，笑笑道：「閣下貴姓？」

那大漢道：「我姓取，取人性命的取……」

萬壽山哦了一聲，接道：「姓取的似是不多，區區是第一次聽到。」

取先生微微一笑，道：「這本來是假姓，總鏢頭又何必認眞呢？」

萬壽山點點頭，却未接言。

取先生又笑一笑，道：「總鏢頭，我受高明人指點而來！」

萬壽山道：「哦！有甚麼事？」

取先生道：「我送來了十顆明珠，十塊寶玉，和一張五千兩黃金的存票。」

萬壽山道：「出價如此之高，想來，要買的東西很名貴。」

取先生道：「斬情女項上人頭……」

萬壽山接道：「取兄，你可知道，是我們把她保入徐州的……」

取先生笑一笑道：「我受高人指點而來，貴局也不用再隱密身份了！」

萬壽山道：「哦！」

取先生道：「一回生，兩回熟，說不定咱們還會有第二次的生意。」

萬壽山說不出話來，只好默然不語。

取先生淡淡一笑，又道：「如是斬情女被中原武林殺於開封至徐州的途中，那就不會這麼吃價了，貴局接了這趟人頭鏢，保入徐州，既可於數日間揚名立萬，又保了斬情女不損價錢，高明啊！高明啊！」

萬壽山聽得心中那份難過，簡直不用提了，臉色一變，冷冷說道：「閣下說够了麼？」

取先生忽然見萬壽山沉下臉來，倒是有些意外，道：「總鏢頭，你……」

萬壽山忽然警覺到，這寶通鏢局，事實上就是帮黑劍門接洽的媒介，也是周鐵筆費盡了心機的安排。

心中念轉，臉色漸轉緩和，道：「咱們在討論大事情，討論大事，就不該嬉皮笑臉。」

取先生點點頭道：「總鏢頭說的是……」

萬壽山道：「閣下受何人委託而來？」

取先生點點頭，道：「總鏢頭，照規矩，你們是計價取命，問事不問人。」

萬壽山點點頭，道：「看來，你眞是受人指點而來。」

取先生道：「貴局聲譽鵲起，在下如非受高人指點，怎敢冒冒失失的跑了來。」

萬壽山道：「你既受高明指點而來，當知這一行的規矩，我們接不接還不一定，你先回去吧！三天後來討回信。」

取先生道：「三日後來討回信，時間是不是長了一些？」

萬壽山道：「這是一件大事，我作不了主，你請便吧！」

取先生道：「價錢咱們可以再商量……」

萬壽山端茶送客，一面說道：「價錢事，你再去準備一下，三天後我自會告訴你。」

取先生不便再留，只好站起身子而去。

送走了取先生，萬壽山立刻請來了林成方，道：「咱們又接了生意。」

林成方道：「什麼生意？」

萬壽山說出了事情經過。

林成方沉吟了一陣，道：「咱們如何去找黑劍門中人呢？」

萬壽山道：「辦法倒有，不過，一向都是草上飛蘇百魁出面……」

林成方接道：「蘇百魁呢？」

萬壽山道：「我對這個人，一直有些懷疑，所以，藉口把他囚入了石牢之中。」

林成方沉吟了一陣，道：「蘇百魁是怎麼一個來路呢？」

萬壽山道：「聽說這個人也是在道上混的，不知如何和黑劍門搭上關係，周鐵筆指點我跟他接洽的。」

林成方道：「周、江兩位前輩，久無消息，不知是否還在徐州？」

萬壽山一揚雙眉，道：「周鐵筆和臭叫化子，可惡透了，把我拖了出來，和人家拚命、打架，他們自己倒是躲起來納福了，火起來，我就關了這寶通鏢局，回我聽濤院去。」

林成方微微一笑，道：「萬前輩，兩位老人家把你給拖出來，那是因爲你老人家最適合這個工作，你一身武功，登峯造極，却又不爲江湖人知，事實上，周前輩爲此事奔走極力。陪我爹喝酒下棋，說破了嘴皮子，才把我給挖出來，聽說，他還在動我們老三的腦筋。」

萬壽山道：「周鐵筆這樣賣力，倒也罷了，臭叫化子呢？把我誆出聽濤院，他出的點子最可惡，如今，他倒淸閑去了。」

林成方道：「不會的，江前輩告訴我，他也瞧到了一個好帮手，只不過，要大費手脚，才能把他挖入江湖，他們兩位人雖未出面和黑劍門正面爲敵，那是因爲他們知道名氣太大，一旦出面，黑劍門自然不會上鈎，對於前輩兩位老人家，決不會忘記，他們在天涯奔走，到處替你老羅致帮手，高手不難尋，難在他們要默默無聞，江湖上沒有人認識他們才行。」

萬壽山道：「成方，你可聽到過老叫化子說過，他找的什麼人？」

林成方道：「什麼人？老前輩他告訴我，他一點也沒有把握，但他不會就此放手，他會盡最大的心力，把他挖出來。」

萬壽山笑道：「這麼說來，倒是我錯怪他們了，唉！事實上，我也不過說說罷了。」

話聲微微一頓，接道：「目下苦的是，我們的人手太少，處事不便。」

林成方道：「韓二易名毀容，可以信任，不過無法寄以大任罷了。」

萬壽山道：「目下，咱們要和黑劍門接頭，我就不知派那個去了。」

林成方道：「放出蘇百魁，我和他一起去好了。」

萬壽山沉吟了一陣，道：「這麼吧，我也去，我一直還未和黑劍門中人會過面。」

林成方道：「好！咱們都去，也好見識一下黑劍門中人。」

兩個人計議停當，萬壽山親自到石牢中放了蘇百魁。

蘇百魁雖被囚了起來，但生活却過得很好，每日大魚大肉，吃得滿面紅光。

萬壽山把蘇百魁延入內廳，道：「蘇百魁，我把你囚入石牢，你可知道爲了什麼？」

蘇百魁搖搖頭，道：「不知道。」

萬壽山道：「因爲，你不小心，被人追踪而來，所以，我把你暫時關了起來。」

蘇百魁道：「以後呢？」

萬壽山道：「引起了一番不大不小的紛爭，僱主找上門來……。」

蘇百魁急急說道：「錢付淸了沒有？」

萬壽山搖搖頭，道：「沒有……。」

蘇百魁急急說道：「這個怎麼行？不付錢，怎麼叫他們走……。」

萬壽山微微一笑，道：「不管他們的錢，是否付清了，但你的一份，總是少不了。」

萬壽山一面說一面取了一張銀票遞過去。

蘇百魁打開銀票，瞧了一眼，道：「比咱們的約定，多了一倍。」

萬壽山道：「一千兩銀子，是咱們約好的價錢，另外一千兩銀子，是補償你白坐了這麼久囚室的代價。」

蘇百魁本來還想抗議一番，但看在這一千兩銀子的份上，火氣頓消，道：「算了，事情過去了，不用再提，何況，你萬總鏢頭，也是一番好意……。」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總座，突然把在下由囚室中放了出來，想必又有要在下効勞之處了。」

萬壽山很討厭他那副嘴臉，不過，這時刻，却不能發作，只好打起精神，道：「蘇兄，是這麼回事，咱們不是有個約定麼？凡是我們接下的生意，都由你從中引介……。」

蘇百魁接問道：「是啊！又有生意找上門了。」

萬壽山道：「一則，追你而來的人，已被咱們收拾了，不用再擔心什麼。二則，這筆生意不算小，這兩千兩銀子，不能不給你賺。」

蘇百魁道：「兩千兩，生意不小啊！」

萬壽山道：「人家三天後來聽回音，所以，咱們必須在三天內，給人家一個答覆，你要在兩天內和黑劍門中人，取得連繫。」

蘇百魁急道：「兩天時間，只怕是短了一些。」

萬壽山道：「沒有辦法，人家只有這麼一點時間，如是無法取得連繫，咱們只好取消這一次的交易了。」

蘇百魁道：「好吧！我試試看，如果在徐州能找到他們，事情就可以決定了。」

萬壽山道：「這一次，我們一起去……」

蘇百魁道：「總鏢頭跟在下滿街閑蕩，只怕是不太方便吧！」

林成方道：「總鏢頭，蘇兄說的是，以總鏢頭的身份，不太合適在街上遊蕩，還是由在下跟蘇兄走一趟吧！」

蘇百魁不識林成方，一皺眉頭，道：「你是什麼人？」

萬壽山道：「這是敝局的新任鏢師，叫林成方。」

林成方一抱拳，道：「兄弟初出茅廬，還望蘇兄多多指點。」

蘇百魁本想推拒一番，但聽得林成方說的如此客氣，倒不好意思拒絕了，笑一笑，道：「這種事，有些詭秘，實在說，不是像你林兄這種年輕有爲的人適合的事。」

林成方道：「蘇兄誇奬了，兄弟見識淺陋，正要跟着像你蘇兄這樣的老江湖，多多學習一些。」

這一頂高帽子很有力量，壓的蘇百魁不好意思再推拒，只好硬着頭皮吃下去，道：「好吧！不過，話我要說在前頭，他們在徐州是否有人，我可是不敢肯定，這好比押寶一樣，完全是碰運氣的事。」

林成方道：「在下跟着蘇兄，只是想長一點見識罷了。」

蘇百魁道：「好吧！我帶你走走，但不能穿着你這身衣服，也不能掛着長劍。」

林成方道：「兄弟跟着蘇兄去見識，自然要一切從命。」

對林成方的溫順，蘇百魁感到很滿意，一笑道：「總鏢頭答應了，咱們就可動身了。」

萬壽山也覺出自己這個性格，不適做這種有些鬼祟的事，林成方能屈能伸，武功、機智都不錯，倒不如由他一個人去。

當下點點頭，道：「你們兩個人去吧！不過，至遲明天晚上，三更之前要回來。」

蘇百魁道：「好！不論如何，咱們在明晚三更之前，給你一個消息。」

萬壽山道：「好！你們小心一些，不要事情未辦好，先惹了一身麻煩出來。」

這番話語意雙關，林成方自然心神領會，躬身道：「總鏢局放心，咱們會小心行事。」

萬壽山一揮手，道：「好！你們去吧！」

兩個人離開了大廳，林成方心中一動，一語不發，直向大門外面行去。蘇百魁一皺眉頭，道：「林老弟，你要到那裏去？」

林成方道：「去找黑劍門中人。」

蘇百魁道：「就這副模樣兒去麼？」

林成方道：「還要改扮一下麼？」

蘇百魁道：「不錯，要改扮一下，這一回，我要帶你開開眼界，快去換衣服，咱們一盞熱茶之後，再在這兒見面。」

林成方道：「換什麼樣的衣服？」

蘇百魁打量了林成方一眼，道：「你人才、貌相都不錯，裝扮個公子哥兒，倒也是充得過去，不過，你經驗少，不能應付場面，所以，我看咱們裝成一個樣兒，也好一起行動，走！到我那裏去，我替你裝扮一下。」

林成方點頭道：「一切要仗憑蘇兄了。」

兩人離開鏢局時，都扮成了一個船上脚夫的模樣。

車、船、店、脚、衙，無罪也該殺，這些人，在芸芸衆生中，是花樣最多的人。

蘇百魁和林成方長褲、短褂，腰中橫束了一條白帶子，也正是船上脚夫等人們於工作之暇，出來遊蕩時穿着的衣服。

也許是蘇百魁覺着林成方長得俊，和自己走在一起時，恐怕有些難看，所以，他把林成方化裝成很難看，帶着一層青黑的臉色，眉宇上面，還有一條隱隱可見的刀疤。

蘇百魁對易容之術，似乎是下過了一番功夫，改扮的神色，滿像那麼回事。

不過，兩人穿着衣服的質料，都不錯，淺灰色的絲綢，這就是兩人看上去，像是船上脚夫帮中的管事人一般。

林成方跟在蘇百魁的身旁，道：「蘇兄，我想到了一件事，不知道當不當問？」

蘇百魁道：「什麼事？」

林成方道：「咱們要不要交代鏢局子一聲，叫他們派個人跟着咱們……」

蘇百魁道：「跟着咱們幹甚麼？」

林成方道：「萬一咱們出了甚麼事也好有個報信的人！」

蘇百魁笑一笑，道：「你呀！兄弟，少說話，跟着我走就是，要是鏢局子派個人跟着，咱們一輩子也找不上黑劍門中人。」

他被囚禁在石牢之中，不知近日來江湖中事，對林成方知道的太少。

林成方故意東一句西一言，使得蘇百魁對自己生出了一些輕視之心，呼來喝去，一旦見到黑劍門中人時，也好讓對方不太重視自己。

蘇百魁輕輕吁一口氣，接道：「林兄弟，不是我蘇某人說你，這種江湖上事，花樣很多，不知道的人，很難摸到門路，剛才我的話，也許說的太重了一些，你可別放在心上。」

他想一想覺着有些不對，萬壽山可以囚他一個多月，使他心中對萬壽山生出了畏懼，他不怕林成方，但林成方既是鏢頭，很可能和萬壽山說得上話，剛才，自己可能太輕視他，萬一他告訴了萬壽山一聲，說不定，又會給自己添上很多麻煩。林成方早已看透了蘇百魁的用心，心中暗笑，口中却連連說道：「不會，不會，兄弟一切要向蘇兄學習，你年紀大一些，做兄弟的只有聽候使喚的份。」

萬壽山的想法不錯，林成方的厲害之處，還不在他的精湛武功造詣，和過人的機智，而在那份能屈能伸的氣度。蘇百魁哈哈笑道：「不敢當，不敢當，承你看得起我蘇某人，叫我一聲老大，會賬時你就不能和我搶着付賬。」

林成方道：「這個，這個——」

蘇百魁接道：「什麼這個、那個的、老實說，別的我也許不如你林兄弟，但如說到銀子，我可比你多一些，從今之後，咱們只要在一起，所有的帳，都歸我開。」

林成方道：「蘇兄這麼說了，兄弟就恭敬不如從命了——」語聲一頓，接道：「現在，咱們要到那裏去？」

蘇百魁道：「找一找能和黑劍門連絡上的人！」

林成方道：「蘇兄，你不是可以和他們連絡得上麼？」

蘇百魁道：「連絡得上，那有那麼容易的事？如是黑劍門可以任人連絡，那還算什麼神秘門戶？」

林成方有些失望，道：「這麼說來，蘇兄也是全無把握了。」

蘇百魁道：「誰都談不上把握二字，黑劍門作生意，成不成，全操在他們自己手中。」

林成方道：「他們沒有一定的連絡處，別人無法找到他們，豈不是會失了很多生意。」

蘇百魁道：「他們無所不在，就要看你肯不肯下功夫去找。」

林成方哦了一聲，未再多問。

蘇百魁先帶林成方到了一座酒樓之上，叫了幾樣菜，兩個人對喝起來。

林成方暗中留心蘇百魁的舉動，只見他不停的翻動着筷子，移動着酒杯，甚至移着酒壺，但却一直沒有見到什麼反應。而林成方却暗暗把他的舉止行動，記在了心中。

過了半個時辰之久，仍不見有何動靜。

蘇百魁站起身子道：「不行，咱們得換一個地方！」林成方點點頭，跟着站了起來。

兩個人連換了三家酒樓，一直沒有甚麼反應。

天色逐漸暗了下來。

林成方笑一笑道：「蘇兄，咱們要不要先回鏢局裏住一夜，明天再出來。」

蘇百魁道：「不行，咱們時間不多，要連夜去找！」

林成方道：「連夜去找，如何找法？」

蘇百魁道：「徐州城中有很多好玩的事，我帶你溜躂溜躂去。」

林成方笑一笑，道：「蘇兄，江湖中的事，在下知道的太少，如是有什麼不妥之處，還要你蘇兄多多的指導一番。」

蘇百魁道：「林兄，江湖上事，如有我蘇某人不知道的，眞還不多，你盡管跟我走，不過……」

林成方接問道：「不過什麼？蘇兄但請吩咐。」

蘇百魁道：「聽我招呼行動。」

林成方道：「這個自然，兄弟一切都遵從蘇兄之命。」

蘇百魁極滿意林成方的答覆，笑一笑道：「林兄，你成過親沒有？」

林成方道：「在下的家境不好，歲月蹉跎，尚未成過婚配。」

蘇百魁道：「好！今晚上我帶你去見識一下。」

他雖未說的很明白，但林成方已明白是怎麼回事，只是明白裝作不明白，笑一笑，沒有說話。

蘇百魁老吃老做，熟門熟路，帶着林成方到了一處大院宅前。

林成方打量宅院一眼，只覺門樓高大，庭院深深，圍牆高過人頭，心中暗暗忖道：「這等的深宅大院，如非熟知內情的人，怎會想到竟是路柳牆花之家。」

這時，天色已到了亮燈的時分。

蘇百魁伸手扣動門環，一連五响。

大門呀然而開，一個四十右左的健壯婦人，當門而立，攔住了兩人去路。

林成方望了那健壯婦人一眼，緩緩向後退了一步。

蘇百魁却一拱手，道：「王媽媽在麼？」

健壯婦人道：「你是什麼人？」

蘇百魁道：「在下姓蘇，有勞通報王媽媽一聲。」

林成方心中暗道：這那裏像是逛窰子，簡直跟進了衙門一樣，難道這等地方，還有什麼仗恃不成？

只聽那健壯婦人說道：「王家往來無白丁，你蘇爺這身打扮，照老身的看法，還是請回去吧！」

蘇百魁笑一笑道：「在下讀書不多，也沒有功名在身，不過，就是有點銀子，我瞧你還是替我通報一聲吧！」

健壯婦人又打量了蘇百魁一眼道：「銀子？你可知道，咱們這地方，坐一會吃杯茶，要多少銀子？」

蘇百魁道：「一年前，不過五両銀子，現在就算漲價了，也不過十両銀子足够了。」

健壯婦人笑道：「價錢沒有漲，不過，老身看你蘇爺，不像是有五両銀子的人！」

蘇百魁有些火了，冷笑一聲，道：「你是新來的吧？」

健壯婦人道：「說新不算新，但也不够老，老身到此，已有半年多了。」

蘇百魁道：「正好是我離開了徐州的時候，所以，你不認識，蘇大爺在這個地方，多的錢沒有花過，一二千両銀子，已經用過了。」

健壯婦人怔了一怔，道：「蘇爺，這不是過嘴說的，伸兩個指頭充數兒，要眞有銀子才行，我們這……。」

蘇百魁冷冷接道：「我們知道你們這裏，弄了幾個打手，不過，蘇大爺不吃這個，你要再給我攪和，別怪蘇大爺我要出手打人了。」

健壯婦人還想開口，一個全身黑衣的大漢突然衝了過來，道：「田嫂，你和他囉嗦什麼，給我轟出去就是了。」

口中說着話，人却一拳搗了過來。

蘇百魁一閃身，拳頭搗向身後的林成方。

林成方一抬手，扣住了黑衣人的腕穴，道：「蘇兄，這小子，要怎麼辦？」

蘇百魁道：「讓他吃一點苦頭算了，不要傷的太厲害。」

林成方笑道：「蘇爺說情，你小子的運氣還不算太壞。」

向後一帶，陡然鬆手。

黑衣大漢右腕脈穴被扣，一身勁道用不上，等他能用上勁時，已然身不由己，蓬然一聲，摔個狗吃屎。

這一跌摔的不輕，站起來嘴邊向外淌血。

蘇百魁一伸手，拉着那健壯婦人，直向大廳中走去。

林成方緊隨在蘇百魁的身後。

這當兒，三個黑衣大漢，護着一個珠光寶氣的中年白胖婦人，大步行了過來。

蘇百魁迎着那胖婦人一拱手，道：「王媽媽，久違了。」

白胖婦人微微一笑，道：「我還道什麼人這麼個兇法，在這裏動手打人，原來是蘇大爺，請請，咱們廳裏坐。」

這時，那黑衣大漢，已然行入庭院，健壯婦人，也伸手掩上了大門。

胖婦人帶兩人行入大廳，道：「蘇爺，這位朋友貴姓啊！」

蘇百魁道：「他姓林，是我的好兄弟。」

胖婦人道：「林爺是第一次來吧？」

林成方道：「小弟是第一次來。」

胖婦人道：「稀客啊！稀客，快些請坐，我說小杏花啊！快些上茶。」

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手托白玉盤，應聲而入。

林成方的目光轉動，打量了獻茶的姑娘一眼。

小杏花不算太美，但却有一股異於常人的妖媚勁兒。

只見她蓮步細碎，柳腰欵擺，春風俏步的走過來。

直行到兩人身前，雙腿彎曲，舉起玉盤兒，道：「兩位大爺請用茶。」

她說話的聲音，他似乎是受過了訓練，語聲中，帶着一股特異的嗲勁兒。

林成方取過盤上的白瓷杯子，却不知下一步應該如何。

蘇百魁老吃老做，取過茶杯後，順便在姑娘的捧茶玉手上抓了一把。

不過，這一把沒有白抓，一塊十両重的銀錠子，放在了茶盤上面。

林成方心中暗道：這地方充滿着神秘、豪華，但花錢，可也得出手大方。

胖婦人揮了揮手，小杏花便托着茶盤退出去。

後面看，腰擺臀搖，走的那樣撩人心火。

蘇百魁只看得兩眼發直，道：「王媽媽，這小妞，接不接客人？」

王媽媽笑一笑，道：「看你那副模樣兒，好像餓了半年的饞貓一般，見不得一點暈腥氣兒。」

蘇百魁道：「餓半年倒是沒有，但却饞了

一個月。」

王媽媽道：「蘇爺，你這句話的可眞是風涼，閻羅王沒鼻子，鬼也不信，我王媽媽活了這把年紀，你就少給我這一套吧！」

蘇百魁道：「王媽不相信，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不過，我說的可是實話。」

林成方心中暗笑道：這話還眞沒有法子說出來，總不能說實話，被人家關了一個月。

王媽媽道：「算啦！咱們不抬這個槓，小杏花還是好人家，沒有破過身子，我看她生的伶俐，讓她跟在我身邊做事，你就少動歪點子，再說，我這裏燕瘦環肥，應有盡有，不是王媽我說一句誇口的話，不到十分姿色，也進不了我這個大門。」

蘇百魁道：「這話說的也是，我蘇某走南闖北，見過的場面多了，但像你王媽手下這些標致的姑娘，還眞少見，不過，小杏花那丫頭，有一股特別的嗲勁兒，看的叫人驚心動魄，如是王媽行個方便，我姓蘇的不在乎銀子。」

王媽媽笑一笑，道：「這件事，咱們過些日子再談，今個晚上，說什麼都不行。」

蘇百魁道：「好吧！不行就算了，你就替我們選兩個標致的來吧！」

王媽媽道：「你蘇爺是熟客，咱們可省去一些禮數，但你蘇爺帶了這位生朋友來，我王媽媽不能失禮了，我已吩咐他們在二堂上擺酒，咱們到二堂去坐吧！」

林成方緊行一步，走在蘇百魁的身後，低聲道：「蘇兄，咱們又要吃酒了?」

蘇百魁道：「這叫賞花宴，美酒、佳餚，玉人在座，王媽媽會出盡八寶，兄弟你可以看仔細，選一個標致的，別要辜負了你這洞房花燭的小登科。」

林成方道：「一杯茶，你賞了十兩銀子，這席酒，只怕又要化了不少的錢。」

蘇百魁道：「賞花宴，是這兒獨家規矩，讓你品鑑美女，也要試試你的財力，公價是一席酒百兩紋銀，但一百兩銀子是定價，自不能拿得出手，至少也得送上個十兩二十兩的賞錢，大方點，要化上一百五十兩銀子。」

林成方道：「好貴的一席酒?」

蘇百魁道：「貴是貴了一些，但卻省了不少的麻煩，你只要在賞花宴上看中了那位姑娘，她可以當夜留你下來，這也是王媽媽的獨家規矩，換一個地方的花國名妓，花費比起這兒是便宜多了，但你不跑個十趟、八趟的，很難作入幕之賓。」

兩個人談話之間，已經進入了二堂。

二堂佈置的很豪華，白毡鋪地，四面的牆壁都用白綾幔起。

四盞垂蘇宮燈，照亮了整座的二堂。

這地方够寬大，至少可以擺上八桌酒席。

但整座二堂上，只有一桌。

王媽媽走在前面，帶兩人入了座位。

蘇百魁人坐下，手已伸入袋中，摸出了一張銀票。

林成方目光很淩厲，掃掠了一眼，只見那張銀票上面的數字，是兩百兩。

一桌酒菜，要兩百兩銀子，實在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

蘇百魁笑一笑，道：「王媽媽，這點費用……。」王媽媽伸手接過銀票，看也不看一眼，就遞給身側一個丫頭，道：「收起來。」

那丫頭大約二十四、五歲，生的粗粗壯壯的。

林成方看那丫頭伸手時，暴出來青筋，心中暗暗吃了一驚。

他忖道：這丫頭，不但有一身橫練的功夫，而且，還有了相當的火候成就。

王媽媽收了銀票，人也站了起來，道：「蘇大爺，我還有事，少陪了，兩位坐坐吧！」

也不管蘇百魁是否答允，轉身就向外面行去。

蘇百魁皺眉道：「王媽媽，快請留步。」

王媽媽停下了脚步，道：「蘇大爺，你還有什麼吩咐?」

蘇百魁道：「我這位林兄弟，初度來此，你王媽媽也該留下來，招呼一下，陪上兩杯再走。」

王媽媽笑道：「我說蘇大爺，你們肯到王家大院來，總不能衝着我王媽媽吧！你先稍坐片刻，姑娘們馬上就來，我這裏的規矩，你蘇大爺不是不知道，賞花宴上，凡是能够來的姑娘，都會到齊，你留我在這裏作什麼?」

話是很有理，而且，也够婉轉，只是軟中帶硬。

林成方還不覺得如何，但蘇百魁却聽得臉色大變，冷笑一聲，道：「王媽媽，我姓蘇的，花錢不痛快，還是妳有了什麼毛病，大爺的銀子像流水一般花出去，可要圖個舒服，又花錢又受氣的事，蘇大爺可忍不下來，你乖乖的給我坐回來，別惹大爺我動了眞火。」

王媽媽淡淡一笑，道：「蘇大爺，你要心痛銀子，我可以退還給你，用不着借故生事，王家大宅院裏，有你這位客人不多，沒有你也不少……。」

蘇百魁霍然站起身子，道：「你這個老鴇子是誠心給大爺泡上了。」舉步直向王大媽行了過去。

林成方想勸阻，但却不知如何開口。

那位緊隨王媽媽身側的精壯丫頭，忽然一橫身，攔住了蘇百魁的去路，道：「蘇大爺，你要幹什麼?」

蘇百魁道：「幹什麼?我要教訓一下這個老鴇子，妳給我閃開去。」

壯丫頭搖搖頭，道：「蘇大爺，你可知道我是王媽媽的什麼人?」

蘇百魁吼道：「什麼人?總不成是她的女兒?」

壯丫頭道：「說女兒沒有錯，我們都叫她老人家媽媽，但如正確點說，我是她老人家的保鏢。」

蘇百魁哦了一聲，道：「失敬，失敬，就憑你這個樣子，還要作保鏢。」

壯丫頭道：「不錯，所以，我不能讓開去路。」

蘇百魁道：「我說呢！王媽媽吃了虎心豹膽，竟敢這個樣子對待我蘇某人，原來她請了妳這麼一位保鏢！」

他是久走江湖的人，仔細打量了那壯丫頭一眼，立刻發覺了那壯丫頭，不是好相與人物，按捺下心頭怒火，口氣也隨之一變。

壯丫頭道：「王媽媽花了銀子請了我，我不能不保護她的安全，你蘇大爺一定要生事，那就得先放倒我。」

蘇百魁道：「放倒妳……。」

壯丫頭道：「是，但如蘇大爺肯賞臉，自然是有話好說。」

她神情很鎭靜，兩道冷厲的目光，一直盯注在蘇百魁的雙目之上。

這已說明了，她有着很豐富的對敵經驗。

一個人準備出手攻擊敵手時，目光中最先有變。

忽然間，蘇百魁感覺到自己面對着一個極爲厲害的敵手，心中生出了畏怯之意，輕輕的咳了一聲，道：「好男不跟女鬥，你去告訴王媽媽一聲，我蘇某人在這裏已經花過了不少的銀子，受這種窩囊氣，實叫人無法甘心。」

壯丫頭道：「蘇大爺的話，我一定帶到，

你請回廳中坐吧！不過，我這作下人的斗膽揷一句口，蘇大爺，你是找樂子來的，何必生這些閒氣呢?」

蘇百魁道：「咳……妳說的也是，咱們是找樂子的，不用再生這些霉氣，請姑娘，代咱們追問一下，咱們想告別了，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白花花的銀子，我不信還找不到花用的地方。」

壯丫頭道：「老實說，兩位如是興致索然，等下去也是無味的很，這地方不是衙門，兩位可以來，也自然可以去，如是告辭，儘管上路，也用不着給敝東打招呼了……」

蘇百魁接道：「好吧！賞花宴還是沒有備好，咱們這裏取消了。」

壯丫頭笑一笑道：「蘇大爺，想退銀子，是麼?」

蘇百魁道：「人和銀子沒有仇，這裏玩不舒服，這些錢咱們不能白花。」

壯丫頭道：「蘇大爺，玩的人嘛，也不會在乎三二百銀子，你只當推一把牌九輸了。」

蘇百魁又忍不住一頭怒火，道：「好啊，這算甚麼?我們人受氣，錢也吃虧。」

壯丫頭道：「沒有人掏你蘇大爺的口袋，銀子是你充闊佬拿出來的，有道是娼門無情，這地方是銷金窟，進了這座門，誰都要花費一些，再說，你蘇爺可以不吃，咱們的酒席却不能不備，材料下鍋，生的煮熟，你總不能要我們硬虧一票。」

這丫頭看上去壯得很，但却沒有想到口齒也那麼凌厲。

蘇百魁道：「這麼說來，你們要硬吃蘇大爺了。」

壯丫頭道：「不管你怎麼想，錢是不能退了。你蘇大爺如是眞的心痛銀子，那就只好吃過賞花宴再走吧！」

林成方心中暗笑道：「逛窰子逛的如此受氣，可也是天下奇聞，這蘇百魁怎會能忍下來，不肯動手，也倒是大出了人的意料之外，這件事，我究竟是該不該管呢?」

蘇百魁抬頭看去，只見那王媽媽已然走的不見影兒，借故下台，道：「好吧！你去告訴王媽媽一聲，要她事情完了之後，到這裏來一趟，我還有點事情告訴他。」

壯丫頭笑一笑，道：「好！蘇爺的話，在下一定轉到。」

轉過身子，大步而去。

蘇百魁鬧一個灰頭土臉，大步回到了二堂中，匆匆入座，低聲道：「林兄，那壯丫頭，你瞧到了吧?」

林成方道：「瞧到了。」

蘇百魁道：「看不出啊！那丫頭，竟然是一個會家子。」

林成方道：「哦！」

蘇百魁道：「而且是一個大會家子……」

林成方道：「會家子就是會家子，怎麼會是大會家子?」

蘇百魁道：「我看她似是練過鐵砂掌一類的武功，而且，已有成就。」

林成方道：「有這等事?」

蘇百魁回顧無人，放低了聲音道：「兄弟，這地方情形變了，和過去不大一樣，咱們得小心了。」

林成方道：「小心甚麼?」

蘇百魁道：「看了那壯丫頭的成就，似乎這裏有不少高手保鏢！」

林成方道：「蘇兄，一個開窰子的，怎會請到了高手保鏢?」

蘇百魁道：「我也是覺着很奇怪。所以，我忍下了一口氣。」

林成方道：「老大，咱們花銀子還要受氣，實叫人心中不甘。」

蘇百魁道：「我也是這麼的想法。所以，我忍下了這口氣，我和兄弟商量一下，咱們要不要鬧他一塲。」

林成方也覺着這地方有些奇怪，沉吟了一陣，道：「蘇兄，這地方，兄弟就沒有一點經驗。我看，這得你蘇兄決定了，你說鬧，咱們就鬧它一塲，你說不鬧，咱們就忍下這口氣算了。」

蘇百魁道：「兄弟，你的意思是……」

剛才，林成方和這王家大院中的門衞動手，露的一手不錯，蘇百魁內心中，至少知道了一件事，那就是，這位林鏢師武功不錯。

林成方自然是明白了蘇百魁的意思，笑一笑，道：「兄弟在江湖上閱歷不足，要我自己處理這些事，實在有些無法應付，我聽命行事就是，蘇兄叫我打，我就出手。」

蘇百魁道：「好！就這麼一言爲定……」語聲頓了一頓，接道：「林兄，咱們鏢局子裏，人手不多。」

林成方道：「人手是少了一些，不過，總鏢頭正在羅致。」

蘇百魁道：「除了你林兄之外，還有些什麼人?」

林成方道：「除兄弟之外，還有兩三位鏢頭吧！不過，總鏢頭武功高强，這一次保了一趟鏢，揚名露臉，寶通鏢局的字號，已經打了出去，近日內，聽說又聘請了兩三位鏢頭，準備大大的幹一番了。」

蘇百魁搖搖頭，道：「其實，寶通鏢局子，也不用靠保鏢吃飯，那又能賺多少銀子。」

林成方道：「蘇兄說的也是，不過，兄弟聽總鏢頭說，不論那一行生意，都難免招來麻煩，如若咱們鏢局子實力不强，那方面都不會瞧得起咱們。」

蘇百魁道：「兄弟說的對！眞要算起賬來，咱們目下做的生意，一旦隱密洩漏，比起幹鏢師這一行，還要危險，總鏢頭的打算不錯，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黑眼珠，實難見得白銀子……」

但聞珮環叮噹之聲傳了進來，打斷了蘇百魁未完之言。

轉頭看去，只見一個身着粉紅羅裙，粉紅衫美麗少女，當先行了進來。

在她身後，魚貫相隨着三個人。

第二個穿的一身白，白裙白衫，白綉鞋，大約爲了證明她不是穿孝，白綉鞋上，綉了兩朶紅花兒。

要想俏，三分孝，白衫白裙，襯托得她一臉妖媚勁兒。

第三個，穿的是一身綠，綠的像綠葉襯托一朶紅花，看起來特別耀眼。

第四個一身黑，黑衫黑裙，托襯着雪臂玉貌，說不出那一股嬌媚味道。

林成方只看的暗暗點頭道：「無怪這地方銀子花的多，單看她們這身穿着，就花了不少心機、本錢。」

人要衣裳，馬要鞍裝，但可也得人像樣兒，馬成格，如是抓一個母夜义來，就算穿一身黃金打成了衣裙，也無法叫人說她漂亮。

大體上說，四位姑娘，都有幾分人才，加上那合身的衣服，巧精打扮，看上去就有些艷光照人。

第一個領頭的，蓮步細碎，晃着腰，擺着臀行了過來，直到蘇百魁的身側，才笑一笑，道：「蘇大爺，勞你久候了。」

蘇百魁早被那一陣香氣，吹散了心中大部份怒火，但他仍然拉長着臉，冷冷說道：「蘭姑娘，紅得發紫了，還認得我蘇某人……。」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五霸七雄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克英與秦文玉追踪戚九淵、司馬玉人及柳延昭。一天，在途中遇見一個灰衣老人，正躺在路旁一塊石上睡覺，蕭克英便把他叫醒，向他問訊，是否認識戚九淵？灰衣老人洋洋得意，答以不僅認識，而且與戚九淵還是老友，並說戚九淵剛好經過此地。蕭克英再問及柳延昭時，灰衣老人則說柳延昭已跟戚九淵、司馬玉人一同去了燕山璇璣谷拜訪一位絕代高人。由於蕭克英識途前往燕山，聞言立即拉了秦文玉便要起程。灰衣老人告誡她們，若貿然前去，恐吃閉門羹。但蕭克英硬不信邪。秦文玉則向灰衣老人請教，灰衣老人以八字眞言——「右三左一，六退七迴」——相告，兩人聽罷，即揚長而去……

人煞驚絕色　俠女遭暗算

萬心奇見秦文玉竟用一柄檀香扇來對付自己，不禁有點氣得發抖地，高挑雙眉，厲聲喝道：「秦文玉，你知不知道我手中所用的是柄甚麼扇兒？」

秦文玉早就知道他這「五毒逍遙扇」的十七根扇骨之中，有十二根是寒鐵所鑄，尖端鋒銳無比，可以由於風磨銅絲所織，扇面微縮，突出傷人，專破各種橫練氣功，另外五根，却屬中空，藏有牛毛毒針，追魂毒粉，甚至於下流媚藥等物。

但此時却故意把所知各情，隱去一半，只應聲說道：「我知道你這柄扇兒，是用寒鐵爲骨，風磨銅絲爲面，並因名叫『五毒逍遙扇』之故，可能在寒鐵扇骨之上，淬有劇毒！」

萬心奇把手中「五毒逍遙扇」，向秦文玉搧了幾搧，獰笑說道：「秦文玉，你既知曉我『五毒逍遙扇』的厲害，怎麼還敢如此狂妄地，僅以一柄檀香扇兒，作爲兵刃？」

這萬心奇平素爲人，極爲惡毒，他認爲秦文玉僅知自己扇質，尚不知另有花樣，遂在舉扇微搧之下，已把其中所藏無形無色，但威力極强的「追魂毒粉」，發了不少出去。毒粉一出，立漫當空，他自己早備解藥，當然無妨，但秦文玉只一呼吸，或開口答話，便告大上惡當，約莫於頓飯光陰之後，毒力發作，肝腸皆告寸斷！

他話兒一了，秦文玉果似毫無警覺地，揚眉冷笑說道：「我借了蕭大妹的一柄扇兒，猶是多餘，其實只消略發『太清指』力，或『少陽神掌』，便已足夠把你這等未入流的惡寇打發！」

萬心奇聽得嚇了一跳，竟似不信地，目注秦文玉道：「你能施展『太清指』？或『少陽神掌』麼？恐怕……」

秦文玉冷笑道：「恐怕甚麼？等我『借虎屠狠』，略爲代天行道後，自會讓你見識，並令你獲得應有報應！」

她這「借虎屠狠」四個字，顯然別有深意，聽得萬心奇眉頭微蹙，心中暗自捉摸？……

秦文玉意態悠閑，微揮摺扇，使得當空飄揚了一股淡淡檀香氣息！

萬心奇認定秦文玉既已開口講話，又未屏止呼吸，顯然必已中毒！

常人，瞬間毒發，這位「巾幗之雄」，能用松針打穴，名下無虛，內功修爲必甚精純，可能發作得稍晚一點，不如再加撩撥，誘她妄用眞力，提早發作，只賸下「姹妙金剛」蕭克英，便容易控制，可任憑自己與沙家達爲所欲爲！主意一定，目光詭譎地，凝望秦文玉的絕代嬌靨，獰笑說道：「秦姑娘，在下久仰『巾幗之雄』盛名，今日既然以扇對扇，且接我『五毒逍遙扇』的三招『追魂煞手』如何？」

秦文玉秀眉一挑，嘴角微哂地，「冷

「哼」一聲道：「不容易吧？依我估計，你最多只能給我一招，第二招便將難逃報應，到不了第三照面！」

萬心奇不單有極硬背景，平素也自視頗高，如今見秦文玉竟輕視自己在她手下，到不了第三照面，不禁氣得火冒百丈，發出了一聲怒嘯，微掣「五毒逍遙扇」，便待進招攻敵！……

誰知，他才發出一聲怒嘯，他身左丈許以外的「毒手金剛」沙家達，也發出了一聲悽厲怒吼！

沙家達不單發出淒厲怒吼，人也突然蹦起了七八尺高，再「砰」然摔落地面！

萬心奇大吃一驚，偏頭看去，只見沙家達七竅流血，全身僵直不動，顯已慘死氣絕！

他勃然大怒，目中凶芒電射，盯在蕭克英身上，厲聲喝道：「蕭克英，你……你好狠……」

蕭克英遠在兩丈以外，倚樹袖手，冷冷說道：「萬心奇，你少狂吠，這等豬狗不如之輩，我打了他兩記耳光，都嫌弄髒了手，怎會再對他有所暗襲？」

萬心奇也覺蕭克英未曾有甚異動，遂轉對秦文玉道：「難道是你？……」

一語才出，秦文玉便以哂然神色，截斷他的話題道：「不是我，是你……」

萬心奇一怔，秦文玉聲冷於冰地，繼續冷然說道：「是你這心腸惡毒的下流胚子，害死了你的朋友，我不過『借虎屠狠』而已，你剛才曾經發呆，如今應該懂得這四個字兒含意了吧？」

萬心奇恍然大悟地，一挫鋼牙，厲聲接口問道：「是你揮動檀香扇兒，施展『無形罡煞』，把當空毒粉，送到那邊，害死了沙家達兄？……」

秦文玉道：「我不知道當空有無毒粉，只看你揮扇之際，神情獰惡，才預加防範地，試上一試，我不移送左邊，難道竟移送右邊，去害我蕭大妹麼？」

理直，語利，氣得萬心奇滿面通紅，把牙關咬得格格作響！

秦文玉失笑道：「有本領儘管施展，裝出這副凶相，可嚇不到人，你這扇中不是還有些『牛毛毒針』，和……」

一語未畢，萬心奇摺扇合處，一招「天台指路」，向秦文玉分心點到！

他深知扇中秘密，已被對方知悉，又有那高玄功，則毒針、毒粉之類，再發也必無用，不如以眞實武學，拚力一搏！

這位心腸惡毒，行爲淫邪的武林兇人，在眞實武功方面，竟有極深造詣，着實不同流俗……

一招「天台指路」，不單手、眼、身、步，都配合的恰到好處，並隱蘊了四五種以上的凌厲變化，準備在確定對方或躲或擋以後，再突然痛下殺手！

秦文玉一身絕學，自然之下，「咦」了一聲笑道：「你居然頗有兩下子，既以眞實功力相搏，我不再輕視你了！」

發話之前，巍立如山，但語音才一出口，便未見任何動作地，身形飄退了一丈五六遠……

萬心奇因秦文玉功高人傲，心中判斷她對自己這招「天台指路」，多半是哂然不屑，揮動那柄借自蕭克英的檀香摺扇，予以截擋，或是還攻逆襲。

不擋而閃的可能性，似乎已不甚大！

至於不擋、不閃，飛身後退之舉，他連想都不曾想過！

故而，秦文玉突然捷如電閃地，後退出一丈五六，委實令萬心奇爲之一怔。

就這一怔，他蘊藏變化的四五種凌厲殺手，均已不及施展！

就這一怔，秦文玉已辦了三件事兒！

所謂「一怔」，在時光上不過是刹那之間，而秦文玉竟能在這刹那之間，辦完了三件事兒，這位「巾幗之雄」的敏捷可知，不愧是手腳如風，身法如電！

第一件事是她摺好了「檀香追魂扇」，還給了在旁含笑觀戰的蕭克英……

第二件事是她還了扇兒後，並立即掣出了自己的慣用兵刃青鋼長劍……

第三件事是她在一丈六七之外，腳尖沾地即回，仍然俏生生地，巍然卓立在原地……

由於她退得太快，回得太疾，幾乎令人只覺眼前白影一晃，秦文玉人還未動，但萬心奇攻擊已頓，她的手中也換了一件兵刃！

萬心奇「哼」了一聲，雙眉方挑，秦文玉已含笑說道：「你不要生氣，應該覺得自傲高興才對，當世武林中，能令秦文玉自動拔劍，不加輕視之人，恐怕沒有幾個！」

這兩句話兒，果然把萬心奇聽得心中受用地，狂笑說道：「好，既承秦姑娘看得起我，萬心奇便盡展所能，鬥你三百回合！」

秦文玉妙目流波，看了手中鐵劍一眼，搖頭嬌笑說道：「三百招？你能逃出我這鐵劍三招之下，便算不錯的了！」

這位「巾幗之雄」，着實會對人調侃，剛才把萬心奇捧得甚高，如今又突加極端鄙視，彷彿把他從巍巍峯頂，一腳踹落下萬丈深淵！

萬心奇的那張小白臉，本來就有點蒼白，如今更被秦文玉氣得從白裏泛青，連所着藍衫，都有點簌簌發抖！

秦文玉右手橫持鐵劍，護住當胸，以左手指着萬心奇，嬌笑說道：「內家高手，尤其於對敵之際，講究鎮定，務須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側而目不瞬，方能一志凝神，戰勝對手，你氣燥心浮，如此容易激動，那裏是一流人物，只怪我看走了眼，根本不配我拔劍相對，大概赤手三招，便足可打發你，寧再與沙家達交朋友了！」

如冰嘲語，越來越發刻薄，果然把手中鐵劍，慢慢迴鋒入鞘！

萬心奇剛才只氣得藍衫微抖，如今却雙目圓睜，全身亂抖地，咬牙切齒，神情獰厲，大聲喝道：「秦家賤婢，妳不用劍，我也不用『五毒逍遙扇』，你且接接我這『黑……』」

一個「黑」字，剛剛出口，便有人接上口，沉聲說道：「萬心奇，你好大的狗胆……」

這一聲斷喝，不單令萬心奇愕然瞠目，也使秦文玉、蕭克英二人，相當震驚！

因爲發聲處就在丈許以外的一片亂石堆中，此人是何時前來，怎會毫無聲息，

瞞得過秦文玉那等能於十丈內聽出金針落地的敏銳耳力？

話聲頓處，從亂石堆中，慢慢走出一個人來。

這人太漂亮了，劍眉、星目、胆鼻、薄嘴，年約二十七八，身穿一件青羅長衫，舉止悠然，神情瀟洒已極！

倘若他和柳延昭站在一起，眞適合了一句話兒，那就是一時瑜亮！

青衫人帶着滿面笑容，先向秦文玉、蕭克英拱手爲禮，然後把臉一沉，轉對萬心奇冷冷說道：「萬心奇，『巾幗之雄』秦姑娘，位列『七雄』頂尖，是當世武林中的何等人物？憑你這點火候，慢說三招，大概一掌即死，還不趕緊下站，讓我來商請秦姑娘略展神功，讓你一開眼界！」

說也奇怪，萬心奇是有相當氣焰，功力不弱的武林兇徒，但見了這青衫人後，却低頭受教，絲毫不敢反抗！

秦文玉與蕭克英不禁對看一眼，心中均暗暗猜測這青衫人的身份來歷？

她們尚未想出個所以然來，青衫人又禮貌極爲恭敬地，一揖到地，陪笑和聲說道：「秦姑娘，蕭克英，他們無恥輕薄，理應嚴懲，但沙家達已遭慘死，兩位姑娘對這萬心奇，能否高抬貴手，放他一條生路？」

秦文玉道：「尊駕與萬心奇有舊？」

青衫人笑道：「不能說是有舊，只不過有那麼一點薄而又薄的香火因緣而已，常言道得好，『但得一步地，何處不留人』呢？……」

話方至此，秦文玉已睜目微軒地，接口說道：「好，看在尊駕金面，叫這萬心奇從此洗心革面就是……」

青衫人大喜，滿面微笑，又是抱拳深深一躬道：「多謝，多謝，萬心奇你還不過來謝謝秦姑娘手下留人的大恩大德，從此要好好回頭向善，改過知非……」

他的話方至此，秦文玉忽然秀眉微蹙，嬌軀晃了一晃！

蕭克英早就覺得這青衫人出現得有點可疑，一直都在注意場中動靜，見狀之下，大驚趕過問道：「玉姊，你、你……」

秦文玉苦笑一聲，目注那風神瀟洒，滿面笑容的青衫人道：「我只說沙家達與萬心奇，下流卑鄙，誰知你比他們還要下流一倍，卑鄙十分，你簡直是隻披了人皮的豺狼……」

青衫人雖被痛罵，却毫不生氣地，仍然滿面春風，笑容可掬地，向秦文玉和聲緩緩說道：「秦姑娘不要生氣，你且略爲調息，一察內臟，便知道應該好好珍惜，不宜怒火沖天，過份激動！」

蕭克英也看出秦文玉似是遭遇無形暗襲，略受內傷，也想拖點時間，讓她能調氣自療，或是服甚藥物，遂向青衫人問：「尊駕施展下流卑鄙手段，是想爲沙家達報仇麼？」

青衫人搖了搖頭，向沙家達遺屍，略瞥一眼笑道：「人死不能復生，我向來不做傻而無益之事，故而我只救萬心奇的命，不報沙家達的仇。」

蕭克英問道：「你與萬心奇關係較近麼？」

一語未畢，秦文玉突然在一旁接口，發話說道：「蕭大妹不必多問，我知道他是誰了……」

青衫人有點不信她，劍眉微揚，目注秦文玉道：「我這點功力，識者不多，秦姑娘竟高明得知道是受的甚麼傷麼？」

秦文玉冷然道：「難怪我會在不知不覺中，身受內傷，『大荒二老』中，『血杖仙娘龍妙常的『玄陰煞手』，確實極少在中原武林出現……」

青衫人「呀」了一聲，從臉上流露出驚佩神色道：「秦姑娘果然不愧是『巾幗之雄』，見識淵博，令人佩服！」

秦文玉向蕭克英道：「蕭大妹小心一點，提防他故技重施，這廝就是『笑面人屠，瀟洒殺手』萬心玄，在『七煞』之中，武功最高，心腸最毒，號稱『人煞』，並從他姓名看來，大概與萬心奇是嫡親或堂房兄弟？」

青衫人笑道：「萬心奇是我兄弟的這件事兒，雖被秦姑娘猜對，但却也猜錯一樁事兒，我不會再對蕭姑娘暗用『玄陰煞手』。」

蕭克英道：「你是隻披着人皮的豺狼，也是『七煞』中狠毒的『人煞』……」

萬心玄不等她再往下說，便自接口含笑道：「『人煞』雖狠，但生平既不作對我無益之事，也不肯浪費絲毫實力，那『玄陰煞手』有形運用時還好，若像剛才那等發之無形，是相當費勁的呢……」

語音至此微頓，看了秦文玉一眼，又復譏笑說道：「『玄陰煞手』之傷，除我兩位恩師，暨萬心玄本人之外，敢說四海八荒，無人能予療治，秦姑娘此時不過眞氣渙散，內力難聚，但倘把時辰過後，便大感痛苦，無法支持，自然會自動求我，答允我的一切要求，我何妨保留蕭姑娘，作個代爲傳話及解勸之人，何必再浪費氣力，向你下甚煞手？」

秦文玉銀牙微咬，星目中已噴怒火，但似正運氣自療臟腑傷勢，故而强加忍耐，未對萬心玄發話斥責！

蕭克英故意爲秦文玉爭取時間，以一種鄙視眼光，看着萬心玄道：「萬心玄，你對我們有甚要求？」

萬心玄笑道：「我萬心玄論文才，對詩詞歌賦，無一不通，書畫琴棋，無一不妙，過目成誦，倚馬萬言！論武才，軟硬輕功，舉世罕敵，兵刃拳掌，四海無雙，『混沌神功』暨『玄陰煞手』等兩般絕學，更足傲視八荒！論人才，俊逸風流，妒煞衞玠！論錢財，金珠如山，富可敵國！但却仍有一樁缺憾……」

蕭克英幾乎要嗤之以鼻地，「哼」了一聲，冷冷接道：「像尊駕這等文可安邦，武可定國，財如鄧石，貌擬宋潘的十全十美之人，還會有缺憾麼？」

萬心玄嘆息道：「就因爲我自己的條件太好，眼光太高，看不起庸脂俗粉，以致年將而立，中饋猶虛……」

蕭克英聽得有點忍俊不禁地，「哦」了一聲，失笑說道：「原來你的所謂缺憾，就是想討老婆？……」

萬心玄一本正經說道：「關關睢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天下那一個生理上沒有缺陷的男人，不想討個花不溜丢的漂亮媳婦……」

他說話時，眼睛一直看着正閉目養神，倚樹調息的秦文玉，臉上流露出企慕神色……

蕭克英失聲道：「你看上我秦姊姊了，道不同不相爲謀，豈不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麼？」

萬心玄絲毫不以爲忤的，微微一笑，繼續說道：「天鵝儘管自命清高，看不上癩蝦蟆，但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却也是不逆天理，不違國法，不悖人情之事！何況秦姑娘既中『玄陰煞手』在先，她這隻既美的，又高貴的可愛天鵝，少時更會紆尊降貴地，向我這隻既醜陋，又卑下的可厭癩蝦蟆，移樽就教……」

秦文玉雖然聽得見萬心玄一廂情願的佻達不莊之語，却竭力忍耐地，佯作未聞，不加理會！

萬心玄又向她深深盯了兩眼，以一副憐惜神色，繼續說道：「秦姑娘的絕藝仙姿，使我心儀已久，今日有緣面覿，更惹起萬心玄的刻骨相思，我……我怎忍心令她太受苦痛？……」

語音至此頓住，伸手入懷，取隻玉瓶，傾出一粒朱紅色的蠟丸，向蕭克英凌空拋過。蕭克英伸手接住這粒朱紅蠟丸，向萬心玄訝然問道：「這是你大荒門下『玄陰煞手』的獨門解藥麼？……」

萬心玄搖頭道：「『玄陰煞手』傷勢，不是任何藥物可解，只等秦姑娘知曉利害，芳心活動，肯下降鸞駢，與萬心玄結爲當世江湖的無敵劍侶，則請蕭姑娘通知一聲，那時繫鈴者自當解鈴，我也會好好謝你這位大媒人了……」

蕭克英氣得玉頰發青地，剛把手中那粒朱紅蠟丸，舉了一舉，萬心玄便鬼靈精地，會意笑道：「蕭姑娘，少時你來找我時，請把這粒臨時性的解藥，先給秦姑娘服下，免得她忍受苦痛太久，使我心中憐惜……」

蕭克英氣得一句「死不要臉」，剛要罵出唇邊，萬心玄已命萬心奇抱起沙家達的屍體，走向「璇璣谷」內，並滿面得意神色笑道：「這『璇璣谷』內，外人插翅難進，我因知秦姑娘性情剛傲，在不吃苦頭，未知厲害前，絕難就範，故去谷中略爲處理沙家達的身後之事，靜候佳音，蕭姑娘，少時只傳聲一喚，萬心玄便立即趕出……」

蕭克英巴不得他趕緊離去，遂根本不予理會。靜等萬氏兄弟的背影，消失在「璇璣谷」口，蕭克英遂向秦文玉急急問道：「玉姐，我儘量忍氣，靜聽對方胡扯，爲你爭取時間，你如今調氣療傷，情況如何？所謂『玄陰煞手』，不至於厲害到眞像萬心玄所說的那種程度吧？」

其實，蕭克英問話之時，芳心中已不住突突連跳！因爲由於秦文玉那等高傲剛强之人，竟始終默然，聽任萬心玄輕薄張狂的情況看起來，她的臟腑傷勢，絕非尋常震盪！果然，蕭克英語音已了，秦文玉仍神色凝重地，閉目不答。

蕭克英知她仍在運功療傷，不敢再以言語驚擾，遂伸出右掌，貼向秦文玉「背心穴」上，她想隔體傳功，以自己的內力眞氣，源源傳入，幫助秦文玉療治內傷！

誰知手掌剛剛沾上秦文玉脊心白衣，秦文玉便雙眉緊蹙，急聲叫道：「蕭大妹趕緊住手，你這樣作法，會使我五臟齊裂，立即身遭慘死。」

蕭克英大吃一驚，滿臉羞紅地，趕緊收回右掌。秦文玉不過被逼得說了這麼一句話兒，便似眞氣略散，禁受不住體內奇異痛苦地，全身抖顫起來。

蕭克英本已目中含淚，見狀更急得淚落如泉地，悲聲叫道：「玉姊，你怎麼了，這……這怎麼辦？」

秦文玉一咬銀牙，微睜星目，語音顫抖地，嘆道：「好厲害……好……好厲害的『玄陰煞手』，我已提足『三昧眞火』仍然難……難禁寒力，幾乎骨髓成冰！」

這時，蕭克英握着秦文玉的一隻手兒，果覺冰寒骨澈，可以想見她體內被「玄陰眞炁」所侵襲的難過情況！

蕭克英有點手足無措，只好目中含淚地，向秦文玉問道：「玉姊，你身負上乘絕學，修爲極高，有沒有尅制所中這『玄陰煞手』之策？」

秦文玉一聲苦笑，擺了擺頭說道，秀眉深蹙答道：「要尅制『玄陰煞手』，只有陽純功力精粹的『一陽指』，和『乾元掌』……」

蕭克英聽得一聲歡笑，接口說道：「我彷彿聽得柳大哥說過，他曾經苦心參研過這兩種內家絕學……」

秦文玉聞言，先是微顯喜色，但旋又搖頭嘆道：「遠水難解近渴，柳延昭兄不知如今何在？等找到他時，我早就成了一具寒屍凍骨！」

蕭克英頓足道：「事情太巧，我們又偏與孟二哥，焦三哥分路，否則，他們的『混元金剛氣』，也是純陽功力，或許可爲玉姐祛除侵入體內的『玄陰煞氣』？」

就這幾句話的工夫，秦文玉全身抖顫得越發厲害，連牙關都捉對兒厮併得「格登」作響。

蕭克英萬般無奈，只得把秦文玉緊緊抱在懷內。

但這點體外微溫，那裏抵擋得住秦文玉的體內寒氣？

她因見秦文玉已似支持不住，只得把「笑面人屠，瀟洒殺手」萬心玄所贈的那顆朱紅蠟丸取出，低聲說道：「玉姐，這是『玄陰煞手』的臨時解藥，你先服下，暫解一時之苦，我們再研求對策。」

說話時，已把蠟丸捏破，取出了其中所裹的一粒丹藥，遞向秦文玉。

秦文玉伸手接過丹藥，却毫不考慮，拋入身側一窪污水之內……

蕭克英驚道：「玉姐……你……你這是……」

秦文玉嘆道：「蕭大妹，我不是倔强，我是信不過萬心玄那等邪惡已極的下流之人，根據他淫邪想法，雖不致害我性命，但若這朱紅蠟丸，竟然是粒强烈媚藥，則後果如何？我還能不能保全我比性命更珍貴的女兒清白？」

蕭克英一頭冷汗地，「哎呀」一聲，愧然說道：「對不起，玉姊，我是急糊塗了，以致沒有考慮到……」

秦文玉銀牙微咬，回手自點了三四處穴道，並服下兩粒自備靈丹，彷彿情況稍好，精神略振嘆道：「人生自古誰無死，

青山何處不埋人，我們武林兒女，應該把死生置於度外，節操重於一切。……」

話方至此，「哈哈」一笑，眼前又出現了萬心玄的俊挺身影！

這次，萬心玄是單獨前來，從五六丈外，一片崖角後閃出，滿面譎笑地，向秦文玉雙挑姆指，說道：「秦姑娘，妳好厲害的心思，居然猜得出我所奉贈的，是粒足令妳神魂顚倒，欲仙欲死的『和合媚仙丸』……」

秦文玉嘴角微披，以極爲鄙視神色，根本不加理會。

萬心玄笑道：「但這樣一來，越發加强了我的心儀，萬心玄立誓用盡一切手段，非獲得妳作我妻子不可。」

「去！」

這是秦文玉懶於開口的最簡短答覆！

蕭克英則妙目中狂噴怒火，纖手緊握自己的「檀香追魂扇」，準備不顧一切地，對萬心玄冒險襲擊！

萬心玄因秦文玉已被他「玄陰煞手」所傷，那裏會把蕭克英看在眼中？緩步前行，獰笑說道：「秦姑娘，你不要太倔强了，我萬心玄放眼武林，誰是敵手，你得夫如此，尙復何求？讓這樣牙關廝併，遍體成冰地，苦苦忍受着寒毒，眞太令人憐惜……」

邊自輕狂發話，邊自擧步，業已走到離秦、蕭二女的五六尺外……

蕭克英衡量情勢，覺得別無選擇，只有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地，與這「瀟洒殺手，笑面人屠」全力一拚……

就在她已凝聚了十一成以上眞力，貫於「檀香追魂扇」上，準備破釜沉舟，一擊出手之際，突然聽得有人以「蟻語傳聲」功力，在自己耳邊，悄然說道：「蕭姑娘暫時忍耐，設法先把萬心玄支開，因爲秦姑娘若是忍受寒毒太久，會對她一身功力大有妨碍！」

蕭克英是玲瓏透剔之人，一聞這耳邊密語，便立即改變態度，向萬心玄搖手叫道：「萬心玄，婚姻之事，必須兩相情願，難道你竟要『霸王硬上弓』麼？」

萬心玄笑道：「霸王手段自然不如文王手段來得富有情趣，但若逼我非以『硬上弓』，無法達到目的，我也只好……」

蕭克英道：「萬心玄你今年幾歲？」

這句突如其來的話兒，把萬心玄問得怔了一怔，方目注蕭克英道：「二十八歲，零三個月，蕭姑娘突然問此則甚？難……難道你竟願說服秦姑娘，替……替我作媒？……」

蕭克英未曾回答，仍向萬心玄盯了兩眼，繼續問道：「二十八九歲的男人，又長得頗爲俊俏風流，要說沒有娶過老婆，委實令人……」

萬心玄接口叫道：「確實沒有，我巳說過因眼光太高，看不上庸俗紅粧，以致中饋猶虛！但萬心玄生平不說謊言，逢塲作戲的露水姻緣，却是結得多了……」

蕭克英笑道：「你若有誠心，立個誓兒好麼？」

萬心玄立即正色說道：「萬心玄對秦文玉姑娘，久巳心儀，誠意求凰，倘存戲弄，天地厭之。」

蕭克英裝出一種滿意神色，向萬心玄點頭說道：「好，我且試作媒人，但秦文玉姐姐的性情，太以高傲倔强，成與不成，却要看你造化？」

萬心玄大喜道：「蕭姑娘請趕快進言，萬心玄是懂得情趣之人，不到萬不得巳，我決不願施展霸王手段！」

蕭克英白了萬心玄一眼，佯嗔說道：「萬心玄，你先回『璇璣谷』去，暫時迴避一下好麼？像這樣當面鑼對面鼓的，休想我秦文玉姐姐會點頭答應！」

萬心玄連連點頭，並又拋過一粒丹丸，含笑說道：「蕭姑娘洞達人情，說得有理，我且迴避半個時辰再來，這是眞正的『玄陰煞手』臨時解藥，你勸秦姑娘趕緊服下，不必在考慮答覆的這段時間之中，熬受無謂苦痛！」

蕭克英接藥在手，點了點頭，萬心玄便又帶着滿面笑容，顯得十分瀟洒地，踅回「璇璣谷」內。

他身形剛一出谷，蕭克英的耳邊，便又響起密語說道：「蕭姑娘，你快把秦姑娘揹往東北，約莫十里，翻上一角危崖，在那危崖半腰的小松林中等我，我要在此略佈疑陣，以阻緩萬心玄跟蹤追來……」

蕭克英自然如言走向秦文玉面前，蹲下身形，低聲道：「玉姊莫要生氣，我揹你走！有高人在暗中傳聲指點，要換個地方，替你療祛所中『玄陰煞手』傷勢！」

秦文玉冰雪聰明，她聽得蕭克英與萬心玄虛與委蛇之語，便覺內有蹊蹺。

如今又聽她這樣說法，遂一面如言扒在蕭克英背上，一面悄然問道：「蕭大妹，你！你知不知道那位傳聲指點高人的來……來歷身份？……」

蕭克英覺出秦文玉全身如冰，又聽得語音顫抖，知她痛苦巳極，遂把萬心玄所給的那粒丹丸，遞向肩後道：「根據萬心玄的言語神情，這粒丹丸，多半是眞正臨時解藥，玉姊何妨……」

話猶未了，那粒丹丸又被秦文玉劈手套去，扔下山溝，並冷笑一聲，挑眉說道：「江湖兒女，死生且置度外，何懼痛苦磨折？我寧願骨髓成冰，也決不接受萬心玄的半……半點……憐憫……」

語音微頓，强自略爲調氣喘息，繼續說道：「蕭大妹怎未答覆？你知不知道對你傳聲指點的高人是誰？」

蕭克英暗暗佩服秦文玉的不屈傲骨，一面向東北奔馳，一面苦笑答道：「從『蟻語傳聲』之中，難辨是誰的語音，但多半又不是個陌生人，因爲他知道我與玉姊姓氏！」

秦文玉道：「會不會是柳延昭呢？」

蕭克英搖頭道：「不會是柳大哥，這語音至少要比柳大哥蒼老上十幾歲的光景！何況若是柳大哥人在當塲，大概不肯讓萬心玄張牙舞爪，亂肆輕狂，縱然難以將他立即殲除，至少也會給他一頓教訓！」

秦文玉嘆道：「萬心玄的『玄陰煞手』發時無形，太以陰損，是我生平僅見的厲害人物，你認爲柳延昭兄鬥得過他？」

蕭克英毫不考慮地，連連點頭，應聲答道：「柳大哥是人中之龍，我對他有絕對信心……」

秦文玉銀牙咬處，長嘆一聲說道：「我如倖脫此劫，誓必立返師門，再下二三年

，面壁苦功，否則，恐怕不能親自湔雪這燕山『璇璣谷』前之恥！」

這時，蕭克英業已向東北方奔出了約莫十里，並翻上了相當陡削的一角危崖！

危崖半腰，果然有片佔地並不太大，却有相當縱深的松林，蕭克英遂抱着秦文玉，依照所聞傳音密語指示，進入林內。

入林數丈處，巳與外間隔絕，相當隱秘……

蕭克英尋了處乾淨所在，將秦文玉輕輕放下，神色關切地問道：「玉姊，你體內寒毒的發作情況如何？還支不支持得住呢？」

秦文玉暫未置答，等略爲調息運氣以後，方苦笑道：「『大荒二老』的獨門煞手，果然厲害絕倫，我知道這還是萬心玄對我暗生邪念，保留了幾成勁力，否則，可能早就命喪當塲……」

語音頓處，這位性情剛强的高傲俠女，突又挑眉說道：「但這是他卑鄙無恥地，乘我不備，暗下毒手，若是彼此明面相鬥，秦文玉未必輸他多少？縱或不敵，也要鬥到千招左右……」

蕭克英看她全身上下，又在開始悉索微抖，不禁皺眉叫道：「玉姊，照理來說，這種玄陰寒毒，可以用純陽功力，或藥物尅制，我身邊有種『護心金丹』……」

話方至此，林外有人步履之聲，並接口笑道：「蕭姑娘不要亂來，你若妄用藥物，『玄陰寒毒』逼散，侵入骨髓，便害了秦姑娘一輩子了！」

隨着話聲，眼前灰影微閃，巳卓然站立了一位灰衣僧人。

這位出家人，看不出歲數，只彷彿尚在中年，神色十分和藹，只是所穿那件灰衣僧袍，滿佈油垢酒漬，顯得十分邋遢！

蕭克英從語音暨語意之上，聽出這位灰衣和尚，就是適才對自己傳音指點的那位高人，趕緊站起身形，抱拳恭身問道：「多謝大師指點，但不知我秦文玉姊姊所中『玄陰寒毒』，應該怎樣……」

灰衣僧人不等蕭克英往下再問，便自含笑說道：「我這酒肉和尚，可以爲她暫祛寒毒，但要想除根，却略走回頭路，去趟嶗山不可！」

秦文玉本在調元提氣，抵制寒威，聞言之下，苦笑說道：「大師，我們身有要事，必須趕赴『榆關』，怎能再去『嶗山』呢？……」

灰衣僧人一聲啞笑，截斷秦文玉的話頭說道：「秦姑娘請伸右掌，並提氣護住中元，儘量放鬆左臂血脈！」

秦文玉怎敢怠慢，立即倚樹坐好，伸出右掌。

灰衣僧人也在秦文玉對面坐下，伸出左掌，與她掌心相貼，含笑說道：「秦姑娘儘管放心，『榆關』之行，除了孟贊焦艮外，還有其他高手暗助，柳延昭絕無凶險，倒是你與蕭姑娘的『嶗山』之行，關係重大，因爲除了尋謁『神醫』劉三，澈底解除所中寒毒之外，我還要你去辦樁有關整個武林禍福大事！」

蕭克英站在一旁，聽得好不吃驚地，詫然叫道：「大師，你不單知曉我與秦文玉姊姊姓氏，並也認識孟二哥焦三哥，對於我們行動，了解得這般……」

秦文玉自從雙掌一貼，精神立振，聞言接口道：「蕭大妹，這位大師是用『混元金剛神功』，爲我驅祛寒毒，從這獨門絕學，他老人家應該是你孟二哥和焦三哥的恩師邋遢前輩！」

蕭克英方自滿面驚喜，那灰衣僧人巳向她點頭笑道：「秦姑娘慧眼靈心，猜得不錯，我就是與『醉酡道士』，被武林人物稱爲一對活寶的『邋遢和尚』！」

秦文玉既知對方身份，立即以好奇而關切的神色問道：「大師要晚輩和蕭大妹前去『嶗山』，辦甚大事？」

邋遢和尚笑道：「萬心玄的一身邪惡功力，巳頗驚人，他身後的『大荒二老』，若是再入中原，我和『醉酡道士』，一樣也抵擋不住，故而欲挽武林浩刦，非要拉出你的師傅，讓她再淌趟渾水不可！」

秦文玉驚道：「大師知曉家師是那一位麼？」

邋遢和尚笑道：「當然知道，當年在羅浮絕頂，『香雪洞』前，她常常吹奏綠玉簫，給我和『醉酡道士』下酒，我們也最喜歡喝她自己精釀的『羅浮香雪』！」

秦文玉「哎呀」一聲，目注邋遢和尚，揚眉笑道：「這樣說來，姪女應該稱呼您『邋遢師伯』才對……」

邋遢和尚方自笑了一笑，秦文玉巳把右手收了回去，吸了一口長氣，站起身形，梨渦雙現，笑道：「師伯的『混元金剛神功』，委實威力靈妙，竟在這短短時刻內，便把那厲害的『玄陰寒毒』，化於無形……」

邋遢和尚苦笑一聲，截斷秦文玉的話頭，說道：「賢姪女不要弄錯，『玄陰寒毒』仍在，只是略爲減輕，並被我暫時封禁在你左臂之上而巳，你且屈屈左臂，是否有點酸疼，不太靈活？」

秦文玉如言試了一試，才展的眉頭，頓時又告蹙起！

邋遢和尚道：「故而賢姪女必須於十日之內，趕到『嶗山』，訪謁劉三，求取他的『六陽追風丹』，立即服食，若是延遲過久，這臂上風寒，便如附骨之疽，永難除祛的了！」

蕭克英聽邋遢和尚說得如此嚴重，不禁好爲秦文玉暗躭憂慮！

秦文玉本人倒不甚在乎地，目注邋遢和尚，嫣然笑道：「照師伯這樣說法，『嶗山』之行，只是求藥，却與請我師傅，再出江湖，降魔衞道小事，有何關繫？」

邋遢和尚笑道：「賢姪女大概江湖遊俠，久未參師，你師傅早巳不住在『羅浮』絕頂的『香雪洞』了！」

秦文玉先是頗爲吃驚地，「哦」了一聲，旋即恍然笑道：「難道我恩師她老人家的仙駕，業巳移駐『嶗山』？」

邋遢和尚嘆道：「你師傅不單巳移居『嶗山釣鰲壁』，封關不見外人，連把她最心愛的『綠玉簫』，都從『羅浮』絕頂，擲入深谷！……」

秦文玉因知「綠玉簫」是恩師心愛至寶，不禁聽得滿面惋惜神色！

邋遢和尚笑道：「賢姪女不必惋惜，天下巧事太多，那日恰好『醉酡道士』，有事『羅浮』，驀然一道碧光，垂天疾降，倒着實把那雜毛老道，嚇醒了幾分醉酡

酒意！」

秦文玉道：「『綠玉簫』雖然玉質極堅，但自高空飛落，也絕無不碎於石上之理，難道竟被醉酡師伯伸手接住不成？」

邋遢尚笑道：「那倒不至於那樣巧法，『綠玉簫』是不該遭刦，恰巧落入深潭，醉酡老雜毛費了不少心力，才得撈起，如今替你師傅代爲保存，等到此簫珠還合浦，大概你師傅的一樁憾事，也巳解決，雙簫合璧，吾道宏昌，甚麼『大荒二老』，以及其他的魑魅，均不必爲懼的了！」

秦文玉不解問道：「我師傅有甚麼憾事？難怪她老人家的神情總是有點……」

邋遢和尚不等秦文玉再往下問，便即搖手含笑說道：「此事極爲複雜，賢姪女暫時莫問，你此去『嶗山』，見了令師，只要告訴她邋遢和尚與醉酡道士，請你代爲轉言，『玉不碎，情不斷，石不爛』三句話兒便可……」

秦文玉皺眉道：「師伯不是說我師傅業巳封關，不見外人麼？」

邋遢和尚笑道：「正因如此，才要你去，因爲你不是外人，是她欲傳衣缽的唯一心愛弟子！」

這樣一說，秦文玉自然無法再推，但她仍爲柳延昭身中奇毒之事，秀眉微蹙，向邋遢和尚道：「師伯說榆關之行另有高人暗助柳，孟，焦諸兄，但不知是……」

邋遢和尚笑道：「就是一向與我搭檔，如今正替你師傅保管『綠玉簫』的醉酡雜毛老道，賢侄女可以替那柳延昭放心了吧。」

秦文玉玉頰飛紅，把話頭轉往別處，訕訕問道：「師伯所說的『神醫』劉三，住在『嶗山』何處？」

邋遢和尚道：「劉三號稱『醉貓』，幾乎居無定處，終日都在『嶗山』臨海之處，醺然獨臥，你們根本不必找他，只消到了『嶗山』臨流對海，多準備一點上好佳釀，或是燉隻肥狗，劉三自然會聞香而至……」

說至此處，從懷中取出一面竹牌，遞向秦文玉道：「萬一劉三不肯把他所煉『六陽追風丹』，輕易送人，賢姪女便把這面竹牌給他，包管就如願以償……」

秦文玉接過竹牌，邋遢和尚又道：「劉三好找，你師傅却是難尋，連我也只知道她遷隱於『嶗山的鰲壁』一帶，而不知確實地點，究在何處？」

秦文玉從俏臉上浮現一種奇詫不解的神色說道：「這事奇怪，『羅浮』仙景遠勝『嶗山』，恩師却要這遠移居則甚。」

邋遢和尚笑道：「我與醉酡老道，也研究過這個問題，結論是可能與『海』有關，因爲與你師傅芳心憾事有關的另一位重要關係人，便住在『海』那一邊的『秦皇島』上！」

秦文玉問道：「那位重要關係人物是誰？」

邋遢和尚道：「是白玉簫主人，倘能把你師傅這樁憾事彌補，使他們雙簫合璧，縱然『大荒二老』齊蒞中原，欲與殺刦，也就不足爲懼了！」

秦文玉目光一轉，秀眉微揚地，向邋遢和尚笑道：「師伯，這樣好麼，我到了『嶗山釣鰲壁』下，便把師伯要我轉告的『玉不碎，情不斷，石不爛』等三句話兒，用貞氣傳遠，高聲吟唱，或許會驚動恩師，開關賜見？」

邋遢和尚點頭笑道：「我只能指點原則，至於運用之妙，賢姪女無妨隨機應變，自行斟酌，『嶗山』之行，不宜遲緩，你和蕭姑娘兩人，立刻去吧！」

秦文玉道：「師伯佛駕欲往何處，是不是也會走趟『榆關』？」

邋遢和尚知她仍對柳延昭的安危關切，遂點頭笑道：「我和醉酡老道是在探察『七煞』動態，如今既巳證明似與『尊天會』有所勾結，自應予以嚴重打擊，免得他們勢焰太盛，『榆關』之行，是少不得要走上一趟的了。」

秦文玉聽得有醉酡道士與邋遢和尚這兩位前輩奇俠，齊去榆關，接應柳延昭等，自然心中略寬。於是，立即與蕭克英拜別邋遢和尚，改變行程，轉奔「嶗山」而去。

邋遢和尚目送這兩位巾幗奇英，身形杳後，唸聲佛號，自語說道：「好，我便走趟榆關，倒看看能令贊兒良兒欽服，又獲得秦文玉如此關切的柳延昭，屬於那派弟子，是個甚麼樣的人物？」

自語了處，僧袍一飄，便即隱去踪跡了！

畢竟這位武林高僧邋遢和尚，只是佛門弟子，尚無古佛靈修，否則，他何必遠去榆關？只要在「燕山」再復多逗留片刻光陰，便可與他想見的柳延昭互相見面。

邋遢僧去，柳延昭來。

柳延昭不單到了「燕山」，並到了「璇璣谷」口。

但他才到「璇璣谷」口，便自有點愕然地，皺眉發怔。

因爲「璇璣谷」外，有片嵯峨亂石，如今正有個風神極爲俊美的青衫人，在石林之中，猛揮雙掌，打得亂石如粉，漫天飛舞！

柳延昭起初以爲這青衫人是有甚傷心恨事，在擊石洩憤。

但細一注目，才看出石林中似有神奇陣法，這青衫人是尚未參透玄機，又復急於出陣，才想霸王硬上弓地，把所有嵯峨青石，一齊擊碎。

一來由擊石動作上，看出對方功力極高，二來又欣賞對方的英挺貌相，柳延昭不禁起了惺惺相惜之感，有意爲助地高聲叫道：「轉朱雀，繞玄武，由死出生！」

這旁觀者淸的輕輕一語，立爲當局者迷的青衫文士，點透靈機，他果然不再費力擊石，青衫颺處，幾個旋飄，便脫出那些就天然石林略爲添布的神奇陣法之外！

柳延昭一見對方出陣時所施展的絕妙輕功，忍不住劍眉雙揚，喝采說道：「好漂亮的『風捲揚花三眠三起』身法，尊駕的掌力之强，輕功之俊，是小弟闖蕩江湖以來的所見第一人了。」

這石林陣法，便是邋遢和尚，臨時綜仙佛兩家的妙理所布，而陣中的青衫文士，便是萬心玄。

萬心玄脫困後，見發話指點自己的竟是位貌相身材與自己同樣英挺俊美，但年齡却較自己爲輕之人，巳爲之大大一怔！再聽對方一口叫出自己身法，越發驚異地，抱拳笑道：「多謝高明指點，請敎仁兄的高名上姓，怎樣稱謂？」

柳延昭笑道：「小弟柳延昭，尚未向兄台請敎。」

萬心玄巳從萬心奇口中得知秦文玉與蕭克英便是來找柳延昭，又見了柳延昭不比自己爲弱，甚或猶有過之的絕世風神，心中巳自起了妬恨之念。

但他外號「瀟洒殺手，笑面人屠」，爲人極爲陰毒，雖然心中殺念巳動，表面上却毫不外露，笑容可掬答道：「在下姓辛，名玄……」

一語才出，柳延昭又向他抱拳含笑地，和聲問道：「請敎辛兄，此處可是『燕山璇璣谷』麼？……」

萬心玄點頭道：「正是，那兩壁之間，便是『璇璣谷』口，但柳兄若是來找此谷主人，却不湊巧……」

他明知柳延昭來意，却偏偏故作刁鑽的如此說法。

柳延昭果然連連搖手，截斷萬心玄的話頭說道：「小弟不找『璇璣谷』主人，我是聞得人言，有秦、蕭兩位姑娘，似乎正前來此處？」

萬心玄目注柳延昭，滿面含笑問道：「柳兄是聽得何人說起？」

柳延昭笑道：「是位曾與秦蕭兩位姑娘途中相遇，並和『璇璣谷主』，誼屬多年摯友的沙姓老丈……」

萬心玄一聽便知柳延昭是遇着了與自己一同名列「七煞」的「天台野叟」沙天行。

他心中暗嘆，天下事往往難如人意，沙天行是看上了「姹妙金剛」蕭克英的標緻容貌，英偉身材，想爲沙家達拉攏撮合，娶上一門好媳婦，誰知却反而因此絕了香烟，把他僅有獨子，送入了枉死城內。

柳延昭見萬心玄沉吟未語，遂又向他含笑問道：「辛兄有沒有見着兩位姑娘，進入這『璇璣谷』內？」

萬心玄笑道：「柳兄所說的秦姑娘，是否縞衣如雪，具有絕世容光，而那位蕭姑娘又比尋常男子，還要來得高大，但却十分標緻？」

柳延昭聞言大喜，連連點頭地，繼續含笑問道：「正是，正是，辛兄既然見過這兩位姑娘，則她們定然業巳進入『璇璣谷』了……」

萬心玄搖頭道：「沒有，這兩位姑娘，確曾來此，但在進入『璇璣谷』前，便有一位身罹重刦，慘遭不幸！」

柳延昭聽得由喜轉驚地，急急問道：「是那位姑娘……」

萬心玄不等柳延昭往下追問，便長嘆一聲接道：「自古良才遭天妬，由來薄命是紅顏！……」

他才唸了這兩句詩兒，柳延昭便巳會意，越發吃驚道：「竟是秦文玉秦姑娘麼？她是『巾幗之雄』，一身絕學，名震當世，怎會輕輕易易地便罹受飛災大厄？」

萬心玄道：「柳兄豈不聞『强中更有强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秦姑娘命途多舛，她是因爲遇見了蓋代煞星，罕世奇客！」

柳延昭皺眉道：「請敎辛兄，秦文玉姑娘如今何在？是傷是死？」

對於「如今何在？」的問題，連萬心玄本人也在暗中納悶，那裏答得上來，遂只答下半段，揚眉說道：「暫時雖還未死，但她中的是『玄陰煞手』那種『玄陰凍髓』『寒魄搜魂』的奇異痛苦，任她是『巾幗之雄』，也必消受不起！」

柳延昭微吃一驚道：「『玄陰煞手』，這是極爲罕見厲害的邪門武學，秦姑娘到底在這『璇璣谷』外，遇着了甚麼人物呢？」

萬心玄笑道：「她所遇見的是，在當世武林的年輕人物中，號稱無敵的第一高手。」

柳延昭驚問道：「此人是誰，難道姓萬？……」

萬心玄對柳延昭看了一眼，柳延昭又巳陸續問道：「是不是在『七煞』之中，列名『人煞』的『笑面人屠瀟洒殺手』萬心玄？」

萬心玄伸手在柳延昭的背後，拍了一掌，點頭笑道：「柳兄眞是絕頂聰明，猜得半絲不錯！」

柳延昭道：「這樣說來，辛兄被困石陣之學，也是萬心玄所爲的了？」

萬心玄軒眉笑道：「柳兄不應稱我辛兄……」

柳延昭詫然道：「辛兄剛才不是賜告姓辛名玄……」

話方至此，萬心玄便自微微一笑地，接口說道：「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剛才我是初見柳兄，有所保留，其實我的眞正姓名，應該要冠以萬字。」

柳延昭愕然道：「萬辛玄？……」

萬心玄目光如電的，盯在柳延昭臉上，點頭說道：「對了，萬辛玄者，萬心玄也，我就是『七煞』中的『人煞』，兇名蓋世的『笑面人屠瀟洒殺手』，也正是用『玄陰煞手』，傷了『巾幗之雄』秦文玉之人！」

柳延昭笑了，笑得那麼平和地，連連搖頭說道：「辛兄怎麼突然對我開玩笑來了，你或許當眞姓萬，却絕不號稱『人煞』的萬心玄……」

萬心玄倒有點被他弄得有點迷惑起來，雙眉一皺，詫聲問道：「柳兄怎見得我不是『人煞』萬心玄呢？」

柳延昭笑道：「我也聽說『笑面人屠瀟洒殺手』萬心玄的功力之高，與心計之狡，手段之毒，均足冠絕當世，假如辛兄眞是『人煞』，剛才你一掌拍在我後背『脊心穴』上，怎無絲毫內勁，不曾施展那令人骨髓成冰的『玄陰煞手』？」

萬心玄靜靜聽完，突的雙眉一挑，仰天狂笑！柳延昭訝然問道：「小弟說錯了甚麼話兒？竟惹得辛兄如此發笑？」

萬心玄俊目之中，神光電閃地，向柳延昭正色說道：「柳延昭，不必打哈哈了，我是如假包換的『人煞』萬心玄，秦文玉，蕭克英前來『璇璣谷』，便是誤信傳言，一心找你，但却恃技撒野，殺害了『天台野叟』沙天行的獨生愛子沙家達，才被我施以絕藝儆戒，如今不知藏在何處等死……」

一見神情，便知定非假話，柳延昭不禁目注這位以狠毒冷酷出名的『笑面人屠』，有點發怔……



萬心玄笑道：「至於我剛才雖然掌拍後背，却未發內勁傷你之故，是爲了八個字兒才使你略佔便宜，可以多活片刻。」

柳延昭道：「那八個字兒，使我佔了便宜。」

萬心玄冷然說道：「就是武林人物所奉送你的外號，『四海游龍乾坤聖手』八字！」

柳延昭本是絕頂聰明人物，一聞此語，便會意笑道：「萬朋友是在看在敝名，把我當做對手。才不肯暗箭傷人，打算正大光明地，和我一分上下？」

萬心玄頷首道：「江湖人稱，在年輕人物中，你是白道第一高手，我是黑道第一高手，今日湊巧相遇，豈不應該來個黑白上下之分，看看究竟誰是眞正第一？故而我舉手卸勁，第一次掌下留人……」

柳延昭微微一笑，接口說道：「其實萬朋友這縮掌留情之擧，並未吃虧，因爲我早凝『乾元眞炁』護身，你若一發『玄陰煞手』，或可使我受傷，却絕對要不了我的性命，我乘你力貫右臂之際，以『一陽指』力，飛點丹田，萬朋友縱令英雄絕世，也未必禁受得住吧！」

萬心玄聽得臉上一紅，有點吃驚地，目注柳延昭道：「你曾助我脫出石林陣法，又怎會在我毫無露甚破綻，伸手輕拍你後背之際便起了疑心，凝功暗加防範？」

柳延昭笑道：「萬朋友剛才不是說過『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抛一片心』麼？你『只說三分話』，我『未拋一片心』，大概在這鬼魅江湖中行走，不宜太過老實，正所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呢！」

萬心玄又恢復他滿面笑容的瀟洒神態，向柳延昭揚眉問道：「『乾元眞炁』與『一陽指』，均是威力無倫的極上乘內家絕學，柳朋友年歲這輕，竟巳涉獵，眞是難能可貴……」

柳延昭含笑道：「雖曾涉獵，但因火候關係，煉得不好，『乾元眞炁』只有七成，『一陽指』更是薄弱，只達對成左右，少時請教，尙不知擋不擋得住萬朋友威震乾坤的『玄陰煞手』？」

柳延昭是聰明絕頂，他曾經「天魔女」玉嬌娃一再告知，深悉「人煞」萬心玄陰損毒辣，厲害無比，遂不單毫不輕敵，並用了相當心思。

萬心玄既懷疑他是否煉過「乾元眞炁」和「一陽指」，他便將機就計，在答話時，要了花樣。

柳延昭把「乾元眞炁」，業巳煉到九成，他却只說七成，保留了兩成秘密。

至於專門可以尅制「玄陰煞手」，威力特强的「一陽指」，雖是他師門絕藝，柳延昭却因年齡、火候，暨恩師有事他隱，命其早早出道之故，尙未加以鍛鍊！

但他看出萬心玄一聞「一陽指」，便神色微驚，遂決意對敵攻心，假說在「一陽指」上，已有對成功力！

雖是說謊，却說得毫無痕跡，加上他「四海游龍乾坤聖手」名頭，極爲響亮，被推爲白道第一年輕高手，遂不由萬心玄不加深信。

故而柳延昭話音一了，萬心玄立即軒眉接道：「『玄陰煞手』雖是我師門絕藝，但萬心玄並不想藉以勝敵，今日既遇柳朋友，想憑眞實功力，互相切磋，我們先在掌法、輕功、兵刃三者之上，各見一陣如何？」

這番話兒，說是雖甚漂亮，其實巳爲柳延昭先聲所奪，有點色厲內荏地，避重就輕之意！

柳延昭心中暗笑，自己最拿手的技藝，便是輕功、劍法，看來今日似乎可以令這在「七煞」中最厲害的「人煞」，吃點苦頭，受受挫折……。

他心中暗喜，表面上却一本正經，向萬心玄軒眉說道：「萬朋友既然劃道，柳延昭敬如遵命，但我們在這掌法、輕功、兵刃的三陣較量之上，似乎還可以添點趣味？」

萬心玄皺眉道：「添點趣味？……」

一語方出，便即恍然說道：「莫非柳朋友想在這三陣之上，加點賭注？……」

柳延昭點了點頭，笑道：「我到確有此想，但不知萬朋友是否反對？……」

萬心玄雙眉一挑，縱聲狂笑地，目注柳延昭道：「柳朋友，萬心玄橫行江湖多年，尙是第一次遇見敢以武學技藝與我打賭之人，這趟『璇璣谷』之行，你和我，都來對了……」

語音略略一頓，雙目中閃射神光，繼續說道：「關於打賭湊趣之事，萬心玄萬分贊同，決不反對，柳朋友既然提議，就由你決定賭注便了。」

柳延昭笑道：「最好的賭注，便是予對方最需要之物，柳延昭若在三陣中，敗上兩陣，便聽憑萬朋友所命如何？」

萬心玄道：「聽憑所命，賭得太重，我若僥倖獲勝，便請柳朋友自行向武林宣佈，曾敗在萬心玄之手，取消『四海游龍乾坤聖手』之號！」

柳延昭笑道：「好，身外浮名，原不足珍，萬朋友若是喜愛這八個字，我立時奉贈，也無不可……」

萬心玄冷笑道：「不必客氣，天下只有爭名，沒有讓名，你若得勝，是不是要我這項上人頭？」

柳延昭笑道：「既無深仇，何必見血？柳延昭倘得僥倖，萬朋友便賜請一服『玄陰煞手』的解藥吧！」

萬心玄先是怔了一怔，旋即爲之失笑地，點了點頭說道：「難怪那位『巾幗之雄』秦文玉姑娘，遠來找你，柳朋友果然是位懂得憐香惜玉的多情之人……」

說至此處，從嘴角浮起一絲獰笑，目注柳延昭道：「但柳朋友初來『燕山』，你知道秦文玉姑娘，在何處麼？」

柳延昭搖頭道：「有藥才可尋人救美，若無對症藥物，縱令面對凍髓成冰，即將香消玉殞的絕代佳人，那豈不是徒然腸斷？……」

萬心玄笑道：「柳朋友說得倒是不無道理……」

柳延昭又道：「何况秦文玉既有『玄陰煞手』的寒毒在身，必然走不甚遠，問題就在萬朋友敢不敢與我以獨門解藥，作爲賭注而巳！」

萬心玄一陣狂笑，目中電閃厲芒，揚眉說道：「柳延昭，你去打聽打聽，萬心玄有沒有膽怯不敢之事？」（未完）


常服
氣全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